

龙川集 （宋）陈亮 撰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龙川集

别集类三

宋

提要

臣等谨案龙川集三十卷宋陈亮撰亮有三国纪年已着录亮与朱子友善故构陷唐仲友于朱子朱子不疑然才气雄毅有志事功持论乃与朱子相左罗大经鹤林玉露记朱子告亮之言曰凡真正大英雄须是战战兢兢从薄冰上履过去盖戒其气之锐也岳珂程史又记吕祖谦歿亮为文祭之有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材术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语朱子见之大不契遗书婺人诋为怪论亮闻之亦不乐他日上孝宗书曰今世之儒士自谓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盖以微风晦翁晦翁亦不讶也云云足见其才气纵横虽以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尝委曲附和矣今观集中所载大抵议论之文为多其才辨纵横不可控勒似天下无足当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赵括马谡狂躁僨辕但就其文而论则所谓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者殆非尽妄与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终爱重其人知当时必有取也宋名臣言行录谓其在孝宗朝六達帝廷上书论大计今集中独有上孝宗四书及中兴论考宋史所载亦同又言行录谓垂拱殿成进赋以颂德又进郊祀庆成赋今集中均不载叶适尝谓亮集凡四十卷今是集仅存三十卷盖流传既久已多佚缺非复当时之旧帙以世所行者祇有此本故仍其卷目着之于录焉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一

（宋）陈亮 撰

○书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臣窃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虽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天命人心犹有所系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凡其志虑之经营一切置中国于度外如元气偏注一肢其它肢体往往萎枯而不自觉矣则其所谓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

所可久系也东晋自元帝息心于一隅中国无岁不寻干戈然渊勒遂无遗种而愍怀之痛犹有所诿以安也晋之植根本无可言者而江左诸臣若祖逖周访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视河洛之意而桓温之师西至灞上东至枋头又于其间修陵寝于洛阳盖犹未尽置中国于度外也故刘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后晋亡百年之间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气固将有所发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阳以修中国之衣冠礼乐而江左衣冠礼乐之旧非复天命人心之所系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东南天人之际岂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敌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复关念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靖康皇帝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身不顾志在恢复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者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岂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当迫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诸侯往往困于陪臣而不自振当此之时虽如鲁卫之邦苟能举大义以正诸侯则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吴越起于蛮貊之小邦而举兵以临齐晋如履无人之地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气发泄于蛮貊之小邦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王通有言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敌人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鹄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甲冑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东晋百年之间未尝与敌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

而不和矣昔者敌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返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是固不知势者之论也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伸傲之于胜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惟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废故虽成康之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敌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天义而慨然绝和亲之议哉贬损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讎以励羣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伏惟陛下试幸听之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管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当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纲纪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隼功天子蚤夜忧勤于上以礼义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繇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敌遂得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微澶渊之战则我国之势寢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厯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征令是主上之操也供贡是臣下之礼也敌人之所以卒胜我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祖法臣寬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庆厯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羣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腴削之虽徽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寬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

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事矣西北两边至使大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征北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佑绍圣一反一覆而卒为外裔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外裔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而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讎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讎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罢以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莅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阨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以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尽用臣不敢尽具之纸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幸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夫吴蜀天地之偏气也钱塘又吴之一隅也当唐之衰而钱镠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张形势而事恢复也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宴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伐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瘠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羣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

可繇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邺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敌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至于相时弛张以就形势者有非书之所能尽载也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是一变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尔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岂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杰之士而与之论今日之大计盖尝数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繇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痲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讎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讎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临照羣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其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干冒天威罪当万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臣尝叹西周之末犬戎之祸盖天地之大变国家之深耻臣子之至痛也平王东迁以来使其痛内切于心必将因臣子之愤藉晋郑之势以告哀于天下之诸侯以大义责其兴师以奖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诛之则可以扫荡犬戎洗国家之耻而舒臣子之愤矣然后正纪纲修法度亲鲁卫以和柔中国命齐晋为方伯以纠合天下之诸侯文武之迹可寻东周之业可兴也今乃即安于洛邑虽周民赖以粗安宗祀赖以不絶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诸侯于度外周之名号虽存而其实则眇然一列国耳当平王在位之时世之君子尚意其犹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诸侯则其互相吞灭盖其势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于复讎之义则其君臣父子相贼杀习以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伤宗周之无主痛人道之将绝而作春

秋其书天王之义严矣书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书讨贼之义严矣贼不讨不书葬者明一国之无臣子也一人讨贼而以众书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讨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国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于民而闵雨者必书无志于民而不闵雨者必书土功必书饥馑必书孔子之心未尝不庶几天下之民一日之获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圣人望天下与来世者可谓深切着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讎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而天下之经生学士讲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笃意恤民每遇水旱忧见颜色是有大德于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趋当世之务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义论恢复则曰修德待时论富强则曰节用爱人论治则曰正心论事则曰守法君以从谏务学为美臣以识心见性为贤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举一世谓之正论而经生学士合为一辞以摩切陛下者也夫岂知安一隅之地则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则不足以立人道民穷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论消息盈虚而与时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持天下之正论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义宜其取轻于陛下也论恢复则曰精间谍结豪望论富强则曰广招募括隐漏论治则曰立志论事则曰从权君以驾驭笼络为明臣以奋励驰驱为最察事见情自许豪杰举一世谓之奇论而才臣智士合为一辞以撼动陛下者也夫岂知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为天下之奇论而无取于办天下之大计此所以取疑于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气分而人才之高者止于如此经生学士既揆之以大义而取轻才臣智士又权之以大计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独运四海之意矣故左右亲信之臣又得以窥意向而效忠欵陛下喜其颀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达也是以附会之风寔长而陛下之大权移矣寻常无过之人安然坐庙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无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无事也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陛下励志复讎有大功于社稷笃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此臣之所以不胜忠愤而斋沐裁书择今者丁巳而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闻焉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时而后得报在安平无事之时犹且不可今者当陛下大有为之际陈天下之大义献天下之大计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杰得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陛下积财养兵志在灭敌而不免与之通和以俟时固已不足以动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财人反以为厉民既和而练兵人反以为动众举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议者惟其不明大义以示之而后大计不可得而立也苟又无意于臣之言则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张浚始终任事竟无一功可论而天下之儿童妇女不谋同辞皆以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与敌俱生百败而不折者诚有以合于天人之心也秦桧专权二十余年东南赖以无事而天下之儿童妇女

不谋同辞皆以为国之贼彼其忘君父之讎而置中国于度外者其违天之心亦甚矣陛下将以办天下之大计而大义未足以震动天下亦执事者之所当蚤正而预计也臣区区之心皆已具之前书惟陛下财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书

臣窃惟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略盖将上承周汉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于规矩准绳之内以立百五十六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而通之则维持之具穷矣举浙江闽广之士亡虑十四五万数蜀不与焉而齷齪拘挛日甚于一日选人之在铨者殆以万计而侥幸之原未有穷已财用之入倍于承平之时而费于养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盖本朝维持之具二百年之余其势固必至此艺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无事犹将望陛下变而通之而况版輿之地半入于外裔国家之耻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锡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势而有所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间圣虑愈劳而取效愈远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贱士不胜忧国之心私以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经天下之事变为已多阅天下之义理为已熟举足造事必不伤国家之大体叩囊底之智犹足以办此强敌六十以往顾将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遗患于后人乎臣以为拘挛齷齪之中其势当有卓然自奋于草茅而开悟圣聪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窃有志焉是以具国家社稷之大计质之天地鬼神而献之阙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十六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二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开口触讳也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余虽天下之气销铄颓惰不复知讎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讎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若祇与一二臣为密是以天下之公愤而私自为计恐不足以感动天之心恢复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济耳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羣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故其势必至于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今不变其势而求恢复虽一旦得精兵数十万得财数万万计而恢复之期愈远就使敌人尽举河南之地以还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乱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烂熟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以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皇帝之本旨而东西驰驱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前汉以军吏立国而用儒以致太

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轻动惟在变而通之耳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为大臣论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谓数十年之策百五六十一年之计数百年之基与夫恢复之形势事大体重苟未决之圣心则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陈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顾骇然而臣亦惶恐而退疎远草茅宁复有路以望清光乎马周一时琐琐之才也太宗喜其为常何陈事召使面对未至之间使者连数辈趣之使有能为太宗开礼乐法度者其召之当不容喘矣陛下聪明迈越太宗而拔臣于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没而止其罪在臣之踪迹不明有以误陛下也臣本太学诸生自忧制以来退而读书者六七年矣虽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举之文不合于程度不止也去年一发其狂论于小试之间满学之士口语纷然至腾谤以动朝路数月而未已而为之学官者迄今进退未有据也臣自是始弃学校而决归耕之计矣旋复自念数年之间所学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独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谤而不为陛下一陈国家社稷之大计将得罪于天地之神与艺祖皇帝在天之灵而不可解是故昧于一来旧名已在学校之籍于法不得以上书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禄之心以臣所习科举之文更一二试而考官又平心以考之则亦随例得之矣何忍假数百年社稷之大计以为一日之侥幸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却万鍾之禄而不受者亦有争一钱以至于相杀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于十百千万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浅矣然审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将无以自见于山林之士徒以伤陛下招致天下豪杰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后渡江誓将终老田亩以弭羣论以报陛下拔臣言于众中之恩故昧死拜书以辞于阙下臣阖门数十口去行都无四百里当席藁私室以听雷霆之诛干冒天威罪当万死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臣闻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智者而后知其不济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古之英豪岂乐于惊世骇俗哉盖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虑则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没于外裔此君天下者之所当耻者春秋许九世复讎而再世则不问此为人后嗣者之所当愤也中国圣贤之所建置而悉听其陆沉此英雄豪杰之所当同以为病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而无余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余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之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以惊动慈颜仰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胜也驱驰运动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东宫居曰监国行曰抚军陛下近者以宅忧之故特命东宫以监国天下之论皆以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际至难言也东宫聪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试以事也故东宫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难矣陛

下何不于此时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岁巡建邺使之兼统诸司尽护诸将置长史司马以专其劳而陛下于宅忧之余运用人才均调天下以应无穷之变此肃宗所以命广平王的故事也兵虽未出而圣意振动天下之英雄豪杰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则吾之驰驱运动亦有所凭借矣臣请为陛下论天下之形势而后知江南之不必忧和议之不必守敌人之不足畏而书生之论不足凭也臣闻吴会者晋人以为不可都而钱镠据之以抗四邻盖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岭东北则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泽横亘其前虽有戎马百万何所用之此钱镠所恃以为安而国家六十年都之而无外忧者也独海道可以径达吴会而海道之险吴儿习舟楫者之所畏敌人能以轻师而径至乎破人家国而止可用其轻师乎书生以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儿女子之论也臣尝疑书册不足凭故尝一到京口建邺登高四望深识天地设险之意而古今之论为未尽也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为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而北府之兵为天下雄盖其地势当然而人善用之耳臣虽不到采石其地与京口股肱建邺必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斤斤自守者也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与中国而为一哉江旁极目千里固将使谋夫勇士得以展布四体以与中国争衡者也韩世忠顿兵八万于山阳如老罟之当道而淮东赖以安寝此守淮东之要法也天下有变则长驱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堑而守之分兵而据之出奇设险如兔之护窟势分力弱反以成戎马长驱之势耳是以二十年间纷纷献策以劳圣虑而卒无一成虽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东之势者也而书生便以为长淮不易守者是亦问道于盲之类耳自晋之永嘉以迄于隋之开皇其在南则定建邺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余年南师之谋北者不知其几北师之谋南者盖亦甚有数而南北通和之时则绝无而仅有未闻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日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也罪在于书生之不识形势并与夫逆顺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于敌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报之则死必有望于子孙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讎哉遗留报谢三使继遣金帛宝货千两连发而敌人仅以一使如临小邦闻诸道路哀祭之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切心骨岂以陛下之圣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执事之臣忧畏万端有以误陛下也南方之红女积尺寸之功于机杼岁以输敌人固已不胜其痛矣金帛之出于山泽者有限而输诸敌人者无穷十数年后岂不遂就尽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寻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与天下更始乎未闻以数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刘渊石勒石虎苻坚皆闰位之雄曾不能以终其世而阿固达之兴于今仅八十年中原涂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祸具在眼中而方畏其为南方之患岂不误哉陛下倘以大义为当正抚军之言为可行则当先经理建邺而后使临之今之建邺非昔之建邺也臣尝登石头钟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旁耳钟阜之支陇隐隐而下今行宫据其平处以临城市城之前则逼山而斗绝焉此必后世之读山经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为非有据高临下以乘王气而用之之意

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险以为固而与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废耳臣尝问之锺阜之僧亦能言台城在锺阜之侧大司马门适当在今马军新营之旁耳其地据高临下东环平冈以为固西城石头以为重带玄武湖以为险拥秦淮清溪以为阻是以王气可乘而运动如意若如今城则费侯景数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长干乌珠之上雨花台皆俯瞰城市虽一飞鸟不能逃也臣又尝问之守臣以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则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虽大而实未切也据其地而命将出师以谋中国不使之乘王气而有所为虽省目前经营之劳乌知其异日不垂得而复失哉纵今岁未为北举之谋而为经理建邺之计以震动天下而与敌人绝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几于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与常人谋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乐是非好恶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动风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书生得拘文执法以议其后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奋励以求称圣意之所在则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见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书生拘文执法之说往往有验而圣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议除授必资格才者以蹶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于其间机会在前而不敢为翻然之喜隐忍事讎而不敢奋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用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敌人非有方兴未艾之势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乐爱恶人主之所以鼓动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极之所谓无作者不使加意于其间耳岂欲如老庄所谓槁木死灰与天下为婴儿而后为至治之极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间遵养时晦示天下以乐其有亲而天下归其孝行三年之丧一诚不变示天下以哀而从礼而天下服其义陛下以一身之哀乐而鼓天下以从之其验如影响矣乙巳丙午之间敌人非无变故而陛下不独不形诸喜而亦不泄诸机密之臣近者非常之变敌人略于奉慰而陛下不独不形诸怒而亦不密其简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恶知机会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恶知讎敌之不可安弃其喜怒以动天下之机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闭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对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隐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无路以自进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爱也大臣之弄权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议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伤其意发之惟恐其怅恨而不满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恶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岂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犹为陛下怅念于既往而天生英雄岂使其终老于不济乎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则电扫六合非难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经义之为常程科举之为正路法不得自议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陛下虽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

谁肯信乎臣于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尝极论宗庙社稷大计陛下亦慨然有感于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区区之诚非廷臣之尽皆见恶亦其势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验而再冒万死以自陈实以宗庙社稷之大计不得不决于斯时也陛下用其喜怒哀乐爱恶之权以鼓动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终前书之所言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间不使邓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发其雄心英略以与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区区小智所可附会也干冒天威罪当万死

龙川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

（宋）陈亮撰

○论

中兴五论序

臣闻治国有大体谋敌有大畧立大体而后纲纪正定大畧而后机变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圣神武之资充硕大光明之学留神政事励志恢复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业未济意者大体之未立而大畧之未定欤臣尝为陛下有忧于此矣尝欲输肝胆効情愫上书于北阙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献言之人动必有觊心虽不然迹或近似相师成风谁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惧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随试礼部侥幸一中庶几俯伏殿陛毕写区区之忠以彻天听有司以为不肖竟从黜落不得进望清光以遂昔愿索手东归杜门求志因以为功名之在人犹在己也怀愚负计而不以裨上之万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进是匿情也已无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笃也故书其中兴论一千八百余言大体大畧于斯见矣并论开诚执要励臣正体之道合五篇上干天听惟陛下宽其万死不以为草茅之言而留神财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于臣何有

中兴论

臣窃惟海内涂炭四十余载矣赤子瞀瞀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憑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还輿地不可以不复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独畏其强耳韩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况今敌主庸懦政令日弛舍边地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君臣之间日趋怠惰自古外裔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无变者稽之天时揆之人事当不遠矣不于此时早为之图纵有他变何以乘之万一敌人惩创更立令主不然豪杰并起业归他姓则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北岂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敌为忠义狃于其习而时被其恩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纵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谕之父祖质产于人子孙不能继赎更数十年时事一变皆自

陈于官认为故产吾安得言质而复取之则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缓乎陛下以神武之资忧勤侧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于羣议矣然犹患人心之不同天时之未顺贤者私忧而奸者窃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诚反其道则政化行政化行则人心同人心同则天时顺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司以清郡邑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立纲目以节浮费示先务以斥虚文严政条以核名实惩吏奸以明赏罚时简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数调度总司之赢以佐军旅之储择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则财自阜拣将佐以立军政军政明而兵自强置大帅以总边陲委之专而边陲之利自兴任文武以分边郡付之久而边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国家之势来敢言以作天下之气精间谍以得敌人之情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不出数月纪纲自定比及两稔内外自实人心自同天时自顺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归何者耳同听而心同服有所不动一动而敌自鬪何者形同趋而势同利中兴之功可躋足而须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变形之而敌必从冲之而敌莫救禁之而敌不敢动乖之而敌不知所如往故我常专而敌常分敌有穷而我常无穷也夫奇变之道虽本乎人谋而常因乎地形一纵一横或长或短缓急之相形盈虚之相倾此人谋之所措而奇变之所寓也今东西弥亘绵数千里如长蛇之横道地形适等无所参错攻守之道无他可变今朝廷鉴守江之弊大城两淮虑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为术以乖其所之至论进取之道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江之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齐秦诚天下之两臂也夸敌人以为天设之险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道窃尝观天下之大势矣襄汉者敌人之所缓今日之所当有事也控引京洛侧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带吴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诚命一重臣德望素着谋谟明审者镇抚荆襄辑和军民开布大信不争小利谨择守宰省刑薄敛进城要险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剑客自昔称雄徐行召募以实军籍民俗剽悍听于农隙时讲武艺襄阳既为重镇而均随信阳及先一切用艺祖委任边将之法给以州兵而更使自募与以州赋而纵其自用使之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兵虽少而众建其助官虽轻而重假其权列城相援比邻相和养锐以伺触机而发一旦敌人玩故习常来犯江淮则荆襄之师率诸军进讨袭有唐邓诸州见兵于颍蔡之间示必截其后因命诸州转城进筑如三受降城法依吴军故城为蔡州使唐邓相距各二百里并桐栢山以为固扬兵捣垒增陂深堑招集土豪千家一堡兴杂耕之利为久驻之基敌来则婴城固守出奇制变敌去则列城相应首尾如一精间谍明斥堠诸军进屯光黄安随襄郢之间前为诸州之援后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业筑行宫于武昌大驾时一巡幸敌知吾意在京洛则京洛陈许汝郑之备当日增而东西之势分矣东西之势分则齐秦之间可乘矣四川之师亲率大军以持鳳翔之敌别命骁将出祁山以截陇右偏将繇子午以窥长安金房开達之师入武關以镇三辅则秦地可谋矣命山东之归正者

往说豪杰阴为内应舟师繇海道以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军两道并进以搯其胸则齐地可谋矣吾虽示形于唐邓上蔡而不再谋进坐为东西形援势如猿臂彼将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加龙省持重以示不进则京洛之备愈专而吾必得志于齐秦矣抚定齐秦则京洛将安往哉此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之道也就使吾未为东西之举彼必不敢离京洛而轻犯江淮亦可谓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压唐蔡则淮西之师起而禁其东金房开達之师起而禁其西变化形敌多方牵制而权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师必得纯意于国家而无贪功生事之心者而后付之平居无事则欲开布诚信以攻敌心一旦进取则欲见便择利而止以禁敌势东西之师有功则欲制驭诸将持重不进以分敌形此非陆抗羊祜之徒孰能为之夫伐国大事也昔人以为譬拔小儿之齿必以渐摇撼之一拔得齿必且损儿今欲竭东南之力成大举之势臣恐进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则吾之根本撼矣此岂谋国万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间必有奇变臣谏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计姑疏愚虑之崖略曰中兴论唯陛下财幸

论开诚之道

臣尝观自古大有为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为之意明白洞達而开之以无隐之诚故天下雄伟英豪之士声从响应云蒸雾集争以其所长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职其职而不敢生不满之念故所欲而获所为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于天纵嗣承大统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为真英主矣而所欲未获所为未成虽臣亦为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为之意矣而天下之气索然而不吾应或者明白洞達开之以无隐之诚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后非无隐之诚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迁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责或不必任职亲地密而密议或不得闻听其言与之以位而不责其实责其实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际颇亦有近于此者乎如或近之则非所谓明白洞達开之以无隐之诚也故天下懦弱委琐之人得以自容而无嫌而狂斐妄诞之流得以肆言而无忌中实无能而外为欺罔位实非称而意輒不满平居则何官不可为缓急则何人不退缩是宜陛下当宁而叹天下人才无一之可用而谓书生诚不足以有为则非陛下之过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虽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资世天下雄伟英豪之士未尝不延颈待用而每视人主之心为如何使人主虚心以待之推诚以用之虽不必高爵厚禄而可使之死况于其中之计谋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则虽高爵厚禄日陈于前而雄伟英豪之士有穷饿而死尔义有所不屑于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禄诱者皆非所谓雄伟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禄诱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伟英豪之士惧陛下诚心之不至而未来也臣愿陛下虚懷易虑开心见诚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与其位勿夺其职任以事勿间以言大臣必使之当大责迨臣必使之与密议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于此不以其久次而姑迁言必责其实实必要其成君臣之间相与如一体明白洞達豁然无隐而犹不得雄伟英豪之士以共济大业则

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与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为之心沮天下愿为之志两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资视古之贤主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而其效乃尔此臣所以区区爱君之心不能自己而輒献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论执要之道

臣窃惟陛下自践阼以来亲事法宫之中明见万里之外发一政用一人无非出于独断下至朝廷之小臣郡县之琐政一切上劳圣虑虽陛下聪明天纵不憚劳苦而臣窃以为人主之职本在于辨邪正专委任明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而屑屑焉一事之必亲臣恐天下有以妄议陛下之好详也自祖宗以来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差除即以熟状进入获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有未当者侍从论思之台谏劾举之此所以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于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于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当固足以彰陛下之圣德而犹不免好详之名万一不然而徒使宰辅之避事者得用以借口此臣爱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己也臣愿陛下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审议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维之法使权固在我不蹈曩日专权之患而怨有所归无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为陛下愿之也臣闻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况于圣子神孙乎史之称光武曰明谨政体总揽权纲政体者政之大体也权纲者权之大纲也臣愿陛下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辨邪正专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实而鉴好详之弊则天下雄伟英豪之士必有能奋然出力以办今日之事者矣臣不胜大愿

论励臣之道

臣闻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无不济上下相蒙君臣异志者功无不隳春秋之时晋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寡人之过也如何其辱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晋伐楚是臣之罪也请击之庄王俛泣而起拜晋师闻而夜还越王求成于吴而归抱柱而哭承之以肃羣臣闻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复讎谋敌非君王之独忧乃臣下之急务也其后越父兄请报耻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劳国人以塞吾讎父兄曰四封之内尽吾君子子报父讎谁敢不力越王卒用以灭吴区区楚越有臣如此而谓堂堂大国反无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之义乎今陛下慨念国家之耻励复讎之志夙夜为谋相时伺隙而羣臣邈焉不知所急毛举细事以乱大谋甚者侥幸苟且习以成风陛下数降诏以切责之厉天威以临之而养安如故无趋事赴功之念复讎报耻之心岂羣臣乐于负陛下哉特玩故习常势流于此而不自知也臣愿陛下慨然兴懷不御正殿减膳彻乐

夕惕若厉立羣臣而语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托之重念国家之深耻志在复讎八年于兹若涉渊冰未知攸济而羣臣玩故养安无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图大业其何颜以临于王公民士之上况敢即安以自取辱羣臣震惧顿首请罪然后徐谕之曰朕固未敢即安羣臣犹以朕可与有为其各共厥职勉趋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无尸厥官朕将明赏罚以励其后繇今以往羣臣咸为朕思所以畏天爱民求贤发政富国强兵复讎谋敌之道无以小事塞责无以小谋乱大相与熟讲惟新之政使内外有序则朕即安之日陛下惕然侧席图济大业而羣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报其上是人而禽兽者也诛之杀之何所不可诚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则何事之不济乎

论正体之道

臣闻君以仁为体臣以忠为体徧覆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庆厯间杜衍辅政遇有内降輒封还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于所封还治平初任守忠离间两宫韩琦乘间开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谢辞即日押出国门君当其善臣当其怨君臣之体也澶渊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战章圣皇帝独惻然许和及其议岁币也章圣不欲深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过三十万天圣初契丹借兵伐高丽明肃太后微许其使吕夷简坚以为不可而塞之其后刘六符来求割地夷简召至殿庐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责君臣之体也今则不然陛下锐意于有为不顾浮议而羣臣持禄固位多务收恩陛下慨然立计不屈强敌而羣臣动欲随顺图塞溪壑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计羣臣安坐而窃美名是尚为得君臣之体乎臣愿陛下总揽大柄端己责成畏天爱民以德自护明诏大臣使当大任不辞小怨不辞大艰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严大臣之执守敌人服陛下之德而惮大臣之忠果则何事之不济何功之不成此祖宗养人心以行德义正君臣之体而为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愿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吕夷简杜衍韩琦为法天下有不足为者矣

此己丑岁余所上之论也距今能几时发故篋读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岁时慨然有经畧四方之志酒酣语及陈元龙周公瑾事则抵掌叫呼以为乐间闕世途毁誉率过其实虽或悔恨而胸中耿耿者终未下脐也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力却住不得不觉恍然自失然犹上此论无所遇而杜门之计始决于是首尾盖十年矣虚气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诡遇而得禽虽若丘陵弗为自视其几矣又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萁稗岂不为大忧乎引笔识之掩卷兀坐者良久

龙川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三

（宋）陈亮 撰

○问答（凡一十二道）

三代以仁义取天下本于救斯民而非以位为乐也齐威挟尊周以自私败商周之常经而开争夺篡杀之祸其流既惨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为陈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刘项藉之以起沛公号为宽大长者三章之约足以动天下而入其心宜本于为民而起矣方其穷时纵观秦皇帝叹曰大丈夫当如此其意岂出于为民邪天下既定周防曲虑如一家私物此岂三代公天下之法邪唐太宗与刘文靖之谋似矣与其父谋所以免祸而迫胁以从之何其舛也尊隋之举代王之立殆若濯泥于水而明白洞達之事仅能以九锡归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于汉则其义岂足自附于三代乎然而国祚之久长斯民之爱戴曾不减于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则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类聚羣分各相君长其尤能者则相率而听命焉曰皇曰帝盖其才能德义足以为一代之君师听命者不之焉则不厌也世改而德衰则又相率以听命于才能德义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岂得以世次而长有天下哉以至于尧而天下之情伪日起国家之法度亦略备矣君臣有定位听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纣之足以亡天下而尧以为非天下之贤圣不宜在此位岂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诸不肖之子哉取舜禹于无所闻知之人而歷试以事以与天下共之然后举而加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为公而其道终不可常也禹以为苟未得非常之人则立与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孙之不能皆贤则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无损于天下之公也汤以为天下既已听命于一家而吾之子孙不择其可与之者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于民上则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贤而已不幸而与之不当其人则天下之公议终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实总之以听命于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觊觎争夺之门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岂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师古始而欲传之万世使天下疾视其上翻然欲夺而取之势力一去则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称孤之心竞智角力卒无有及沛公者而其德义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刘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刘氏不有大异乎天下之姓氏则君臣之分犹可干而三代之統绪未可继也周防曲虑岂将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为之分裂者十余世及李氏之兴则犹刘氏之旧也彼其崛起之初然一亭长耳其盛者不过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虑而勃然有以拯民于涂炭之心三章之约非萧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乱又岂刘文靖之所能发哉彼其初心未有以异于汤武也而其臣凡下无以辅相之虽或急于天位随事变迁而终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则大功大德固已暴着于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贤圣而适当春秋战国之乱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于涂炭者无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苟诚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

犹可察也使汉唐之义不足以接三代之统绪而谓三四百年之基业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后世儒者之论也世儒之论不破则圣人之道无时而明天下之乱无时而息矣悲夫

汉高祖起布衣以争天下及大业既成而父兄故无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后发而或者犹置余忿于其间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于父兄矣己未庚申之变岂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于瞽瞍周公之于管蔡夫必有其道矣岂圣人之事不可复见于后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强弱小大相为雄长而彼善于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归之正乎人道之不灭者几希矣精微委曲之际处其所不可处以待圣人之复起者固不可以无论也

匹夫不阶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变而古今之所无也彼岂有熟讲素定之规模而其臣相与把手以奋起草莽之间又岂尝学古以从事哉仁义礼乐先王所以维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尽废而利害缓急迫乎其前则裂土定封无所爱惜至于着在人心不可泯灭者或有感而后发或因以泄其余忿亦其势然耳嗟夫此岂可谓非天哉自黄初以来陵夷四百余载刘石诸姓迭起以主神器而民生常觊一日之安寧于非所当事之人人道失其统纪而天地几于不立矣此非有超世迈往拔出之英豪安能扫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义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独可以常法嗣之乎据非所当得而又疾其当得者若不能以终日此非天诛之则人杀之耳天未尝不假手于是以太宗抽矢蹠血忍于同气犯天下不义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为是天实为之而非吾过也天人之厌乱极矣岂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恶以自肆于民上哉人心蔽于自见而天命不知所归是治乱安危之大几也昔者周公盖忧此矣孺子离襁褓寧几时而武王疾日病周公惧其事之不可继也至诚委命于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数年之命而孺子可辅以立他日管蔡之诛为天下诛之耳要以使天命即于人心所可安之地不然则吾心岂能尽白于天下而何以为后世训乎天命之所在若决江河故檀车煌煌牧野洋洋虽圣人不敢以疑贰之心而承之也顾其所以先为之地者至矣人欲谋我而我亦谋之是以乱易乱也而其地安在哉虽其决于承天命以脱民于涂炭有足自解者而终不即于人心之所安至今论者犹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尽归之天哉

三老董公以仁义遮说汉高帝而三军始为义帝缟素项氏不复能自直于天下名义之不可负盖如此儒者正名之说虽起于管仲之尊周而自汉以来则以此举为明验矣然人为万物之灵而仁义智数盖不可以杂而行也不出于高帝之诚心而欲以欺天下则名义乃自外来乎故三军缟素本足以纳侮而不足以形敌然刘项同受命于义帝坐视同列之贼其君而不问则圣世皆不复知所谓人道矣是三军缟素而大义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机无乃真在此乎合内外而论之宜必有以处此者

晋奚齐义不足以君国圣人书以为君之子而卓子则书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智

力兼天下其亡楚尤为无道盖天下欲共亡之久矣况当天下溃乱之时盖不必用怀王以从民望也项氏君之而诸公皆禀命焉则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为名则君之不利其实则害之自立自废各从其私是君臣无定位而以强弱为轻重率天下之人如驱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为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轻天下亦甚矣董公者发天下之公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于既绝者也揭项氏之不义于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虽微高帝犹不可以自立盖董公之遮说几于孔子沐浴之请而高帝之义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孙权之自立非义也使魏氏不得自正于天下则人道不至于尽废虽圣人不得而明权之非义也

三代之初业以封先圣之后为念而论功行封犹待其定也至周则大封同姓于其间为国五十有三而犹未以为嫌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为己私者天之立君岂为姬姓而设乎汉兴患异姓之强大而大封同姓以镇之其道盖本诸此矣七国同时举事黥彭之患不如是之并也诛锄划削至于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湮微而后族之祸又成矣圣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祸乱心有亲疎则祸福倚伏于无穷虽圣智不得而防也周汉之法岂世变之穷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疏远之人何负于国家而周以宗强此果何道乎不然汉倏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论三代之损益可知盖自尧之亲睦九族积而至于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国者亦其损益之可知者也然其义遂穷而不可继故春秋之诸侯以其子弟为卿者圣人皆以弟书之独于季友之来归不系以亲而书曰季子盖其贤者则与众共之其不贤者圣人以为有国者之私其亲而其义不通于天下也岂非参酌四代之制以为万世通行之法哉汉高帝与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诸公各以南面称孤帝犹疑其不可尽信也分王子弟以据其冲而庶孽与其不肖者一切不问庶几以为可自附于周家亲亲之义而不知权势既成虽亲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贤也不思天下之公义而用其谋国之私心是非利害徇于目前而使前后相矫卒不得其正祸乱相寻于无穷不独汉氏为可悯而魏晋宋齐不能以是一日为安者盖亲疎之义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贤者以与天下共之其不贤者养以国家之私使亲贤参错而祸福治乱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无容心焉圣人之作春秋以待后圣者盖如此

项羽喑呜叱咤千人皆废而能恭敬爱人自屈于礼节之士其仁与勇可谓兼之矣至于赏不妄与岂不足自附于惟衣裳在笥之义邪汉高帝乃饶爵邑以来天下之顽钝嗜利亡耻者开国承家之初而顾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胜羽羽之目当不瞑矣使天下有疑于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闻诸侯修德以兴矣未闻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称孤之心也当草昧之时欲以礼义律之智勇齐之而不能与天下共其利则其势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并起而争此非先王之常势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势而不能用以是一日为安盖其初不能参用项氏之所长以消伏异时党与摇动之心此正陈平之所预见而深忧

而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之义何尝一日而废哉盖田横之未去郡国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于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虽死而目不瞑也异姓诸侯王之忧特众人之所共忧耳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圣人其知之矣

周召毛毕实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没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诸公之子孙族属比闾族党之贤修身饬行以自见于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岂不可与公之子孙族属共执国政哉然而位终不得过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则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讥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终无一人得附见于册书虽圣人之法亦不免随世而立欤汉高帝与萧曹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尝更当时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贾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独绦灌之专其宠利也然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则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虽以房杜为宗臣而天下之贤者始杂而用之然其后遂无世臣之可倚更任迭用虽贤君亦不克其终岂君臣之际无终始之义则其势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独私于共事之臣宜非圣人之公道而周汉之法果可为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义也君臣不克其终则大义废而人道阙矣此岂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设位之初类聚羣分以戴其尤能者为之长君奉其能者为之辅相彼所谓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异据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乐教胄子盖欲其君臣相与世守之以达天地之大义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与肇造人纪而维持其国家者亦欲其代修祖父之业而君臣相保与国无穷使天下之人有所观仰爱戴而不敢窥伺其间以觊幸国柄横生意见紊乱纲纪使天地大义有所废阙而厌故喜新败亡相寻而不悟也惟其子孙族属举不足以当贤者之选而后广求天下之贤圣以庶几于一遇而中接坠业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于傅说是也此岂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于三代之道或增或损或从或违必取其于世宜者举而措之而不必徇其旧典然于君臣之大义未之有改也其讥世卿盖讥其不择世臣之贤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轻视其上皆有揜而取之之心其势必至于君臣之不相保故惓惓于一世之贤者悉使之附见于册书如蔡季纪季楚屈完齐高子鲁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则其世家之旧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则何厌于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贤于不可知之际哉至于死生恩礼之厚而适遭变故或不以其道终则正色书之而无间于曹莒之小国所以究极天地之大义而明示之后世者也故孟子以为故国必有世臣至于不得已而后使卑踰尊疏踰戚然犹必取其国人皆曰贤者繇此言之岂乐于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时之耳目哉战国朝暮反复之祸盖起于君臣之不相保也汉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视平时之等夷无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领而天地之大义不复明矣然犹不使后生新学得参乎其间也唐太宗则参而用之更一世而尽忘其旧甚者朝为君臣而暮为路人故以势相临而不复以恩相保缓急无一人之足依而方顾望草莱之贤者以为己用岂不殆哉惟我本

朝于天下之贤者必使之扬歷中外养其资望而后至于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国家而子孙习识其本末源流家世守之至于一二百年而不替呜呼是天地之大义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贤则超举显擢岂可率以为常乎朝暮不相保则是弃爵位于草莱大义废而天下离矣

龙川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四

（宋）陈亮 撰

○问答

义利之分孟子辨之详矣而赏以劝善刑以惩恶圣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权者犹未离于利乎有所利而为善有所畏而不为恶则其入人也亦浅矣尧舜之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岂亦知其效入人之浅乎然皋陶之陈谟以典礼赏罚同出于天而非有轻重之别也苟无所事乎其用则赏罚亦自外来耳安在其为天乎三代之用赏罚大槩犹法唐虞而记礼者载其先后之用甚详又以为至周而穷岂世变之极而赏罚之用始重乎抑其出于天而三代始赖其用也春秋圣人经世之志而独以代天子之赏罚则圣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于汉宣帝之专恃赏罚以为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书之所明载而儒者终以为治天下者不取必于赏罚亦知夫劝惩之效浅也谓赏罚不取必于劝惩则无以御天下谓其为劝惩而设则赏罚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则皋陶之所谓天者岂诬乎

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富贵尊荣则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长之为听君长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叙五典秩五礼以与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则富贵尊荣之所集也其违之者则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权谓之赏罚人受其报谓之劝惩使为善者得其所同欲岂以利而诱之哉为恶者受其所同恶岂以威而惧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礼刑赏所以同出于天而车服刀锯非人君之所自为也天下以其欲恶而听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则是以刑赏为吾所自有纵横顛倒而天下皆莫吾违善恶易位而人失其性犹欲执区区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赏罚以复人性而已后世之用赏罚执为已有以驱天下之人而已非赏罚入人之浅而用之者其效浅也故私喜怒者亡国之赏罚也公欲恶者王者之赏罚也外赏罚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论也执赏罚以驱天下者霸者之术也

肉刑之兴说者以为起于苗民而尧参取而用之报虐以威蓋将以戒小人而非出于圣人之本心也故舜多为之涂以出民于刑祇以施诸怙终者而穆王之训刑为尤详

然则虽圣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为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为井田封建肉刑皆圣人之大经大法不可废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启小人犯法之心耳故曰肉刑之刑重也汉魏之际往往数议复之而不果以至于本朝而刑轻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为本惟学道之君子始惓惓于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验之人事而要诸古今之变究其所从始极其所由终必有至当之说

昔者圣人别人类于禽兽之中而去其争夺戕杀之患盖必执生杀之权而后谓之刑政也则肉刑固已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尧惧其为世训也故取而次第品节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后罹此刑耳故曰报虐以威舜又多为之法以出之而夏于赎刑为尤详商人执刑罚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盖严其所当用者耳夫既多为之涂以出之而不严其所当用者是教人以轻犯法也岂圣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谨于庶狱而成康措而不用至于四十余年穆王耄荒而训刑以诘四方使知刑者圣人爱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汉兴承秦之余烈先王之法度尽废而肉刑块然独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于是可与语通变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黄帝以来极十数圣人之思虑所以维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日之不精也至于肉刑则多为之涂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岂可同日而语哉圣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日之不精者今既尽废而不可复举矣独惓惓于圣人之恐其或用者纵使可用无乃顛倒其序乎使民有耻则今法足矣民不赖生虽日用肉刑犹为无法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达而不悖则王道成矣吾闻诸圣人者如此

酈食其教高祖以示诸侯形制之势方天下未定之际形势固不可以授之人盖惧其自伐也天下已定固当以天下为家以四塞为形势而萧何方惓惓于壮宫室娄敬方劝据秦地以临制天下何其狭也高帝宽仁爱人天下汹汹数岁本不敢轻用其力豁达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几于周家之义然卒为宗臣所移犹可也而竟移于羈臣之说何哉岂三代公天下之道后世真不可复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则在德不在险是真书生之谈耳

万物皆备于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具天下岂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窍具而为人然而不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则衣非外事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则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处也必有室庐以居之则室庐非外物也必有门户藩篱以卫之则门户藩篱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垲之地则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则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阙是举吾身而弃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则各有分也可否难易则各有辨也徇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无财而欲以为悦不得而欲以为悦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趋惟争夺之是务以至于丧其身而不悔然后从而省之曰身与心内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内不若乐其内而不愿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举之论也二帝三王未尝不择形势而居之而周公于宫室之制阔大端丽欲用以为万世之法夫岂以形势为

德之辅而宫室为德之华哉此帝王所以备人道而与天下为公也萧何娄敬盖亦知天下之势而已而未知圣人本末具举之道故使论者犹有疑焉且谚有之衣则成人水则成田此岂有内外轻重之异哉世儒之论所未及也

帝王之号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学者知称尧舜禹汤文武而名号与谥终不可得而别以尧舜禹为名则文武独以谥举可通乎以为号则咨尔舜禹者必非号也汤之子孙以甲庚丙壬为号则汤不得以谓之谥然而所谓予小子履者则汤既有其名矣后世之言谥法者遂次尧舜禹汤之中夫岂其然乎文武之子孙各以谥显而善恶一付之天下之公论虽孝子慈孙不得加私意于其间也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书又何所贵于圣人之笔削乎亦无怪后世之孝子慈孙因得以致其隐恶之义也圣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风气初开人极肇建于是有君臣上下之分而为之号以尊异之未有名字之为别而文物之可观也及其久也有号而后有名有名而后有字有字而后有讳有讳而后有谥上则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则施及其文子文孙旁则庇其本支族属维其姻联亲党隆于朋友不遗故旧以广亲亲之道于天下然后为忠厚之极人道之至文此周家所以独备于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既已品节而尽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厉而国恶不讳无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从其实而直情径行无以尽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隐恶之义从尊君之文而人文于是大备后世无以复加矣过是以往则人心无穷不可以尽徇而天下至众不可以文欺也故尧舜禹汤驯而至于周道之文也春秋之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后世之欲行恩义于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吕不韦市子楚以为奇货此战国策士朝暮反复之谋君子之所不道而汉文立未数月乃修代来功宋昌既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惓惓旧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为斯人计犹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顾何有于平时自结于其君以覬非望者乎将相大臣以天下之义迎立代王犹逡巡而不敢进既已立矣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而张武实行殿中将相大臣今犹未足信邪昔者王代而今为天下主必自代来者而后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狭邪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宋文帝能忍于徐羨之傅亮谢晦而王华王昙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后世反复多诈之人常覬天下之有变以幸一日之富贵其必自宋昌始矣汉高帝用其私心于丰沛而生长之地亦有异恩焉是纳吾身于一邑而教天下以侥幸岂所以为天下主哉南阳之恩虽小杀而此义卒不可废人主一时之私恩又可为万世之常法乎裁恩义而中持衡焉使开国承家者有所据以为常行之道揆之以春秋之义则必有以处此矣

晋文公在外十九年从亡者非一而三士称焉及其反国也郤穀实当国政狐偃赵衰盖始为卿而贾佗臼季之徒未有列也郤穀死先轸以下军之佐代之当时以为上德则从亡之劳不论矣顛颔就诛魏犇几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禄荣辱可否与众同之幸不幸一归诸命不以亲疎厚薄为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刚知微知彰万夫之望自古圣

贤之举事与夫后世英雄豪杰必寄腹心于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见情常先乎众人非以其为故旧而特亲之也至于左右亲昵讵肯以得国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荣不欲以天下国家而俭其素所亲耳春秋之义所以重君臣恩义之始终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绌侯以大义而卒不任宋昌张武以国政彼其轻重浅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简厚重虽微旧故是可不任之以政乎宣帝忍于霍光而惓惓于五人者非但亲疎有以蔽之而权利所在固争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此圣人所以裁恩义而中持衡者其诸春秋之所不废欤丰沛南阳以生长之地而沾异恩雨露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义而厚薄之殊绝则为私心耳夫人心之正万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役于喜怒哀乐爱恶之私则曲折万变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惓惓于天策学士而秦府旧人则与东宫秦府均其用舍盖亦庶几于恩义之平矣呜呼安得皇极之主而共叙之哉

圣人以常典卫中国以封疆限外裔明其不可参也然民命之所在不当以外裔中国为别故兼爱之说兴而通和之义行焉甚者至欲以女妻之冀以舅甥之恩而获一日之安彼惟不习于礼义也故敢为乱阶而可以人伦而縻之乎暗哉娄敬之智也一日作俑而其流至于不可胜言矣然合中国而君之既不能却天骄于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视民生之涂炭而莫之救是诚何心哉此齐景公所以涕出而女于吴也孟子之所不敢废则娄敬岂得为过乎畧其事而取其心虽宋虢之息民圣人不得正色而诛之也

有中国必有四裔待四裔之常道莫详于周而其变则备于春秋矣方舜禹时有猾夏者命士以明刑至汤有来享来王之事而未有其礼也周公相成王朝诸侯于明堂而列四裔于四门之外分天下为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盖不使之参于中国也宣王伐玁狁至太原而止而蛮荆使之来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兴也幽王之乱而中国外裔混而为一矣其后楚始僭王横行于中国吴越奋自南方以与晋楚争伯而晋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外裔未有之祸也圣人有忧焉而作春秋诸侯与之会盟则讥之伯主穷追远讨则黜之要使各安其疆则止矣至于吴越则非周道之所能尽治也方其始之僭窃也固已斥而弃之矣及其能从中国之会盟则人之能行聘礼则爵之能正中国所不能正之罪能讨中国所不能讨之敌则酌轻重以许之及其行诈谋习土俗则斥而弃之如故也然而图伯可也分伯可也专伯则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则不可而况于僭王乎是圣人于中国外裔混然无辨之中而致其辨则所以立人道扶皇极以待后世也吴楚之祸极矣圣人岂不知后世必有外裔之尤猾者踵其辙以抗衡于中国庶几春秋之义尚可覆而行也汉之匈奴唐之回鹘吐蕃本朝之契丹岂可以待外裔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参于中国而已乎彼固越疆而来参窃中国之文以自尊异逞其威以自飞扬矣然而妻之以女则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国则不可盖惧外裔中国之无辨也汉唐之已事可以鉴矣本朝去是二祸而岁以金缯奉之不复至于交兵则既享其福矣独使之并

帝则汉唐之所未有也专中国之祸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当时之廷臣不讲春秋之过也今中原既即于沦陷矣明中国之道扫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生宛转于异俗而无有已时则何所贵于人乎故扬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盖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龙川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五

（宋）陈亮 撰

○酌古论（一）

酌古论序

文武之道一也后世始岐而为二文士专铅槩武夫事剑楯彼此相笑求以相胜天下无事则文士胜有事则武夫胜各有所长时有所用岂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为文非铅槩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后世所谓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槩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畧兵机利害颇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论

光武

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奋寡而击众举弱而覆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余年大业以济算计见效光乎周宣此虽天命抑亦人谋乎何则有一定之畧然后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畧以仓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侥幸成其功不可继犯此二患虽运奇奋鬪所当者破而旋得旋失将以济中兴难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敌明遇敌勇豁达大度善御诸将其中兴也固宜吾则曰此特光武中兴之一术也使其中兴止在于此则是其功有时而穷也西都之末莽盗神器羣雄并起相与图之光武因思汉之民举大义之师发迹昆阳遂破寻邑百战以有天下彼其取乱诛暴或先或后未尝无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阳之胜持节河北镇慰郡县破王郎击铜马收复故地凡所以经营河北而取河内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内服自常情观之当此之时更始闇弱可以西取关辅疾据其地俯首东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赵止命邓禹乘衅西征其意岂以燕赵为可急而關辅为可后哉吾尝筹之關辅虽形胜之地而隗嚣在陇西公孙述据巴蜀赤眉羣盗蠭起山东嚣述犹虎狼之据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则彼不敢骋不然将何所惮赤眉犹长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则其毒无余不然将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辅所以阻嚣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赵使之速定则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长安志满气溢兵锋已挫而邓禹得乘衅以并關中冯异继之遂破赤眉而长安平洛阳固而景弇且定齐矣当此之时天下

晷平器述虽有覬觎之心而不得复骋光武定都洛阳命将讨器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后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赵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辅则遂与器述为敌而赤眉无所骋其锋矣与器述为敌则欲徇燕赵而彼乘其虚赤眉无所骋其锋则已服郡县而或罹其毒是燕赵未可以卒平關辅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内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纷纷将何时而一也虽料敌明遇敌勇豁达大度善御诸将顾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兴之君畧之不定而侥幸于或成则我欲东而盗据其西我欲前而敌随其后智谋勇鬪无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侥幸而得千金得之于此则必失之于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侥幸也千金之子则不然致之有术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终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为中兴也唐肃宗起兵灵武不能先图范阳而急取關中卒使盗据其穴不能尽取河北裂为藩镇终唐之世为大患者皆藩镇也此无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则不能成一定之功中兴之不终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闻自古服羣叛驱英豪者无如汉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为者二焉光武降铜马封其渠帅降者未安将有他变此何异于沙上之谋乎光武勒使归营单骑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齿而后诸将安也冯异镇關中人或言其威权太重恐有异志此何异于萧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异异惶恐称谢复赐诏慰谕信任愈笃不必系诸狱而后明其无他也且使后人君用此术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读高帝之书至此未尝不窃疑其计之过而未有所处及得光武二术则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尝无奇术而人不能发之光武发高帝之所未能为而中兴之功远过古人者虽天命抑人谋也

先主

英雄之主所为置私忿而未尝求复者非以私忿之不当复而义有大于私忿者也当理而后进审势而后动有所不为为无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无敌于天下夫刘备之荆州孙权假之也权不假之其曲在权备不复之其曲在备备既得益州权遣使请荆备不以复而天下皆不直备矣权一举而袭破三郡再举而遂梟關羽何者师直为壮也然备之于羽义则君臣恩犹父子羽既就戮备不胜忿遂大举以求复其讎而不知魏者国家之深讎非特一關羽之比吴者一家之私忿犹有唇齿之援也此吾所谓义有大于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备既举兵权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许是怒敌也兵向西界平地立营而无他奇变是轻敌也怒敌者危轻敌者败备之丧师有自来矣且吾又闻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为守以守为攻此兵之变也攻专用攻法守专用守法其败也固宜然守专用攻法攻专用守法亦焉得而不败哉备之攻吴可谓专用守法矣备自秭归列立数十屯亘七百里将以攻人而计出于此虽曹丕之庸犹得而笑之而备不知避者岂其果闇于用兵耶备之意欲示拙以诱吴师待其贪利一举荡之而不知陆逊之持重可以速压而不可以巧胜也形之而彼不从予之而彼不取固将制奇合变求为不可败而全军以返乃难于举动计不复生此固逊之所轻为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敌之所轻而出敌之所忌是以进而不可御何者敌气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荆州之咽喉

也得夷陵则荆州可有使备能遣黄权率水军以为先驱顺流而下掩其未备而备率步兵分进疾趋夷陵扇动诸蛮招诱大姓按兵而不动命水军急攻之临机设变奋力死鬪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进声东而击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锐而用之彼亦疲于奔命矣如其能随机拒守则驻军而相持固垒而不懈多张疑兵断絶险要而实未尝分乃密遣一辩士间行至魏以金币结其贵幸自谓有谋求见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见则泛论天下之事语及吴蜀然后徐言曰臣尝私贺陛下窃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问曰何以贺朕则对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并吴蜀者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吴有长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险而又相为唇齿之援也今天相魏两雄相鬪以资陛下进取之机此臣所以贺陛下曰何以笑朕则曰臣闻敌人开门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图进取而猥信吴人之和彼急则和缓则去矣投机之会间不容髮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则曰陛下天资神武圣断易回苟见其利罔有不从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计将安出则曰蜀地僻险未易卒图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贾逵满宠出东關或出皖城或出广陵东西弥亘直造长江因蜀之势大举攻吴吴亡则蜀失援然后徐举而图蜀天下可一也议者必曰两虎方鬪当收卞庄子之功臣以为庄子之术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则当及其方鬪而急刺其一待其鬪已则毙者犹能阻穴尚何收功之有哉吴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既解之后胜者张势败者阻险桀驁不逊以拒陛下陛下虽愤怒无所逞其锋矣机不可失愿陛下熟虑之也彼曹丕素贪功而刘晔亦尝言此丕既得闻此计必深以为然而大举攻吴吴力不能两拒固将弃夷陵而与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战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则荆州可图矣不知出此而怒敌取危轻敌取败谁谓刘备为识大计也故夫以私忿兴师而又怒之又轻之者可屡为哉

曹公

善图天下者无坚敌岂敌之皆不足破哉得其术而已矣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世之所谓术也此其为术犹有所穷而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识进取之缓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后次第收之而无一不酬其意而后可与言术矣故得其术则虽事变日异沛然应之而天下可指挥而定汉高帝是也失其术则虽纷纷战争进退无据卒不免败亡之祸者项籍是也至于得术之一二而遗其三四则得此失彼虽能雄强于一时卒不能混天下于一統此虽曹公之所为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奋身徒步之中举义兵破黄巾走奉暹辅帝室深据根本号令诸将于是降张绣擒吕布毙袁氏破乌桓兵锋所加敌人授首盖举无遗策而北方畧平矣其为患者荆州二刘江东孙氏张鲁擅汉刘璋据蜀而關西诸将纷纷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无术也夫所谓术者当审敌之强弱难易而为之先后以势度之璋鲁弱而易其势在所先孙刘强而难其势在所后夫荆州至近表又寢弱而有刘备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恣备之所欲为而并鲁取璋以孤其势然则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诸将适当其前则如之何盖尝考之關西诸将皆不足畏所可惮者惟一马超而公制之非其术此所以卒为边患而反为璋鲁之藩蔽也方腾遂不叶

求还京畿此其势易服矣腾之家属尽还宿卫而独留超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公之意岂非以其尝辟之不就今虽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独至而又辟之甚轻不肯屑就也及腾既归宿卫公于此时能以前将军召之待以厚礼示以赤心命統锐卒常以自随又使超弟若休若铁者领腾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曷为不就超既就则關西诸将举无足道及熙尚既平厉兵西向风谕诸将使来合势则韩遂等必不敢叛纵叛破之易耳然后并兵自陈仓出散關运奇奋击以讨张鲁则鲁可平汉中可有复于此时合张鲁之资乘汉中之势整兵临蜀则刘璋震恐不能为计欲召刘备而无所及备虽至而亦不能御何者备非素拊蜀蜀人方掇吾之威必不肯信备而拒守上下异论又不能为用璋备异志而潜相疑其势必不足以敌我况荆州用武之国备必不释以与人而径入蜀则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县命夏侯渊张合守之而公亲自还邳整兵向荆使许洛之兵冲其膺蜀汉之兵捣其脊絕吴之粮援则荆州破刘备蹙然后大会诸将合飨士卒传檄江东责贡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汉之兵出巴峡合攻其上流一军出广陵一军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亲率精兵数万直抵武昌则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周瑜鲁肃虽千百辈何害也江东既平天下一统分封诸将抚慰士卒乃退就臣列光辅汉帝招贤礼士修明庶政以幸天下虽西伯之功不能遠过如其不然亦不害为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谋百出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徒见荆州四达英雄之所必争而巴蜀险阻非图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尚平遂教之南征荆州责贡之不入而不知大畧之士常留所必争者以饵敌而从事乎不足急者以蹙之也孙权尝告刘备以巴汉为曹公耳目规图益州得之则荆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三郡既失几亡汉中则孙刘之所争蓋亦可见矣蓋蜀汉者天下之右臂也江东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断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断其一臂而从其中以冲之则两臂俱奋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孙刘争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于留马超取荆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于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计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兖州未击袁绍而先击刘备破张吕而后图二袁蓋亦得术之一二然公巧于战鬪而不能尽知天下之大计故至此而失亦卒无有以告之者悲夫

孙权

天下之事最为难应者百万之众卒然临之而羣情有不测之忧坐观其来而望风请命则惧至于失吾之大计起而欲拒之则又惧力之不足而反为大患唯英雄之君为能出身以当之而其气不慑观其势审其人随其事变而沛然应之切中机会而未尝有失此固非侥幸于或成而畏谨者之所能为也故吾欲拒之则以至寡当至众而吾能保其必胜而不拒之则啖以甘言济以深谋而彼必不敢动二者之所为不同而均于有成效昔者汉高帝之据關尝欲纳项籍矣而孙权之据江东则举兵而拒曹公事变不同应之亦异何以言之项籍劫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当者破胜气百倍此其势固不可拒也

而籍之为人勇而无谋气虽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则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荆州之众东向俱下而轻骑兼进千里趋利复与吴争长于舟楫之间此其势易拒也而公之为人智而多诈其言甘其心忍一罹其手莫之能救则虽欲不拒不可得已观其势审其人而后可以当大变也当时之人乃教高祖拒而劝孙权降可谓两失机矣方帝封秦府库还军灊上其计善矣一惑其说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几殆使帝能因籍之来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贺救赵之功作而曰秦为亡道英雄并起章邯举全国之师出關击之驱灭羣英如猎狐兔当此之时邯以为天下易与耳渡河击赵偃然不顾将军整数万之众趋救巨鹿焚弃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风震呼响应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人百其勇秦军大溃诸侯观之心战胆栗始知将军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敢贺又再拜谢所以破秦作而曰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渡河救赵大破秦军秦之良将劲卒尽于巨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无累乘虚入關遂降子嬰凭借威灵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谢又再拜请分王之约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无所取籍吏民封府库还军灊上以待将军将军存亡定危救败继絕于天下功最多宜为盟主以幸天下裂土行封加惠于诸侯将军世居大楚身为霸王臣愿得如约居關中与诸侯比肩错壤臣事大楚世为西藩异者击之非臣之私实将军之大义敢请彼籍素不忍可啖以言吾曲意推之则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约矣吾得王關中然后收英雄之士合义从之众厉兵南向则全蜀可谈笑而取抗旌北首则两河可指挥而定席卷燕赵电扫齐鲁据形势之雄慑项籍之气然后三面并进以攻之则彼将拱手就缚亦何至于屡战屡败重残天下之民哉张子房号为知天下之大计者见其距關不能预为之谋事迫而仅能解之此岂其虑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谢过之后籍犹使之王巴蜀得乘衅而取關中而争天下苟王之于燕赵若齐鲁之间则大失机矣天下岂遽为汉有哉此其成特出于幸也若夫孙权蓋亦不惑于流议矣审操可拒卒置众说而断用周瑜使与刘备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临大变而不慑岂幸也哉权既不慑于孟德而魏文继立始曲意事之啖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则从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骄而乘其变其谋深矣不幸而司马仲达在魏而其谋卒不获骋此则遇时之不幸而非权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权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实出于幸权之不成实出于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败而定论也

龙川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六

（宋）陈亮 撰

酌古论（二）

苻坚

智者之所以保其国者无他善量彼已之势而已矣彼有衅吾亦有衅智者不举也

吾无衅彼亦无衅智者不伐也至于彼无衅而吾有衅则兢兢自全犹惧其不保而何敢议人乎苻坚者好大而自忘其丑贪功而不顾其后者也以有衅攻无衅虽妇人孺子末工贱隶皆知其不可而坚决为之则安得而不亡哉始坚以氐人之雄举三国如拉朽自以为无敌于天下侈心一动遽欲移师而吞晋晋虽弱中国也秦虽强西氐也自古西氐之人岂有能尽吞中国者哉率百万之师东向而俱下谓可以传呼而定矣谢玄以数万应之百万至众也数万至寡也以至寡当至众坚轻之不以屑意将横截于岸而尽剿之而晋之数万自知非敌士致其谋人奋其勇一以当百百以当万坚虽有百万之师焉得而不败故尝谓谢玄提孤军以当秦盖亦识用兵之法也然师次淝水胜负未判玄使人请坚麾兵少退以决一战坚命麾退自相蹂践晋人乘之因以大败世遂以为秦自败而晋偶胜非玄之善坚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则胜负未可知也使其分为十道偕发并至则可以胜归也吾尝筹之此二说者常见其败未见其胜夫坚之事胜亦亡败亦亡盖不足论而世犹惜其可以胜而不知用之则吾不可以无论也故为之说曰许退者晋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晋之大不幸也夫夹水而阵一众多寡寡者未敢前众者不肯还晋苟退军三十里示坚以怯坚必轻之卷甲疾行趋兵急渡食不暇饱粮不及赍而吾先以两道伏兵张左右翼乘其未阵整兵向之麾其东鼓其西正兵当其前伏兵冲其腹奇兵蹙其后三面夹击奋力鏖战此陷虎法也虎之见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设陷穽然后脱身反走虎必来奔趋于陷穽执戈临之杀之必矣使坚而不退则晋之计将出于此而百万之师一败涂地天下之人将以为谋畧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则人遂以晋为偶胜故曰许退者晋之不幸也大率百万之众分为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锐将皆智勇君明臣忠内外无衅始可以胜今坚发诸州公私马十丁一兵其精锐何在诸将虽众人自为志可倚信者惟一苻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骄臣献其谀弱卒数万留守關中而根本空虚鲜卑羌羯攢聚如林而萧墙衅起晋苟待其既分诏诸道坚壁清野至勿与战命桓冲谢玄等提精兵数万抵襄阳设奇逆击破其一军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趋长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捣其空虚慰抚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思晋德得见官军欣然相告箪食来迎不出旬月關中举定则秦之诸道之兵强者不顾而自立弱者不战而自惧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冲其膺荆楚之兵捣其胁而蜀定矣此断蛇法也蛇出其穴横身于路求以噬人吾从其中而断之径塞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进不能欲退不可虽有余毒将自毙矣使坚而分为十道则晋之计又将出于此而坐关东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内牛酒日至大享士卒传檄河洛则中原之地可复百年之讎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则玄虽乘胜直抵黎阳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没于贼故曰不分者又晋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胜策也顾玄虽未足以尽知之而坚决无胜理也世言王猛之将终也叮咛告戒谓晋不可伐彼亦知势之不可虽制奇合变而亦无所用欤

韩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胜少算而未常幸人之无算也敌人无算凡天下之有算者类

能胜之岂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临无算之敌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关其思虑而奇谋至计无所自发此非英雄之所幸为也至若敌人去已不遠筹算时出其势足以迫我吾居其间随机而应之窘之而愈知费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余天下始知英雄之为不可当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强不可制之敌而后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变以息天下之争使敌无算则少进有算则遂逡巡而不敢前则是胜负之数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项氏之患蚩尤以来所未有也故韩信出佐高祖而刳制之彼其所以谋项氏者可谓尽矣不以其兵与之角而欲先下诸国以孤其势故一举而定三秦再举而虏魏豹三举而擒夏说乃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车说赵将陈余曰韩信乘胜远鬪其锋不可当赵地险阻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信必成擒矣余不能用信乃一举而破赵世之议者皆曰使左车之策遂行则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则必为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则可若英雄也则计必不出此矣且赵不破则燕不服燕不服则齐未可平齐未可平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于左车之计而不能决刘项之雌雄斯亦何取于信哉故吾谓左车之策行则信亦下井陘赵亦破余亦擒左车亦就缚请遂筹之夫善用兵者不内人于死地今余兵当其前左车之兵绝其后退不可谓死地矣内人于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谋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诣滹阳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与人战犹将自置之死地以决死鬪而况敌内我于死地吾何惮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余尝言信兵虽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人知余兵虽强二十万其实不过十万也今分三万以与左车则余所统者不过六七万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数千人扼险以为后拒以防左车之奇兵乃引兵压赵垒而阵彼必不肯战乃命挑鬪彼又不肯战乃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战何者左车亦尝告之也迟之一二日密遣数千人往伏险戒之曰望赵军出而逐我即起据其壁击其背处分既定乃使人巡军大呼曰贼兵断后不如急归乃引兵而反彼必谓吾计已穷士气已沮而又知左车奇兵实已断后欲使吾腹背受敌始可全胜此虽智者亦必举兵逐我而况余贪得忘失之心嚣然其未已乎彼既举兵逐我势将相迫乃鼓噪反兵而战兵在死地人人死鬪而吾之伏兵又起据其壁击其背彼腹背俱受敌反不知所以为御者矣余固可以一举而擒也余既擒则左车三万之兵可以传呼而溃矣孰谓左车之计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断后之兵古之智将固尝以是而胜也然其胜尝出于敌人之不意今左车之计未行而信已觇知之此虽有天下之至计犹得预为之备而况左车之计乎且善谋者鬼神不能窥使敌人得窥之则不得为善谋矣推此言之左车之计可知矣虽然是计也虽非天下之至计亦一时之良策也惟信为能可以当之他人则愕然不敢进矣计左车之为人亦足以为军中之谋主信欲就之以决疑所以虚心委已而问之岂真以为向者之计足以擒我哉司马迁班固不达兵机以为信然乃记于传曰广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间视知之乃敢引兵遂下从迁固之言则信特幸人之

无算者尔彼岂知广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与晓机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张绣而刘表断其后操随机应之卒败绣表夫绣不下于余表不下于左车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亚也以信之流亚犹能败绣表信独不能破余左车乎从是观之则吾之说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贵乎谋夫策士者为其能审料敌情以释人君之忧也夫人各有心对面相语莫能相测敌人远在数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计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为也方敌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顾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奋身而出言之设为定计使中敌人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为之规画处置而向者之忧一旦释然此谋夫策士所以为可贵也然而人君赏之天下推之后世又从而信服之畏其审料之明而不敢议其言之当否故言虽或过而亦无复有辩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汉也高帝深忧之薛公为三策以料布而谓布必出于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盖出人数等矣然而吾观之薛公谓布出下策则汉无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则山东非汉有出中策则胜负未可知其言不亦过乎吾之意则曰布出下策则不足败出中策亦败出上策亦败何以言之古之所谓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据形势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义以从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归而吾乃攘袂而起于干戈纷扰之后用下背上举逆犯顺其名曰盗虽欲耀智勇据形势而借英雄之资其能济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资也英雄用之则可布用之则所以速其亡耳请遂筹之上策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与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夫吴在布后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则诚易也复竭力以并齐鲁则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汉未必为其用也力取者犹然而欲传檄燕赵能保其必降乎纵使其迫于势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汉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节往慰谕之则燕赵必复为汉用因命勃率燕赵之兵以收齐鲁而帝亲率关陇韩魏之兵以与布角布力已疲一举必败布败则吴楚可不战而复也吾以是筹之布出上策亦败也中策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韩与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夫韩魏天下之中也关陇在其西齐鲁在其东燕赵在其北得韩魏而未得齐鲁燕赵虽欲据敖仓塞成皋顾亦何用哉汉苟遣一二能将若曹滕之徒率燕赵齐鲁之兵合击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关陇蜀汉之兵而夹击之则布亦何足败哉吾以是筹之布出中策亦败也薛公者明于料敌而不明于上下之分逆顺之理故以英雄之资设为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或曰司马懿之料公孙渊石勒之料刘曜于谨之料萧绎果如何哉曰懿以弃城预走为渊之上策谨以席卷渡江为绎之上计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敌彼料之既得矣虽勿论可也至勒之策曜则有足言者矣曜围洛阳勒将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皋关隘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顿于坚城之下数月不能拔士气已沮一旦强援奄至不能扼险以拒之则腹背受敌不败何待成皋关隘天下之大险也使曜能留万人以围洛阳而身率劲兵以扼成皋则勒必不敢进

进则乘高而击之胜之必矣勒既不获进则洛阳失据曜因得优游而坐取之此所以为上计也若其沮洛水则勒亦未能进然而勒可设为疑兵而潜兵以渡曜能应之则胜不能则败此所以为中计也故吾尝谓曜出上计则洛阳非勒有出中计则胜负未可知施之布则薛公之言过矣

邓禹

善用兵者识用不用之宜而后能以全争于天下矣夫战久胜则兵不可用敌已惧则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则挫不必用而用之则劳劳且挫则敌人反得乘其敝而覆之上损国家之灵下亏一身之名一跌之后前功尽弃其为患也可胜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韩信之用兵也一举而定三秦再举而虏魏豹三举而擒夏说四举而梟成安君出奇制胜变化如神兵锋所加敌人授首盖举无遗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当也然当此之时战虽胜而兵已疲矣兵虽疲而敌已惧矣故兵虽不可用亦不必用也声恐而气喝之固足以胜是以广武君告以传檄下燕然后举兵临齐信从其说卒以成功然吾以为广武君虽不言信之计亦将出于此矣何者势当然也夫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势不可用也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势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将不用矣今信之势何以异此其所以区区咨计于广武君者盖大功垂成不敢不谨也不然则安能百举百全而未尝小衄欤邓禹起身徒步杖策军门一见光武遂论霸王大畧陈天下之大计此其胷中固有大过人者矣连兵西讨所当者破既定河东复平關中威声响震敌人破胆诸将劝禹乘胜径攻长安而禹定计欲待其毙光武迫之使急进兵赤眉西走遂拔长安已而粮运不继降者离散赤眉还兵长安复失威名大损功卒不成论者皆以为禹之计则然而光武实迫之使败者吾独以为不然斯民涂炭皇皇无告奋力拯之惟恐不及而况吾胜而后沮不进兵将何待也使其既据长安大张胜气分慰居民合飧士卒使辩士以尺书风谕威德则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韩信破赵之势也不知出此乃举敝兵而与延岑合战败于蓝田可以止矣且愤其功之不成复收余卒求与贼战粮运日乏屡战屡败岂非禹之才畧有所不及而亦无谋士以传檄之说告之耶吾观禹之失而后知识用不用之宜者盖亦难矣嗟夫禹之败亦有自来矣禹令冯愔宗歆等守枸邑二人争权相攻愔杀歆而反击禹禹懵然无所措求计于光武赖黄防而仅能得其首愔歆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终不能制之敌人固有以窥我矣使其能御愔歆而不至于相攻则枸邑不摇枸邑不摇则敌人不能窥而粮运必不乏敌人不能窥则余党不降而自服粮运既不乏则居民降附者日众长安之功固不在冯异而在禹矣以此观之禹实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语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常尽心于垂成之际也

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论也履险者兵家之危事智将常用之而胜他将常以之而败胜非险也以有术胜也败非不险也以无术败也胜败在人而不在险唯险而后可以见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险而后能立奇功险之不冒虽曰有功吾未

见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恶夫履险而恶乎无术多方以误之此兵家之至术也声东而击西形此而出彼虽在坦地犹然而况于险乎险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则敌一分兵拒险而吾固将不战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声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趋而忽焉乘险而进则敌人惊沮而不知其所从来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鬪一举而败其党与覆其巢穴而后可以为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马援率景舒进击武陵溪蛮军次下隃其道有二一曰壶头一曰充壶头则路近而水险充则涂夷而运远舒欲从充将以正合也援欲从壶头将以奇胜也故援力言之弃日费粮不如径进搯其咽喉帝遂舍舒而从援援既进兵贼乘高守险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暑甚士卒多疫卒不战而自败嗟夫若援者可谓不明乎履险之术矣吾以为当声言从充纵其降口使归以告多张疑兵鸣鼓鞶盛旗帜若从充进贼必悉众出拒吾密遣轻兵乘舟急进径自壶头以掩其无备出其不意则贼气丧胆沮不知所以为御者矣五溪诸蛮可以一战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险其败也固宜然援则失矣而议者方以景舒之计为得是所谓见牛而未见羊也故从援则必败从舒则未必胜从吾之计则发必中攻必克是以韩信之击魏豹也盛兵临晋而伏兵从夏阳袭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马超也盛兵潼关而潜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则兵家之妙术而非吾臆说也惜乎援之不出于此始援谋隗器于掌握之间击诸羌于指顾之顷破交趾平峽南出奇制胜前无坚敌不可谓非一时之杰也然至此而失岂其终老而智耄耶光武尝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援援此议而光武从之光武亦以为可胜矣已而援败复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从之终不能少贷其法而重责之呜呼光武亦不得为无罪也

龙川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七

（宋）陈亮 撰

○酌古论（三）

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为智者之所不能为则其未及为者盖不可以常理论矣骐驎之马足如乘风升高不轩履湿不濡度山越堑瞬息千里而适值一马盖亦能然则虽有此骏而不足以胜之也于是驾以轻车鸣以和鸾步骤中度缓急中节锵锵乎道路之间能行千里而能不行虽无一时之骏而久则有万全之功何者吾乖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夺之气也且譎诈无方术畧横出智者之能也去诡诈而示之以大义置术畧而临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为矣故夫譎诈者司马仲达之所长也使孔明而出于此则是以智攻智以勇击勇而胜负之数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义而击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达以奸孔明以忠仲达以私孔明以公仲达以残孔明以仁仲达以诈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达之气已沮矣八数组于前四头八

尾触处为首进无速奔退无遽走突兵不能触其膺奇兵不能缭其背伏兵不能冲其肋追兵不能袭其后谍间无所窥诈谋无所用当之则破触之则靡锋未交而仲达之能已乖矣夫仲达出奇制胜变化如神天下莫不惮之虽孙权亦以为可惮而仲达亦自负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余万西行千里行行然求与之战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贾诩等常逼之战矣兵交即败不敢复出姑以待毙为名而其为计者不过日夕望其死而无他术也彼岂孔明敌哉论者以孔明制戎为长奇谋为短虽知者亦止以为知其短而不用吾独谓其能为而能不为将以乖仲达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尝论孔明而无死则仲达败關中平魏可举吴可并礼乐可兴请遂言之夫仲达以所能要其君压其同列而夸其国人今敛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毙然孔明始试其兵或以饥退晚年杂耕渭濱为久住之基本牛流马日运而至则其毙不可待矣迟之一二年仲达将何辞哉不战则君疑之同列议之国人轻之其身不安其英气无所骋固不免于战战则败耳败则魏人破胆郡县响震引兵畧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汉德然后举兵而临關东势如破竹所攻者下關东平则谕以信义燕赵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齐王践位上下相疑萧墙衅起引兵合进可以一举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县安集流亡魏既举则吴人胆破矣况权之末年猜疑益甚果于杀戮虽陆逊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逊没其后步騭朱然全琮之徒复相继云亡权之勇决之气亦已就衰适庶分争内不能制于是使蜀汉之师顺流而下荆襄之师乘势而进一军出夏口一军出皖城一军出广陵吴之羣臣无亮敌也攻城畧地孰能御之尽一年之力而吴可举江东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瘅恶崇教化移风俗数年之间天下畧治然后兴典礼修正乐斯民复见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实也礼乐者文也焉有为其实而不能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辞逊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兴礼乐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丧天下犹未能一而况礼乐乎使后世妄儒得各肆所见以议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诸葛孔明（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论之者多异说以其适时之难而处英雄之不幸也夫众人皆进而我独退雍容草庐三顾后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摄而人无间言权偪人主而上不疑势倾羣臣而下不忌厉精治蜀风化肃然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怨杀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优为之信其为伊周之徒也而论者乃谓其自比管乐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尔是何足与论孔子之仕鲁与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为非仲达敌此无异于儿童之见也彼岂非以仲达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达不能逞其譎于孔明故常伺孔明之开阖妄为大言以譎其下论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达出兵拒之闻孔明将芟上邽之麦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粮乏已退仲达譎言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夫军无见粮而转军与战纵能胜之后何以继此少辨事机者之所必不为也仲达心知

其然外为大言以诮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达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孔明移军且至仲达诮言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阵若西上五丈原诸军无事矣夫敌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众直进来与之战此亦少辨事机者之所不为也仲达知其必不出此姑诮为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军之心也故孔明持节制之师不用权诮不贪小利彼则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凡此者皆伺孔明之开阖妄为大言以诮其下此岂其真情也夫善观人之真情者不于敌存之时而于敌亡之后孔明之存也仲达之言则然及其歿也仲达接行其营垒敛衽而叹曰天下奇才也彼见其规矩法度出于其所不能为恍然自失不觉其言之发也可以观其真情矣论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诮岂非复为仲达所诮哉唐李靖谈兵之雄者也吾尝读其问对之书见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备至曾不一齿仲达彼晓兵者固有以窥之矣书生之论曷为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载矣未有能谅其心者吾愤孔明之不幸故备论之使世以成败论人物者其少戒也

吕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谋者也制天下之深谋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则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责也其深谋远虑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后已虽未一之而其志顾岂一日忘之哉汉高帝之失职而西也天下之人将遂以为不振而高帝欲东之志器乎其未已故烧绝栈道使项籍意不复西而后乘间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关使籍兵亟南而复乘间以平诸国汉日广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谋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孙权克仗先烈雄据江东举贤任能厉兵秣马以伺中国之苦若将有所为矣然吾观其命吕蒙之取荆州未尝不叹其志之不大谋之不深而知其无取天下之畧也夫关公好勇而无谋恃气而骄功此其势甚易诮也胡为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阳然后徐图之则汉沔以南皆吾地尔是则羽之破二城者吴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吴不能为之声援也方其擒于禁梟庞德操意甚难之议徙都以避其锐而司马仲达说操劝权蹶其后其议遂寝夫徙都之议至下也守边之士恃操以为无恐使操徙都渡河则士气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袭而取矣是则操之徙都者吴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吴许其蹶羽之后也此岂非其志之不大谋之不深欤故吾尝论之方操劝权以蹶羽后权当显告之曰关将军以律行师为汉家除残扫秽孤以同盟义当戮力此言何为至于我哉诚如是则操不知所以为御而势必至于徙都羽行行然无东顾之忧得毕力以攻樊襄阳矣徐晃岂能遽当之哉操既徙都权因自攻皖城命一将攻广陵而合吞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阳蒙因率兵以袭三郡乘其敝而进击之而尽收汉沔之地东据淮泗西据汉沔土地日辟形势日张如此而后可以虎视中原蚕食青徐也此则取天下之大畧而权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于取荆州以固江东凡蚤夜之所以为谋者袭关羽而已何暇为天下虑哉鲁肃曰帝王之兴必有驱除羽不足忌吾窃以斯言为有志而权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为矣呜呼使周公瑾尚在其

智必及乎此矣吾观其决谋以破曹操拓荆州因欲进取巴蜀结援于马超以断操之右臂而还据襄阳以蹙之此非识大畧者不能为也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夺之矣孙权之称号也顾羣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吕蒙之徒止足以保据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邓艾

自古英伟之士乘时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坚敌开拓疆土使声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于谋者也盖其平居暇日规模术畧定于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发之如坐千仞而转圆石其勇决之势殆有不可御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径行无谋侥幸以求胜也故夫侥幸以求胜者幸而成则为福不幸而不成则为祸祸福之间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论所以无取于斯也然其间有实出于谋而其迹若幸有实出于幸而其迹者谋者虽君子不能无惑何者疑似易乘也桓温之伐蜀也师次窄桥李势率众出战龚护战没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遂进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温之谋蜀审其必破然后进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误鸣则温岂将遂退耶故吾谓温见客主殊势而势又决死于一战不若遂因恐惧姑命退军以懈其心乘其懈而击之结阵而前可以大胜此曹操之所以破张鲁也谋未必施而鼓吏误鸣士卒勇鬪一举荡之天下之人见其功而不见其谋皆曰窄桥之胜幸也谢玄之御秦也师次淝水苻坚拒岸而军弦使人请坚麾众少退而坚众相蹂遂进败之此其迹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审其可败然后进兵而御之使坚退军整齐则玄岂将遂已耶故吾谓弦见众寡不敌而坚又求奋于一举不若请其退军进兵求战佯败反走俟其半济而击之挫其前锋可以得志此韩信之所以破龙且也谋未及骋而坚众相蹂因引精锐一战覆之天下之人见其功而不见其谋皆曰淝水之胜亦幸也夫所谓幸也者尝试之而后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则不能有所处矣彼二人之所以为谋者如此其久也制胜之术如此其深也虽胜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为胜何名为幸哉然史氏不能少发之而二子之志掩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辨之邓艾攻蜀自阴平道无人之地数百里冒险歴艰无所不至艾则裹毡推转而下将士悬崖鱼贯而进卒破诸葛瞻降刘禅天下之人皆以艾为能冒险谋胜也吾尝论之使瞻能拒束马之险则艾将不战而自沮禅忍数日不降则艾将束手而就缚彼艾特以侥幸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岷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宗罗■〈日侯〉以二十骑直造薛仁杲城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杲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禅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径进岂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邓艾之欺于后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当坚敌则不能尽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敌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敌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敌之所不守动于九天之上人莫得而御也善守者守敌之所不

攻藏于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窥也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天下后世又从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则人容有议之者矣昔者羊祜盖一时之良将也修德行义以倾孙皓之政推诚示信以怀吴人之心财之不伤兵之不耗而民为之安此所为国之辅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间容有未善者岂其才之有所格欤且祜之守襄阳也晋委之以谋吴责之以安边而祜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则犹有戾于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敌人开阖必亟入之西陵者吴之要害晋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阐以之而降所谓时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机也祜当亲率襄阳之兵而急趋其前命徐嗣率巴东水军而急趋其左晨夜往赴与之合势扼险以待吴师至则乘高而击之破之必矣如使抗军先至而吾急攻之于外阐乘之于内表里受敌焉得而不败哉更数日西陵可得西陵则诱动羣蛮而江陵可图矣如此而后可以谓之善攻也不知出此乃顿兵不进而抗兵已围西陵矣止命杨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岂以为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坚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败阐擒而祜卒无功抑何戾于攻敌所不守之义哉兵法曰形人而我无形襄阳者祜所镇守而吴人所不敢窥者也而江夏益阳乃敌意吾不守吾意敌不攻之地也祜当遣一能将率精兵数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无人敌以为无备而求肆侵掠则设覆以待之诱进而击之去则因险以要之乘怠而破之此出其不意虽少犹可以覆众也覆其一则后虽无兵而敌不敢窥矣如此而后可以谓之善守也不知出此乃屯聚不分而吴之兵得掠江夏矣虽曰地远而不及救而始不设备者彼岂以为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近岂祜之所当不守也已而朝廷诘之而徒能肆辩以对抑何戾于守敌所不攻之义哉此则攻守之间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议之也虽伐吴之策如见敌人之心腹而处置之使杜预王浚资以成功亦吴之无人而后能为是也使陆抗尚无恙祜岂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祜特一时之良将而非所谓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权谲之事固君子之所羞为而亦兵家之所不废也如使不欲以权谲而攻西陵则不若明告吴君曰据城而叛非忠臣也纳叛得城吾将焉用君其亟守之此则足以彰大信于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权谲而守江夏则不若明告吴将曰各守尔土无相窥也备不可袭多杀奚为公其图之此则足以推赤心于邻国矣诚如是攻守不事权谲而庶几于王者之举苟为不然而犹恶乎权谲使功丧而名亏则亦智者之所不为也

龙川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八

（宋）陈亮 撰

○酌古论（四）

崔浩

古之所谓英雄之士者必有过人之智两军对垒临机料之曲折备之此未足为智也天下有奇智者运筹于掌握之间制胜于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终无一不如

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為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為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于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為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眾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柔然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乘勝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敗鳥獸伏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眾未及聚謀未及生彷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為御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為能必之唯斷者為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為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為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揭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于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果既破宗羅■（日侯）于淺水原遂以二千騎進逼城下仁果遑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為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前人秘之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后世之以浩為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克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鬪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疎号令簡一表里洞貫進如颶風退如疾電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鴈行而進以一击百以百击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為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

难易而敌之所当有坚脆欤请遂言之东都之末英雄之都会也大者争雄小者固守孔明于是以正兵临之南收孟获七纵七擒西攻祁山三郡响应一战而梟王双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门张合追之交锋而毙师次渭南司马懿拒之卒不敢决战其阵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独雄之时也大者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自立靖于是以奇兵临之要险设伏而梟冉肇乘冰傅垒而破萧铣轻兵至丹阳而公佑擒劲骑袭定襄而颉利走出其不意掩其无备此非奇兵不能为也然靖亦尝一用正兵矣提师西征决策深入大战数十卒破吐谷浑此岂非正兵欤将以是平高丽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尝谓自汉以来识奇正而用者孔明与靖而已然非深晓机者孰肯以吾言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时之难敌之坚势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马懿之徒未尝无诈谋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将设诈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于数年之后而不幸早丧论者见其功之不成遂以为不用奇之罪是所谓不能尽人之词而欲断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轻敌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虽精兵革虽锐其势虽足以扼敌人之喉而蹈敌人之膺而未尝敢轻也设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谋虑常若有不可当者而后可以全胜于天下使夫士卒未练兵革未利震荡而势不足以当敌则彼固不敢轻矣轻之而败非敌败之自败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败可谓善用乎昔者开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战者二十余年一旦禄山窃发乘其间而执其机盖逆兵一举而河北诸郡悉为贼有矣当此之时虽韩白复出岂能当其锋哉而封常清欲挑马槊渡河以取贼首志则锐矣不几于大言以轻敌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庸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进守河阳断桥以抗贼贼军一至举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屡战屡北遂失河陝此则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势而顺导之贼锋方锐而吾势盖弱而未振也处此之道当因其弱而柔之敛兵不应婴城固守以挫其锐而后图也故吾以为河阳之桥可断而不必断也贼之前军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为独强行行然长驱而进自毙其锋而吾以全军制其后必胜之道也夫河阳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讨贼进兵河阳荣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后为常清计者宜告之曰高将军守陝郡荣王守潼關厉兵秣马各固其地而常清则筑却月城以守河阳训练士卒储粮糗浚沟固垒清野以待之贼军至则敛兵不应设攻具则随机拒守懈则击之退则蹶之食则掩之夜则袭之其余应变之道随机处置不及旬月而贼兵固毙矣颜杲卿眞卿起河北郭子仪李光弼起朔方已没郡县悉为国守而贼之巢窟且危矣彼欲进不可欲退不能彷徨无所而固将成禽使其不顾而进攻陝郡则吾以兵徐蹶其后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击其背矣腹背受敌焉得而不败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则吾檄召陝郡之兵共进追之候其及河半济而后击之虽有勇者不能为贼御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强而万全之计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当方锐之贼以及于败既败而后告仙芝

以贼锐甚难与争锋呜呼常清何见之晚也常清败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并戮之易以哥舒翰严兵守關贼不获进而羸兵诱我以冀复出明皇不察亟令进兵翰执之益坚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后出翰明知此贼为诱我矣固当因险设奇励士决战庶可以一胜翰乃不然见其兵寡则易之行伍无列则笑之反入其计而不悟官军一溃潼關失守而长安陷矣始常清以轻敌而失河阳仙芝遂失陝郡翰复以轻敌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几危贼党益炽阅数载而仅剿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敌衰则一举而乘之敌锐则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势也常清号为知兵者而欲一举以乘锐贼则亦何取于知兵者哉

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敌不得合虽合而有以破之则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后为之使久而不克则敌将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为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设奇扼要害张形势以破敌人之交一举而两毙之使声威功烈杰出乎诸将之右此则天下后世将企仰之不暇而何敢訾议哉昔者马燧之镇河东也策田悦之必反请出师以讨之出奇制胜奋鬪无前虽淄青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悦于孤穷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过人者矣然力能得悦而不遂取之使得婴城固守悦不足道也而魏为可惜魏据河北蔽捍诸镇唇齿相固牢不可破桀驁不逊以执朝廷凡师出而輒无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则诸镇不足平矣当燧之时所谓一致之机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间来救王师十万一战而北燧殊无一谋以御之岂其智至此而穷耶蓋尝筹之悦屡败之余气丧胆沮众不能阵谋不复生旬日之间可坐而破也滔俊虽合兵以救不过三万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势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以燧之才而无养寇自资之心顾此三盗亦何足灭哉且当此之时以兵隶燧者凡四将也使燧能留李芑以围危窘之悦其势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据便地为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则坚壁不战挫其初锐之锋别命李抱真率昭义之兵自洛下邢以指燕蓟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贝以捣冀土复命张孝忠康日知励兵秣马以助其势彼若能者则反兵自救不能则迟疑不去二者必处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则抱真与晟冲其膺燧又起而捣其背腹背受敌不败何待若其迟疑不去则抱真等得优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坚壁以待其自毙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彷徨无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则悦不攻而自破矣悦破则三镇席卷而平矣三镇平则淄青之胆破矣命一辩士持天子之诏往谕之彼安得不束手听命哉夫然后分置牧宰慰养居民使郡县之权悉统于朝廷则朱泚李希烈亦无自而萌其奸矣由此观之燧之罪岂止于失田悦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窦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万人以围世充身率劲兵以据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进乃命宇文士及率骑经贼阵之西驰而南引而东以动其众乘其阵乱纵骑夹击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东际河之北一旦而尽平之此可谓善破敌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术乃复请济师使李

懷光尽统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骄众失律而盗且乘间起于萧墙矣遂使李氏不见中州之大定而诸镇世为不讨之贼燧之罪可胜诛哉唐史臣曰燧贤者也天下以为可责故责之呜呼吾之意其亦犹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众人之所不敢为者有一人焉奋身而出为之必有术以处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而善养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岂病狂也哉盖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啖以肉饵使之甘心焉故虽驱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动何者有术以縻其心也夫将者天下之所难御者也御之必以术而况于降将乎彼其心之不可测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盖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尝专倚之以成功独李愬用三降将以擒吴元济当时之人皆谓其不可而愬独以为可遂决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为幸知之者以为神乃若愬则有术以处乎此也何以言之敌人之将无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谋也至于势穷力屈而后就缚者盖可保其无谋矣且此数子者亦一时之杰也不幸而事逆犹竭忠以报之使其获背逆事顺则其忠报之心当何如哉而又愬之才智足以驱之豁达足以容之愬复能待以厚礼示之赤诚言笑无间洞见肺腑此南霁云所以眷眷于张巡而不肯去也数子者固已甘为愬役矣虽然李愬未足以縻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吴秀琳秀琳之擒李佑其忠款固可见矣独李佑未有以縻其心而又欲专倚之以谋蔡则其术不可不尽也故方其得佑也诸将皆请杀之愬不听待之愈厚会霖雨不止将吏汹汹以为不杀佑之罚愬力不能胜乃表诸朝且言必杀佑无与共诛蔡者诏释还之卒頼其用大将者三军之纪纲也生杀予夺皆禀其令故虽天子之诏犹或不受而亦何畏于将吏之言乎使将吏必欲杀佑不过以色辞拒之如嚚然不止则又从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辞矣何至表诸朝而后用之哉吾于此识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佑者如此其厚也全佑者如此其至也将吏嚚然不已吾力不能独胜复泣涕而送诸朝表言其必不可杀此虽父母之所以生全佑者不过如是也佑安得不竭其死力以报之哉虽啖以高爵胁以白刃固不肯弃愬而就贼矣故其始也愬虽待之无间未使之佩剑统兵也及朝廷还之乃使佩刀出入帐下统六院锐士而袭蔡之谋始定愬之心盖可见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临事机者未尝无术特其不以语人而人亦莫之识也昔韩信背楚归汉高帝用之无以异于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愤怒而出亡然后命萧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为大将夫以一将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骤用之信之心固甘为汉役矣其后汉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说不得而间即其效也论者乃以为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迟之一二日而不问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见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将者其术如此苟不思其术而欲遽用之其不为所陷者几希矣

桑维翰

以中国定中国以外裔攻外裔古之道也借外裔以平中国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于明君贤臣者盖其事变迫于前不得已而为之姑以权一时之宜未暇为天下后世虑也然其积也既深其来也既远胶于见闻而为之益励一旦溃乱四出虽出于百营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叹也欤故吾尝推原其事盖肇于唐高祖成于郭子仪而极于桑维翰或难于勦业而资为声援或急于中兴而用为辅翼或迫于拒命而倚为先驱皆所以权宜济变而速一时之功虽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后世之被其患盖有不可胜道者此所谓虑不及远也且昔者汉高帝尝勦业矣倡义草莽无置锥之地虽纠合徒众以破强秦而百战百败危窘于项籍者数矣然高帝之气未尝少慑合罢敝之卒据形势收英雄卒困项籍而亡之未尝资外裔之声援也隋炀之暴徧流于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厌其秽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虽徒手可以亡之而况太原之众乎故夫资外裔之声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汉光武尝中兴矣起自徒步无素合之众虽奋力鼓勇以破寻邑而羣盗蠡起几见蹙于河北之盗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汉之民运筹畧驱诸将卒举羣盗而平之未尝用外裔之辅翼也安史之恶彰闻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未尝一日忘之也苟能顺其势虽尺捶可以夷之而况灵武之众乎故夫用外裔之辅翼者是郭子仪之罪也至于拒命者虽忠臣义士之所必不为而古之人盖亦有因时而为之者孙权是也曹公乘举荆之势率八十万之众直造长江挟天子之令以责其贡之不入此其大势未易与敌也权壮勇敢为遽命周瑜往御之运奇奋巧大败其众虽能遏其敌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东之众与中国抗衡非有为之先驱者也潞王以非姓而继大统淫秽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张敬达以庸琐之才统兵以攻石敬瑭其势未足以直曹操之万一也为维翰计者当一举太原之众运奇奋巧以破敬达乃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势檄诸镇而犄角则区区之唐亦何足灭哉此则磊磊落落千载一时之功也何至于北面外裔求救以示弱哉北面犹可也复割卢龙以遗之使外裔有轻中国之心长驱径入习以为常原情定罪维翰可胜诛哉故自汉以来外裔之犯边者盖亦有之矣西不过鴈门定襄东不过渔阳上谷未有长驱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虽太宗盛时颉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后径犯长安者代不絕也盖自唐高祖而降急于有功求其为援使之得骋志于中州彼乐其中州之繁华而谓其易与也故常心吞而气■（足戚）之是以长驱深入无所顾惮使中州之人世被其毒至于今犹未已也或曰乱自晋有之岂曰唐哉曰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恶中原之乱于外裔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时之功亦不知祸患之至于此极使其诚知之则彼亦安肯为之哉繇是观之举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于是时年十八九矣而胷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正使得如志后将何以继之独曹公一论为之反复数过

龙川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九

（宋）陈亮 撰

○论

谢安比王导

善观大臣者常观诸其国而不观诸其身晋有天下不二世而为江东德之在人者尚浅也而更成百年之业有王导焉立之于其先有谢安焉扶之于其后端靖宽简均能为一国之轻重有无者故当时有谢安比王导之论请因史臣所载而申之刘石交乱中原晋之藩镇相继覆没人心虽未忘晋非有豪杰绝世之才不能驻足于北方也势之所在岂人力所能强哉故王导辅元帝立基建业以遥为北方应援当是时元帝名论尤轻导能重之诸名胜未辅导能致之法令宽简庶事草创宫室不修军国之仪不备示若不安于此者以扬州为京畿穀帛所资皆出焉以荆州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故江左之势遂强举大纲于其上而二千石守长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将帅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羁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强者与夫户口之能自隐匿者又皆得以自舒于其下不穷奸以为明不苛法以为严中更敦峻之变及若将相异同疑间之论导俯仰废兴存亡之间因事就功而江东卒赖以定魁然社稷之臣也独祖逖经营河南有功绪矣导尽若任其自存自没者岂以江左甫定未遑远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访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举而自沮造端于其初者无以开其后也其后桓温藉平蜀之势威震一时挈兵入关三辅震动当是时南师不出盖四十余年矣有如径诣长安则豪杰响应西北郡县谁非效功之人虽有智者不能为苻健苻雄计矣温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故气不足以决之而进退失据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晋于是无中州之望矣而温方专制朝廷几于改物谢安高卧东山负苍生之望晚始从温辟卒与王坦之彪之周全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谋遂缓而温自毙及安辅政晋之变故数矣如人之一身元气未实而奇疾继作此固非永年之道也乘其小定而求快焉则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体弥缝之号令无所变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则辅政出则方伯晋之制也王蕴固辞则以义强令之使上下无不满之心而他时无任用过正之祸桓氏位列内外一朝失职政之蠹也以石民石虔为荆江使其无窥窬之心而异时无意外生忧之虑苻坚之举可以无晋矣而泰然如平时淮淝之功壮矣而微赏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顾方经略中原惟恐不及晋之为晋盖可知矣有以壮其势则来者尚有所凭借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职成祸而刘裕卒藉手以起竟能为晋一平河洛司马氏既亡而复存者犹二十余载微安之壮其势宜不及此导与安相望于数十年间其端静宽简弥缝辅赞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业实赖以成其亦庶几乎古之所谓大臣欤置其立国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节以较之非所以论大臣也故吾极论江左之兴亡而二人之相配较然矣

王珪确论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怀才以自

见于世常虑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与媚其长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顾无与共此乐者其何以泰然于进退之际哉此自古乘时有为之士而犹懷不尽之叹以公论常不出于同列故也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王珪其于唐室之兴太宗固已无所不尽其用矣而诸公亦奋然并见其才而无相媚之意虽至于廷论之际辨其所长如数黑白则诸公岂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确论如何于是始有可论者夫宠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际至难居也君臣上下相与共乐之而无异同疑间之论则为可愿耳汉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萧何韩信张良盖杰然于其间天下既定而不免于疑于是张良以神仙自脱萧何以谨畏自保韩信以盖世之功进退无以自明萧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为保身之术然则人才之获尽其用乃一身之至忧也则亦何乐于功名宠利之际哉故李泌极论李晟马燧于德宗之前而二臣为之感泣使泌如张延赏则晟方欲死而不可论至于此则同列之公论岂不甚可乐哉吾之所长既已暴白于天下而犹眷眷于同列之公论固非沾沾自喜之为也盖同体共事之人其论易以不公而人主之听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来非一日矣唐太宗之兴也房玄龄相得于艰难之中谟谋帷幄以定大业温彦博盖尝掌其机事而李靖亦既有功于南方矣其后天下平定玄龄相与兴仆起僵而唐之纪纲法度灿然为之一新彦博于出纳之间盖亦具尽其劳而征伐之责靖实専之及魏征王珪以讎臣入备谏诤之列而戴由月亦自小官进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后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并举而大用之以究尽其才而诸公亦展布四体以自效不复知先后新故之为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廷论诸公之才而珪一二辨数皆足以尽其长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济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释然自慰矣宜其不谋同辞而皆以为确论也不然因诸公已成之业而论之此何足以为知人而诸公乐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论可谓公而其心盖亦甚平矣珪与征均为谏臣而忠直剴切大畧亦相当也人情每蔽于自知而珪独察其直耻君不及尧舜之心而自处于激浊扬清之任辨析毫厘而明于自知则其论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虽然房玄龄视诸公最为旧故而唐业之成亦劳矣以汉高帝之多疑盖终其身不敢舍萧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奋然运天下豪杰之心使新进迭用事而玄龄泰然居之不以进退自嫌故诸公得以尽其才而卒无纷乱法度之忧夫迭用新进而无害于国家之大体此萧何曹参之所难而珪之论所未及也岂玄龄固乐诸公之并己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龄所以为宗臣也

扬雄度越诸子

天下不知其几人也古今不知其几书也人物有细大高下书有浅深醇疵所未暇论也要之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伏羲氏始画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数圣人设爻立象推义陈辞以发挥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后天下之开物成务者宗焉言术数者宗焉著书立言者宗焉孔孟盖发挥之大者也扬

雄氏犹惧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变故因天地自然之数覃思幽眇着为太极以阐物理无穷之妙天道人事之极天下之人知其为数而已而乌知其穷理之精一至于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谭称其度越诸子班固取以赞之则亦不可不极论其故自昔圣贤之生于世也岂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见于斯世哉适会其时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我而后具则其责不可得而辞进而经世退而著书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经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书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书出而后儒者之事业始发挥于世彼其时之不可以无此人也亦不可以无此书也岂若诸子之譊譊然诵其所闻而求以自见哉贾生之一书仲舒之三策司马子长之记歷代刘更生之传五行其切于世用而不悖于圣人固已或异诸子矣盖晚而后扬雄出焉雄之书非拟圣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论语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则玄有功于易者也非易之赘也有太极而后有阴阳故易以阴阳而明理有阴阳而后有五行故洪范以五行而明治道阴阳五行之变可穷而不可尽也而学者犹有遗思焉则雄之因子明理也是其时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于冬至而环一岁以应事物之方来而未已是其时之可见者也始于一而终于八十一以错综无穷之筭是其数之可知者也从三方之筭而九之并昼于夜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为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为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为三家以该括天地之变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时之可见者如此其数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为首为表为赞为测深入黄泉高出苍天大含元气纖入无伦文义繁衍枝叶扶疎虽一时一日一分一筭之间莫不有至赜之理无穷之用开启思虑发挥事业通此心于天地万物而错综阖辟无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于时日分数而尽得之此岂为太初厯者之所能知哉此其为书必待雄而后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则时日分数之理无往而能得其用将何以应事物之变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书虽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犹有待于后之君子也当时之不知可也后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谭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无此书则雄实病之天下果不可以无此书则千载之下雄之心犹一日也法言之书所以讲论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义者也玄尚不知虽知法言犹不知也因子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于圣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诸子哉世无皇极之君以大其用又无道德之望以发越其旨则桓谭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岂敢自谓有补于雄哉呜呼天地万物之理未尝不昭然也更圣越贤苟可以互明其理者无所不用其极而天下之人犹未尽頼其用则诸子之譊譊真可谓候虫之自鸣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

勉强行道大有功

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从容乎声色货利之境以泛应乎一日万几之繁而责事之不效亦可谓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惧也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据崇高之势其于声

色货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于一日万几必尽我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从以求尽天下贤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于外求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资之高而勉强于其所当行而已汉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强行道大有功可谓责难于君者矣请试申之昔者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圣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复何求于天地之间而若此其切哉盖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间不容发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所以受形于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则为道失其正则为欲而况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目与物接心与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乐爱恶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则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则惟圣罔念之势也夫道岂有他物哉喜怒哀乐爱恶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尽吾心则勉强之实也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无一民之不安无一物之不养则大有功之验也天佑下民而作之君岂使之自纵其欲哉虽圣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畧杰视前古其天资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乐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礼之漂坠伤六经之散落其意亦非止于求功四裔以快吾心而已固将求功于圣人之典以与三代比隆而为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乐爱恶一失其正则天下之盛举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远矣有功亦止于美观耳尧舜之都俞尧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贤智悉用也汤武之诰誓汤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乱悉除矣此其所以为行道之功也经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为私喜则真伪混淆徒为虚文耳外域之侵侮汉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为私怒则人不聊生徒为世戒耳使武帝知勉强行道以正用之则表章而圣人之道明必非为虚文也诛讨而华夏之势定必不为世戒也其功岂可胜计哉武帝奋其雄材大畧而从容于声色货利之境以泛应乎一日万几之繁而不知警惧焉何往而非患也说者以为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勉强学问正心诚意以从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渊泉而后出之故仲舒欲以渊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胶胶扰扰之心如枘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终弃之诸侯也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齐宣王之好色好货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进而扩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达之于民无怨旷则勉强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于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货人心之所同而达之于民无冻馁则勉强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货必不至于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谁不好勇而独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无虽孟子亦不能以顺而诱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扩充之以至于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无饥而谓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岂不为切于事情梁惠王问利国未为戾于道也移民移粟未为无意于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义为言盖计较利害岂本心之所宜有其极可以至于忘亲后君而无可达于事物之理非好货好色之比而况不忍一牛之心乎圣贤之所谓道非后世之所谓道也为人上者知声色货利之易溺而一日万几之可畏勉强于其所当行则庶几仲舒之意矣夫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

龙川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

（宋）陈亮 撰

○经书发题

书经

昔者圣人以道揆古今之变取其槩于道者百篇而垂万世之训其文理密察本末具举盖有待于后之君子而经生分篇析句之学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议此盖将与诸君共举焉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今载之书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尧而后无歉诸圣人之心是以断诸尧典而无疑繇是言之删书者非圣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诗经

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当先王时天下之人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远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是以既流之情易发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圣人于其间有取焉抑不独先王之泽也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孔子曰兴于诗章句训诂亦足以兴乎愿与诸君求其所以兴者

周礼

周礼一书先王之遗制具在吾夫子盖叹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备于此后有圣人不能加毫末于此矣世儒之论以为治至于周公而术已穷穷则不可以复继周之后必为秦吾夫子盖逆知之而不言也呜呼果其穷也则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凡所以为人道立极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盖至于周公集百圣之大成文理密察累累乎如贯珠井井乎如画碁局曲而当尽而不污无复一毫之间而人道备矣人道备则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变变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盖至此而与天地同流而忧其穷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维持至于八百余年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拥其虚器蕞然立于诸侯之上诸侯皆相顾而莫之或废彼独何畏而未忍哉岂非周公之制有以维持其不忍之心虽颠倒错乱而犹未亡也当是之时周虽自绝于天有能变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术盖未始穷也秦徒见其得天下之难以为周公之制盖非其所便并与夫仅存者而尽弃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尽而秦亦亡矣人道废则其君岂能独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盖以为后之王者必因周而损益焉自是变通至于百世而不穷而岂知其至此极也汉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厌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与因陋

就简存寬大之意而为汉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汉祚灵长絕而复续者几与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习以为常先王不易之制弃而不讲人极之不亡者几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遗书而兴百世之叹反复推究而冀其复见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余此书已非其全而驳乱不经之言盖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考而知也虽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其人存则其政举自周之衰以迄于今盖千五百余年矣天独未厌于斯乎故将与诸君参考同异有以待焉

春秋

圣人之于天下也未尝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诗书礼乐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于春秋其文则鲁史之旧其详则天子诸侯之行事其义则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谓作者犹曰整齐其文云耳世儒遂以为春秋孔子所自作笔则笔削则削虽游夏不能赞一辞于其间言其义圣人之所独得也信斯言也则春秋其孔氏之书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圣人以匹夫而与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当正也不能自逃于王法而能正乎人乱臣贼子其有辞矣夫赏天命罚天讨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赏罚而一毫不得其当是慢天也慢而至于颠倒错乱则天道灭矣灭天道则为自絕于天夫子周之民也伤周之自絕于天而不忍文武之业遂坠于地也取鲁史之旧文因天子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赏不违乎天命罚不违乎天讨犹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或去天称王或宰以名见犹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賤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亾则周不为自絕于天周不为自絕于天则天下犹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乱臣贼子安得不惧乎然则春秋者周天子之书也而夫子何与焉或曰春秋而系之以鲁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诸侯之国之所记载独非天子之事乎而况鲁周之宗国其事可得而详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由作也是以尽事物之情达时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畅之其名是也其实非也则文与而实不与其心然也其事异也则诛其事而达其心微显阐幽谨严寬裕如天之称物平施如阴阳之并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当乎人心者也而谓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书无往而非天学者以人而视春秋而谓有得于圣人之意者非也故将与诸君以天下之公而观之毋以一人之私而观之词达而义畅庶乎可以窥天道之全也

礼记

礼者天则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备具此非圣人之所能为也礼记一书或杂出于汉儒之手今取曲礼若内则少仪诸篇羣而读之其所载不过日用饮食洒扫应对之事要圣人之极致安在然读之使人心惬意满虽欲以意增减而辄不合返观吾一日之间悚然有隱于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后知三百三千之仪无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礼亦去之尽吾之心则动容周旋无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谓繁文末节圣人之所以穷神知化者也夫礼者学之实地也由敬而后可以学礼学礼而后有所

据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准皆敬之不至而吾心之不尽也一毫之不尽则其运用变化之际必有肆而不约者矣由此言之礼者天则也果非圣人之为也

论语

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呜呼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而犹自谓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无本末无内外圣人之言乌有举其一而遗其一者乎举其一而遗其一则是圣人犹与道为二也然则论语之书若之何而读之曰用明于内汲汲于下学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则他日之上达无非今日之下学也于是而读论语之书必知通体而好之矣亮于此书固终身之所愿学也方将与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涂焉

孟子

昔先儒有言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呜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终穷矣先王之时礼达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识其本心亲其亲而亲人之亲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尝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泽竭利害兴而人心动计较作于中思虑营于外其始将计其便安而其终至于争夺诛杀毒流四方而未已孟子生于是时悯天下之至此极谓其流不可胜救惟人心一正则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况其势已穷而将变乎变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时君方以为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难行而人心之难正也故善观孟子之书者当知其主于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说者当知其严义利之辨于毫厘之际尝试与诸君共之

○箴铭赞

上光宗皇帝鉴戒箴

五闰失驭伪主僭窃纲常丝棼宇县瓜裂干戈日寻汤沸火热元元憔悴无所存活艺祖勃兴天为民设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兹版圖尚尔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说独立门外冲冒风雪谋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扬州重进诛殛旋征泽潞李筠就杀复掩湖南保权力屈爰取荆南继冲悚惧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岭南刘鋹面缚驰使江南李煜踟蹰传檄吴越钱俶纳国十余年间忧虑危栗头若蓬葆雨沐风栉东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贡降王在列施袴麻屨缘布衣褐训练六军法度陞级太宗继之干戈夕惕亲征河东督励士卒人百其勇城无全堞下诏寬赦继元乃伏收复漳泉洪进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来寇人心业业决意亲征俯从准策亲御鞍马躬秉黄钺白旄一麾王师奋发我气既盈敌气斯竭稽首请和干戈载戢譬以祸福实賴臣弼于皇仁祖善继善述未几元昊在西复悖谋臣勇将连年讨伐边民既困国亦用乏厥后智高忽尔猖獗南岭东西扰扰数月以时讨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难言之汗浹二帝北巡流离五国沙漠万里风霜冽冽边尘扑面惊弦惨骨国祚若旒谁任其责賴有高宗克绍前烈勿遽渡江心胆欲折皇天降监风涛安帖所至成市暂都于浙颜亮凶焰震撼六合投棓采石意谓无越

幸而倒戈自取夷灭寿皇履位求贤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载终始无缺高宗上仙哀号哽咽四方来观其容惨怛王业艰难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则无涵于酒无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败人之德以宰相为腹心以台谏为耳目以将帅为爪牙以尚书为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奸桢勿谓天高常若对越勿谓民弱实关治忽勿俾祸起于萧墙勿使患生于仓卒勿私赏以格公议勿私刑以亏国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贵无益之物勿妄费生灵之财勿妄兴土木之役勿谓嚙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谓号令之严而莫我逆尽孝乃明主之治论相乃人王之职圣言不可侮人心不可拂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术勿谓和议已成而不虑乎远图勿谓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当效禹王寸阴是惜当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瑶台琼室勿效商纣斲涉剖直如履薄水深虞没溺如馭六马切虞奔轶勿谓微过当絶芽蘖勿谓小患当窒孔穴左右前后当用贤哲王惟戒兹民罔不悦草茅作箴敢告司阙

耘斋铭（为剡中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静动则有迁非物使之人心则然耳目鼻口实动之权圣践而圣贤治而贤槁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鸢鱼天渊敬而无失奉以周旋喜怒哀乐又何恶焉士之于学农之于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去其苗害则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种易捐不计其收惧其不虔不虔不力误我丰年功贵其久业贵其专凡尔君子相与勉旃

力斋铭（为何晦之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于心乃见天则形顾分之与物交役若忘若遗弗觉弗克语女力乎明以内飭恶也则臭善如好色下学之功举用其极此颜子之所以欲罢不能而樊迟所以先难而后获也

妥斋铭

往则俱往来则俱来义苟精矣动静必偕心之广矣亦何惧哉天下虽大吾安厥斋朱晦庵画像赞

体备阳刚之纯气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乐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钓台捺不住写之云台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听上帝之正令

辛稼轩画像赞

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动不知须鬣之既斑庶几胆力之无恐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天地之间挠弗浊澄弗清岂自为将相之种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为天宠也

龙川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一

（宋）陈亮 撰

○策

廷对

朕以凉菲承寿皇付托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遵慈谟蹈明宪者甚切至也临政五年于兹而治不加进泽不加广岂教化之实未着而号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风俗之倡也朕所以劝励其志者不为不勤而偷惰之习犹未尽革狱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选任其官者不为不谨而冤滥之弊或未尽除意者狃于常情则难变玩于虚文则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贤和于朝物和于野俗固美矣然谗说殄行乃以为虑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终贼刑必使加审何也得非薰陶训厉自有旨欤今欲为士者精白承德而趋向一于正为民者迁善远辜而讼诉归于平名宾于实而是非不能文其伪私灭于公而爱恶莫可容其情节俭正直之谊兴行于庶位哀矜审克之惠周浹于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子大夫待问久矣咸造在廷其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风俗清刑罚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条陈之朕将亲览

臣对臣闻人主以厚处其身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为尧舜而昔人谓其以己而观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佑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师礼乐刑政所以董天下而君之也仁义孝悌所以先天下而为之师也二者交修而并用则人心有正而无邪民命有直而无枉治乱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尧舜三代之治所以独出于前古者君道师道无一之或阙也后世之所谓明君贤主于君道容有未尽而师道则遂废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于人心之与民命者乎而其要则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无所一民命无所措而欲论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财出入之数以求尽治乱安危之变是无其地而求种艺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谦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进臣等布衣于廷而赐以圣问曰朕以凉菲承寿皇付托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遵慈谟蹈明宪者甚切至也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而圣问又曰临政五年于兹而治不加进泽不加广岂教化之实未着而号令之意未孚耶臣于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运而不已也臣闻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则曰克俭克勤不自满假而已今时和岁稔边鄙不耸亦几古之所谓小康者陛下犹察其治之不加进泽之不加广而欲求其所谓教化之实号令之意者盖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请为陛下诵君道师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谓教化之实则不可以颊舌而动之矣仁义孝悌以尽人君之所谓师道可也所谓号令之意则不可以权力而驱之矣礼乐刑政以尽人君之所谓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学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风俗者乃五皇极之事也极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则不能以建极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岂一人之私意小智乎无偏无党无反无侧以会天下于有极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厕德行于言语政事文学者天下之长俱得而自进于极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学固由是以

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师以贤得民亦以当得民之二条耳而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而文章政事几于尽废其说既偏而有志之士盖尝患苦之矣十年之间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伪而天下之贤者先废而不用旁观者亦为之发愤以昌言则人心何由而正乎臣愿陛下明师道以临天下仁义孝悌交发而示之尽收天下之人才长短大小各见诸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无一之或废而德行常居其先荡荡乎与天下共由于斯道则圣问所谓士大夫风俗之倡也朕所以劝励其志者不为不勤而偷惰犹未尽革殆将不足忧矣若使以皇极为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阴消天下之贤者则风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尽而执八柄以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强弱异势而随时弛张者人主所以独运陶钧而退藏于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势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凶于国者悉取而执之此岂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适平而已吾夫子为鲁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诸刑其说以为教之不至则未庸以杀而少正卯则七日而诛之盖动摇我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国用中典盖不欲自为轻重耳而二三十年来罪至死者不问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于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为然矣数年以来典刑之官遂以杀为能虽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庙堂或以为公而尽从之使奏讞之典反以济一时之私意而民命何从而全乎臣愿陛下尽君道以幸天下礼乐刑政并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长案碎款尽使上诸刑寺其情之疑轻者驳就宽典至其无可出而后就极刑皆据案以折之不得自为轻重则圣问所谓狱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选任其官者不为不谨而宽滥之弊或未尽除殆将不足忧矣若使以威福在己而欲一日尽去其冤滥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无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犹有准绳也圣问又曰意者狃于常情则难变玩于虚文则弗畏乎臣以为人主以厚处其身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终不可化者乎臣愿陛下明师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谓教化之实号令之意者也臣伏读圣策曰且帝者之世贤和于朝物和于野俗固美矣然谗说殄行乃以为虑臣有以见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尧舜以师道临天下苟可以救之者无所不用其至矣而说之横入于人心者谓之谗说行之高出于人心者谓之殄行人心之危说有以横入之则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则伏矣此所谓震惊而尧舜之所忧也故必有纳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归于道而天下之学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学争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谓谗说殄行者一变而为乡原务以浸润于人心自纳于流俗天下之学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势不屈而自归孔孟盖深畏之以其非复尧舜之时所尝有也愿陛下畏乡原甚于尧舜之畏谗说殄行则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读圣策曰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终贼刑必使加审何也臣有以见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尧舜以君道幸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种民固已乐其有生矣而皋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涂使得优游于契之教伯夷之礼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皋陶之所以入于人心者隐然而不可诬也后世之为天下者刑

一事而已矣寬簡之胜于微密也溫厚之胜于严厉也其功皆可言而皋陶不言之功則既廢矣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賈刑眚灾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几人后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愿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由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厉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复為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厉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旨曰今欲為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歸于正為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于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為哉而聖策又曰名賓于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偽私灭于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于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于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辨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于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后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后殺之其說密于伊尹矣然為人上者何从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于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為是而自以為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无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為公力抵以為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為平薰蕕決无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与如一体也何至存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徬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于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节俭正直之誼兴行于庶位哀矜审克之惠周浹于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于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為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异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实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脉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于其末又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条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而自达于二帝三王之治而后已顧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无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虽曾閔不过而定省之小夺于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为无已也陛下之英断自天不借左右以辞

色而废置予夺之不常则人得而疑之矣陛下之终无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处为无已也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而九五之需于饮食者待时以有为当于此乎需也岂以陛下之圣明而有乐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无疑也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两明相照抚心自矢而不敢以敌体也岂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郁郁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无疑也臣愿圣孝日加于一日英断事踰于一事奋精明于晏安之间起心志于谦抑之际使天下无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终为寿皇继志而述事则古今之宜莫便于此治化之本莫越于此同风俗以正人心清刑罚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验可以为万世无穷之法其本则止于厚处其身而已诗不云乎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而子思亦曰纯亦不已夫以厚处其身岂有穷哉臣昧死谨上愚对

国子

国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讲画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习闻而建官设学之所教诏也夫天下之贤才岂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国中之学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国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语之也集天下之士而会之京师非所以养其重厚质实之意也以天下之学养天下之士为之规矩准绳命有司而宾兴之岂将以销天下豪杰之心哉天下而有豪杰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诏而知国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揜于宾兴之际矣犹将养其望实以待天下之既孚然后举而加诸上位先王之所以处天下之士固已无负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者吾既尊礼其父兄而众庶共见矣其子弟犹吾之子弟也使之共处而教之大司乐与其属以乐而和平其心是成德达材之道也师氏天子之所以长善而救失者则又以中失之事而语国之子弟其于国家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尝而亲历之矣故其适子往往可以继世为卿而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肃之以戒令平居则考其艺能缓急则部以军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无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汉法待其父兄任以为郎也虽重嫡以节其余又岂能禁其异时不举任之哉东汉之置五经师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学以官品而教其子弟盖亦足以加惠于公卿士大夫矣教养之无法而时变之易移终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为盛也东汉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时已如此奈之何其变之不亟哉本朝监学之法虽参以天下之士而于国子加厚矣盖爱礼存羊以有待也吕汲公号为杰然有识之士不知举先王教养国子之法而欲于阶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励之不究其本而齐其末徒以启后来之纷纷也今朝廷之选用固已无间于文武若奏补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学而任使之而教学之法阙然不闻故虽不学而从政者举世安之而不以为异尚乌望其习熟国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国子犹置博士正录则其文之一二犹存也今以场屋一时之弊将使国子若待补者试之别头则其文从此尽废矣况未能复其实而忍弃其文乎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习知国家之本末源流徒为纷纷以乱人听而有意于国之子弟于斯时也而举先王教

养国子之法奚患不行况其一二之遗文岂可以其一时之弊而遂废之哉士大夫之嘱托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穀者尚可覆也何至仓卒变法而类若亾具乎集天下之士而养之京师非良法也人情之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学之加厚于国子犹美意也天理之不可无者独可轻变乎草茅之论不敢以私而害公执事不可以公而自嫌于私也其为今日卒言之

传注

昔者孔子适周而观礼上世帝王之书盖亦无所不覩矣包牺氏神农氏黄帝氏始开天地而建人极其大者固已为百王之所不可废而风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简也故其书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载十三卦圣人是也而易之书则天地古今之变备矣帝王始因时立制可以为万世法程而百王之纲理世变者自是而愈详故裁而为书三代损益之变后世圣人将有考焉而夏商之书杞宋特不足征于是始定周礼又参考周家风俗之盛衰与其列国离合之变删而为诗其于周可谓详矣又取累圣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为乐书而又伤春秋之变遂不可为也齐威晋文之伯首变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经从此废矣圣人之所以通百代之变者一切着之春秋六经作而天人之际其始终可考矣此圣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实知之九师三传齐韩毛郑大戴小戴与夫伏生孔安国之徒其于六经之文穷年累岁不遗余力矣师友相传考订是非不任胸臆矣而圣人作经之大旨则非数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杰特起之士则世之言经者岂能出乎数子之外哉出数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圣言者也彼其说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变也合前后之智也于圣人之大者犹有遗也纳天下之学者于规矩之内吾未见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术之有所止也当汉唐之盛时学者皆重厚质实而不为浮躁儇浅之行彼其源流有自来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为当变而以人心无所底止为可忧故天下之士惟知诵先儒之说以为据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质实之风往往或过于汉唐盛时其后景佑庆历之间欧阳公首变五代卑陋之文奋然有独抱遗经以究终始之意终不敢舍先儒之说而犹惓惓于正义盖其源流未遠也嘉佑以后文日盛而此风少衰矣极而至于熙丰之尚同犹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圣言也圣人作经之大旨非豪杰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际则注疏亦详矣何所见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论乎无恠乎人心之日偷而风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尝立法也而天下之学者知以注疏为重则人心之向背顾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于未熟与取之于既熟相去旬日之间而其味遠矣将以厚天下学者之心术而先启其纷纷则又执事之所当虑也可与乐成难与圖始此岂忠厚者之论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江河淮汴

自鸿荒以至于尧天下之水未有所归也故洪水之患特甚尧独有忧之当是时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过于鯀者也四岳举之尧不敢以其方命圯族而置之昔者三载尝考绩矣其导一水筑一渠盖亦未尝不得其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观天下之

大势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趋故虽有一水一渠之功而三载之间会众流以课之则终于无成而已故曰鯀湮洪水汨陈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观天下之大势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趋水之大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归而河亦安流而入于海其导河之功力为不少矣大要行其所无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为患自齐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强其国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于滎泽之下尝引河流以注东南而通淮泗盖其支脉犹未盛也自秦决浚仪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汉承齐秦之后而受河之患为尤剧盖必有禹之遗智而后可以治当时之水然其议臣之讲求若东流北流之说贾生韩生之论虽或足以为一时之便利揆之古义是皆汨陈其五行者也乌足以动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间河流既塞始筑汴渠而又修浚仪渠焉其后隋大业中大开通济之渠而河汴达于淮泗者始安流而无碍是以东南转输相继而上本朝都陈留而宿重兵以为固其资东南之粟者不知其几千万石故置发运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为不细矣故本朝受河之患无以异于汉而受汴渠之利则自汉以来未之有也岂水无常势而亦因时以为利害乎今汴渠已塞矣异时版圖之复其言河者岂可复以往事谕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观天下之大势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趋则必有以处之矣

量度权衡

昔伏羲氏始画八卦因象以明理虽天地之正数而未尝以语人也制器者尚其象而岂数之云乎象一示而数存乎其间矣当是时风气未开人物尚朴观象之妙盖不必推数而后知也故言数者归之律历之学而更阅羣圣皆以观象为穷天地之蕴虽孔子既知之矣而不以为常言也汉至建元元狩之间而数家之学始盛其说以为数始于一成于三三而积之得八十一而黄钟之律生焉度起于黄钟之长者也量起于黄钟之龠者也权起于黄钟之重者也演而为历推而尚象合而为春秋三统四时列而为皇极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为大衍之数道数之宗也而道据其一所以别道于数也数固四者之宗也而列而为五所以偶数于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则天下之数何能生生而不穷天下之器何能分别而为用言数而不知道者真星官历翁之学耳寸极于九以为黄钟之管三微成着以别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状付为十八以极权之数是皆数也而有理焉数可演而理亦可阐也洛下閎诸人推其数扬子云独因其数而阐其理颜师古之释释其数耳不明其理而释其数庸詎知其数之果不悖乎学者当于太玄而求之先儒以为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数阴无一阳无十阴缩阳赢或乘或除以尽数之变故参天两地而倚数是正之数而所以尽其变也律生而为度量权衡制器以尽天下之变是岂可以常法而论其相生相成之义乎姑以谢明问而已

铨选资格

有察举而后有铨选有铨选而后有资格天下之变日趋于下而天下之法日趋于详也方汉魏之察举也岂以铨选为可行哉察举之不免于私则亦严其课试之法而已矣课试之有法而其变未已由是而加详焉则铨选之归于吏部固其势之所必至也及

隋唐之铨选也岂以资格为可用哉铨选之不免于弊则亦谨其注授之时而已矣注授之有时而其变未已由是而加详焉则铨曹之有资格亦其势之所必至也然铨选既行而人往往以察举为无用之虚名今人寢不如古故铨选犹不堪其弊而欲慕无用之虚名以求合于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导之使为私耳向也为汉魏之良法而今为虚名铨选有定制则其说岂易入乎然魏元同沈既济之徒思救铨选之弊则惓惓于郡县之察举奏疏论之以幸一旦之可复天下方病铨选之不定而将趋于资格亦何有于察举哉论虽不行而识者高之盖天下之变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资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铨选为难守之弊法今人寢不如古故资格不能以尽防而欲举难守之弊法以渐复前代而谓古道之有望是开之使无法耳向也为隋唐之盛典而今为弊法资格有定守则其说岂易入乎然庆历间范富诸公思救磨勘荐举之弊欲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惰天下方病资格之未详而将趋于成例亦何有于铨选哉事虽随废而论者惜之亦以天下之变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则铨曹资格之弊自庆历以来固已患之矣其后熙宁间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幸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循名责实固已光乎祖宗而元佑诸臣之所不敢轻动也然而资格尚仍祖宗之旧而加详焉及夫循名责实之意既衰而资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讲画议臣之所论奏往往因弊变法而未必尽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详而弊愈极积而至于今日而铨曹资格之法其弊不可胜言矣此所以上勤圣天子宵旰之虑而执事亦将进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尽而法之不可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以名誉取人人或以虚诞应之而荐举直以文移为据耳天下宁困于荐举而终以为名誉之风不可长者所恃在法也以绩效取人人或以浮伪应之而年劳直以日月为功耳天下宁困于年劳而终以为绩效之实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为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虽尧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将一意而求之于法则今日之法亦详矣圣上循名责实常以清光照临羣下留意民事尤以郡县为重而其弊犹若此则人情果不易尽而法果不足恃矣方庆历嘉佑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及熙宁元丰之际则又以变法为患虽如两苏兄弟之习于论事亦不过勇果于嘉佑之制策而持重于熙宁之奏议转手之间而两论立焉虽自以为善事两朝将使其君何所执以为据依哉独张安道始终以艺祖旧事为言不以两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讲求其立法之初意则必因时而知所处矣艺祖承五代藩镇之祸能使之拱手以趋约束故列郡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兵各归于郡而士自一命以上虽郡县管库之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恃资格以为重也当是时宰相得以进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书判为试则犹仍铨选之旧也取人犹采名望而荐举任用磨勘迁转犹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势在我而已故朝廷尊严大臣镇重而天下之士不以进取为能不以利口为贤歷三朝而士之善论时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岂不盛哉今吏部之资格日繁而铨选之为虚文久矣庙堂方以资格从事下人轻上爵小臣与大计则其循循苟求浮伪偷惰之风不

当尚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辄论时政顾方居今而思艺祖当资格之时而谓铨选之可复亦徒以谢明问而已

四弊

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敛法旅师颁兴积廩人数邦用合方通财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职甚微所宜曲为之防而周家则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举其职展布四体通其有无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而乐其生夫是以为至治之极而非徒恃法以为防也后世官与民不复相知农与商不复相资以为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为难治民常以官为厉已农商盼盼相视以虞其龙断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为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论其利害日以详然终无补于事者上下不复相恤也嗟夫此其来岂一日之积哉郡县困匮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无筭义仓支移之不时利和余之赢取力胜之利法禁非不严议论非不切而郡县恬若不闻而行之若当然者天下之官岂无一人有志于民哉圣天子宵旰仄席忧勤于上夫亦何忍为此而郡县之用赖此仅足枝梧夫使官兵一切不论而独存大信于斯民自大贤犹或难之而况其官民农商盼盼相视之时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县略就从容而后示以官民相恤之义不待夫事为之法而犹可济也不然则上有其意下无其实回环四顾网如凝脂终于相蒙而又何尤焉虽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详于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时变之不究其说虽若可听其事虽若可行原始要终而卒归于无用譬如支撑敝屋而不救于一日之摧不独于四者之弊为然也财利之本原法制之根柢增损盈虚之变先后参酌之宜讲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财日以裕郡县之用日以足则区区四弊一郡官之责耳何足以烦议臣之讲论推究与夫朝廷之文书约束而明问复以下询哉张文定公以为祥符以来万事隳弛务为姑息渐失祖宗之旧取士任子磨勘迁补之法既坏而任将养兵皆非旧律国用既窘而政出一切大商奸民乘时射利而茶盐香矾之法乱矣其后神宗皇帝独留意于租赋之入郡县之藏而常平义仓之法尤为详备元符以后支移借用不复旧典而神宗之法又坏矣渡江以来于财计之远者大者犹有遗恨士大夫置而不察而独四弊之足言乎方将从执事问其本末而未暇也

变文法

古人重变法而变文尤非变法所当先也天下之士岂不欲自为文哉举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则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为然也然不然之言交发并至而论者始纷纷矣纷纷之论既兴则一人之力决不能以胜众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变法而尤重于变文也然则文之弊终不可变乎均是变也审所先后而已矣夫文弊之极自古岂有踰于五代之际哉卑陋萎弱其可厌极矣艺祖一兴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气而科举之文一切听其所自为有司以一时尺度律而取之未尝变其格也其后柳仲

涂以当世大儒从事古学卒不能麾天下以从己及杨大年刘子仪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则天下靡然从之谓之昆体穆修张景奭以古文相高而不为骈丽之语则亦不过与苏子美兄弟唱和于寂寞之滨而已故天圣间朝廷盖知厌之而天下之士亦终未能从也其后欧阳公与尹师鲁之徒古学既盛祖宗之涵养天下至是盖七八十年矣故庆历间天子慨然下诏书风厉学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变以称上意于是胡翼之孙复石介以经术来居太学而李泰伯梅尧臣辈又以文墨议论游泳于其中而士始得师矣当是时学校未有课试之法也士之来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学之盛盖极于此矣乘士气方奋之际虽取三代两汉之文立为科举取士之格奚患其不从此则变文之时也艺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当时诸公变其体而不不变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经术学校课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间而行其说于熙宁也经术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学字说何为者哉学校课试之法非不善而月书季考何为者哉当是时士之通于经术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尽出于法也及司马温公起相元佑尽复祖宗之故而不能参以熙宁经术造士之意取其学校课试之大畧徒取快于一时而已则夫士之工于词章者皆祖宗涵养之余而非必尽出于法也绍圣元符以后号为绍述熙丰亦非复其旧矣士皆肤浅于经而烂熟于文其间可胜道哉中兴以来参以诗赋经术以涵养天下之士气又立太学以耸动四方之观听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于经理者明于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奋盖亦可谓盛矣然心志既舒则易以纵弛议论无择则易以浮浅凡其弊有如此问所云者固其势之所必至也议者思所以变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则艺祖之所难而嘉佑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课试之文四方场屋之所系此岂可以一朝而变乎然学校之士于经则敢为异说而不疑于文则肆为浮论而不顾其源渐不可长此则长貳之责而主文衡者当示以好恶而不在法也昔庆历有胡翼之学法熙宁有王文公学法元佑有程正叔学法今当请诸朝廷参取而用之不專于月书季考以作成大学之士以为四方之表仪则祖宗之旧可以渐复岂必遽变其文格以惊动之哉古人重变法而尤重于变文则必有深意矣不识执事以为如何

制举

设科以取士而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决科之士满天下岂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独制举得以擅其名者岂古之贤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临王公士民之上其于天下之故常惧其有阙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于郡县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犹惧其有懷之不尽也故设为制举以诏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极言当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何以自异于等夷则亦将尽吐其蘊凡天下之所以不敢言者一切为君言之以副其非常之知焉然后人主可以尽闻其所不闻恐惧修省以无负天下之望则古之贤君为是设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谓切矣岂徒为是区别而已哉五季之际天下乏才甚矣艺祖一兴而设制科以待来者至使草泽得以自举而不中第者犹命之以官以艺祖之规

模恢廓固非饰法度以事美观诚得夫古今来设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胜其汲汲也虽当时才智之士其所见不能有补于圣明歷太宗真宗而涵养天下之日既久及天圣间仁宗再复制科而富韩公首应焉其后异人辈出仁宗既用以自辅而其余者犹为三代子孙之用及熙宁之初孔文仲吕陶犹能极论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气虽制科卒以此罢艺祖之规模宏廓其所庇赖后人多矣而仁宗实当其盛时也元佑既复之而绍圣以后又罢之及上皇中兴首设制举以行艺祖之志而士病于记问莫有应者肆我主上切于求言而畧其记问士始奋然以应上之求其于国家之大畧当世之大计人所不敢言而上之虚伫以待者固将无所不闻矣而执事方以董仲舒刘蕡所对之缓急而论者皆有遗憾发于问目岂将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难也久矣要之以其君为心则其言之缓急无不当于时也汉武帝英明愿治之主也负其雄才大畧欲挹还三代之盛而汉家制度之变亦其时矣仲舒以为汉杂伯道以维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教化犹未纯也劝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际岂可任意而为之哉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故缓其言使武帝舒徐容与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当先者岂敢以一毫奋厉之气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言虽缓而实切于时者以武帝为心也夫岂计其合不合哉异时固已甘心于胶西矣唐文宗恭俭少决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后欲有所为而辄复畏缩而北司之患至是盖亦极矣蕡以为肃宗代宗德宗失柄于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劝帝声其罪而讨之而断决之际岂可以阴谋而自陷于不直哉社稷之大计非小故故蕡急其言使文宗奋厉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岂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蕡之言虽急而实审于时者以文宗为心也夫岂计其第不第哉彼其见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见也论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蕡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当世之务亦多矣必其以君为心然后其言之缓急当于时言之缓急当于时而后不负于国家非常之求哉

子房贾生孔明魏征何以学异端

异端之学何所从起乎起于上古之阔略而成于春秋战国之君子伤周制之过详忧世变之难揅各以己见而求圣人之道得其一说附之古而崛起于今者也老庄为黄帝之道许行为神农之言墨氏祖于禹而申韩又祖于道德其初岂自以为异端之学哉原始要终而卒背于圣人之道故名曰异端而不可学也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天资既高目力自异得一书而读之其脱颖独见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颖脱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见于设施如兔之脱如鹞之击成天下之骏功而莫能御之者此岂有得于异端之学哉其说有以触我之机耳使圣人之道未散而六经之学尚明极其天资目力之所至伏而读其书以与一世共之当掩后世之名臣而夺之气而与三代之贤比隆矣子房孔明盖庶几乎此者也贾生不得自尽于汉而魏征有以自见于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为高帝谋臣从容一发动中机会而尝超然于事物之外此岂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于危世不求闻达三顾后起而惓惓汉事每以天人

之际为难知管乐功利之学盖未能造此室也天资之高目力之异卓然有会于胸中必有因而发耳贾生于汉道初成之际经营讲画不遗余虑推而达之于仁义礼乐无所不可申韩之书直发其经世之志耳魏征于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时从容议论有过必救有善必达虽礼乐之未暇而治体盖亦略尽纵横之学直发其遇合之机耳豪杰之士天资之高目力之异未可以一书而律之也嗟夫使圣人之道未散六经之学尚明而皆得以驰骋于孔氏之门由赐游夏不足进也昔者圣人歴观上古之书商周之典礼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叹其前定不足为法而伤其后之不可复知所以塞异端之原而使其流之无以复开也而春秋战国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说以驰骛于世则孔子之虑诚遠矣然而诗书执礼乃孔子之所雅言日与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与焉何以发豪杰不羣之志哉子路以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则深排而力斥之以为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杰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乃上许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许颜子以四代之礼乐是殆其它未有以当孔氏之心耳贾生魏征可也吾是以三叹于子房孔明焉

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独名于汉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圣贤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数乎夫是以知天人之难合也盖至于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礼乐之志而时君方骛于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叹鳳鸟之不至周公之不复梦见而定理之不应定数之不验孟子所以复叹其未有疏于此时而伤其数之过知天下息肩之日尚遠而圣贤相遭之期犹未也时日愈疏世变愈下使其相遭则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当方来之数而无复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叹盖叹此也自汉而言之则萧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盖可谓汉家遇合之盛矣自唐而言之则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谓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时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苏生民治谋方来而光映前古其所谋谟成就后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于三代岂其期运不接源流不继而天人之际至难合欤何治道之遂踈阔也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乱极矣斯民不知有生之为乐而急于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独知之三章之约以与天下更始禁网踈阔使当时之人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虽礼文多阙而德在生民矣曹参以清浄而继画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无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时行故事丙吉之不务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不负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旧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无望于纪纲制度之举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独知之兴仆植僵以六典正官以进士取人以租庸调任民以府卫立兵虽礼乐未讲而天下之废略举矣房杜谋断相先而卒与共济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无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断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开元之治亦不负君臣之遇合矣自汉唐以来虽圣人不作而豪杰接踵于世有如贾生之通达国体董生之渊源一道欲扬其君于三代之际其君亦既知之而卒于不遇而第五伦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见于东汉而无复君

臣遇合之盛亦可为汉家天时人事之难矣有如陆贄之谏论仁义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为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尝用之而终于不尽而杜黄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见于世而无复君臣遇合之盛亦可为唐家天时人事之难矣夫君臣之相遭盖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际也此岂可常之事哉盍于易泰否之象而玩之乎

龙川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二

（宋）陈亮 撰

○三国纪年

序

自书契之兴代有注记后圣有作而言动之记分矣自当时之诸侯国各有史一言一动罔不毕载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动天下之几也诸侯之言动一国之几也合诸侯之言动亦足以观天下之变焉有源有流不可遗也昔者孔子适周观礼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详已着其变之大者易所载十三卦圣人是也至于书断自唐虞定其深切着明者为百篇盖尝欲备三代损益之礼以待后圣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礼无复存者故孔子屡叹之周封二王之后使各修先王之礼物庶几后世有考焉夫岂知其至此极哉于是始定周礼又删取周家之诗以具其兴亡而列国之风化系焉然后古诗之存者无所复用矣初周室东迁而霸道兴当孔子时天下邦君犹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东周之志焉鲁周之宗国也孔子尝三得其几矣鲁用天子之礼乐非周公之心也盖孔子欲举而还周而不克三都之不利于鲁久矣大夫僭则家臣窃故乐与三家共隳之孟氏之不隳非孔子之忧也孔子之不用奈何其终哉陈恒弑其君告诸天子以及方伯而讨之可以震动天下矣鲁君不之听孔子伤其变之为也举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几之衡石世变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于是取则焉汉兴九十余载司马迁世为史官定论述之体为司马氏史记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迁始矣故自麟经以来上下千五六百年其变何可胜道散诸天地之间学者自为纷纷矣夫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文足以发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乱兴衰之迹使来者有稽焉愈于无史矣岂可谓史法具于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汉事之心庸可没乎魏氏之代汉也得其几而不以其道变之大者也孙氏倔强江左自为一时之雄于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陈寿之志何取焉汉实有纪其体如传条章不为书也诏疏不为志也志曰汉略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实代汉吾以法书其诏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吴与汉同彼是不嫌同体也志曰吴略着其自立也合汉魏吴而附之天下不可无正也魏终不足以正天下于是为三国纪年终焉呜呼汉之有魏魏之有晋晋之有刘石读吾书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守令 名将 猛将 高士 列女

汉昭烈皇帝

陈子曰诸葛亮言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跎曹丕称帝其君臣反复于天意人事之际亦可悲哉方汉帝以山阳公宾于魏或曰崩昭烈抚膺大痛始议举大号尚书令刘巴主簿雅茂皆以为示天下不广前部司马费诗争之尤切其略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已入关犹逡巡不敢当况今殿下未出门庭耶昭烈以为非是左迁诗部永昌从事

汉后主

陈子曰以后主之庸而处阴疑于阳之际泰然安之而不疑虽诸葛亮之足任要岂后世之所谓庸主哉亮死汉事不可为矣蒋琬费祎亦相继殁谢汉氏之区区遗文犹不使之自托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诸葛亮

陈子曰初汉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后有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往往以宦者为之成帝时始更用士人中兴虽置三公而台阁实专国命矣昭烈在蜀以国政归丞相其侍中中书令尚书令有所谓仆射黄门侍郎者更为辅导天子之官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整纲纪明白洞达民用其情方连岁出征而平世之文未遑具举是以条章多阙非独注记之失也论者称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死生成败要何足论王者之不作天犹以为未疏哉

龐统法正

陈子曰天下方乱刘表以同姓坐阼非望如惓惓汉事者取以驻足何名非义而况于刘璋乎当此时曹氏代汉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资也武王代商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统正策士也发扬蹈厉之志非太公孰当之哉

关羽

陈子曰余论次羽事至于禁等七军之没未尝不痛恨于吕蒙也当是时羽威震华夏许下之民负檐而立使羽舍樊襄阳乘锐兵径进虽以曹公之雄岂能禁方张之势哉兵挫坚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诸葛亮不可出蜀龐统法正之死天真无意于汉哉

魏武帝

陈子曰东汉之衰贤人君子相继就戮桓灵于是乎不君矣魏武犹藉汉以令天下岂高光遗泽犹有存者耶法令不必尽酌之古要以必行盖当时苦于无政久矣汉虽终禅而剪除异己不亦劳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参之是时非过论也

魏文帝

陈子曰世以文帝论汉孝文为过贾谊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读其论至于欲使当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未尝不为之三复也于是时吴蜀争帝中国庶几乎

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谥曰文也

魏明帝

陈子曰帝生数岁武帝甚异之曰我基于尔三世矣好学多识特留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尝接识朝士即位之数日独与侍中刘晔终日款语晔出语人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侔才具微不及耳其东西征伐大营宫室之意壮矣要亦何尝拒高堂生诸人之谏哉

齐王 高贵乡公 常道乡公 陈留王

陈子曰余论次魏之本纪睹其维持王室之计矣曹爽顾足以当斯时乎王凌以齐王受制于司马懿欲更立长君其子广独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曹爽以骄奢失民何晏虚华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事不下接民习于旧而莫之从故虽势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植胜己修先朝之政令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柄未易亾也魏于是不可为矣

荀彧

陈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使充此数百千年盗贼之谋死固有轻于鸿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齐威之心暴白于葵丘之会頼限于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岂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无伯也余论次文若事具有本末盖明于天下之大势而通古今之变者也世徒以智计归之岂其然哉岂其然哉

荀攸

陈子曰攸隠于智者也可以为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祸汉魏之际岂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导之而卒不能正也攸于是以智隠矣

贾诩程昱郭嘉董昭

陈子曰汉室再乱于贾诩终于董昭至于左右前后以成魏之霸业者昱嘉之谋为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诩察孝廉为郎以病免还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数十人皆已就执诩曰我段公外孙也我死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我氐尽杀余人而释诩时太尉段颎威震西土而诩非其外孙也诩之智大抵如此）

鍾繇华歆王朗

陈子曰当曹公之末年天下无复为异者矣及文帝山阳之际虽朗等皆以为魏真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无愧色不然身为一时儒宗岂其无耻至此乎然则吴之自立其亦差强人意也哉

陈登田畴

陈子曰登非自屈于曹公者其心直以为为汉耳畴卒以志义自免使登及畴时又将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资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计岂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陈子曰天下之厌乱久矣故曹公之兴士无巨细咸起而附之使其听天命之所归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顾不多哉

袁涣

陈子曰此皆汉末守志行义之儒也而尽为曹公用彼其心岂有所利哉始涣尝慨然叹曰汉室凌迟乱无日矣苟天下扰扰逃将安之若天未丧道民以义存惟强而有礼可以庇身乎凡诸儒之所以自处者审矣而曹公亦可谓盛哉

刘暄蒋济刘放孙资

陈子曰以陈平之智高祖犹忧其详于避就而缓急不知所仗也放资遂以社稷输人尚何疑乎济徒知専任之非而不知后日之至此及当其祸卒亦不能有所为也睥于其间最号为智而竟以智穷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季丰张缉

陈子曰夏侯太初处死生祸福之际而不动名不虚得也而遇非其时矣二子之死义乃与太初同命尚何憾乎

王凌令狐愚毌丘俭诸葛诞

陈子曰司马氏之祸举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独以义死岂惟魏之纯臣哉至其发不待事奋不及机逡巡就围以冀天下之有变此所以有忠愤而无远略明于义而不知其变者也而王广亦与此祸何其悲哉

嵇康阮籍

陈子曰司马氏非有大功于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窃其机耳籍康以英特之资心事荦荦宜其所甚耻也而羽翼已成虽孔孟能动之乎死生避就之际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

陈子曰以余论次司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饱食以嬉不知堂厦之为适负戴而疲劳望婆娑之木而憩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将安所底止乎余为之掩涕而魏书终焉

吴武烈皇帝 长沙桓王

陈子曰武烈自奋于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愤何乃进退俯仰于袁术之手汉末愚儒守文之弊盖成风矣亦所以启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诸葛亮称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羣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然自古英豪非履险知难往往不能济要之成败祸福亦相生于无穷哉

吴大皇帝

陈子曰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书称说天命魏武笑曰是儿欲顿吾炉火上耶然自是与之通矣文帝乐其称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荆州而植功于魏有事秭归而无后忧及吴蜀之势俨然矣于是通好而绝魏大皇之称号也汉卫尉陈震实来大

皇与震歃血坛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蜀吴兖冀并梁属之汉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会稽王景皇帝归命侯

陈子曰大皇之立国岂有中国之志哉君臣上下画江之虑精矣其流风遗泽固足以后亾也虽微归命侯之虐宁能更张乎是以君子从其自立以着其兴废焉

张昭周瑜

陈子曰昔吴起与田文论功至主少国疑大臣未亲百姓未附之际吴起屈焉桓王属大皇于张昭更以周瑜遗之后瑜驰驱于颠危之际昭遂废不用何哉江东虽定而国轻矣余论次其行事使善观国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陈琳 王粲 徐干 阮瑀 应玠 刘楨

汉兴文章浑厚典雅最为近古武昭以后衰矣独刘向扬雄为能自拔也中兴班张崔蔡相望于百七八十年之间宁独其气格之非是然其词意终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风概似矣又争效其长于曹公父子天固将以文其业耶及汉魏之际非复数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于此哉

邓禹耿弇（附錄）

初刘伯升死光武于汉事惓惓也持节北渡河邓禹首建大策遂参密议连兵西征关河响动当此之时其威畧至无前也赤眉延岑独足婴其锋哉帝勅使进兵连輒败禹念專任之不称以疲卒徼战不已帝赐诏曰赤眉无穀自当来东吾折棰笞之非诸将忧也冯异趣往代之禹自来归絶口不道兵事王郎之乱及更始有诏罢兵微耿弇不决帝独儿蓄之耳及平齐无一不如其言意始壮之而从诸将驱驰常出其后天下既定帝方偃武修文胶东高密并敦儒学弇故一将也于是自高帝以来光武最为善保功臣者

诸葛亮（附錄）

曹操以汉天子之令征伐四出为汉功臣孙权秉义称藩当是时心虽不可量曹逆节未暴于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势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则可圖及吴诈取关羽秭归又以败孔明甚恨恨也丕既已易姓玄德中道而殒属大事于孔明而及其子焉孔明惧奉先帝遗诏不谨义不敢即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末年渭滨之师其规为志意遠矣惓惓汉事之心对越天地鼎足之计非孔明本指也年踰五十而死岂非天哉初孔明之游学也颍川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务精熟孔明独观其大畧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马德操兄事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独拜龐公床下龐公不为止孔明为丞相时许靖为太傅靖在中州有英伟称兄事颍川陈纪与陈郡袁涣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善于是靖老矣爱乐人物风流藹然孔明亲为之拜玄德尝为孔明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甚悉其君臣之间始终可考者如此

曹植（附錄）

曹操取天下于羣盜之手可以为能矣要何尝不藉汉以为名也得间遂取之是犹

谓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况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于其间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于事何所堪立嫡以长所从来旧矣乃足烦经营耶大业既已济困顿废辱盖亦安之而不悔然犹惓惓累疏求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谓其兄关弓射之则涕泣而道之者邪三代衰孔子之学又泯没而无传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盖孔子之谓仁者也

吕东莱答书

某还舍近半月适此酷暑疲顿犹未甚苏此月二十五日刘国华莒须往泉溪会之因留明招数日闻月交乃为入城之行若路过内白幸遣一介至明招问某所止庶不参差也三国纪年序引及诸赞累日已详看用意高深处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纲体制犹有未晓处序云汉曰畧魏曰书吴曰畧又云魏终不足以正天下于是为三国纪年终焉不知汉略与纪年是一书为复是两书观三国诸君赞却似迂固史法每君为纪而系赞于后者而三国纪年冠以甲子而并列汉魏吴则又似合三国为一者所谓汉昭烈魏武以下诸赞必不可系于此既并列三国之年必是通书三国事今每君为赞必知不系于此后不知系于何处岂三国纪年之外复叙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赞耶此皆未晓之大者也汉昭烈赞论其君臣反复于天意人事之际所谓妙体本心但费诗之议却似不达时变汉统既绝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时比也后主盖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诸葛公工夫耳武侯赞论以国政归丞相甚善但谓汉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皆宦者为之考之汉书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作天犹以为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长但不若后主赞所谓天命果可畏辞严而义正也魏武赞述来歴甚当但其末舜禹之事两语未晓魏文帝两赞深味词意予夺甚有味但文帝赞意颇晦又文帝三驾伐吴谓中国庶几息肩亦未协吴武烈赞论汉末守文之弊及启桓王之翱翔甚妙下三赞亦然鄙意窃谓吴四赞尤能尽其规摹之所止殆无遗憾也龔统赞论兼弱之意甚正关羽赞亦稳但来教谓司马子长虽高不欲学而诸赞命意及笔势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并望见教朱元晦工夫亦谓大概如此耳吴益恭昨日得桂阳书云见今摄郡却不云摄何郡也某近日思得著书大是难事方将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虽高明之资与驽钝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须待经历之久岁月之晚然后下笔今及此暇时序次衰集固亦无害然亦不可不思有余不敢尽之语也人回畧此上布余悉俟续禀

龙川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三

（宋）陈亮 撰

○史传序

高士传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时者习有常业仕有定时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

真养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渐使然也即不类不齿诗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当此之时士亦乌知其为高哉周泽既衰异端并起所以贼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艰矣然颜闵之徒终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娱视天下之乐举无以易此者或曰贫则无用无用则无累无累则乐余以为二子者岂诚有乐于贫贱哉由其道虽富贵可也彼其所乐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贫贱者人之所恶二子何好焉而富贵又何累故曰穷亦乐通亦乐又曰无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岂有徇于外亦岂必后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于颓波靡俗之中可以为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于王公而王公亦荣于见齿则夫苟一时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颜闵以来若四皓严光黄宪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时不言而人化之虽不遇犹玉之在山其光辉已不可掩迫之而小应已与夫汲汲然愿为之者异矣令其遇时行道以正风俗岂不犹反手哉余历观诸史见若此者窃有慕焉而恨当时之自阂于山林者史不得而尽载也幸其犹或载也总而为高士传以备日覽谚曰非尔之高我之下也将与学者尽心焉

忠臣传序

余读书至武庚之事何尝不为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节为臣而洗君之耻父讎而子复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为不顾而为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计而不为人乌知吾心生犹愧耳况卒不免于死则将借口谓何哉夫武王之伐纣也以至仁顺天命以大义拯斯民然君父不以无道贬尊则武庚视太白之旗必有不忍于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犹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没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间疑间方兴故将挟管蔡之隙以起义成败之不问姑明吾心奋而为之是以殒首而不顾余以为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于成败故无褒而孔氏又讳而不道然则武庚之死越二千载目未之瞑也虽然武庚受之嫡嗣处义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计于后世也若翟义王陵毋丘俭诸葛诞之徒非清议之所必责俛首相随属未过也而数子者忠胆愤发视其国之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权其力趣起扶之意虽不就此其心可诬也哉作史者谓宜大书以示劝乃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讥甚遂传之叛臣语曰盖棺论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贯高有言人情岂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论死顾岂以王易吾亲哉然则数子之心壮矣乃其冤有甚于武庚者余悲之故列为忠臣传传信千古以兴颓俗圣人惩劝之法也

义士传序

昔三代之王也贤圣之君商为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虽暴如纣而民未厌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岂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乱而卒废之虽违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余民睠念先王之旧泽执义以自守虽谆复喻之器乎其不肯顺从也而周家卒以不敢刑罚驱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旧政以渐服其心歷三世而后帖然从周推此之时稚者已壮壮者已老老者已死耆旧强壮之民卒不肯从而从之者皆生长于周之民也

可不谓义乎然犹见称顽民则周人之言也于商义矣夫伯夷叔齐孔子以为义而许之而商民之事亦详见于书夷齐是则商民不非矣夫夷齐非以一死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义虽有圣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顺从为足以拒周顾先王之德泽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义者立人之大节而爱生惮死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诚知所处矣由商而降惟东汉之治惇节义尚廉退有商之遗风故其亾也义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为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伦皆非有所激而兴故特行其志而从之者不众也然使夫人气沮而胆褫则其功效岂少哉嗟夫商遠矣其名之姓氏不得详也故序存之而传夷齐以为义士首于东汉之士加详焉其它时起者附之庶乎有闻风而兴者岂徒补观覽而已哉

谋臣传序

昔尧舜之际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国以谋战国以力治乱之不同所从来异矣由汉迄今有国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与仁义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于排难解纷则岂可不以谋而力为用哉此权智之士所以为可贵也虽然权智可贵矣行之以谲则事以办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继也故君子行权于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劳而事迎解功已成而无后患盖五常之用智为难仁义礼信过则近厚过于智贼矣故凡列国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齿于编民者也此不足论论汉以来智而不贼者然亦无几故身名俱全惟张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难解纷故不得而举少之虽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马之笔则片谋寸长声迹焜灼史笔中絕虽有奇谋至计类郁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将章列其行事以备谋国者之覽乃取太史迁之所尝载者若张陈之徒标于卷首其它删次论列惟意之从合而曰谋臣传其奇可资以集事其贼可以戒不为无取云耳

辩士传序

古者兵兴使在其间夫使也者所以通两国之情释仇而约易憾而欢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为得已也使而不失辞两国之民实賴之顾亦何恶哉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对虽多亦奚以为盖曲尽人情者莫如诗达乎诗而使则道之以义开之以理广譬而约喻用能曲尽人情事无有不集者矣然则古者之使本乎曲尽人情纷拏之辩不贵也及至列国之际强弱之相形众寡之相倾一时鲜廉寡耻之徒往来乎其间摇吻鼓舌刼之以势诱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趋之以其所甚欲捭阖而钳制之以苟一时以成事者此无异于白昼而攫者也盖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于仪秦当是时也相帅成风其习已胶而不可解世之所谓有道之士若孟荀庄周其立言论事犹时有辩士之风要其归以正是以无讥焉汉兴酈陆侯随辈皆以辩闻然嗜利无耻不问道理之习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肤使诚为有间至其辨析利害切见事情彼乌可废哉由数子以降士之肆伟辩以济人之事者不可胜数厥迹之着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为辩士传又为叙古今使者之所以异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即位之初敌再犯邊君忧臣劳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于是四十載矣虽其中間嘗息于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为之患犹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乎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繇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抚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飢寒迫于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于庸人謂強敌可剿也信口而言惟意之为礼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惧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于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表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无所不用職也而困于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虽商周之于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忧無人焉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朞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于生者見其骨犹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与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于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兴遗传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噓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詠諧縱謔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后三年此間非吾土子姑識之火龙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后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敌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敌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敌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敌帥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虽不用犹足以攻敌人之心者类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侨居陽羨故將岳飞嘗隶丞相軍中次張

识其人于行伍言之丞相给帖补军校后为统制遇大驾巡永嘉与诸将彷徨江上莫知攸适又乏粮将谋抄掠次张闻而竟往说飞移军阳羨州给之食飞得无他而州境頼焉人有言次张生平于赵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复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张度时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参政周公葵屡为余言其人且曰我尝荐之朝廷诸公皆诘我子端人正士胡为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侪平居谈王道说诗书一日得用从容庙朝执持纪纲可也至于排难解纷仓卒万变此等殆不可少吾侪既不能辨而恶他人之能办是诬天下以无士而期国家之必不成也是乌可哉余尝大周公之言异二生之为人而惜其屈尝欲传其事而不能详因叹曰世之豪伟倜傥之士沉没于困穷不能自奋以为世用欲用而卒沮于疑忌如二生者宁有限哉然自古乱离战争之际往往奇才辈出崭然自赴功名之会如建炎绍兴之间诚亦不少虽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终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记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异闻为中兴遗传然犹恨闻见单寡欲从先生故老详求其事故先为之纂例而以渐足之其一日大臣若李纲宗泽吕頤浩赵鼎张浚其二曰大将若种师道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玠其三曰死节若李若水刘韜孙傅霍安国杨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师中王禀张叔夜何■〈〈卤，欠代义〉上木下〉刘靖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陈则程昌禹郑刚中其六曰能将若曲端姚端王胜刘光世刘锐其七曰直士若陈东欧阳澈吴若其八曰侠士若王友张所刘位其九曰辩士若邵公序祝子权汪若海其十曰义勇若孙韩葛进石靖其十一曰羣盗若李胜杨进丁进其十二曰贼臣若徐秉哲王时雍范琼合十二册而分传之总目曰中兴遗传聊以发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则起于惜二生之失其传故序首及之昔司马子长周游四方纂集旧闻为史记一百三十篇其文驰骋万变使观者壮心骇目顾余何人岂能使人喜观吾文如子长哉方将旁求广集以备史氏之阙遗云耳

二列女传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庄且丽宣和庚子冬妖腊起所在啸聚相剽杀里有悍贼辈谒杜氏门大言曰以女遗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惊泣欲与则不忍不与祸且及言于女女曰无恐以一女易一家曷为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汤其家以告贼相与讙笑以俟既浴取镜抹朱粉具衫衣尽饰俄登几而立縻帛于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笼其首整发复冠乃死其家遑遽号激贼闻亦惊舍去呜呼学士大夫遭难不屈者万或一见焉而谓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犹未足难也独其雍容处死而不乱无异乎子路之结缨是其难也不可及已陈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许余虽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屡为余言如此虽古列女何以进焉余既传其事以示余友应仲实仲实因为余言宣和辛丑官军分捕贼所过乘势抄掠道永康将之缙云及境富民陈氏二女并为执植其刃于旁曰从我我妇之否者死长女不为动掠发伸颈请受刃官军斫之次女竟污焉后有谗之曰若独不能为姊所为乎次女惨然连言曰难难世之喜斥人者必

曰儿女态陈杜之态亦儿女乎人之落患难而儿女者事已即纵辞自解昂然有得色视陈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说仲实得之胡先生经仲二君谨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龙川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四

（宋）陈亮 撰

○序说引

伊洛正源书序

濂溪周先生奋乎百世之下穷太极之蕴以见圣人之心盖天民之先觉也手为太极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辈以为二程之学后更光大而所从来不诬矣横渠张先生崛起关西究心于龙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视二程为外兄弟之子而相与讲切无所不尽世以孟子比横渠而谓二程为颜子其学问之渊源顾岂苟然者西铭之书明道以为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笔力不能成也伊川之序易春秋盖其晚岁之立言以垂后者间尝谓其学者张绎曰我昔状明道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为之书以备日覽目曰伊洛正源书

伊洛礼书补亡序

吾友陈傅良君举为余言薛季宣士隆尝从湖襄间所谓袁道洁者游道洁盖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礼书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于蜀而道洁不果来道洁死无子不知其书今在何许伊川尝言旧修六礼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则信有其书矣道洁之所藏近是惜其书之散亡而不可见也因集其遗言中凡参考礼仪而是正其可行与不可行者以为伊洛礼书补亡庶几遗意之未泯而或者其书之尚可访也

三先生论事錄序

昔顾子敦尝为人言欲就山间与程正叔读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学者盖不独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则人极不立人极不立则仁义礼乐无所措仁义礼乐无所措则圣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学顾非求子敦之知者而为先生之徒者吾惧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间因取先生兄弟与横渠相与讲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议论附之目曰三先生论事錄夫岂以为有补于先生之学顾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杨龟山中庸解序

世所传有伊川先生易传杨龟山中庸义谢上蔡论语解尹和靖孟子说胡文定春秋传谢氏之书学者知诵习之矣尹氏之书简淡不足以入世好至于是三书则非习见是经以志乎举选者盖未之读也世之儒者揭易传以与学者共之于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为不由大学论语及孟子中庸以达乎春秋之用宜于易未用心之地也今语孟精义既出而谢氏尹氏之书具在杨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终病其未广别刊为小本以与易传并行观者宜有取焉

春秋比事序

春秋继四代而作者也圣人经世之志寓于属辞比事之间而读书者每患其难通其善读则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考传之真伪如此则经果不可以无传矣游夏之徒胡为而不能措一词也余尝欲即经以类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论其时庶几抱遗经以见圣人之志客有遗余以春秋总论者曰是习春秋者之秘书也余读之洒然有当于余心虽其论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经类事以见其始末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此其为志亦大矣惜其为此书之勤而卒不见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为也文伯名裴湖州人尝为婺之校官以文字称而不闻以经称也使其非文伯也此书可不传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浅料也因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锓诸木以与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遗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宝文阁直学士谥文定名安国字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尝以春秋一经侍太上皇帝于讲筵又尝为之训传其学问所由来可考矣闻之诸公长者以为五峯实传文定之学比得其传文观之见其辨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隐忧发愤至于食忘而出处之义终不苟可为自尽于仁者矣其教学者以求仁终篇之中未尝不致意焉推其文以与学者共之因文以达其意庶几五峯之志未泯也

郑景望书说序

余闻诸张横渠曰尚书最难看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义则不难自孔安国以下为之解者殆百余家随文释义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纲理世变者盖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郑公景望与其徒读书之余因为之说其亦异乎诸儒之说矣至其胸臆之大则公之所自知与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则姑与从事乎科举者诵之而已

郑景望杂着序

尚书郎郑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间有得其平时所与其徒考论古今之文见其议论宏博读之穷日夜不厌又欲锓木以与从事于科举者共之余因语之曰公之行己以吕申公范淳夫为法论事以贾谊陆贽为准而惓惓斯世若有隐忧则又学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谈论之余或昔然而今不尽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举骯骯之文不根之论是某等之心而识者岂必以是而尽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陈丞相书以附于后余永康陈亮也

桑泽卿诗集序

予平生不能诗亦莫能识其浅深高下然尝闻韩退之之论文曰纤余为妍卓犖为杰黄鲁直论长短句以为抑扬顿挫能动摇人心合是二者于诗其庶几乎至于立意精稳造语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余皆不足以言诗也桑泽卿为诗百篇无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谓用功于斯术者矣刘牢之大小百战方为名将何无忌从容坐谈而灵寔以为酷似其舅一战而胜亦略似之然终非真也泽卿试问之渭阳李靖之兵法既尽乎骨肉之间有留行则人将议其惨矣

西铭说

伊川先生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又曰西铭仁孝之道备矣须臾而不于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铭之书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学者穷究其理浅则失体深则无用是何也是未尝以身体之也今之言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彼其以分之次第自取尔非我心之异也取之虽异而吾心则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为言则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直应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忧喜也能好人能恶人直应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恶也如镜纳万象过而不留者盖止于此而释氏以万法为幻化未为尽不然也将以一之而终不免于二将黜异端而终流于异端是未尝以身而体之也尝试观诸其身耳目鼻口肢体络脉森然有成列而不乱定其分于一体也一处有阙岂惟失其用而体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说也是推理存义之实也西铭之为书也干为父坤为母塞天地者吾之体也帅天地者吾之性也民为同胞而物则吾与也大君为宗子而大臣为家相也圣其合德而贤则其秀也老者视吾之亲幼者视吾之子鰥寡孤独者视吾无告之兄弟此之谓定分定其分于一体也一物而有阙岂惟不比乎义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则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当其定分而不乱是其所以为理一也至于此则栗栗危惧而已尔心广体胖而已尔栗栗危惧畏天也敬亲也心广体胖乐天也宁亲也违义者自绝也害仁者自丧也济恶者自暴也惟践形者为能尽其道也察万物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穷至神之所自来能卓然以继志也隐显如一可以为无忝矣自强不息可以为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养善所以广孝也自尽而有所感通则生足为法不通而无所自尽则死可无憾完其固有而归则不失其所受顺其正命而行则不失其所从达以自遂穷以自修存以自尽没以自安是其心无造次之不存无毫厘之不体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鸢飞鱼跃卓然不可掩于勿忘勿助长之间而仁孝之道平施于日用矣极吾之力至于无所用吾力然后知西铭之书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类次文中子引

初文中子讲道河汾门人咸有纪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盖尝参取之矣薛收姚义始缀而名之曰中说凡一百余纸无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亚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峙遂次为十篇各举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为之叙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则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与逸异然则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福峙之旧也昔者孔氏之遗言盖集而为论语其一多论学其二多论学其三多论礼乐自记载之书未尝不以类相从也此书类次无条目故读者多厌倦余以暇日参取阮氏龚氏本正其本文以类相从次为十六篇其无条目可八与凡可畧者往往不录以为王氏正书盖文中子没于隋大业十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

入关其后攀龙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河汾矣虽受经未必尽如所传而讲论不可谓无也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不然诸公岂遂忘其师者哉及陆龟蒙司空圖皮日休诸人始知好其书至本朝阮氏龚氏遂各以其所得本为之训义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独伊川程氏以为隱君子称其书胜荀扬荀扬非其伦也仲淹岂隱者哉犹未为尽仲淹者自周室之东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于寻常争利于毫末其事微浅而不足论齐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习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穷吴越乃始称伯于中国春秋天子之事圣人盖有不得已焉者战国之祸惨矣保民之本反本之策君臣轻重之分仁义爵禄之辨岂其乐与圣人异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变之极仁义之骤用而效见之易必也纪纲之畧备而民心之易安也汉高帝之寬简而人纪賴以再立魏武之机巧而天地为之分裂者十数世此其用具之春秋着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浅深三才之去就变故之相生理数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载其变有不可不备者往往汨于记注之书天地之经纷纷然不可以复正文中子始正之续经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经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传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是以类次中说而窃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陈亮书

龙川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五

（宋）陈亮 撰

○序

送韩子师侍郎序

秘阁修撰韩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无告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门愿留者顷刻合数千人手持牒以告摄郡事摄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顾则受其牒不敢以闻明日出府相与拥车下道中至不可顿足则冒禁行城上累累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于公之前者里巷小儿数十百輩罗马前且泣下君为之收泪告以君命决不应留輒柴其闕如不闻日且暮度不可止则夺刺史车置道旁以民间小輿舁至梵严精舍燃火风雪中围守之其挟舟走行阙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数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间欲以舟去百姓又相与拥之不置溪流亦复堰断不可通乡士大夫惧蝼蚁之微不足以回天听委曲谕之且却且前久乃曰愿公徐行天子且有诏矣公首肯之道稍开公疾驰径去后来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责诮怒骂不啻仇敌呜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将从智者而问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于今为辅郡德意间弗克尽孚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于是乎不苟矣财有隐漏遗之民斯用裕乃欲以括隐漏为功使及先王时将安处吾于使君之行于是乎

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过三日十一而税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导民争上下有制末作有禁兵不吾蚀緇黄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业其业休戚相同有无相通无告者得伸而况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况具耳目鼻口与吾无间者乎民是用寧礼义是用兴嘉禾之民独不得与于斯时乎吾于使君之行于是乎有感矣用裕于上下交窘之时布信于法禁之所不及独无其道欤于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独古有兮

送诸生赴补序

今年夏进士既题名于是成均阙弟子员有司将羣四方之士而择其可者而从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问其不行者则曰度无道以得之往将何济问其行者则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为不然古之君子尽其在我者以听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应之矣而谓无心于得亦岂情也哉居者勉吾学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则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无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藪无非可学事者有如不得其门则终日枵然谁实食之其何以自视于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识者有为临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虚往实归吾待子于此矣谓卢子曰子以通爽往谓陈子曰子以惇谨往谓何子曰子以开警往此子之资而非学也求学于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将问之小何子徐而进曰准独遗矣余笑曰彼苟不遗夫二三子者子则何忧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问其当否焉彼如唯唯则告之曰先生谓我不得一言则勿已五月之朔书于妥斋

送徐子才赴富阳序

汉法尝选所表循吏以为公卿故郡县称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称在郡县时岂国家固自有大体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办耶庞士元蒋公琬不屑意于郡而谋国有称焉当时以为非百里才虽诸葛孔明之论亦如此然则吏道又有出于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岁获从故老乡人游故老乡人莫余知也而陈圣嘉应仲实徐子才独以为可圣嘉之与人交仲实之自处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愿学也晚与一世豪杰上下其论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旧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伟者小试輒有声诸公争知之得邑輶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奋于一邑者非有余也技穷于此矣置不复论则志浮于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尽吾心焉事已而无留吝之意处小存大大则不遗于小此所以随所寓而常有余夫治道之与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县固不可为而附輶之邑尤不易为也无名难办之费巧以取之民则将谁欺倚公而豪取之则民复何罪况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责而责办于我民一有言焉则又委罪于我而彼若不与知者子才宜何以处此楚汉相距荥阳成皋间萧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可谓无策矣而高帝称其有镇国家抚百姓之功此果何说哉平时所以为民虑者甚周缓急不时之须亦为民计而已矣未尝为民虑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办民之不堪刃于

其胷者直须时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举而避之或闭目摇首以听其自作自止徒以张夫一切趣办者之势则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尝尽心于不可为之地也子羔为费宰而夫子以责子路者忧其少未堪仕耳子路乃以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此后世英雄豪杰之所以因事增智诸儒尝若瞠乎其后者而夫子平时教诏中人以上之辞也岂所以施之于子羔哉徒御人以口给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体吾独有望于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则不必岁晏而后论定也

送吴恭父知县序

亮儿时闻行都有所谓太学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于是新安二吴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吴独好使酒任气空所有当擣菹一掷不为后掷计而胜负往来輒达旦未已遇其倦时间引恶色自污不揖客径寝有儿抚一世之心然而月輒从侪辈较一日短长侪辈往往口诵心维吟哦上下记忆不少休试之夕睫不得交黎明裹饭丛入坐定心摇摇特未宁吏持题置之廊柱间羣起就视相顾无人色君独凝然遥问侪辈题谓何已则不复伫思开卷径书笔不留行率至日中輒办出则歌呼如平时更数日挂名举眼皆惊曰果吴侑也为首选者他日又曰复吴侑也侪辈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于以为可杀而皆不顾计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并海海盜出没鬼神不可踪迹间来掠民家輒去朝廷虽宿兵不能禁君于是微布尔目盜所至輒知之单马径造捕者踵至盜惊谓神咸拱手送足死不恨论功至不可计君不以屑意犹得京秩授饶之安仁安仁故号冷邑至则肃吏厚民薄征缓赋库不留一钱遇有急须片纸立办民熙熙田里间而商贾之至者如归江东壮县或愧焉会旁境大旱饥民什百为羣攫食偷活恶少年乘之为盜势駸駸且犯境州以为忧遣兵数百戍之富民或劝君挈家就避君奋然曰吾为令顾委命若等是谓草间求活吾宁与贼死况不必死乎籍丁壮阅之君驰马横槊于其间声势张甚邑无赖有袭旁境所为者法外出新意杀之以令皆恐惧缩颈盜不敢犯事已则自劾不报不便者从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攬摭出条目以诘君君慨然曰吾所为固自不应法吾不胜法吏矣方急时吾宁能计此耶今鼎镬实甘吏从旁为答之持法者犹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龙川陈亮曰成周议能之法于是不可行矣疆圉启侮孩弄中国如无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属也于是且十年矣顾不能为一壮士地道耶人之有气力者亦可叹也已余以积忧多畏之余遇君为之捉手起立于其别也举酒相属叹离合之不常而毁誉之相寻而未已也已而开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计较哉遂行

送叔祖主筠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自圣人常本诸人情而为是言矣其后始有为贫之说仕至于为贫而吾道奈何哉自科举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义不能以自行贫不能以自为于其间得尺寸之便则亦甘心俛首而屑为之诚知夫义之所在而贫或迫其后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尝一蹶于科举终其身以为不足复事而自肆于杯酒之间而其仲氏则以为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屡挫屡奋穷且老而其

志不休晚从恩科得一官冒寒为数千百里之行而无怵辞怨色盖昔者伯夷羞与乡人处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裸裎为浼事固有大异不然者各从其心之所安也夫天与人每不相值参差不齐苟非得其所以然能无几微见于颜面乎此行亦足以观公之贤矣公少而力学壮而有闻于学校间计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见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计其得之如何也某闻尚书郎芮公刘公方将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旧而刘公则素厚某者大帅龚公之贤宇内所闻当不以贵贱尊卑穷达而相忘而某之师友永嘉郑公朝暮来总风宪曩固尝加惠于公矣四公天下贤者而邑僚则又有刘君子澄闻其贤旧矣而张吕二君子交口而誉道之往拜四公退与君上下其论人生赢粮千里求天下之贤者与处而或不遂此行况味良不恶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谋葬公之兄不及从公以行书以寄刘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穷而可叹者至于如此而部使者之权足以为时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观士也不违故旧则民不偷公见芮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对道旧能不慨然郑公之行徐当寄书为某寄声刘君声求气应何以教我

送岩起叔之官序

陈氏以财豪于乡旧矣甫五世而子孙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寻于无穷岂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岩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狭乡闾之志奋臂出游往来于江淮之东西而定居于临安者大较余三十年诸公贵人其未达而旅处者岩起或出力以自効或终日相与嬉游不问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盖既贵而能相记忆虽相忘而不见及者皆所不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侠气者岂能奋空拳以自托其身于一世哉晚得一官将就食于广东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问其行装则曰我固素手自奋者也然世态日异此行虽我亦忧之子尝论交于四方其何以为我地道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与之游者不知其几人矣然自索居以来黜陟不知书问断绝将何所指名而告语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淳然兴怀姑次第其语以为送行序道逢其与亮游者出示之其藐然而无意者必非与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国一行数千里岂无一英特知义之人乎使壮士困于泥涂则其耻有归矣淳熙六载冬十月朔永康陈亮书于怨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时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它自后世观之而往往以为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极也其后文华日滋道德日茂议论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于平素矣众贤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称孔孟人人自为稷契立党相攻以求其说之胜最后章蔡诸人以王氏之说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黄茅白苇之连错矣至渡江以来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虽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谏而不能同其说也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从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世之为高者得其机而乘愈于无史矣岂可谓史法具于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汉事之心庸可没乎魏氏之代汉也得

其几而不以其道变之大者也孙氏倔强江左自为一时之雄于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陈寿之志何取焉汉实有纪其体如传条章不为书也诏疏不为志也志曰汉略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实代汉吾以法书其诏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吴与汉同彼是不嫌同体也志曰吴略着其自立也合汉魏吴而附之天下不可无正也魏终不足以正天下于是为三国纪年终焉呜呼汉之有魏魏之有晋晋之有刘石读吾书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守令 名将 猛将 高士 列女
汉昭烈皇帝

陈子曰诸葛亮言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跎曹丕称帝其君臣反复于天意人事之际亦可悲哉方汉帝以山阳公宾于魏或曰崩昭烈抚膺大痛始议举大号尚书令刘巴主簿雅茂皆以为示天下不广前部司马费诗争之尤切其略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已入关犹逡巡不敢当况今殿下未出门庭耶昭烈以为非是左迁诗部永昌从事

汉后主

陈子曰以后主之庸而处阴疑于阳之际泰然安之而不疑虽诸葛亮之足任要岂后世之所谓庸主哉亮死汉事不可为矣蒋琬费祎亦相继殁谢汉氏之区区遗文犹不使之自托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诸葛亮

陈子曰初汉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后有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往往以宦者为之成帝时始更用士人中兴虽置三公而台阁实专国命矣昭烈在蜀以国政归丞相其侍中中书令尚书令有所谓仆射黄门侍郎者更为辅导天子之官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整纲纪明白洞达民用其情方连岁出征而平世之文未遑具举是以条章多阙非独注记之失也论者称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死生成败要何足论王者之不作天犹以为未疏哉

龐统法正

陈子曰天下方乱刘表以同姓坐阝非望如惓惓汉事者取以驻足何名非义而况于刘璋乎当此时曹氏代汉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资也武王代商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统正策士也发扬蹈厉之志非太公孰当之哉

关羽

陈子曰余论次羽事至于禁等七军之没未尝不痛恨于吕蒙也当是时羽威震华夏许下之民负檐而立使羽舍樊襄阳乘銳兵径进虽以曹公之雄岂能禁方张之势哉兵挫坚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诸葛亮不可出蜀龐统法正之死天真无意于汉哉

魏武帝

陈子曰东汉之衰贤人君子相继就戮桓灵于是乎不君矣魏武犹藉汉以令天下岂高光遗泽犹有存者耶法令不必尽酌之古要以必行盖当时苦于无政久矣汉虽终禅而剪除异己不亦劳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参之是时非过论也

魏文帝

陈子曰世以文帝论汉孝文为过贾谊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读其论至于欲使当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未尝不为之三复也于是时吴蜀争帝中国庶几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谥曰文也

魏明帝

陈子曰帝生数岁武帝甚异之曰我基于尔三世矣好学多识特留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尝接识朝士即位之数日独与侍中刘晔终日款语晔出语人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侏才具微不及耳其东西征伐大营宫室之意壮矣要亦何尝拒高堂生诸人之谏哉

齐王 高贵乡公 常道乡公 陈留王

陈子曰余论次魏之本纪睹其维持王室之计矣曹爽顾足以当斯时乎王凌以齐王受制于司马懿欲更立长君其子广独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曹爽以骄奢失民何晏虚华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事不下接民习于旧而莫之从故虽势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植胜己修先朝之政令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柄未易亾也魏于是不可为矣

荀彧

陈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使充此数百千年盗贼之谋死固有轻于鸿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齐威之心暴白于葵丘之会頼限于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岂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无伯也余论次文若事具有本末盖明于天下之大势而通古今之变者也世徒以智计归之岂其然哉岂其然哉

荀攸

陈子曰攸隠于智者也可以为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祸汉魏之际岂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导之而卒不能正也攸于是以智隠矣

贾诩程昱郭嘉董昭

陈子曰汉室再乱于贾诩终于董昭至于左右前后以成魏之霸业者昱嘉之谋为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诩察孝廉为郎以病免还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数十人皆已就执诩曰我段公外孙也我死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我氐尽杀余人而释诩时太尉段熲威震西土而诩非其外孙也诩之智大抵如此）

鍾繇华歆王朗

陈子曰当曹公之末年天下无复为异者矣及文帝山阳之际虽朗等皆以为魏真

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无愧色不然身为一时儒宗岂其无耻至此乎然则吴之自立其亦差强人意也哉

陈登田畴

陈子曰登非自屈于曹公者其心直以为为汉耳畴卒以志义自免使登及畴时又将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资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计岂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陈子曰天下之厌乱久矣故曹公之兴士无巨细咸起而附之使其听天命之所归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顾不多哉

袁涣

陈子曰此皆汉末守志行义之儒也而尽为曹公用彼其心岂有所利哉始涣尝慨然叹曰汉室凌迟乱无日矣苟天下扰扰逃将安之若天未丧道民以义存惟强而有礼可以庇身乎凡诸儒之所以自处者审矣而曹公亦可谓盛哉

刘曄蒋济刘放孙资

陈子曰以陈平之智高祖犹忧其详于避就而缓急不知所仗也放资遂以社稷输人尚何疑乎济徒知専任之非而不知后日之至此及当其祸卒亦不能有所为也晬于其间最号为智而竟以智穷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季丰张缉

陈子曰夏侯太初处死生祸福之际而不动名不虚得也而遇非其时矣二子之死义乃与太初同命尚何憾乎

王凌令狐愚毌丘俭诸葛诞

陈子曰司马氏之祸举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独以义死岂惟魏之纯臣哉至其发不待事奋不及机逡巡就围以冀天下之有变此所以有忠愤而无遠略明于义而不知其变者也而王广亦与此祸何其悲哉

嵇康阮籍

陈子曰司马氏非有大功于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窃其机耳籍康以英特之资心事荦荦宜其所甚耻也而羽翼已成虽孔孟能动之乎死生避就之际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

陈子曰以余论次司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饱食以嬉不知堂厦之为适负戴而疲劳望婆娑之木而憩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将安所底止乎余为之掩涕而魏书终焉

吴武烈皇帝 长沙桓王

陈子曰武烈自奋于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愤何乃进退俯仰于袁术之手汉末愚儒守文之弊盖成风矣亦所以启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诸葛亮称刘繇王朗各据州郡

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羣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然自古英豪非履险知难往往不能济要之成败祸福亦相生于无穷哉

吴大皇帝

陈子曰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书称说天命魏武笑曰是儿欲顿吾炉火上耶然自是与之通矣文帝乐其称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荆州而植功于魏有事秭归而无后忧及吴蜀之势俨然矣于是通好而絶魏大皇之称号也汉卫尉陈震实来大皇与震歃血坛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蜀吴兖冀并梁属之汉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会稽王景皇帝归命侯

陈子曰大皇之立国岂有中国之志哉君臣上下画江之虑精矣其流风遗泽固足以后亾也虽微归命侯之虐宁能更张乎是以君子从其自立以着其兴废焉

张昭周瑜

陈子曰昔吴起与田文论功至主少国疑大臣未亲百姓未附之际吴起屈焉桓王属大皇于张昭更以周瑜遗之后瑜驰驱于颠危之际昭遂废不用何哉江东虽定而国轻矣余论次其行事使善观国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陈琳 王粲 徐干 阮瑀 应玚 刘桢

汉兴文章浑厚典雅最为近古武昭以后衰矣独刘向扬雄为能自拔也中兴班张崔蔡相望于百七八十年之间宁独其气格之非是然其词意终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风概似矣又争效其长于曹公父子天固将以文其业耶及汉魏之际非复数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于此哉

邓禹耿弇（附録）

初刘伯升死光武于汉事惓惓也持节北渡河邓禹首建大策遂参密议连兵西征关河响动当此之时其威畧至无前也赤眉延岑独足婴其锋哉帝勅使进兵连輒败禹念専任之不称以疲卒徼战不已帝赐诏曰赤眉无穀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冯异趣往代之禹自来归絶口不道兵事王郎之乱及更始有诏罢兵微耿弇不决帝独儿蓄之耳及平齐无一不如其言意始壮之而从诸将驱驰常出其后天下既定帝方偃武修文胶东高密并敦儒学弇故一将也于是自高帝以来光武最为善保功臣者

诸葛亮（附録）

曹操以汉天子之令征伐四出为汉功臣孙权秉义称藩当是时心虽不可量曹逆节未暴于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势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则可圖及吴诈取关羽秭归又以败孔明甚恨恨也丕既已易姓玄德中道而殒属大事于孔明而及其子焉孔明惧奉先帝遗诏不谨义不敢即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末年渭滨之师其规为志意遠矣惓惓汉事之心对越天地鼎足之计非孔明本指也年踰五十而死岂非天哉初孔明之游学也颍川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务精熟孔明独观其大

畧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马德操兄事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独拜龐公床下龐公不为止孔明为丞相时许靖为太傅靖在中州有英伟称兄事颍川陈纪与陈郡袁涣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善于是靖老矣爱乐人物风流蔼然孔明亲为之拜玄德尝为孔明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甚悉其君臣之间始终可考者如此

曹植（附錄）

曹操取天下于羣盜之手可以为能矣要何尝不藉汉以为名也得间遂取之是犹谓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况使之嗣事戢力不足以周旋于其间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于事何所堪立嫡以长所从来旧矣乃足烦经营耶大业既已济困顿废辱盖亦安之而不悔然犹惓惓累疏求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谓其兄关弓射之则涕泣而道之者邪三代衰孔子之学又泯没而无传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盖孔子之谓仁者也

吕东莱答书

某还舍近半月适此酷暑疲顿犹未甚苏此月二十五日刘国华莖须往泉溪会之因留明招数日闻月交乃为入城之行若路过内白幸遣一介至明招问某所止庶不参差也三国纪年序引及诸赞累日已详看用意高深处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纲体制犹有未晓处序云汉曰畧魏曰书吴曰畧又云魏终不足以正天下于是为三国纪年终焉不知汉略与纪年是一书为复是两书观三国诸君赞却似迂固史法每君为纪而系赞于后者而三国纪年冠以甲子而并列汉魏吴则又似合三国为一者所谓汉昭烈魏武以下诸赞必不可系于此既并列三国之年必是通书三国事今每君为赞必知不系于此后不知系于何处岂三国纪年之外复叙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赞耶此皆未晓之大者也汉昭烈赞论其君臣反复于天意人事之际所谓妙体本心但费诗之议却似不达时变汉统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时比也后主盖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诸葛公工夫耳武侯赞论以国政归丞相甚善但谓汉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皆宦者为之考之汉书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作天犹以为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长但不若后主赞所谓天命果可畏辞严而义正也魏武赞述来歷甚当但其末舜禹之事两语未晓魏文帝两赞深味词意予夺甚有味但文帝赞意颇晦又文帝三驾伐吴谓中国庶几息肩亦未协吴武烈赞论汉末守文之弊及启桓王之翱翔甚妙下三赞亦然鄙意窃谓吴四赞尤能尽其规摹之所止殆无遗憾也龐统赞论兼弱之意甚正关羽赞亦穩但来教谓司马子长虽高不欲学而诸赞命意及笔势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并望见教朱元晦工夫亦谓大概如此耳吴益恭昨日得桂阳书云见今撮郡却不云撮何郡也某近日思得著书大是难事方将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虽高明之资与驽钝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须待經歷之久岁月之晚然后下笔今及此暇时序次衰集固亦无害然亦不可不思有余不敢尽之语也人回畧此上布余悉俟续禀

龙川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三

（宋）陈亮 撰

○史传序

高士传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时者习有常业仕有定时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养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渐使然也即不类不齿诗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当此之时士亦乌知其为高哉周泽既衰异端并起所以贼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艰矣然颜闵之徒终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娱视天下之乐举无以易此者或曰贫则无用无用则无累无累则乐余以为二子者岂诚有乐于贫贱哉由其道虽富贵可也彼其所乐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贫贱者人之所恶二子何好焉而富贵又何累故曰穷亦乐通亦乐又曰无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岂有徇于外亦岂必后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于颓波靡俗之中可以为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于王公而王公亦荣于见齿则夫苟一时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颜闵以来若四皓严光黄宪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时不言而人化之虽不遇犹玉之在山其光辉已不可掩迫之而小应已与夫汲汲然愿为之者异矣令其遇时行道以正风俗岂不犹反手哉余历观诸史见若此者窃有慕焉而恨当时之自阂于山林者史不得而尽载也幸其犹或载也总而为高士传以备日覽谚曰非尔之高我之下也将与学者尽心焉

忠臣传序

余读书至武庚之事何尝不为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节为臣而洗君之耻父讎而子复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为不顾而为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计而不为人乌知吾心生犹愧耳况卒不免于死则将借口谓何哉夫武王之伐纣也以至仁顺天命以大义拯斯民然君父不以无道贬尊则武庚视太白之旗必有不忍于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犹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没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间疑间方兴故将挟管蔡之隙以起义成败之不问姑明吾心奋而为之是以殒首而不顾余以为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于成败故无褒而孔氏又讳而不道然则武庚之死越二千载目未之瞑也虽然武庚受之嫡嗣处义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计于后世也若翟义王陵毋丘俭诸葛诞之徒非清议之所必责俛首相随属未过也而数子者忠胆愤发视其国之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权其力趣起扶之意虽不就此其心可诬也哉作史者谓宜大书以示劝乃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讥甚遂传之叛臣语曰盖棺论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贯高有言人情岂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论死顾岂以王易吾亲哉然则数子之心壮矣乃其冤有甚于武庚者余悲之故列为忠臣传传信千古以兴颓俗圣人惩劝之法也

义士传序

昔三代之王也贤圣之君商为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虽暴如纣而民未厌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岂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乱而卒废之虽违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余民睠念先王之旧泽执义以自守虽淳复喻之囂乎其不肯顺从也而周家卒以不敢刑罚驱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旧政以渐服其心歷三世而后帖然从周推此之时稚者已壮壮者已老老者已死耆旧强壮之民卒不肯从而从之者皆生长于周之民也可不谓义乎然犹见称顽民则周人之言也于商义矣夫伯夷叔齐孔子以为义而许之而商民之事亦详见于书夷齐是则商民不非矣夫夷齐非以一死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义虽有圣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顺从为足以拒周顾先王之德泽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义者立人之大节而爱生惮死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诚知所处矣由商而降惟东汉之治惇节义尚廉退有商之遗风故其亾也义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为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伦皆非有所激而兴故特行其志而从之者不众也然使夫人气沮而胆褫则其功效岂少哉嗟夫商遠矣其名之姓氏不得详也故序存之而传夷齐以为义士首于东汉之士加详焉其它时起者附之庶乎有闻风而兴者岂徒补观覽而已哉

谋臣传序

昔尧舜之际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国以谋战国以力治乱之不同所从来异矣由汉迄今有国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与仁义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于排难解纷则岂可不以谋而力为用哉此权智之士所以为可贵也虽然权智可贵矣行之以谄则事以办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继也故君子行权于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劳而事迎解功已成而无后患盖五常之用智为难仁义礼信过则近厚过于智贼矣故凡列国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齿于编民者也此不足论论汉以来智而不贼者然亦无几故身名俱全惟张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难解纷故不得而举少之虽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马之笔则片谋寸长声迹焜灼史笔中絕虽有奇谋至计类郁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将章列其行事以备谋国者之覽乃取太史迁之所尝载者若张陈之徒标于卷首其它删次论列惟意之从合而曰谋臣传其奇可资以集事其贼可以戒不为无取云耳

辩士传序

古者兵兴使在其间夫使也者所以通两国之情释仇而约易憾而欢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为得已也使而不失辞两国之民实賴之顾亦何恶哉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对虽多亦奚以为盖曲尽人情者莫如诗达乎诗而使则道之以义开之以理广譬而约喻用能曲尽人情事无有不集者矣然则古者之使本乎曲尽人情纷拏之辩不贵也及至列国之际强弱之相形众寡之相倾一时鲜廉寡耻之徒往来乎其间摇吻鼓舌刼之以势诱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趋之以其所甚欲捭阖而钳制之以苟

一时以成事者此无异于白昼而攫者也盖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于仪秦当是时也相帅成风其习已胶而不可解世之所谓有道之士若孟荀庄周其立言论事犹时有辩士之风要其归以正是以无讥焉汉兴酈陆侯随辈皆以辩闻然嗜利无耻不问道理之习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肤使诚为有间至其辨析利害切见事情彼乌可废哉由数子以降士之肆伟辩以济人之事者不可胜数厥迹之着阙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録其可采者为辩士传又为叙古今使者之所以异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

英豪録序

今天子即位之初敌再犯邊君忧臣劳兵民死之而财用匱焉距靖康之祸于是四十载矣虽其中间尝息于和而养安之患滋大踵而为之患犹昔也起而决之则又惮乎力之不足嗟乎事势之极其难处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创业之事苟非上圣必繇英豪今上既圣矣而英豪之士阙乎未有闻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变功名之机也抚其机而不有人以制之岂大变终已不得乎此非天意也顾天实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宁不用死耳而少贬焉不可也故饥寒迫于身视天下犹吾事也见易于庸人谓强敌可剿也信口而言惟意之为礼法之不可羁也死生祸福之不能惧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见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间一言而决理繁剧则庖丁之解牛也处危疑则匠石之斲鼻也盖其才智过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处而混于不可知之间媚之者谓狂而实狂者又偶似之将特自表树则夫虚张以求贾者又得而误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达而谓无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时展才无所不用职也而困于艰难之际者独何欤且上之人亦过矣独不可策之以言而试之以事乎虽商周之于伊吕不废也废之而不务而忧无人焉者亦非也抑余闻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不得则以五百金买其骨焉不踰朞而千里马至者三何则趋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于生者见其骨犹贵之可谓诚好之矣生者之思畜固也故余备録古之英豪之行事以当千里马之骨诚想其遗风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顾其诚好否耳盖晋武帝称安得诸葛亮者而与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区区于此録者夫岂徒哉夫岂徒哉

中兴遗传序

初龙可伯康游京师辈饮市肆方叫呼大噓赵九龄次张旁行过之雅与伯康不相识俄迫止次张牵其臂迫与共饮次张之父时守官河东方以疾闻次张以实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为我姑少留次张不得已从之箕踞笑歌诙谐纵谑旁若无人次张固已心异一日行城外过麻村观大阅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张曰颇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试之次张从旁取弓挟矢以兴十发而贴中者六七次张心颇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发中的矢矢相属十发一差者次张惊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军万马头目转动不常意之所指犹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张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谓次张曰后三年此间非吾土子姑识之火龙骑曰

飞雪满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长叹不能自禁后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验中原流离伯康自是不复见矣岂丧乱之际或死于兵抑有所奋而不能成也次张每念其人言则叹惜绍兴初韩世忠拒敌于淮西力颇不敌次张献言乞决淮西之水以灌敌营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敌师俄退世忠力请留战敌帅使谓曰闻南朝欲决水以灌我营我岂能落人计中次张言虽不用犹足以攻敌人之心者类如此次张尝为李丞相所辟得承务郎督府罢次张亦径归大驾南渡次张侨居阳羨故将岳飞尝隶丞相军中次张识其人于行伍言之丞相给帖补军校后为统制遇大驾巡永嘉与诸将彷徨江上莫知攸适又乏粮将谋抄掠次张闻而竟往说飞移军阳羨州给之食飞得无他而州境頼焉人有言次张生平于赵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复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张度时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参政周公葵屡为余言其人且曰我尝荐之朝廷诸公皆诘我子端人正士胡为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侪平居谈王道说诗书一日得用从容庙朝执持纪纲可也至于排难解纷仓卒万变此等殆不可少吾侪既不能辨而恶他人之能办是诬天下以无士而期国家之必不成也是乌可哉余尝大周公之言异二生之为人而惜其屈尝欲传其事而不能详因叹曰世之豪伟倜傥之士沉没于困穷不能自奋以为世用欲用而卒沮于疑忌如二生者宁有限哉然自古乱离战争之际往往奇才辈出崭然自赴功名之会如建炎绍兴之间诚亦不少虽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终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记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异闻为中兴遗传然犹恨闻见单寡欲从先生故老详求其事故先为之纂例而以渐足之其一日大臣若李纲宗泽吕頤浩赵鼎张浚其二曰大将若种师道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玠其三曰死节若李若水刘韜孙傅霍安国杨邦义其四曰死事若种师中王禀张叔夜何■〈〈鹵，欠代义〉上木下〉刘渚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陈则程昌禹郑刚中其六曰能将若曲端姚端王胜刘光世刘锐其七曰直士若陈东欧阳澈吴若其八曰侠士若王友张所刘位其九曰辩士若邵公序祝子权汪若海其十曰义勇若孙韩葛进石渚其十一曰羣盗若李胜杨进丁进其十二曰贼臣若徐秉哲王时雍范琼合十二册而分传之总目曰中兴遗传聊以发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则起于惜二生之失其传故序首及之昔司马子长周游四方纂集旧闻为史记一百三十篇其文驰骋万变使观者壮心骇目顾余何人岂能使人喜观吾文如子长哉方将旁求广集以备史氏之阙遗云耳

二列女传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庄且丽宣和庚子冬妖腊起所在啸聚相剽杀里有悍贼辈谒杜氏门大言曰以女遗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惊泣欲与则不忍不与祸且及言于女女曰无恐以一女易一家曷为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汤其家以告贼相与讙笑以俟既浴取镜抹朱粉具衫衣尽饰俄登几而立縻帛于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笼其首整发复冠乃死其家遑遽号激贼闻亦惊舍去呜呼学士大夫遭难不屈者万

或一见焉而谓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犹未足难也独其雍容处死而不乱无异乎子路之结缨是其难也不可及已陈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许余虽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屡为余言如此虽古列女何以进焉余既传其事以示余友应仲实仲实因为余言宣和辛丑官军分捕贼所过乘势抄掠道永康将之缙云及境富民陈氏二女并为执植其刃于旁曰从我我妇之否者死长女不为动掠发伸颈请受刃官军斫之次女竟污焉后有谗之曰若独不能为姊所为乎次女惨然连言曰难难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儿女态陈杜之态亦儿女乎人之落患难而儿女者事已即纵辞自解昂然有得色视陈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说仲实得之胡先生经仲二君谨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龙川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四

（宋）陈亮 撰

○序说引

伊洛正源书序

濂溪周先生奋乎百世之下穷太极之蕴以见圣人之心盖天民之先觉也手为太极图以授二程先生前辈以为二程之学后更光大而所从来不诬矣横渠张先生崛起关西究心于龙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视二程为外兄弟之子而相与讲切无所不尽世以孟子比横渠而谓二程为颜子其学问之渊源顾岂苟然者西铭之书明道以为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笔力不能成也伊川之序易春秋盖其晚岁之立言以垂后者间尝谓其学者张绎曰我昔状明道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为之书以备日览目曰伊洛正源书

伊洛礼书补亡序

吾友陈傅良君举为余言薛季宣士隆尝从湖襄间所谓袁道洁者游道洁盖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礼书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于蜀而道洁不果来道洁死无子不知其书今在何许伊川尝言旧修六礼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则信有其书矣道洁之所藏近是惜其书之散亡而不可见也因集其遗言中凡参考礼仪而是正其可行与不可行者以为伊洛礼书补亡庶几遗意之未泯而或者其书之尚可访也

三先生论事录序

昔顾子敦尝为人言欲就山间与程正叔读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学者盖不独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则人极不立人极不立则仁义礼乐无所措仁义礼乐无所措则圣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学顾非求子敦之知者而为先生之徒者吾惧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间因取先生兄弟与横渠相与讲明法度者录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议论附之目曰三先生论事录夫岂以为有补于先生之学顾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杨龟山中庸解序

世所传有伊川先生易传杨龟山中庸义谢上蔡论语解尹和靖孟子说胡文定春秋传谢氏之书学者知诵习之矣尹氏之书简淡不足以入世好至于是三书则非习见是经以志乎举选者盖未之读也世之儒者揭易传以与学者共之于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为不由大学论语及孟子中庸以达乎春秋之用宜于易未用心之地也今语孟精义既出而谢氏尹氏之书具在杨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终病其未广别刊为小本以与易传并行观者宜有取焉

春秋比事序

春秋继四代而作者也圣人经世之志寓于属辞比事之间而读书者每患其难通其善读则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考传之真伪如此则经果不可以无传矣游夏之徒胡为而不能措一词也余尝欲即经以类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论其时庶几抱遗经以见圣人之志客有遗余以春秋总论者曰是习春秋者之秘书也余读之洒然有当于余心虽其论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经类事以见其始末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此其为志亦大矣惜其为此书之勤而卒不见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尝为婺之校官以文字称而不闻以经称也使其非文伯也此书可不传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浅料也因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锓诸木以与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遗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宝文阁直学士谥文定名安国字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尝以春秋一经侍太上皇帝于讲筵又尝为之训传其学问所由来可考矣闻之诸公长者以为五峯实传文定之学比得其传文观之见其辨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隐忧发愤至于食忘而出处之义终不苟可为自尽于仁者矣其教学者以求仁终篇之中未尝不致意焉推其文以与学者共之因文以达其意庶几五峯之志未泯也

郑景望书说序

余闻诸张横渠曰尚书最难看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义则不难自孔安国以下为之解者殆百余家随文释义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纲理世变者盖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郑公景望与其徒读书之余因为之说其亦异乎诸儒之说矣至其胸臆之大则公之所自知与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则姑与从事乎科举者诵之而已

郑景望杂着序

尚书郎郑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间有得其平时所与其徒考论古今之文见其议论宏博读之穷日夜不厌又欲锓木以与从事于科举者共之余因语之曰公之行己以吕申公范淳夫为法论事以贾谊陆贽为准而惓惓斯世若有隐忧则又学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谈论之余或昔然而今不尽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举骯骯之文不根之论是某等之心而识者岂必以是而尽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陈丞相书以附于后余永康陈亮也

桑泽卿诗集序

予平生不能诗亦莫能识其浅深高下然尝闻韩退之之论文曰纡余为妍卓犖为杰黄鲁直论长短句以为抑扬顿挫能动摇人心合是二者于诗其庶几乎至于立意精穩造语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余皆不足以言诗也桑泽卿为诗百篇无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谓用功于斯术者矣刘牢之大小百战方为名将何无忌从容坐谈而灵寶以为酷似其舅一战而胜亦略似之然终非真也泽卿试问之渭阳李靖之兵法既尽乎骨肉之间有留行则人将议其惨矣

西铭说

伊川先生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又曰西铭仁孝之道备矣须臾而不于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铭之书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学者穷究其理浅则失体深则无用是何也是未尝以身体之也今之言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彼其以分之次第自取尔非我心之异也取之虽异而吾心则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为言则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直应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忧喜也能好人能恶人直应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恶也如镜纳万象过而不留者盖止于此而释氏以万法为幻化未为尽不然也将以一之而终不免于二将黜异端而终流于异端是未尝以身而体之也尝试观诸其身耳目鼻口腔体络脉森然有成列而不乱定其分于一体也一处有阙岂惟失其用而体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说也是推理存义之实也西铭之为书也干为父坤为母塞天地者吾之体也帅天地者吾之性也民为同胞而物则吾与也大君为宗子而大臣为家相也圣其合德而贤则其秀也老者视吾之亲幼者视吾之子鰥寡孤独者视吾无告之兄弟此之谓定分定其分于一体也一物而有阙岂惟不比乎义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则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当其定分而不乱是其所以为理一也至于此则栗栗危惧而已尔心广体胖而已尔栗栗危惧畏天也敬亲也心广体胖乐天也宁亲也违义者自绝也害仁者自丧也济恶者自暴也惟践形者为能尽其道也察万物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穷至神之所自来能卓然以继志也隱显如一可以为无忝矣自强不息可以为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养善所以广孝也自尽而有所感通则生足为法不通而无所自尽则死可无憾完其固有而归则不失其所受顺其正命而行则不失其所从达以自遂穷以自修存以自尽没以自安是其心无造次之不存无毫厘之不体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鸢飞鱼跃卓然不可掩于勿忘勿助长之间而仁孝之道平施于日用矣极吾之力至于无所用吾力然后知西铭之书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类次文中子引

初文中子讲道河汾门人咸有纪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盖尝参取之矣薛收姚义始缀而名之曰中说凡一百余纸无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亚弟凝晚始以授

福郊福峙遂次为十篇各举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为之叙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则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与逸异然则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福峙之旧也昔者孔氏之遗言盖集而为论语其一多论学其二多论学其三多论礼乐自记载之书未尝不以类相从也此书类次无条目故读者多厌倦余以暇日参取阮氏龚氏本正其本文以类相从次为十六篇其无条目可八与凡可畧者往往不录以为王氏正书盖文中子没于隋大业十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其后攀龙附凤以翼成三百载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河汾矣虽受经未必尽如所传而讲论不可谓无也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不然诸公岂遂忘其师者哉及陆龟蒙司空图皮日休诸人始知好其书至本朝阮氏龚氏遂各以其所得本为之训义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独伊川程氏以为隐君子称其书胜荀扬荀扬非其伦也仲淹岂隐者哉犹未为尽仲淹者自周室之东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于寻常争利于毫末其事微浅而不足论齐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习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穷吴越乃始称伯于中国春秋天子之事圣人盖有不得已焉者战国之祸惨矣保民之本反本之策君臣轻重之分仁义爵禄之辨岂其乐与圣人异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变之极仁义之骤用而效见之易必也纪纲之畧备而民心之易安也汉高帝之宽简而人纪赖以再立魏武之机巧而天地为之分裂者十数世此其用具之春秋着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浅深三才之去就变故之相生理数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载其变有不可不备者往往汨于记注之书天地之经纷纷然不可以复正文中子始正之续经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经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传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是以类次中说而窃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陈亮书

龙川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五

（宋）陈亮 撰

○序

送韩子师侍郎序

秘阁修撰韩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无告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门愿留者顷刻合数千人手持牒以告摄郡事摄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顾则受其牒不敢以闻明日出府相与拥车下道中至不可顿足则冒禁行城上累累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于公之前者里巷小儿数十百輩罗马前且泣下君为之收泪告以君命决不应留輒柴其闕如不闻日且暮度不可止则夺刺史车置道旁以民间小輿舁至梵严精舍燃火风雪中围守之其挟舟走行阙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数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间欲以舟去百姓又相与拥之不置溪流亦复堰断不可通乡士大夫惧蝼蚁

之微不足以回天听委曲谕之且却且前久乃曰愿公徐行天子且有诏矣公首肯之道稍开公疾驰径去后来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责诮怒骂不啻仇敌呜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効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将从智者而问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于今为辅郡德意间弗克尽孚地远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于是乎不苟矣财有隐漏遗之民斯用裕乃欲以括隐漏为功使及先王时将安处吾于使君之行于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岁不过三日十一而税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导民争上下有制末作有禁兵不吾蚀缁黄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业其业休戚相同有无相通无告者得伸而况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况具耳目鼻口与吾无间者乎民是用宁礼义是用兴嘉禾之民独不得与于斯时乎吾于使君之行于是乎有感矣用裕于上下交窘之时布信于法禁之所不及独无其道欤于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独古有兮

送诸生赴补序

今年夏进士既题名于是成均阙弟子员有司将羣四方之士而择其可者而从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问其不行者则曰度无道以得之往将何济问其行者则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为不然古之君子尽其在我者以听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应之矣而谓无心于得亦岂情也哉居者勉吾学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则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无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藪无非可学事者有如不得其门则终日枵然谁实食之其何以自视于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识者有为临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虚往实归吾待子于此矣谓卢子曰子以通爽往谓陈子曰子以惇谨往谓何子曰子以开警往此子之资而非学也求学于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将问之小何子徐而进曰准独遗矣余笑曰彼苟不遗夫二三子者子则何忧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问其当否焉彼如唯唯则告之曰先生谓我不得一言则勿已五月之朔书于妥斋

送徐子才赴富阳序

汉法尝选所表循吏以为公卿故郡县称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称在郡县时岂国家固自有大体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办耶庞士元蒋公琬不屑意于郡而谋国有称焉当时以为非百里才虽诸葛孔明之论亦如此然则吏道又有出于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岁获从故老乡人游故老乡人莫余知也而陈圣嘉应仲实徐子才独以为可圣嘉之与人交仲实之自处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愿学也晚与一世豪杰上下其论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旧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伟者小试輒有声诸公争知之得邑辇毂下盖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奋于一邑者非有余也技穷于此矣置不复论则志浮于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尽吾心焉事已而无留吝之意处小存

大大则不遗于小此所以随所寓而常有余夫治道之与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县固不可为而附辇之邑尤不易为也无名难办之费巧以取之民则将谁欺倚公而豪取之则民复何罪况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责而责办于我民一有言焉则又委罪于我而彼若不与知者子才宜何以处此楚汉相距荥阳成皋间萧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可谓无策矣而高帝称其有镇国家抚百姓之功此果何说哉平时所以为民虑者甚周缓急不时之须亦为民计而已矣未尝为民虑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办民之不堪刃于其胷者直须时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举而避之或闭目摇首以听其自作自止徒以张夫一切趣办者之势则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尝尽心于不可为之地也子羔为费宰而夫子以责子路者忧其少未堪仕耳子路乃以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此后世英雄豪杰之所以因事增智诸儒尝若瞠乎其后者而夫子平时教诏中人以上之辞也岂所以施之于子羔哉徒御人以口给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体吾独有望于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则不必岁晏而后论定也

送吴恭父知县序

亮儿时闻行都所谓太学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于是新安二吴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吴独好使酒任气空所有当擐蒲一掷不为后掷计而胜负往来辄达旦未已遇其倦时间引恶色自污不揖客径寝有儿抚一世之心然而月辄从侪辈较一日短长侪辈往往口诵心维吟哦上下记忆不少休试之夕睫不得交黎明裹饭丛入坐定心摇摇特未宁吏持题置之廊柱间羣起就视相顾无人色君独凝然遥问侪辈题谓何已则不复伫思开卷径书笔不留行率至日中辄办出则歌呼如平时更数日挂名举眼皆惊曰果吴侑也为首选者他日又曰复吴侑也侪辈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于以为可杀而皆不顾计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并海海盗出没鬼神不可踪迹间来掠民家辄去朝廷虽宿兵不能禁君于是微布尔目盗所至辄知之单马径造捕者踵至盗惊谓神咸拱手迭足死不恨论功至不可计君不以屑意犹得京秩授饶之安仁安仁故号冷邑至则肃吏厚民薄征缓赋库不留一钱遇有急须片纸立办民熙熙田里间而商贾之至者如归江东壮县或愧焉会旁境大旱饥民什百为羣攫食偷活恶少年乘之为盗势駸駸且犯境州以为忧遣兵数百戍之富民或劝君挈家就避君奋然曰吾为令顾委命若等是谓草间求活吾宁与贼死况不必死乎籍丁壮阅之君驰马横槊于其间声势张甚邑无赖有袭旁境所为者法外出新意杀之以令皆恐惧缩颈盗不敢犯事已则自劾不报不便者从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摭摭出条目以诘君君慨然曰吾所为固自不应法吾不胜法吏矣方急时吾宁能计此耶今鼎镬实甘吏从旁为答之持法者犹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龙川陈亮曰成周议能之法于是不可行矣疆圉启侮孩弄中国如无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属也于是且十年矣顾不能为一壮士地道耶人之有气力者亦可叹也已余以积忧多畏之余遇君为之捉手起立于其别也举酒相属叹离合之不常而毁誉之相寻而未已也已而开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计较哉遂行

送叔祖主筠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自圣人常本诸人情而为是言矣其后始有为贫之说仕至于为贫而吾道奈何哉自科举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义不能以自行贫不能以自为于其间得尺寸之便则亦甘心俛首而屑为之诚知夫义之所在而贫或迫其后也昔者吾之先祖盖尝一蹶于科举终其身以为不足复事而自肆于杯酒之间而其仲氏则以为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屡挫屡奋穷且老而其志不休晚从恩科得一官冒寒为数千百里之行而无怵辞怨色盖昔者伯夷羞与乡人处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裸裎为浼事固有大异不然者各从其心之所安也夫天与人每不相值参差不齐苟非得其所以然能无几微见于颜面乎此行亦足以观公之贤矣公少而力学壮而有闻于学校间计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见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计其得之如何也某闻尚书郎芮公刘公方将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旧而刘公则素厚某者大帅龚公之贤宇内所闻当不以贵贱尊卑穷达而相忘而某之师友永嘉郑公朝暮来总风宪曩固尝加惠于公矣四公天下贤者而邑僚则又有刘君子澄闻其贤旧矣而张吕二君子交口而誉道之往拜四公退与君上下其论人生赢粮千里求天下之贤者与处而或不遂此行况味良不恶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谋葬公之兄不及从公以行书以寄刘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穷而可叹者至于如此而部使者之权足以为时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观士也不违故旧则民不偷公见芮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对道旧能不慨然郑公之行徐当寄书为某寄声刘君声求气应何以教我

送岩起叔之官序

陈氏以财豪于乡旧矣甫五世而子孙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寻于无穷岂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岩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狭乡闾之志奋臂出游往来于江淮之东西而定居于临安者大较余三十年诸公贵人其未達而旅处者岩起或出力以自効或终日相与嬉游不问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盖既贵而能相记忆虽相忘而不见及者皆所不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侠气者岂能奋空拳以自托其身于一世哉晚得一官将就食于广东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问其行装则曰我固素手自奋者也然世态日异此行虽我亦忧之子尝论交于四方其何以为我地道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与之游者不知其几人矣然自索居以来黜陟不知书问断絕将何所指名而告语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淳然兴懷姑次第其语以为送行序道逢其与亮游者出示之其藐然而无意者必非与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国一行数千里岂无一英特知义之人乎使壮士困于泥涂则其耻有归矣淳熙六载冬十月朔永康陈亮书于怨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时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它自后世观之而往往以为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极也其后文华日滋道德日茂议论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

已不安于平素矣众贤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称孔孟人人自为稷契立党相攻以求其说之胜最后章蔡诸人以王氏之说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黄茅白苇之连错矣至渡江以来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虽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谏而不能同其说也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从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世之为高者得其机而乘之以圣人之道为尽在我以天下之事无所不能能麾其后生以自为高而本无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后欲尽天下之说一取而教之顽然以人师自命虽圣天子建极于上天下之士犹知所守吾深感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终惧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于亮为邻人少有俊才不自满足翻然往从叶正则学问尽交永嘉之俊造而犹未以为足也又将从正则于吴门以毕其业盖其学日进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岂独异于后生之为高者虽顽然以人师自命者不能衙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将赖其邻以自强于行也为说以先之其归也必有以复我

送吴允成运干序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不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异时熟视不平者合力共攻之无须之祸滥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惨乃至此乎三山吴允成少以气自豪出手取科目随輒得之来尉永康遇事风生一日枉车过余讲客主之礼若见所畏且语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苍至等辈已是第三四行人叶同年为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为家者也我父自力于官事而与世为忤子盍为我诵数前闻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惘然失叹意以为虽知所从来而不敢言也自是相与往来如旧故纵谏其所长以暴白于一时虽老于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义政事书判并举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说正自不相妨也于其中间余受无须之祸尤惨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持虽惨不至于极以此犹相欢而无间也及其去永康余将叙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后三年始克为之盖新天子龙飞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允成方俛首于将漕糟丘之职若新为吏者其志向岂有穷哉

赠武川陈童子序

童子以记诵为能少壮以学识为本老成以德业为重年运而往则所该愈广所求愈众穷天地之运极古今之变无非吾身不可阙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为足而尝以其未能者为歉一日课一日之功月异而岁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后已自吾圣人及若后世之贤智君子骚人墨客凡所以告语童子者辞虽各出其所长而大槩不

过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长不知勉未老而颓惰如七八十岁人者此天地之弃物而何以语童子哉童子之资禀特异而犹记畴昔之所闻所见其畧之可言者盖阙党童子圣人既与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见者而有疑于异时之远到故孺悲则辞而不见将以警策之也后世诸贤其于童子岂能有此财成辅相之道哉而况若余者乎童子行矣奇妙英发不极其所到未可止也落华收实异时相与诵之

赠楼应元序

往二十五年时余方学为语言求以自见于世凡世人之文章无巨细必求观之尝得诗文数纸清丽不凡近而所以鸣其穷者亦甚至曰是楼君民范之所作也已而又识其人于路西陈氏端愿自戢敛若不与一世较是非长短者余心念之其后二十年有衰经而奉书过余于萧寺发而读之善自道说其所能亹亹然将争长于士林中则曰是民范之子也民范今死矣嗟乎伸民范之屈者其殆是乎留与共学者一年而后去三四年间时节必一来出其文方进而未已者也且言身穷不足恤有母无以为养则不如无生矣况欲卒业以终父之志乎余悲之夫一有一无天之所为也哀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圣人之惓惓于仁义云者又从而疏其义曰若何而为仁若何而为义非以空言动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为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独以为财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刳取之其道为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虽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为楼子计者非不知少望之言为可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赠术者宣顛序

宣顛论命多奇中而不出于乡闾彼初不知当今公卿之为何人执政侍从之为何官人之善恶时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闻其论余命之祸福多矣而不识其人一日歙门谓余命来年当稍异于旧余因以朝之贵人及平生故旧之命俾推之言其祸福多与吾侪之私意合独论罗春伯章德懋叶正则必作宰相彼未识宰相之为何官而其言若此亦异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运果能与人意合乎又自言岁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为验余为书之而叶正则偶然过门一见而笑曰世宁有是事而子信之乎余以为人自分必死而独靳于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赠术者戴生序

括苍刘梦求未尝得邵氏先天数而知人休咎如数一二说人冥昧中事如烛照而面诘也或曰有术或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独得无感于此乎刘术行于三衢今遂为衢人士大夫之过衢者以不问梦求易卦为恨余闻有戴姓童姓之在衢者得梦求之术而精焉戴生挟其术寓于外家余与郑景元招而问之其言目前事殊骇人听至论其远者多为余言禹孟子事夫大禹之功孟子之德业余平生之梦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戏我乎亦戴生窃有闻焉而见戏乎一家小大皆欲从生问祸福而生乃欲与余论一纪事恐其见戏之过则余无以堪也姑以余字先焉士大夫之欲从而问一纪半纪者皆当留字于此以为信

后杜应氏宗谱序

应自周武王之子封于应以国为氏其子孙散处穀函瀍洛世业有光汉有曰曜隐淮南山时称商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曰邵笃学博览着汉官仪删定律令献帝朝拜太尉魏有曰瑒璩昆季并以文学贵显三入承明宋有曰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修撰随高宗南渡占籍永康遂为永康人子子和登孝宗淳熙中进士第题诗有三红之句时号三红秀才刺郡至观察使掌中军都督府事其子赘居东阳葛府传二世至大六讳庄同兄大五讲书始自葛府复永康大五居县西三里头大六赘居后杜杜氏生二子文中文正行曾曾传端端传昌泝自中散东迁凡七世士珪则端行字德璋登宋咸平中解榜官至广东廉访司副以才名著称尝恻其先世汴谱无闻且惧来裔迷厥所出乃肇自中散至大六凡五世又断自大六为后杜始祖至昌一凡若干世定为一帙本末源流凿凿不紊可谓尊祖烈矣间征余序其首简余惟世系之不明久矣昔唐贞观中诏温彦博等撰氏族首皇族次外戚而黄门侍郎崔氏干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降及五季旧本残缺虽有谱如无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贵族名贤以为之宗生悖其亲死诬其祖良可悲夫今应氏之谱尊卑莫昭穆明簪绂光联克称厥后所载者皆耳目亲击岂以杜正伦郭崇韬前车之覆当戒耶有裨益于名教尚矣夫表功德厚亲族制婚姻明人伦皆谱乎寓其可轻而忽之哉余故序之匪徒为士珪告且以为应氏后人式云

龙川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六

（宋）陈亮 撰

○记

笏记

寤寐英贤帝心如渴饶觐富贵士气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则幸报称谓何恭惟皇帝陛下日照天临海涵地负朋来济济各自奋于明时网设恢恢不遐遗于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牵连得书徒采语言之小异次第就役孰输筋力之小劳仰戴深仁俯惭微分

信州永丰县社坛记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境内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尊而社则達于侯国无问国之大小虽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则知所敬知所敬则仁爱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临其民而无仁爱惻怛之心是尚可以为国哉罢侯置守则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坛壝苟具而心不加焉则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丰也谒社而坛几于圯其旁之屋废不复构无以共祀事顾瞻不寧即命工役整治其坛一如法式而为屋若干楹于其旁高明邃密严饬备具是真知所尊矣稼轩辛

幼安以为文叔爱其民如古循吏而诸公犹诘其验幼安以为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顾永丰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时就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中书舍人讳良贵之诸孙少从张南轩吕东莱学步趋必则焉而又方卒业于朱晦庵是世所谓三君子者临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当如此余过永丰道上行数十里而民无异词及见文叔则歉然自道说其不能民与文叔皆可无憾矣谓余为三君子所厚当得文以记修社之本末余诚有愧世之务趣办以为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诚爱如此并以谕当涂之有力者云

义乌县减酒额记

义乌尉赵君师日以书来曰邑之课额惟酒为重岁之二月至于八月煮酒以四百石为率为缗钱八千六百有奇余为清酒犹四千八百缗干道初有宰驱八乡牙柜列之市肆商贾争来■〈酉雀〉酤倍入既贡其余于郡又增岁额一百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听其便独酒额如故逋负岁积以至于不可计官不得脱而吏就黥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载今资政殿大学士李公之镇是邦也究心民隐诸邑之利病莫不毕达师日实具本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乎吾尝备数政地日接玉音未尝一日不在民也使一县至此而若不闻吾为负其上矣立命减煮酒额一百石每石为减旧额一缗清酒月减二百缗又蠲其旧逋几万缗一邑自是获苏官逃其责而民安焉酒额岁不亏一钱而郡县交便之公之盛德在民为甚深邑民将立公生祠于星祠之东而朝暮奉事师日在邑僚之底而获于大惠不勒其事于石乌保异时之额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于无穷也愿属笔于吾子以谕来者亮窃叹■〈酉雀〉酤之兴本以佐军旅之用而其实则使民不得自便于酒犹未戾于古者禁民饮之义也其后设计巧取而始专于利矣今郡县之利括之殆尽能者无所用其力惟酒为可措手而一县之计实在焉又从而括之则县不可为矣剥床及肤其忧岂不在民乎今天子之于民独公为深知之而吾州最为受其赐蠲诸邑之逋吝公帑之出而一以与民凡民苗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绵不及两者悉代输之仁声载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入民之骨髓也宁酒而已乎上方图任旧德与之共政即日旋归吾州不得久私其惠矣虽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执笔以尽公之美也顾以属诸陆沈无所比数之人颠倒脱落无以满邑民之望不将归其咎于君乎师日曰不然吾二人皆将牵连托公以自见者也亮又奚辞

普明寺置田记

永康接台处之冲而婺之属邑也繇县治东北行满五十里众山回环若蹲若伏其名曰龙窟疑取象于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数里有所谓龙鬬坑者龙真有窟于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于中国宜亦何所不有事不经见者有无皆不可以意断也陈氏之居在龙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盖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龙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实据其地之胜处余少长往往多读书山中访寺之始末以为兴于梁大同间而不能详也然田无三十亩余犹及见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称是则藉丐施以

活其来非一日矣为释之徒丐施固其职也然环寺之居民岁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几而僧之岁干寺事者偶失支梧至无椽瓦以自庇僧与民岂不两病乎余以为使一僧有田十亩彼固不能耕也岁藉一夫耕之则一夫反资僧以活计田之所出犹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复为居民之费而三夫共饱于十亩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虽不耕而民瘳矣王政既已废壊释老之徒固不必尽恶也岂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岂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见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三百亩则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与僧如靖允禧谋掇拾寺之遗余渐置田以百亩為準它日当有嗣其事者不必尽出于我也靖以医游井邑间甚有恩意又甚尽心于此寺乡之长者以其名闻之县使为寺主首未三年间已有田二十亩而靖死今计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亩而庸僧无遠虑人自为说未几禧又死余将使之以束如玮之彻时济懷顺者合办之故具记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兹山自梁而有兹寺自余而后有田经始于靖与禧而叶成于此五人者亦以见买田之议非溺于因果而出于天下之公心也田亩以次列之碑阴与凡割施者悉附见其姓字云

普明寺长生穀记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各立也井邑之间有无相通缓急相救是以疾病死丧民无遗憾鰥寡孤独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极而圣人之所以赞天地之化育者也及至后世于民之中又有为释老之徒者壊形恶服不耕不蚕以自枯槁于山林而求识其所谓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势不能自衣食而衣食于人人亦乐衣食之而不厌而释氏于衣食之余尤好穷其侈心以致其庄严之说儒者因是而力排之以以为斯民之蠹至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以行吾圣人之常道不独其徒之不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于其说者因以为其道当与吾圣人并行虽有识者亦以为并行而不悖也彼其乘王政之废壊而驾其说于中国使其徒出入于井邑之间者盖千有余年于此矣一日斥而去之于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贵于士自后世之为士者百家众说犹或杂出于其间则亦何恶于释老之徒也使夫有无相通缓急相救苟不至于穷其侈心者岂不足以自附于先王井邑之义乎始普明方创议买田僧允禧复为如靖谋从富人乞穀三百石贷之下户量取其息以为其徒目前之供而乡之长者黄君处仁胡君绩汀州户曹胡君樟吕君师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倡其余而余亦与焉事方就绪而黄君与靖相继下世黄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槐与其弟某实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夫乞穀于富人而取息于下户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则三者各得其称是真有先王井邑之遗意而又欲执王政之详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废壊之心吾未见其有补于吾道也四君与凡捐穀之姓字与其穀出入之约束具列之碑阴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发千载之一叹而已

重建紫霄观

道家有所谓洞天福地者其说不知所从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观世人之奔驰于

耳目口腹之欲而颠倒于是非得丧利害荣辱之涂大之为天下浅至于缙铢率若蚁鬬于穴中生死而不自觉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当于何所居之则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较清邃窈深与人异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论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灵源福地焉川壑平衍居民错杂又近在驿道之旁非有所谓窈深不可寻究者中有观曰紫霄茂林修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考其图志皆残缺不全其说以为梁氏望此山有王气掘其地盖双鹤腾飞而去山川深长袤遠犹惧其气之不足王是区区者亦足以劳有国者之思虑乎又言其旁有僊人炼丹之所大同间始为观依焉而钱氏有国时尝崇奉而修起之水部员外郎陈矩记其事曰清泰三年者后唐废帝之年号也五代之际天下分裂钱氏据两浙自王然犹倚中国以为重当是时货财干戈一日不自整齐则四邻争得窥伺其国两浙本非寬广闲暇而道家方修土木之工于其间晏然无异于平时岂真有所谓灵异足以动人耶何其地之不称也本朝混一区宇是观因以不废而焚毁于宣和庚子微细之盗盗平无尺椽片瓦可为庇依道士结茅以居相与敞三门于其前使人有所观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观事刘居靖自初得度时以殿之役为最大而经始焉其后乃建堂说法为殿以崇奉圣祖翼以两庑而斋堂库宇钟台藏室庖湑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无不略备殿之西偏则为明牕淨几以自启处道经儒书更阅不休而文墨琴碁皆所不废客至萧然终日忘其为驿道居民之为可厌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阴翳禽兽麋鹿出没于其间之时其静深当不止今日而超世絕去者岂必其不乐此所谓洞灵源者其几耶地之变迁观之兴废与其人之勤劳相望居靖愿得文以纪而余不足賴也

北山普济院记

金华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宫以穷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为樵夫牧子所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于其间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尽发者梁刘孝标以不合当世弃官居金华北山今其故居是为清修院盖尝遡流緣磴欲以尽发山水之奇结庐紫微岩呉会人士多从之学岩有石室因以为讲书之堂所谓刘先生讲堂是也至今其山号讲堂原而陈隋及唐泯然置之不问周显德二年呉越王始建寺于岩麓曰九龙本朝庆历六年郡守关公尝命河南许归以毡笔书紫微岩三巨字鐫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赐普济院额山之僧因陋就简日底于废叅知政事萧公燧繇从橐来为此邦以僧奉钦为才命往主之奉钦能铢积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序敞三门于前而翼以两庑库堂藏室罔不略备翰林学士洪公迈还其甲乙住持之旧免其诸般科买之扰以厉其成焉今太守秘阁殿撰赵公师揆染寺额以张大之然后此山之胜不复为樵夫牧子所私而刘氏讲堂亦因寺以着爱金华山水者于是可无遗恨矣以奉钦一力而能有功于幽胜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则事功寧有既耶奉钦以寺记为请聳然为书以授之

元寶观重建大殿记

东阳县之南四十里有观曰元寶世传齐人陈元寶舍宅为之因以名云宣和剧盗之火观为煨烬则其里陈君严始建所谓北极殿者大夫徐君端记其事颇异大夫名下一字实吾先祖之讳今不具严严弟仕澄字彦清自力家事积货殆且巨万志不在于积也而泄之里闾亲旧之惠为未足乃泄之观焉三清有殿殿有庑合以三门而观俨然矣皆彦清之为而绍兴之二十一年也未几殿蠹于蚁彦清之子德佐过而心动焉思与诸弟協力成之使其父之志与殿俱存而主观事葛元度并以风其诸子曰先志今如何欣然捐金合百万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为民祈福祷请如响其积亦颇伙并倾私囊募众縁以建其事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云继之犹藉德佐之弟德先德高以自助用财合一千万役人之力凡万五千经始于淳熙辛丑之春落成于甲辰之冬宏壮伟丽一切视彦清在时遠近合觀起敬增叹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也三教之兴废有时而本末宏阔源流深长非百世圣人不能定则修旧起废固其徒之事也彦清兄弟皆有财力可以自驰骋于世而本朝出仕惟两涂故其才独自豪于乡其明效大验亦不遗余力而乃见所谓两殿者殿之随废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叹也已元度善自兴其教者而敢爱其力而自纳于废弃殿成而胡大云亦死相与成就其殿之凡役彦清幼子疆亦从而相之旁观多陈氏其详虽不可考宜其为元寶不可知孙子一念之烈泄于七八百年之后者犹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于志念之烈者乎疆与道士合辞以记为请诺之阅二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题跋

书类次文中子后

以中说方论语以董常比颜子与门人言而名朝之执政者与老儒老将言而斥之无婉辞此读中说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则曰严子陵钓于湍石尔朱荣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贵得位龚氏本则曰严子陵钓于湍石民到于今称之尔朱荣控勒天下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故模仿论语者门人弟子之过也龚氏本曰出而不声隐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阮氏本则因董常而言终之曰吾与尔有矣故比方颜子之迹往往多过内史薛公使遗书于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杨素诸公哉薛公谓子曰吾文章可谓淫溺矣子离席而拜曰敢贺丈人之知过也谓其斥刘炫贺若弼而不婉者过矣至于以佛为圣人以无至无迹为道以五典潜五礼错为至治此皆撰集中说者抄入之将以张大其师而不知反以为累然仲淹之学如日星炳然岂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类次之意如此

书文中子附录后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为杜淹撰龚氏本则曰福獎福獎福郊也今虽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錄故存其錄而去其人房魏论礼乐事出于福時所錄虽其间语言不能无饰然参考太宗与诸公经营当时之事宜必有此今备存之重去其旧也以余观之魏征杜淹之于文中子盖尝有师友之义矣如房杜直往来耳故尝事文中子于河汾者一切抄

之曰门人弟子其家子弟见诸公之盛也又从而实之夫文中子之道岂待诸公而后重哉可谓不知其师其父者也關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实书而藏之备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往以其筮为怪易有理有数数出于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变明其数足以计将来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之论人谋天命有后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盖有助焉龚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书曰文中子附錄

书伊洛遗礼后

伊洛遗礼其可见者惟婚与丧祭仅存其一二今以附诸补亡之后夫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补亡所集其义也苟精其义则当时之所参定者尚可考而缺裂不全之制岂必以是为尊哉记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存其可见者以惜其不可见者而已

书伊川先生春秋传后

伊川先生之序此书也盖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没今其书之可见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为不然先生尝称杜预之言曰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履而饫之使自趋之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先生于是二十年之间其义甚精其类例博矣学者苟精考其书优柔履饫自得于言意之外而达之其余则精义之功在我矣较之终日读其全书而于我无与者其得失何如也

书欧阳文粹后

右欧阳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虽片言半简犹宜存而弗削顾犹有所去取于其间毋乃诵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于犯是不韪而不疑也初天圣明道之间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泽涵養天下盖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乐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儿幼稚什伯为羣相与鼓舞于里巷之间仁宗恭己无为于其上太母制政房闕而执政大臣实得以参可否晏然无以异于汉文景之平时民生及识五代之乱离者盖于是与世相忘久矣而学士大夫其文犹袭五代之卑陋中经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学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独有愧于古天子慨然下诏书以古道飭天下之学者而公之文遂为一代师法未几而科举禄利之文非两汉不道于是本朝之盛极矣公于是时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以为大阙其策学者之辞殷懃切至问以古今繁简浅深之宜与夫周礼之可行与不可行而一时习见百年之治若无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国王文公得乘其间而执之神宗皇帝方銳意于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说饰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职业修民兵制国用兴学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圣虑之所及者尝试行之寻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盖见于末命而天下已纷然趋于功利而不可禁学者又习于当时之所谓经义者剥裂牵缀气日以卑公之文虽在而天下不复道矣此子瞻之所为深悲而屡叹也元佑间始以末命从事学者复知诵公之文未及十年寢复荆公之旧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间可胜道哉二圣相承又四十余年天下之治大略举矣而科举之文犹未还嘉佑之盛盖非独学者不能上求圣意而科

制已非祖宗之旧而况上论三代姑以公之文学者虽私诵习之而未以为急也故予姑掇其通于时文者以与朋友共之繇是而不止则不独尽究公之文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御矣先王之法度犹将望之而况于文乎则其犯是不韪得罪于世之君子而不辞也虽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纡余宽平反复以达其意无复毫髮之遗而其味常深长于言意之外使人读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闢世教岂不大哉初吕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议论不合党与遂分而公实与焉其后西师既兴吕公首荐范富韩三公以靖天下之难文正以书自咎欢然与吕公戮力而富公独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国家之福而内外相关而不相沮盖治道之基也公与范公之意盖如此当是时虽范忠宣犹有疑于其间则其用心于圣贤之学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从来遠矣退之有言仁义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论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学本乎先王庶乎读是编者其知所趋矣

书家谱石刻后

陈氏得姓所繇来甚详今不复载自太丘长以来逵既渡江其后中微霸先用以为陈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于皇朝之初陈氏散落为民谱不可系今断自我七世祖始从所逮闻也自我皇祖若诸从兄弟岁时祭祀有所谓军阵者次尹儿时不得问今莫可质犹记湖州尚书一人以待博闻者参考

书职事题名后

笺奏一局之具眼掌记一局之司命题名小録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膳虽若碎烦亦有关系蒙恩来此盖久而后知之四海九州岛之人邂逅而为同年士大夫荐吾所不知者亦当分其能品以为言庶几各识其职云耳

书赵永丰训之行録后

太史公论婢妾之引决出于计划无俚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将以有为也而孟子论义有重于死虽圣贤不得而避人固难于一死而一死之难又如此国家遭阳九之厄能以死拒敌者固自有数而禁卒内溃人不知义极矣身为宗室以当百里之寄不爱一死以明大义此圣贤所不得而避者其死岂不壮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边功使守在四裔而公独知其为祸乱之萌及金人剪中国如枯槁公又欲率义师以沮遏其锋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于一死者义之所在不约而自隐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尚其子孙者也张巡之死义岂不明甚而犹有待于韩李之秉笔者朝廷之旌死节不踰时岂待人言而后明哉殆未请耳天人报应尚堕渺茫上下融合实闢激劝天下士固不少为赵公设也公之孙彦櫟出其始末以示亮因书以归之新天子龙飞之十日也

书林勲本政后

右林勲本政书一十卷比较二卷徐宗武得之巩氏家勲尝游宦广中盖绍兴初容州所刊本也勲为此书勤矣考古验今思虑周密世之为井牧之学所见未有能易勲者

顾其间将使隶农耕良农之田纳租视其俗之故经赋出于良农而穀农出军赋疑非隶农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辟者而受其赏焉有趋利起争之渐疑非王政所当出者一人之智而思虑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归于可行则补其不及行之者之责也顾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为六乡六遂而禄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间开方计之地之所未尽者宜尚多有盖王政宽大纳民于其间不用一律以齐之则制度虽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长守而经数常齐矣汉之民田固已无制大畧计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泽羣不可垦盖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谓可垦不可垦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垦田直十五分之一耳盖虽汉法不能尽数以齐之也今勲欲举天下而用一律以齐之无乃非圣人寛洪广大之意乎且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于山林川泽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计之定其一以为经数起贡起役起兵简教之法悉如勲所定以其二为余夫闲田及土工贾所受田凡朝廷郡县之官皆使有田参定其法别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属以掌山林川泽大为之制使民得尽力于其间而收其贡赋以佐国用以苏疲民则经数常齐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广则民不骇而政易行然后勲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几勲之志也虽然事不习熟则人之视听易以惊动骤而行之非成顺致利之道也勲之书至矣要岂人之视听所常习者乎非其所常习虽用勲三年颁降之说犹恐不能无动也夫成顺致利之道易所载十三卦圣人盖用此道以开天地而立人极者自汉以来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为惟其一变之余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后此后世之所以治乱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复也勲之书可用于一变之后安得其人以开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变识圣人之用而得成顺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则余之刊勲书所望于世之君子盖甚厚

题喻季直文编

乌伤固多士而称雄于其间者余熟其四人焉盖非特乌伤之雄也喻叔奇于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别去三日念之輒不释其为文精深简雅读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独能降意于一世豪杰而士亦乐亲之其文壮丽精致反复开阖而卒能自阐其意者陈德先举一世不足以当其意而人亦不愿从之游然其文清新劲丽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无亲疎贵贱皆与之尽而于余尤好其文蔚茂驰骋盖将包罗众体而一字不苟读之亹亹而无厌也而四君子者尤工于诗余病未能学也然皆喜为余出余亦能为之击节余穷滋日甚索居无頼时一作念顾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先季直虽宿春可从其游而出门輒若有繫其足者喻行之牧之出季直旧文一编示余耸然观之如得所未尝茂恭死其文益可贵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得吾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目昔余尝读茂恭之文而面叹曰九原不可作欧苏姑置勿论如世所谓六君子者公将何愧茂恭油然而笑盖以为能知我者幽明异道每念此意为之索然今将求厌足于季直耳

跋焦伯强帖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況若伯強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于骨肉書翰之間恩意藹然蓋非其異行也魯多君子而宓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佑更無着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旦馳驟諸公間聲光晔然此帖亦可窺一斑乎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為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后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于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听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余若于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技术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于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人共之其不得見于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于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為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為之感慨于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于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于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于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厌豈悅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弃乎故余于叔瞻無旧故而為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叙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書作論法（意與理勝）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眾故大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典麗奇寓于純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于理與意而務求于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龍川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龍川集卷十七

（宋）陳亮 撰

○詩

廷對應制

皇朝銳意急英賢割據中原七十年際遇風云凡事別積功日月壯心愆管蕭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則傳慚負壽皇勤教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

云汉昭回倬锦章烂然衣被九天光已将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风与奉扬治道修明
当正宁皇威震迭到遐方复讎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髮苍

○歌

谪仙歌有序

清夜独坐天地无声星斗动摇欣观李白集高吟数篇皆古今不经人道语骚章逸
句洒然无留思寥寥数百年间扬鞭独步吾所起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叹久之恨
无人能继太白后因成谪仙歌以是祝太白举觞以酬太白太白有灵其听我声知我意
矣

李白字太白清风肺腑明月魄扬鞭独步止一人我诵太白手屡拍尝闻太白长庚
星夜半星在天上明仰天高声叫李白星边不见白应声又疑白星是酒星银河酿酒天
上倾奈无两翅飞见白王母池边任解醒欲游金陵自采石翫月乘舟归赤壁欲上箕山
首阳巅看白飡雪水底眠紫烟又不知在何处漱瑶泉酌霞杯怅望不见骑鹤来白也如
今安在哉我生恨不与同时死犹喜得见其诗岂特文章惟足法凛凛气节安可移金銮
殿上一篇颂沉香亭里行乐词此特太白细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脱靴奴使高力士辞
官妾视杨贵妃此真太白大节处他人不知吾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解使青塚枯骨立呼
其名鬼神惊惟有羣仙侧耳听我今去取昆山玉将白仪形好雕琢四方上下常相随江
东渭北休兴思会须乞我乾坤造化儿使我笔下光焰万丈长虹飞

○词选三十阕

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北）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羣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
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
仗孤忠万里干戈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天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念奴娇（至金陵）

江南春色筭来是多少胜遊清赏妖冶廉纖只做得飞鸟向人偎傍地辟天开精神
朗慧到底还京樣人家小语一声声近清唱 因念旧日山城个人如画已作中州想邓
禹笑人无限也冷落不堪惆怅秋水双明高山一弄着我些悲壮南徐好住片帆有分来
往

贺新郎（同刘元实唐与正陪叶丞相饮）

修竹更深处映帘栊清阴障日坐来无暑水激泠泠知何许跳碎危栏玉树都不系
人间朝暮东阁少年今老矣况樽中有酒嫌推去犹着我名流语 大家綠野陪容与筭
等闲过了薰风又还商素手弄柔条人健否犹忆当时雅趣恩未报恐成辜负举目江河
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苦歌未罢谁来舞

满江红懷（韩子师尚书）

曾洗乾坤问何事雄图顿屈试着眼阶除当下又添英物北向争衡幽愤在南来遗恨狂徒失筭凄凉部曲几人存三之一 诸老尽郎君出恩未报家何恤念横飞直上有时还戢笑我只知存饱暖感君元不论阶级休更上百尺旧家楼尘侵帙

桂枝香（观木犀有感寄吕郎中）

天高气肃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宫都足不辞散落人间去怕羣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唤回春意几曾幽独 是天上余香剩馥怪一树香风十里相续坐对花旁但见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况东篱凄凉黄菊入时太浅背时太远爱寻高躅

三部乐（七月送丘宗卿使北）

小屈穹庐但二满三平共劳均佚人中龙虎本为明时而出只合是端坐王朝看指挥整办扫荡飘忽也持汉节聊过旧家宫室 西风又还带暑把征衫着上有时披拂休将看花泪眼闻弦骨对遗民有如皎日行万里依然故物入奏几策天下里终定于一

水调歌头（癸卯九月十五日寿朱元晦）

人物从来少篱菊为谁黄去年今日倚楼还是听行藏未觉霜风无赖好在月华如水心事楚天长讲论参洙泗杯酒到虞唐 人未醉歌宛转兴悠扬太平胷次笑他磊砢欲成狂且向武夷深处坐对云烟开敛逸思入微茫我欲为君寿何许得新腔

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几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冈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戈鋌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回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懷韵）

老去憑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冬裘夏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讎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筭世间那有平分月征妇弄汉宫瑟 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絶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

瑞云浓慢（六月十一日寿罗春伯）

蔗浆酪粉玉壶冰醕朝罢更闻宣赐去天咫尺下拜再三幸今有母可遗年年此日共道月入懷中最贵向暑天正风云会遇有恁嘉瑞 鹤冲霄鱼得水一超便直入神仙地植根江表开拓两河做得黑头公未骑鲸赤手问如何长鞭尺捶向来王谢风流只今管是

阮郎归（重午寿外舅）

波光渺渺浸晴陂有亭湖岸西芰荷香拂柳丝垂升堂献寿卮 红约腕绿侵衣愿祝届期頤花间妙语欲无诗一年歌一词

祝英台近（六月十一日送叶正则如江陵）

驾扁舟冲剧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兴一一旧时路百年忘了句头被人鑽破故纸里是争雄处怎生诉欲待细与分疏其如有凭据包裹生鱼活底怎遭遇相逢樽酒何时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须住

蝶恋花（甲辰寿元晦）

手捻黄花还自笑笑比渊明莫也归来早随世功名浑草草五湖却共繁华老冷淡家生冤得道旖旎妖娆春梦如今觉管今岁华须到了此花之后花应少

水调歌头（和吴允成游灵洞韵）

人爱新来景龙认旧时湫不论三伏小住便觉凛生秋我自醉眠其上任是水流其下湍激若为收世事如斯去不去为谁留本无心随所寓触虚舟东山始末且向灵洞与沉浮料得神仙窟穴争似提封万里大小几琉球但有君才具何用问时流

念奴娇（送载少望参选）

西风带暑又还是长途利牵名役我已无心君因甚更把青衫为客邂逅卑飞几时高举不露真消息大家行处到头须管行得何处寻取狂徒可能着意更问渠侬骨天上人间最好是闹里一般岑寂瀛海无波玉堂路稳着青霄翼归来何事眼光依旧生碧

卜筮子（九月十日寿徐子才）

悄静菊花天洗尽梧桐雨倍九周遭烂漫开祝寿当头取顶戴御袍黄迭秀金棱吐仙种花容晚节香人愿争先覩

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

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缙不爱蔓藤累葛壮气尽消人脆好冠盖阴山观雪亏杀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呉成倒转问鲁为齐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斩新换出旗麾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櫛只成痴絶天地洪炉谁扇韞箬于中安得长坚铁淝水破关东裂

垂丝钓（九月七日自寿）

菊花细雨萧萧红蓼汀渚景物渐幽风致如许秋未暮又值吾初度看天宇正澄清欲往登高未也红尘当面飞舞几人吊古乌帽牢收取短髮还羞覩遐寿身近五云深处

彩鳳舞（十月十六日寿钱伯同）

人立玉天如水特地如何撰海南沈烧着欲寒犹暖筭从头有多少厚德阴功人家上一一旧时香案煞经惯小驻吾州纔尔依然欢声满莫也教公子王孙眼见这些儿颖脱处高出书卷经纶自入手不了判断

鷓鴣天（懷王道甫）

落魄行歌记昔遊头颅如许尚何求心肝吐尽无余事口腹安然岂遠谋纔怕暑又伤秋天涯梦断有书不大都眼孔新来浅羨尔微官作计周

谒金门（送徐子宜如新安）

新雨足洗尽山城袢溽见说好峯三十六峰峰如立玉 四海英游追逐事业相时
伸缩入境德星须做福只愁金诏趣

天仙子（七月十五日寿内）

一夜秋光先着柳暑力平明羞失守西风不放入帘帏饶永昼沉烟透半月十朝秋
定否 指点芙渠凝伫久高处成莲深处藕百年长共月团圆女进酒男称寿一点浮云
人似旧

水调歌头（和赵周锡）

事业随人品今古几麾旌向来谋国万事尽出汝书生安识鸱鹏变化九万里风在
下如许上南溟斥鷃旁边笑河汉一头倾 叹世间多少恨几时平霸图消歇大家创见
又成惊邂逅汉家龙种正尔乌纱白纈驰骛觉身轻樽酒从渠说双眼为谁明

洞仙歌（丁未寿朱元晦）

秋容一洗不受凡尘浣许大乾坤这回大向上头些子是鸱鹗抟空篱底下只有黄
花几朵 骑鲸汗漫那得人同坐赤手丹心扑不破问唐虞禹汤武多少功名犹自是一
点浮云铲过且烧却一瓣海南沉任拈取千年陆沉奇货

祝英台近（九月一日寿俞德载）

嫩寒天金气雨搅断一秋事全样霏微还作小晴意世间万宝都成些儿无欠只待
与黄花为地 好招致对此郁郁葱葱新萸未成醉翻手为云造物等儿戏也知富贵来
时一班呈露便做出人中祥瑞

踏莎行（怀叶八十推官）

书册如仇旧游浑讳有怀不断人应异千山上梦魂轻片帆似下蛮溪水 已共
杯酒长坚海誓见君忽忘花前醉从来解事苦无多不知解到毫芒未

南乡子（谢永嘉诸友相饯）

人物满东瓯别我江心识俊游北尽平芜南似画中流谁系龙骧万斛舟 去去几
时休犹自潮来更上头醉墨淋漓人感旧离愁一夜西风似夏不

三部乐（七月二十六日寿王道甫）

入脚西风渐去去来来早三之一春花无数毕竟何如秋实不须待名品如麻试为
君屈指是谁层出十朝半月争看抟空霜鹘 从来别真共假任盘根错节更饶仓卒还
他济时好手封侯奇骨没些儿嬾姍勃率也不是峥嵘突兀百二十岁管做彻元分人物

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

话杀浑闲说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尊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着了
几茎华发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写旧恨向谁瑟 男儿何用伤离别况
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
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

点绛唇（咏梅月）

一夜相思水边清浅横枝瘦小窗如昼情共香俱透 清入梦魂千里人长久君知否雨僝云愁格调还依旧

○表

皇帝正谢表

伏以天之生才实系国家之造人之用世亦关时运之兴济济朋来班班颢脱以须选择不使弃遗臣亮等恭惟皇帝陛下以圣人之大才行天下之正道韬英武于盛际对易之需据君师之至尊为书之范眷言问寝重于复讎固将与时以偕行讵有抚机而不发安静和平之福用以宅心发扬蹈厉之功期于得士臣亮等仰知圣意俯诵謏闻本末后先宁无失策短长高下孰有遁情悉俟圣裁尽从官使自今以始宁敢窃爵禄以苟岁时如日之升或可依风云而效尺寸臣亮等下情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重华宫正谢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见选抡之道惟时是逢虽三岁之故常而一日之特异无非自献盖有从来臣亮等恭惟寿皇圣帝陛下对越在天倦勤与子以不世出之资而归之淡泊以大有为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论天下大计之小臣亦尝动圣人隐忧之良会一时排摈十五载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见共幸奋身于今日独知回首于当年不肖姓名再关天听已输忠款尽出圣谟载惟精一之传无非正大之实设科取士虽旧贯之尚仍陈力复讎亦大义之难废共兹一轂合彼众材付托得人爰上唐家之寿陟降在帝孰知文后之声臣亮等下情无任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启

谢留丞相启

数十年穷居畎亩未谐豹变之怀五千言上彻冕旒误中龙头之选顾今自喜论古良惭虽欲有言莫知所谢敬惟大丞相少保国公卓荦良臣勤劳硕辅重道崇儒之正学素所讲明立纲陈纪之大经备尝议论秉钧独当大任持衡务适厥中为社稷之元龟掌文章之司命献谋猷于左右固光裕于后先如亮者才不逮于中人学未臻于上达十年璧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复中原之策两议宰相无辅佐上圣之能荷寿皇之兼容恢汉光之大度留张齐贤以遗主上裨宋广平而冠羣儒静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嘘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奋身敢不益励初心期在重温旧业出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设三表以系单于请从今日若徐求其可称必更得于所图

谢葛丞相启

平生险阻宁一事之称心晚节遭逢当上圣之信目况更新于爰立方共耸于具瞻适丁斯时当有甚幸敬惟大丞相国公山立玉峙地负海涵才非求奇贵其可用事去己甚取其适宜不自知其同心宁更防于异己是非毁誉肯槩于胷中小大短长自安于度外虽斡旋之功每极其妙而归宿之地卒底于平士守常心物无缺望百年旧典当渐见

于施行一日俊功宜不忧于震动共赞朝廷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时亮少不自量谓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难虽性命其如何忽从死灰之中腾上烈焰之表栽培倾覆天亦何心嘘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门墙之旧物加之场屋之陈人忍使白头尚作如新之态当令赤手曾微直上之嫌为知己而狂言亦无心于任运

谢陈参政启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梦事旋若好风方大贤共秉国钧之时而一介乃有遽掩时流之幸老之将至人其谓何敬惟参政相公究力古书潜心正学质而有韵判一言父子之间博以逢原当千载君臣之会是膺大任以展良图四海羣贤争先攀附百年旧典次第施行方皇家陈善以闭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弥纶所至不阙毫厘汲引而来咸展尺寸萌新芽于枯木燃烈焰于死灰亮祸患之余心志凋落尘埃之底笔墨荒疎独有丹心不渝白首自牖纳约于焉开明盈缶有孚所以发志不学近名之直亦微慕利之谀上于二三之中擢在第一之选圣恩深厚固非臣下所能知众口会同夫岂志力所可及自天有命无地自容音韵琅琅徒累巨公之读风期隐隐式闕上哲之懷略转洪钧悉成通路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谢赵同知启

汲引人才使相先后倏经时变寧问短长但有向者之虚名庶几今兹之实用滥叨首选徒激壮心自源徂流探端知绪敬惟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结主知出其才猷遂为世用践更多矣声问伟然北向以复神州固有无前之志中立而行正道姑从端本之谋英流冀其相先善类依以为重公辅雅望上所属心宥密本兵国焉惟屏官则见舜朝之逊贤岂容尧野之遗念昔少年及见前辈素所自喜兵法六韬已而饫闻中庸大学坐想百年之旧疾趋一世之雄荏苒岁时牵连祸患人皆欲杀付微命于鸿毛公不我遗脱残年于虎口况遇持于文柄欲稍复于古初舍其旧而新是图望之大而小可畧使膺清问尽致公言上亦念其论之平竟以先此时之选愿当圣世合天下之异以为同岂无厉阶非斯人之徒而谁与鼓同舟遇风之势成披云睹日之功出尖之才百端并用易世之怨一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谢罗尚书启

世岂无才不必其用仁非为众宜在夫高苟天人之皆同则时命之自合故虽终遇敢不知归伏念亮少张虚气于万夫晚付微躯于一髮老之将至邓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残生犹动诸公之至念崎岖拙计误分上圣之洪私其使终焉未知可也此盖伏遇某官受天间气为国伟人屹立漠庭无出其右主张周道卒底于平遇所不安思必自达犹懷晚进孰可任于后来遂使弃人亦有光于末路纷然万口翕若一辞如韩信者无双常惧鄴侯之误擢孙弘为第一卒遗武帝之忧事固难平人岂易识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谢曾察院启

劫火不烬玉固如斯死灰复燃物有待尔岂是非之顿异盖得失之无常众口会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独知所归伏念亮寂寞壮心凋零余命藏身新进奈种种于鬓毛回首旧游已班班于从列知天人之未易合而今古之莫能同死蟹护脐欲去不可生龟脱壳正尔良难乃于斯时有此大幸兹盖伏遇察院执事文章宗主道德輦流一代端人务先汲引百年说论用为据依以重朝廷以尊旒宸扶持国是毁誉之所不迁董劝士风邪正于焉自别故虽亮輦亦取睿知越在二三岂不知其过分俄升第一用独抱于隐忧爰饰空腸试当实责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谢张侍御启

主持公论意独在于朴忠叶正上心理难施于巧智虽或从于亲擢本亦备于先登推其闾端何以论报伏念亮脱身虎口久矣讳穷批逆龙鳞期于合理庶几一割之有用安能百炼而愈刚竞短争长无复此梦分多共少冀度残生白首駸駸丹心隐隐言在此而意在彼问之显而答之微第其度程亦在二三之数决于旒宸竟成第一之传辱此误知光夫末路此盖伏遇侍御执事英姿沉毅伟量洪深国典朝章固盛时之所习见世科士版亦素宦之所具宜腾此英声成夫厚德风宪之地执守是先才智之渊选抡不易欲使从风而靡要当如日之升献言因恶于近谏矫枉亦防于过直少年勇决记追逐于英游暮景安详务归尊于独智并心一向圖补万分正学以言及明时而自献导人使谏开大义以相先公所欲为谁敢不应

谢黄正言启

文律持平岂遽分于人品论衡求是亦务当于物情累藻鉴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误足光晚景以动壮懷伏念亮剽说何如蹉跎至此置身无所方念昔非回首亦疑未知孰是岂有圣贤之学乃为世俗所憎殆非其人以招此祸暮年前鄰私窃自怜寸晷短长虽争何用遇执至公之柄肯收近拙之文使对大廷哀然亲擢误先众隼翕若诵言非出人谋悉从天定此盖伏遇正言执事英姿挺特德性静渊学有源流诚不惭于游夏文出机杼盖取则于孟韩固非尧野之肯遗抑亦汉庭之未有竟从王邸收备谏工遇事风生輦流退缩责难山立左右惊嗟持此血诚效夫心膂不遗余力曲致弥缝犹有后忧敢忘汲引故虽某輦亦及今兹岂徒尔而激昂盖闻之而兴起合天下为一体非此为则彼为极治道无两端苟君美而身美

谢章司谏启

讳穷久矣世寧保其必遭自视歉然人岂容于强附苟不愧君子之论斯足对上圣之知赖此品题几于遇合伏念某脱身虎口欲求护命之符妄意鸿冥莫得游仙之枕进退不知所据往来徒自于心睠一试之随羣盖百思而无策庶其在此不堪暮景之懷幸而得之敢作少年之爱入当大对曲尽寸心问所不该言岂容于越次意虽独至事亦谨于闾端故此区区发其耿耿有司之所不快越在二三当宁以为无他俄从第一侥幸至此称塞若何此盖伏遇司谏执事貌粹骨竒神清气劲学传正派以百圣為準绳文擅古

风以两汉为机杼鼓行场屋而无其对惊动簪绅而为之先岂止嘉猷足善王邸遂膺睿眷以备谏工知无不言成非所计海内人物固自如林古来忠诚亦应有数牵连咸在汲引而来识别分明不虑人心之异诸凡魁垒亦惟门下之归上诚得人公必知我

谢杨解元启

决得失于数人之目有命者类能得之同毁誉于万口之辞懷才者始克称此睠一时之偶幸矧羣议之喟然感惠有繇抚躬知愧窃以求贤而下间岁之诏国有常经糊名而收一日之长士多苟得立制美踰于今密得人无复于古如盖昔者相知以心此心达而此士至而后世相持以法一法立而一弊生程度愈谨而豪杰之气渐以拘禁防益密而旷达之人遗其辱顾积弊之至此岂创法之所期故庙朝徒叹于乏才而川泽岂闻于遗士虽十九之乖意庶千一之有人如某者才本不羈誉俄过实虽本诸公之浪听卒为十目之不容盖才者争之端据其端而争日至而名者忌之府趋其府而忌羣兴人其奈何天亦随罚忧患百罹而未艾惊惶万状而莫支既荣辱之两忘亦得丧之一致一若龙而一若虎习且不能呼我马而呼我牛惟其所谓已分息心于世故岂期获玷于贤书顾脱父之无阶漫随人而求举望不及此得之若惊此盖伏遇判府先生以恢廓之资充硕大之学百年忠骨尚观慷慨之遗奕世义门犹识熏陶之自清望骤膺于圣眷长才或耸于朝班入为持橐之华出拥分符之重狱讼日简教化寢行致此无庸亦叨首荐某敢不勉其不逮听以无心瓦注者巧而金注者愆本何所系适矢复沓而方矢复寓庶造其精

答陈知丞启

讲闻高谊常恐无因遂觐长笺如见所畏虽鸣谦之过厚然视履以良劳拜此不堪却则焉敢敬惟知丞中大世德之厚天姿之纯少小驱驰寧憚劳于州县老成澹泊肯徼福于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平易近民之政习熟见闻忠信报上之诚周旋启处犹懷晚进及识前修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孔文子之不耻下问总是而往行之亦宜某涉世多艰谋身大拙涂穷甚矣莫知转动之方事变突然殆出意料之表本非常法徒立下风以之为贤则何所取裁以之视民则几于甚堕置之勿问虽公事而掉头示以无他付俗緣于掩耳岂徒报谢为是稽迟过此以还未知所措

送陈给事去国启

伏审抗章得请完节言还颇俗称高善类太息窃以君臣本乎一体去就自为两端苟决意以为高则虽留而奚补股肱卫首本不相知心膺去身宜非所乐念之久矣末如之何谓微臣以罪而当行庶明主动心而一鑒尚期有卒何敢自安睠此设心无非体国然用舍之际休戚相關嗟元气之日伤而良医之遽去中夜起立不胜惓惓之懷明日遂行徒重摇摇之望敬惟某官才全而粹气毅以洪风骨奇麗可任大事精神端重厥有沉几屹为老成以壮吾国顷方当路某固乡风未能自处于无嫌是以小迟而未见百念俱冷事忽动其隐忧数语自通分遂忘于僭越

龙川集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八

（宋）陈亮 撰

○启

贺周丞相启

属者廷有大号相则真儒天人知归中外咸耸缅惟庆慰厥有英略乃佐兴王至于守文之君必也持重之相两适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细以入麓洪惟本朝独异前古苟在此位无非以儒尽取六经之空言发于一代之实用人才高下固亦多端圣道始终长繇一日此三代之所以盛而两汉之未能纯虽使间世而生何异比肩而立敬惟大丞相国公万夫之特四国所瞻长江大河足以流转墨客光风霁月足以荡漾英游用德宇之老成易辞场之后发旧人谁在莫与同升华贯徧仪始膺爰立歷数绍兴渡江以后敢忘建隆立国之初渊源可推聿先游夏指挥苟定不数萧曹国有人焉天所命者某登门虽久参乘莫胜心知累卵之甚危技至屠龙而何用不圖岁晚遂际经纶寧问时宜悉垂覆盖

贺洪景卢除内翰启

伏审进东观之成书拜北门之真命当为此官久矣或进用于下陈顾乃于今得之爰屹成于旧德治朝举此公论翕然窃以周置内史之官汉重尚书之选政事考以法令之貳中外应以义理之文责重望高有四方册命之掌职亲地密皆一人听治之余或废或兴有因有革翰院起于唐室而官制崇于本朝匪曰私人是为内相玉堂夜直动则诏王寝殿朝参退而视草以谋王体以壮国经纬时老成作我心膺敬惟侍讲修史内翰襟期洒落风度粹夷道德文章足以宗师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羣工羽仪庙朝翱翔禁路百年旧事勒成大典以无遗千古陈编孰谓圣传之可秘蔚从人望简在帝心睠二难之迭居宜一妙之独殿固当拜假就使为真眷意方隆登庸所属嘉言善话固已久沃于圣聪至公血诚行且独开于天步尽还旧观足慰具瞻某获从门屏之游亲睹衣冠之盛一命再命循墙而恭特书大书秉笔以俟谨再拜遣一介奉启事诣阶墀投纳伏惟台慈特赐鉴念

谢王丞相书

谤如猬磔莫寻解免之端命若鸿毛敢觐生全之幸非丞相独主公道于上则廷尉未为天下之平卒以微生自归洪造伏念某性固小异命亦多奇纵居不择乡岂为恶人之地道使行或由径寧通小吏之金钱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杂治第知鍛炼之无端口语横生当信吠声之可畏所幸圣贤之在上不使彘独之向隅虽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术然杖笞免矣皆照临及物之功还其无罪之躯长我有道之国此盖伏遇大丞相国公两朝耆德间世伟人小物克勤率以毕公之正一夫不获曰惟伊尹之辜欲民无冤繄国有政辞虽自列每嗟狱吏之为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虽微欲报之所尚期未死以前

谢留丞相启

兵莫憯于志春秋所以严首恶之诛物不得其平法令所以求显状之着厥或司存之疑贰则颂庙论之平章小人覬其可欺微躯恃以无恐敢言偶幸实賴生全窃以有万不同合民命而为国命杀一无罪损王心以违天心曾是细微之灾终累久长之福苟其有少或似所当明辯于十目之严至于了不相干寧肯依违于众口之铄判然生死之异道由此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于自知甘于受谤属屢而已诵说云乎推平生志念之无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岁口语之可畏谓杀人伏法以何疑不图事状之皦然犹待诏狱而后定风波汹涌尚余势之未平日月照临幸容光之无蔽使不及此其将若何此盖伏遇大丞相少保国公弼亮两朝仰成元老不以纷纭为喜怒不以疑似定刑诛通一身无非至公岂待仁声之達与四海同兹大庆共观生道之施朝无失刑人有定向耻当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机尚使尔民信君子必归之恕事非小补会适洪私不劳有力之呼无复向隅之泣自顶至踵横嘉惠于不赀镂骨铭肌怅余年之无几

谢葛知院启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杀要岂公心惟爱士出于至诚则恤刑视其大体门墙旧物蝼蚁微生鸣其积冤纳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遂阔疎学剑何止不成徒存逸想读书非求甚解第采高标漫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于无用宜取祸以难明下流而致缙绅之见推从何自取穷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无因谓其豪强处以任侠加虚谤于实事入信语于疑心内揣甚安誉不为喜而毁不为沮外传太甚恶欲其死而爱欲其生酝在平时合成奇祸重以当涂之立意加之众怨之凿空人与千金未能半信家置一喙犹有后言遂烦诏狱之兴允谓事情之审不胜谗者尚及今兹非庙论之至平盖残生之永已此盖伏遇知院相公以絕人之量涵盖世之英阖辟往来归之无事是非好恶混于不争方其为韦布之时固已有公辅之器较艺軼出肯矜銜于己能奕世嗣兴况践更于时变收天下之小以为大合人情之异以为同扬歷班行从容廊庙饥溺闕于禹稷指挥定于萧曹对众一言羣吏耸闻而加审从旁四顾同列熟视以生嗟兴言有识之知几安得无故而杀士为国遠虑欲民无冤当二三大臣之同心何往非福使亿万斯年之受祐有庆惟刑

谢胡参政启

并建豪英获际不冤之世苟全性命颇思当痛之时虽以自怜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虽广受才则疎少不如人所向墙壁老之将至乃罟网罗苟有一迹之可疑岂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适值途穷一传传虚紮路人而为罪三年置对任狱吏之便文不思讼者之谓谁但使仇人之逞志鞠之又鞠疑于无疑杀一不辜惧损奕世无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忧过计之心欲究尽于物情终上干于庙论此盖伏遇参政相公为国遠虑作时孚先称物平施出一代经纶之手议狱缓死佐九重断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无言必自我平心而取决拾一生于九死寧勿药无妄之灾付万事于大公岂施恩不报之所有

来私谢未泯常情

谢陈同知启

鹿非产于庖厨系惟其命盆岂干于日月戴掩其明嗟哉平人有此奇祸肯茹冤于圣世必白事于羣公卒以微生自归洪造敢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览古书恐遂流于无用晚更世故始渐见于难通岂求田问舍之是專亦闭门造车之可验一毫以上通缓急于里闾终岁之间仅饱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虽路人亦甘于就紮至遭毒手盖坐客尽知其为冤第以当路之见憎况复旁观之共谤怨家白撰于其外狱吏文致于其中俨然凶人无一可免置之诏狱凡百谓何诘其来繇可为惊骇逮风波之既定亦事状之皦然多取天地之虚名所宜受罚犹有鬼神之明证终賴持平国有人焉事无冤者此盖伏遇枢密相公英姿不世学力絶人无遗憾于天不求同于俗古心古貌读前輩未见之书先觉先知得累圣不传之学虽泊然于世念岂得已于时须刑名度数之诸家源流具涉规矩準绳之大器本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断国论方求万事之合律不忍一夫之纳沟畴昔少年许其托契晚节末路不啻如新岂敢以冤而自言固已无简而不听恍如一梦尽忘井邑之故吾愿以余年自附门墙之小物

谢罗尚书启

自顶至踵横嘉惠于诸公与口誓心指残生于再世虽施恩不求其报而顾义必知所归自惭奇蹇之踪倍费生全之力伏念某暗于涉世拙于谋身直情径行视毁誉如风而不恤跋前■〈士〰田疋，上中中下〉后方进退惟谷以堪惊向也路人俄而重辟睠木索之皆具寧髮肤之可全苟以疑似残其躯岂敢为当涂而自爱至于罗织剿其命亦恐成圣世之失刑竟不察于人言爰特兴于诏狱半毫以上皆凿空无据之词十目之间有左验甚明之实平心以察两造低首而听一成狱情既真物论惟允死生异道天地鬼神之鉴临骨肉成围父子夫妇之感泣事系皋陶之种德心知伯夷之折民申其天休长我王国此盖伏遇修史侍讲判部尚书英姿不世伟度自天方为布衣固已有当世之志及持从橐莫不惟大贤之归内韬骏发之才蔚负老成之望青天白日有是清明霁月光风终然洒落軫一夫纳沟之念操万事入律之权小用经纶大有關係敢以平生之雅故用为缓急之据依恭值仁心遂张公道怵惕惻隐知纳交要誉之皆非踣毙沉埋岂繁言蔓词之为渎仅賒九死莫报万分

谢汪侍郎启

孝敬之道素亏罹亲非罪营救之诚不至有枉莫伸咎皆自貽情将谁恤何足以關君子之念不期而逢执法之平一饭团栾余生感幸永惟天地之大义莫先父子之至情不可解于心与生俱出而与死俱入敢有爱其力无高不即而无幽不求当其处仓惶急迫之中不暇顾是非利害之实开口而自道说非以为夸逢人而輒号呼庶其或遇总是可怜之状出于欲脱之心诚不形焉人谁念者伏惟某官经纶独任明允自将赤子入井之时有乌获挽绁之力惻然拯溺夫岂为人顾此久沦乃尔幸会戴天履地获自附人子

之中分死得生无非拜大贤之赐不知报德之何所但觉拊心而自怜痛定之余涕下而已

谢梁侍郎启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无瑕安有皎而易见之情乃成久而不决之狱牵连就逮号泣求伸世岂无冤自嗟太甚伏念某身名不竞时命皆非豪于里闾所得宁几迫于妻子无策自资孰为龙断之登羞作墦间之乞推平生之作计择祸欲轻及岁晚之多艰转身无所重以当途之切齿加之羣小之凿空众口莫调但承虚而接响十目共覩叹因误以成讹昭然行道之夫徒尔迫人于险制狱之设贵得其平事情之孚无过于实天地鬼神之具在死生祸福之遂分此盖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长者之用心识前辈大人之行事有宽无猛治体所关惟恕故平吏师之表盖张廷尉之多忤兼徐司刑之所难肯使要人自行私意无简不听尚惧凡民之有辞以法为公宁敢杀士而无故武长王国具严天威尚以余年拭目钧陶之盛誓之再世拊心报効之期

谢陈侍郎启

德迈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浅量君子之识而竟失事大夫之恭罪则奚逃心犹可见窃以遇人于险必动其心出己之恩何嫌于谢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由来激者为之动辄过甚越石求晏子而未已叔向置祁老而自朝第知效顰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皇何以为心所谓伊人望望若将挽我五年之屈一日而伸徒费号呼竟繇幸会此盖伏遇某官置身于绳準之内临民有父母之心宁失不经忍视向隅之泣以其所爱曾微识面之嫌借其力于一言活人父于九死捐躯未足为报况一至门执笔不知所云抑万无地

谢郑侍郎启

文致诋欺之法久矣不行生死肉骨之恩今焉创见事实关于国体道允愜于人心曾是余年无非大造伏念某少尝有志于当世晚乃自安于一廛身名俱沉置而不论衣食纔足示以无求人真谓其有余心固疑其克取而况奴仆射日生之利子弟为岁晏之谋怨有所归谓可从于勿恤内常无歉岂自意其难明俄而积世之冤端若从天而下涂人相杀罪及异乡当路见憎勘从旁郡恟恟之势可畏炎炎之焰若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长之福十目十手具知来歴之非莫弭人言爰兴诏狱是非错出真伪相殽不以大公而并观孰从众证而细考附法以杀虽百喙以何言出意而行恐单词而无据念天下之有冤士盖古人之所用心坦然周道之平翕若汉庭之允悉归绳尺犹有鬼神此盖伏遇判部侍郎以独见之明持甚平之论学期圣秘肯姑徇于俗传心与天通宁曲从于世好正色不挠以法自将念曾子之慨然昔闻斯勇使宣尼而尚在今见其刚纯意国家不遗微小拯匹夫于焚溺惧损万分办大事于从容可观一节弥纶妙手经济长才古道今时合为全体正人端士朗在下风萃之微躯昭厥来世阖门六十口分无免矣之期行法二百年未有若斯之懿自今以始制命知归

谢曾察院启

上下交攻命危丝发是非随定恩重丘山不欲凡民之有冤肯使杀士而无故公论所在善类知归伏念某本无他长耻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随乃尘凡颇识圣贤之用心杂之泥滓宜身名之不竞漫衣食之是谋志念不出里闾下流多谤姓字何干朝着厚禄故人合成悔尤莫可湔洗虽明知其非罪孰肯昌言但阴觐于加怜番成私祷第有途穷之哭俄逢阳长之亨此盖伏遇察院执事挺然英果笃实之资辅以正大渊源之学严于律已出而见之事功心乎爱民动必關乎治道抱规矩準绳之大器爱毫髮丝粟之小才取诸深沟置之平地扶植正义以協天心审克详刑以寿国脉翻然风动成此岩瞻岂以蝼蚁之微生不關念虑终然天地之一命永感私恩

谢何正言启

肃此台纲无非体国求其情实要岂容心方物论之正腾匪诏狱而莫定持平以听惟是之归死则匪伊活之造次伏念某徒有凌高厉空之志本无应时适用之才同故旧之戚休乃名任侠通里闾之缓急见谓豪强欲为饱暖之谋自速摧残之祸谤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变生意料之余三肱并折友朋私忧其身后儿女环泣于生前吾道非邪一穷至此男儿死尔正命谓何台评欲付之大公天定竟还于无事国是所系恩私有归此盖伏遇正言执事挺特性资屹然山立优游心事湛若镜平尽洗偏阿具知情伪举一世之端人正士莫之或先二百年之忠言嘉谟于斯并建故虽小小亦使昭昭况蝼蚁之微生系天地之一命苟私意皆可致人于死则圣朝容有倚法之威欲民无冤为国遠虑周道有小人视各使适平汉纲无吏治之奸本非过察怅余年之何用合四体以为公

复吳氏定婚启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众以为可谁其敢违伏承某人从容庠序之间英声如许而某小女子踰伏闺门之内女训谓何岂不愿为之有家寧敢自诡于得士有朋友之诏遂成佳好于斯将币帛而来亦修故事而已凌兢承命仓卒何辞有少答仪具如别楮

龙川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九

（宋）陈亮 撰

○书

与周参政（葵）

仆愚不肖百罔一有顾尝习为文字用以获知于门下自惟无以报称每思求天下之贤士致之于公门使本朝诸公不得擅美于前斯亦仆区区报称万一之心也故向者輒诵其所知而执事未辱留念敢复拔其尤者而论之左宣教郎胡权研六经之旨要得圣人之心传持身端方俯仰无愧若置之讲劝之地当有以增助君德左文林郎王衡强学力行内严外顺通究民情之利病明于事体之是非若置之论议之地当有以资补时

政左朝奉郎叶衡右迪功郎孙伯虎文章清古议论正当临机明敏莅政公方化顽滑而有条处剧烦而不乱衡见知临安之于潜百姓未尝有翻词至府一境之内风化肃然伯虎尉婺之永康民有词讼皆请于州愿决之于尉及摄邑事民相戒无以曲事至县此皆众耳目之所共知非仆敢为过言若置之繁难之地必能随机处置井井有理凡兹四人皆当今人材中可以一二数者也执事傥论荐之于朝天下将翕然以为得人苟一口以为不然仆亦当得诛绝于门下今仇敌未灭边防尚扰财匱兵乏士怨民离执事方当大政宜日夜搜求人才致之于朝以共办兹事倘曰京局未有阙员姑为后图日复一日而事去矣虽伊吕更生亦何救哉区区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钧慈特加裁察

与王丞相（淮）

亮窃惟大丞相首秉国钧士之归心门下者岂但诚服德谊要亦不能无利于其间天下之士其无求于世者固少而吾之权又足以犇走天下之人则其势固然也独亮之于门下心悦诚服而未尝白言丞相亦不得而知之岁杪尝欲略布诚悃而迫归仓卒又成自外入春以来贫病交攻更无一日好况虽欲拜一书以叙其本末亦复因循私窃自念乡者丞相于客退之后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语良久且忧其无用于时欲使得一试恩意恳恳虽父兄之于子弟不过是也亮而自外于门下是曾犬马之不若故尝愿自献其愚忠惟丞相审听之圣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于无事而又英明夔绝古今前后任相非一人矣盖亦有所甚属意者而倚权以行其私上亦终厌之独丞相布诚心开公道进退则采之舆论废置则付之準绳事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无他也故确然信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圣皇帝所谓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卿等有事但与王旦商量故在中书十四五年而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过丞相今日真有祖风矣甚盛甚休非余人所可望其阃域也亮独有所甚忧者秦丞相主和薰炙天地身享不过十五年又六年而和败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计而今亦二十一年矣此其势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于今六十年此天数之当复也阿固达之兴于今近八十年正彼运之当衰也天下一统犹不能以五六十年无事于其间必有水旱盗贼乘时窃发之变况南北之势而欲三十年苟安盖亦甚难矣天下无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者他人所不得而间也一旦缓急丞相能保上之终任我乎奉身而退在丞相本非难事然平时之觖望于我者能保其不以我为奇货乎无事则我享其福有事则人当其难此又非丞意薄命所招无可言者君举象先皆将漕而徐子宜又持畿内小节正则亦得淮郡近阙饱饭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恶天运人事看到那里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过武昌必须与象先元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良不易得旧部当尊之人相马不失之瘦采葑采菲取节焉诚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论向见其歌门下伟词抑扬高下一一可听彼亦知世间有所谓人品者门下岂亦以此假之辞色耶滂漉红尘终恐不能自别于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荆公数小诗极佳一乡僧收得共二十余诗其亲写太史迁史赞亦二十来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番罗穀子又为

门下费下拜良剧愧感恭惟獎諭詔旨有见军政之举而有劳必念亦以彰吾君之圣甚盛甚休所欲言者无限聊见一二率畧之甚

与应仲实

与仲实别于今八年矣祸患奔走自分死生不相闻知既而适有天幸遂得比数于人然犹于故旧之书阙然不讲几若自外于门下者重惟少之时猖狂妄行乡间所不齿仲实以儒先生抚摩煦饫若昆弟朋友虽识者亦有不择交之疑而仲实不顾也困苦之余百念灰冷视前事已若隔世洗心涤虑谓可以承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间话言不接吉凶不相问吊反有白头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外其责去年秋羣试监中有司以为不肖始决意为息肩弛担之计所居僻左有疑孰问恃仲实輩人在尔方图缓步造谒遇仲实有行都之役逡巡数月遂闻新除官况絶佳职事简少儒先生雅宜处之斯道之伸此其权輿喜甚至不寐前月末始闻来归暑溽如许不敢輒诣斋阁又思此别相见定何时进退首鼠卒以其所欲求正于仲实者而寓之书亮两年来方悟孟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仁于我何常之有朝可夷而暮可跖也不仁于我亦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可夷也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非圣人姑为是训无若丹朱傲无若受之酗于酒亦非独忧治世而危明主人心无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子张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古之贤者其自危盖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广体胖也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知所谓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无所底止犹自谓其有得岂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学圣人所以惓惓于天下后世言之而无隐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苟能潜心玩省于所已发处体认则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设辞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间颠倒错紊如理乱丝更无着手处日复一日终不免于自弃不识仲实其何以救之近作十篇往求隐括置其言语而索其理之是非批于左方使得于是省焉仲实于亮可以无歉矣切毋以故意待之曰是曰好而已儒释之道判然两涂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于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处脗合无间而高明之士犹曰儒释深处所差杪忽尔此举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虽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将杀已且骂而且饮之也近世张给事学佛有见晚从杨龟山学自谓能悟其非驾其说以鼓天下之学者靡然从之家置其书人习其法几纏缚胶固虽世之所谓高明之士往往溺于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为人之心之害何止于战国之杨墨也亮不自顾尝痛心焉而力薄能鲜无德自将有言不信徒慨然而止耳然使贼假募士之名得入帐下一旦起而缚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于李希烈也苟无儒先生驾说以辟之则中崩外溃之势遂成吾道之不絶如缕耳仲实力可以有为者其将何辞胷中所懷千万念遂为仲实言之而笔困纸穷不能以究暑伏恐未可迎侍上道果未有日尚当握手一吐其肺腑不敢以相扰动自外也万一便上道恐宅眷既众

必不免从诸应取道龙窟过我为一夕之歎否是所望也不敢必也若从铜坑口取界牌所省不能一二里而纡曲亦不少矣临纸无任惓惓

与吕伯恭正字（四）

家奴归得所报教发读足慰尊仰讯后尊履复何似示以士龙墓铭反复观之布置有统纪载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说去正字虽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顾使若亮者参论于其间足见用心之广不以人为可狭谨以区区之意具如别纸高明更详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甚明上已闻可则姑已矣而犹口疏不已不几于愤疾者乎又好名直中伤之一事耳此虽不载亦可正字方为善类所倚頼于石显郑注一事亦复重复如此奈何无事取官府乎使人畏而远之宜于正字平日所论未合愿自公复进曰止上是之并去此段不惟全记事体而已正字以为如何或别有意亦愿见教此纸读罢宜即焚之颇类事未发自造公案故也区区之心必蒙见察本政书板末章所望亦任世责者平时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书同疏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实不同者此不可不论也屹然横流之中而不立已者所见惟正字一人想决不随世好恶以上下其听亮非复有求于斯世者独于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邈未有日所冀强饭自厚

又书

违去又复许久不胜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编摩有相台候万福廷试揭榜正则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闻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犹遗恨于德远应先少望何也正则才气俱不在人后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对后有无指挥益恭闻亦得对计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六十以后虽健者不能有所为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召还张静江无别命否元晦亦有来理乎天下事常出于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类自非元恶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复之势阴阳消长代谢之际可熟玩矣吴平之后其虑亦自不少况不必平乎亮已如枯木朽株不应与论此事亦习气未易顿除也亮本欲从科举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开营生又恐他时收拾不上方欲出耕于空旷之野又恐无退后一着方欲俛首书册以终余年又自度不能为三日新妇矣方欲杯酒叫呼以自别于士君子之外又自觉老丑不应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髮上冲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后知克己之功喜怒哀乐之中节要非圣人不能为也海内知我者惟兄一人自余尚无开口处虽浮沉里闾而操舍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乐之事乎然一夫之忧欢悲乐在天地间去蚩■〈亡上虫下〉之声无几本无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于知我者之前耳时节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众人以为此人实能救则亦无所逃其责此秘书今日之势也事机所系无所多逊况揖逊不足以救焚此语亦有理子约一向在侍旁否不敢迭番为问眷请委尊阁宜人懿候万福新妇儿女再三拜起居

又书

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则来又承尊书副以香茶之贶甚珍其间所以教笃之者无非至言如亮浅薄何以堪之然事不亲历常不知其难亮今知其难矣孔子沐浴而有请

以尝从大夫之后孟子以布衣传食于诸侯盖事变之所迫举一世陷溺于其中而我独卓然而有见焉其势不得而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而执寸莛以撞万石之钟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着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惻井渫不食乎天下患无才耳有才之人则索手之徒踏一片闲田地便可以饱食暖衣而长雄于一方一所安在其有才而求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着不察其心之所忧则亮将何所望亮之自放于杯酒者亦每每先为大着忧尔人生岂

必其为秀才亮平生本不种得秀才縁而春首之事自侍从之有声名者固已文致于列亮亦岂恋恋于鸡肋者乎亦恃有大着在故也王道甫告以忌嫉之徒乘间谤毁之可畏潘叔度以为三年三百绿袍子诘可以动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恶异心二君殊未知耳亮之所敬闻者圣贤切于忧时而其中常若无事不知何道而使之并行而不悖乎此非书语之所可解惟大着就真实处教之使有以憑藉度日其赐为不小矣君举闻求金华添倅何不早决之其势不可不出大着新迁且应从容其间耳兼人各有力量不可相学也初秋伏惟台候万福

又戊戌冬书

亮入冬无一事遂与田里相忘矣君举天民一出恰好大着未有当去之理只得安坐同类散落非所当问公家有所谓敬而无失恭而有礼何往而非吾类乎去就只看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时往往于此犹未能豁然激成党论不得不归罪于一迁也至于二三小臣去来岂能便干国家大体果能通天地于一身安有尔许扰扰入室操戈不罪唐突叶正则闰月二十三日丁忧尝遣人慰之连得近书极无况居厚病未脱体来谕诚然谁敢为渠言之文海已编成未子约在侍旁否台眷上下均庆千万为世道崇护

与林和叔侍郎

亮窃惟侍郎屹然为四海端人正士之宗国家赖以扶颠持危有自通于天而非世人所能尽知者入都始尽闻之南渡以来永康之任端公者至侍郎而三矣尽掩前作发挥特操岂永康所可得而私哉出于永康而与天下共之耳使人心悦诚服而尽忘一己之私计朱元晦人中之龙也屡书与朝士大夫叹服高谊不容已亦深叹二属能相上下其论为不易得且曰世间犹大自有人在鼠子輩未可跳梁也其降叹如此举天下无不在下风矣九重徐思语言有味德谊可尊亲语何坡以为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以易章贡见阙简记之意不能自己为善者果何所不利哉亮亲见坡为亮言如此圣意昭然岂可不为吾君一行哉丞相却念清贫而计薪俸之厚薄要非门下本志也侍郎已为天下公议所属亮蝼蚁微生赖门下而全直一人之私计耳不敢缕缕言谢但时事日以艰父子夫妇之间非复智力所能及而天变甚异非至公血诚不能当此圣贤驰骛不足之时侍郎乃心王室当作念异于他人也

与韩子师侍郎

亮拜违又见秋矣僻居与诸生日鑽故纸虽或得味仅如嚼橄榄尔懷想促膝对坐

抵掌剧谈之时每欲颀颀飞动而未能也比闻有乡邦之命喜甚至不寐自吴明可之去于今十年羣吏为政久矣老吏小猾戮虐无辜罪恶贯盈天将诛之百姓闻贤使君之来举手加额以为天眼开矣吏徒亦耸动碎胆有望风引去者而县官之肆为不法者亦自分于不免自今以往一邦清明亮亦与一幸民之数喜甚不寐不独以从游之私也然贤士大夫间有私忧过计以临安过于严为虑者亮因语以韩丈往数为亮言作京辇与外郡不同又见梦锡叶丈言和州之政平易近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虑也正恐其矫枉过直耳宇宙虽广能明贤者之心能几人本欲一见面道区区然乡邦之弊决不能逃清鉴老奸少猾锄其甚者而肆为不法者亦移易一二以动其余然后一切以平易近民之政行之邦民非难治又见贤使君严明如此皆已存不犯有司之念因势顺导殆如反掌不出一月政平讼息必将有以自达于天听者使贤士大夫无所疑而点白为黑者无所容其喙此固畴昔之所望于门下者也亮于斯时始可以从容间见相与道旧故以为乐而他时一邦父母之恩亦将牢而不可解侍郎于此讲之熟矣爱贤念旧之心不自知其为僭也亮方与邦民拭目拱手以观新政平生之学可以出其一二无疑矣亮祈望良切

复楼大防郎中

亮病中昏倒虽领台翰初不晓只从门前过将谓取道永康邑中西望第剧怅然若知犹宿留界牌固将忍死抬出以求一见重蒙诲札之赐今已就安方悟向来初不必追逐于双溪也尊仰愈不自胜恭审即日晚秋晴雨不定郎潜多暇天人叶相台候动止万福温诏趣还犹从郎署殊未厌輿望台端谏省非公其孰宜之庆幅当需此时今不足为门下道也亮平生百事并在人后只有一健耳望见暮景大以与夺之惟悴病苦反以求死为快脆其它尚复何说汉朝公卿皆伟人而英俊尽布朝列边情叵测深恐为其所侮若其叔侄兄弟犹相衔持尚可偷一日之安不尔无使患起虑表有辜上下动色相庆之意也私布下悃勿令重得罪亮更不别布台閤问幅有可驱委者愿听约束

复陆伯寿

五月末间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罪于人意况不佳虽欲陪款语而归心如飞破雨东渡但剧怅仰伏辱台翰恭审即日晚秋喜晴拜命之余神人共相台候动止万福舍试揭榜伏承遂释褐于崇化堂前众望所归此选增重凡在友朋之列者意气为之光鲜寿皇在位二十七年与此选者六人自明夭折纯叟中废何以强人意新天子龙飞而兄首膺此选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盛方图専驰尺楮上庆遂成先辱惶恐不可言时事日以新天意未易测度但看人事对副何如耳泛泛君子不足以承当好运犹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阴之时也好恶只看屋下郎此乃观时运真法门今之専靠天者自不肯信耳兄以为如何英杰满朝无为仇敌所欺若其叔侄兄弟犹相衔持尚可偷旦夕之安不尔则敌情未可测也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两月自此日里不能吃饭夜间不能上床凡二十余日方渐渐较可八九月吃饭打睡始能自齿于平人然

未至五更便睡不着望见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与一死为快脆也自余皆非所宜言托契之厚不觉狂态又发也勿使他人见之幸甚幸甚

复杜伯高

亮两年间每八城左右必枉过之亮又往往困于俗间应酬曾不得一欸笑语似若自取疎外者乃其心则不然亮知有贤者知其非他人所可及知其当终日相接而不解第事有适然而其迹若无以自明然而左右独以为不然时以书相劳问意有加而无已衰堕日就沦没何以得此于贤者惭甚幸甚与正则书足见所存远大今之君子不能当也两赋反复不能去手意广而调高节明而语妥铺叙端雅抑扬顿挫而卒归于质重齐一变而至于楚人之辞矣钦羨之休继以太息亮二十年间论交四方之贤俊能为此者几人自顾陆沉如此居前不能令人轩居后不能令人轻力不能使此赋一日而纸贵苏季子所谓是皆秦之罪也一太息可得而尽乎贤者所存甚远必不以此作念而吾人冷寞为可念耳叔昌能馆贤者慰喜不自胜两简与其兄弟得便达之为祷仲高之词叔高之诗皆入能品时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诸贤何其辱也左右笔力如川之方至无使楚汉専美于前乃副下交之望是非久当自定在我不当有一毫之歉耳讯后尊用复何如岁将易矣愿自加护以当世道之事匆匆不宣

复杜仲高

往者辱枉步两临之于城闉虽匆匆不能奉谭笑之欸然望其颜色观其举动已有以知其不凡矣别去第有怅仰忽永康递到所惠教副以高文丽句读之一过见所谓半落半开花有恨一晴一雨春无力已令人眼动及读到别缆解时风度紧离觞尽处花飞急然后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不得常擅美矣云破月来花弄影何足以劳欧公之拳拳乎世无大贤君子为之主盟徒使如亮辈得以肆其大嚼左右至此亦屈矣虽然不足念也伯高之赋如乘风送足而鸣以和鸾俯仰于节奏之间叔高之诗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气而左右发春妍以辉映于其间此非独一门之盛盖亦可谓一时之豪矣薄力虽不能为足下之重然众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也愿加勉之而已纸笔所谓律法严刻者法岂有常哉前王所是着为律后王所是定为令况若区区语言本不足凭而又何严刻之有再得来书未敢以此为当也书久不答而又再辱惶恐不可言岁暮千万为道业自爱

复何叔厚

亮顿首复书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讯后不审侍奉复何如承闻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为忧他时恐患多耳然处心平夷亦吾人所当常念也亮寓临安却都无事但既絶意于科举颇念其平生所学不可不一泄之以应机会前日遂极论国家社稷大计以彻于上听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对乃先令召赴都堂审察亮一时率尔答应遂触赵同知之怒亮书原不降出诸公力请出之书中又重诸公之怒内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面对今乃议与一官以塞上意亮虽无耻寧忍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即缴还于

上而竟东归耳岂有欲开社稷数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济此乃天也亦岂诸公所能沮遏哉吾友所谓纷纷可畏之论当谓此尔丈夫出处自有深意难为共儿曹语亦难以避人谤毁也此懷惟吕丈知之叔范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间大有事未可便认以为是也仓卒未暇答渠书相见且勉以志其远者大者上聪明睿智度絕百代一见亮书便有榜之朝堂以励羣臣之意若使得对何事不可济但絕江之时已卜知天意未顺仲几盖与此谋也云云

复吕子约

二月间匆匆告违即有金陵京口之役举眼以观一世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袞袞未能拜起居状乃承惠翰存问生死感激不可言讯后再作梅澣恭审进德有相台候万福亮已交易得京口房子更买得一两处芦地便为江上之人矣地广则可以藏拙人朴茂则可以浮沉五七年后庶几一成不刺人眼也周丞相之护其身如狐之护其尾然终不免则智果未可卫身矣彼其于亮乃赵平叔所谓臣于修踪迹素疎而修之待臣亦薄者而谏疏首以见及么么之踪遂累巨笔第可付之一笑耳谢昌国忽有此除何哉骑墙两下自今可以信其不足为智矣朱丈辞职得遂此庙堂处事之善者也叶正则近过此宿一日而行云二十七日吳石方试渠以此日渡江不知试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闻千万一报仲权亦佳士曾识之否叔晦减得一政亦良便然近来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气絕少虽叔晦亦既老成矣近尝作书与朱丈云侍讲平生事业只谓眼生若又随队入熟事沓亮当为小人之归无疑矣契兄以为如何正则甚念欲得一见迫于归覲其亲再三托导意亦尝以来简示之约六月半再过此并悬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雕落殆尽亦何用生为念之令人气塞稍定则往哭之虽六月极热不敢辞也尊兄进德日异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则亦足以慰亡者于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几时不足复论惟兄勉之更十日尚当一去见匆匆姑此谢来辱

复吕子阳

被示缕缕具悉雅意古人有言曰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此不独国家大臣之道当如此凡人晓然使此心明白洞达要自有知者前者诸友尝问陈平王陵之事孰为正因答之曰使王陵发心不欲王诸吕皎然如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国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诬也若只欲得直声以为在朝诸臣皆无我若者则济不济皆有遗恨耳使陈平主心必欲刘氏之安且委曲弥缝吕氏以为后日计不幸或事未济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诬也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则进退皆罪耳夫子之所谓仁者独论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驰虽曰为善犹君子之所弃也亮虽不肖然亦须要与此心为主眼下虽不必其一皆是然此心之皎然固自知之矣正不待他人之为计也吾人之用心若果坦然明白虽时下不净洁终当有净洁时虽不为人所知终当有知时若犹未免于慕外虽声名赫然在人心岂可欺哉凡百不在多言各以此自反足矣子才回简一时之妙答也若如吾輩分明说破又烦吾友缕缕矣

复李唐钦

亮拔身于患难之中蚤夜只为碗饭杜门计虽天下豪俊皆不敢求交焉自非左右命之以交亮亦不敢也书问不相往来亦其势然耳左右于阔绝之中又复以书先之且欲索其瞽言以开清视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殒上已恕其万一之罪敢更留藁以干天诛乎承命愧悚不知所以为答虽蒙见访亦固不知所以答也近诗具见所存一味叹服然王茂弘虽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比见陈一之国録说张体仁太博为门下士每读亮与门下书则怒髮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怪人辄舍去不与共坐由此言之此数书未能免罪于世俗而得罪于门下士多矣不止则楚人又将钳我于市进退维谷可以一笑也甚欲走武夷为旬日之款而近来亦自多病眼前袞袞更摆脱不暇且看冬仲如何如闻生理亦颇费力叶正则独以为秘书不求容于世吾人不当为姑息之爱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下之事岂人智所可收做而凑合哉要之今世学者终是信命不及尚未暇其安于义也如亮之缪戾顛倒分与世违而无所恤则又别论也定叟智出于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狼蝼蚁正未易择亮方学为治圃之事亦欲治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为风撤去洛阳亭馆是何人吾人真瓶中见粟之人尔连书求作抱膝吟非求秘书收撰而排连也只欲写眼前景物道今昔之变一为和平之音一为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处耳信手直写便自抑扬顿挫何必过于思虑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几日尽不妨愿试作意而为之入秋脚气殊作梗意绪极不佳欲作一书数日方能下笔又不成语言遣仆遂以蹉跎秘书必察其非敢慢也寿之宣教侍旁为学日粹失子之戚今能置之乎台眷长少均庆荆妇儿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晤间千万为世道崇护亮不任区区之禱

龙川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十一

（宋）陈亮 撰

○书

与叶丞相（衡）

亮敬惟相公以硕辅之尊鎮抚坤维经理关陇如闻兵备甚设大计已定而苦于朝论之不合然内外之事皆相公所宜通知苟通知乎内外则不合无足怪矣大概国家之势未张而庸人之论方胜五十载痛愤之讎未报而二十年为备之说方出文士既不识兵而武夫又怯于临敌大概皆欲委之而为说以济其妄而已此功名之事儒者以为难而有志者所同叹也以今日堂堂中国之大圣天子之明若能相与协力整齐五年使民力稍苏国计可倚豪杰动心中原知向纷纷之论便可以不顾矣奈之何其度日之悠悠

也前之悠悠已十年矣而后之悠悠特未可知孤圣天子坐薪尝胆之本意今丞相固有志于此矣要是杂曲时举虚文相临未免悠悠度日而又小人或得乘间正论或以不合使豪杰孤望而谁与共成此功名哉亮积忧多畏潭潭之府所不敢登因书尚覬惜分阴以修内政辨正邦以立大计此固同寮之义而相公之志亦可从是而展矣

又书

亮往者祸患百罹惊忧万状不敢复望再齿于人自蒙知怜始有更生之意家君之故竟于去夏四月十二日得从白兔父子团栾喜甚至泣推原所自相公实全活之甚欲骈俪数语为门下谢顾无用之辞方经营调度之时徒乱人听视敬复不敢而此心已知归矣但痛定之余抚心自失如雨止墙颓嘘过焰炽不复能自禁忽去秋偶为有司所录俾填成均生员之数未能高飞远举聊复尔耳岂敢不识造物之意而较是非利害于荣辱之场不自省悟来秋决去此矣重以三丧未葬而无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阙然每一念至几不聊生又羞涩不解对人说穷愈觉费力就使解说其穷固亦自若也以相公雅悉其家事故辄拜之相公旦暮归作霖雨则穷鳞枯槁自应须有生意西望门墙跂立依依而已

又书

亮自顷拜违钧表忽焉五载奇穷祸患何所不有独以先人受全躯之恩竟衔之以入地朝暮几筵之侧每念崇恩惟知感涕去年温州进士戴溪行尝僭拜相府之书不知竟能一彻钧视否冒昧之罪不敢逃也腊月间先人之丧遂见三祥就使亮免丧不死然五年所学之技大类屠龙技虽成而无所用终何以致先人衔恩入地之报于门下生死负愧不知所云仰惟丞相岂责报于亮者自忖之意盖如此区区必蒙钧照

又书

亮前月二十六日窃闻旌纛之还便欲匍匐走伏钧屏环顾衣服凶恶非事王公大人之礼迟回久之始敢略见其诚于此书不识丞相谢客之日或许其请见乎庶可以不易服而进也亮久不见齿于乡闾出门之日极少请见之意诚为僭率谨跼伏以听钧命亮不任愧惧之至

与周参政

亮不获瞻拜钧表于今十有余年尺书之问不到记室今又两年矣惟是倾心门下始末长如一日所望致君尧舜使天下均被其泽而亮也亦与一人之数今蹉跎渐向暮景志念不出闾里时和岁丰则妻子可保无虞乃以连年大旱中产之家餬口之不给细民愁瘠如鬼所不忍见今岁尚赖少稔不尔亮辈亦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气象又复可疑此正庙堂焦劳之秋也参政于斯时而不任其责其将谁任之比见所与元晦简倦倦于为粥以食饿者又虑其信用之过给散之无节以亮所见此皆齐其末耳为元晦计则可而非参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余年辛巳之变悔祸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盖天下不以是为变故也自淳熙改元必大岁事少稔长短相补凡六载而上下安之

若以为天瑞之臻观此两岁则其气象方劳思虑耳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羣疑满腹众难塞胷此今古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为法以议论为政此又本朝规模之所独病也方圣贤驰骛不足之时而课一时以为功孔光胡广亦将笑人袞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犹为平时设耳诸贤雕落殆尽独参政与元晦岿然以鎮之参政又方协赞国论于斯时也而使亮辈忧旦暮之不得食是则为可耻矣天下大计不逃参政之所思虑经画亮方甘放弃亦不当与闻此事纵有所论羸疎茫广不能自合愿参政尊其所闻而已

与周丞相（必大）

亮不获瞻望钧表匆匆又复两载崇仰之心如水万折而必东也穷居野处日与海内之人在陶冶之中而独能知其所自今春以年免上礼部本有进拜之便临试一病狼狽拖强魂入院仅而不死仓惶渡江兄弟接之江头携持抵家更一月始能噉饭一庶弟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番病意绪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頼也方困顿时亦闻昭布大号晋秉国钧二十年海内所仰望而敬祝者一旦遂满其愿非独一夫欣幸而已仰惟丞相以命世之才得旷古之学平生经纶老手至是可以展布而无疑矣主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于无事者皇天全畀之重百年丘墟之责则北向之志非可与好大喜功者同日而语也丞相亦岂今日而忘念虑哉亮朴甚至起立虽病未即安喜慰无量亦尝撰为骈俪之语欲遣一介驰献因循至今其意之皎然尚頼丞相终察之今者又闻朝廷非复向来安静庙堂当亦多事何暇欵读士子言语念此意不可不达故卒遣前倘略赐钧览不胜幸甚亮蹉跎遂入晚景技成无用重以多病度非久于人世者宜可一笔勾断而耿耿者未易即灭况在门墙之旧岂便复缄口又不敢缕缕为渎虽迭楮之恭亦以为丞相既厌之而不复出也亮至节后以小故一到浙西取道行都首当俯伏钧屏以究其平生欲言而未敢者冒昧渎尊之罪钧慈必有以照容之亮下情惶惧之至

与辛幼安殿撰

亮空闲没可做时每念临安相聚之适而一别遽如许云泥异路又如许本不欲以书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势然耳前年陈咏秀才强使作书既而一朋友又强作书皆不知达否不但久违无以慰相思也去年东阳一宗子来自玉山具说辱见问甚详且言欲幸临教之孤陋日久闻此不觉起立虽未必真行然此意亦非今之诸君子所能发也感甚不可言即日春事强半伏惟燕处自适天人交相台候万福亮顽钝寢已老矣面目棱层气象雕落平生所谓学者又将扫荡无余但时见故旧则能大笑而已其为无足頼晓然甚明真不足置齿牙者独念世道日以艰难识此香气者不但人摧败之天亦僵仆之殆尽四海所系望者东序惟元晦西序惟公与子师耳又觉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无个伯恭在中间捫就也天地阴阳之运阖辟往来之机患人无毒眼精硬肩脾头耳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访子师于和平山间今亦甚念走上饶因入崇安但既作百姓当此田蚕时节只得那过秋杪如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见元晦说潜人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覩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数间大有鷖鷖肖鹄鹏之

意较短量长未堪奴仆命也又闻往往寄词与钱仲耕岂不能以一纸见分乎偶有端便因作此问起居且询前书达否此便一去不回能寻便以一二字见及甚幸余惟崇护茵鼎大摅所蕴以决天下大计为禱

与张定叟侍郎

亮比诣台屏参谒特蒙与进所以慰藉之意良厚皆非衰落之余所敢当既而欲稟辞乃承有意所不料之戚次且而退徒剧山斗之仰重惟魏国先忠献以至公血诚对越天地以崇勲茂德震动华夏为中兴社稷之宗臣平生慕望欲为执鞭而不可得也荆州以絶识纯诚嗣世而作功虽不竟而志实未泯忽其遗烈鍾之侍郎侍郎遇事风生见善如己出人疑荆州之不亡而忠赤自将誓不与敌俱生则先魏国为有所付矣近者晦庵入奏事侍郎适还从班行都父老莫不以手加额不敢以意分先后亮时实亲见之夫子所谓无忝者于侍郎可见也干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亮亦获承教于诸公后相与上下其论今新安巍然独存益締晚岁之好子约以其兄之故亦相与如骨肉独侍郎既贵不敢引例以进不谓台慈肯自贬损亦引接之如故旧使得移所以事荆州者而自见于门下幸甚过望不可言侍郎行登政地凡可以报国而光其先者宜不待他人之助然天下大物也岂一手一足之为烈亮之获闻于诸君子者尚可继此而得进乎固所愿也不敢必也

与勾熙载提举

亮拾残生于万死之余拖延逗遛遂见新春今庶几不死安眠善睡于部封之下无非威令风采有以庇存之仰戴此心无有穷已甚思参覲以听余论满足平生慕望之心多难畏事虽门之外亦不敢妄出惓惓耿耿之情未尝不东望而坐驰敬勒短札仰候兴寝敢祈为国尊护以即禁林不次之除发其所蕴见于论思斡旋钧轴以与天下同此福利亮不任惓惓之禱

又书

亮六月还自临安道出麾下以手足俱中疯湿不成礼度不敢进谒既而尝略具稟乃辱报翰甚宠及輶车出按惠然欲屈临之今之君子或少同笔砚或二十年游从之旧一旦贵贱少异便如路人其欲作意勉敦平生契好者终是生硬不出情实旁观者便得以窥其中之所存彼亦安之而不顾也郎中负一世之才望汉庭羣公犹复退避出持使节一路凜然其于部封小夫曾无一曰之雅踪迹汨没德又无闻何所取焉而遽欲自忘其皇华之尊乎岂郎中欲纳一世之才高高下下不使丝髮遗弃亦欲忘其下体而采其葑菲乎此意高矣厚矣亮幸然适当于此时也不然则田光所谓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亮少时尝有区区之志晚节末路尚不能自别于田间小孺其它尚复何言技成而无用且更以取辱亦尝思与一世豪杰之人审订其是非可否既不可载之纸笔相望三百里一出甚难徒剧此情而已若执事真以为可与言或使輶出按台温道过天台鴈荡能赐一报当策杖相从于山水间为十日剧谭之歎庶几可展布其平生

也近有栢屋三间名曰抱膝叶正则陈君举为作抱膝吟朱元晦亦许作之矣执事亦能赐数语以光宠之乎率尔干溷惶恐

与彭子寿祭酒

亮向者得台翰为报之后仰止道谊不任此情班行之有门下屹然如中流之砥柱而时事日以难典礼日以异阖朝危惧田野隐忧举一世之隐忧所当竭其血诚而共极之盖不可以顷刻缓者也贵之与差不甚贵贤之与差不甚贤皆当次第受责不得自恕亮田野小夫近尝叨冒一时误恩犹不敢自安于田里门下以道山玉府之英而当春秋之责回天之力非有望于二府给舍台谏侍从则望之诸贤食焉而怠其事可乎此田文与吴起论功之时也亮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将从诸贤而问其平生所讲者不暇以贵贱论然病之生也有根有柢有渐有渍穿经入络动荣及卫至于渗骨彻髓而后不可救若于其根而治之可以无智名无勇功治之于渐渍则药力亦不重人君以一身而临天下责于庶民励翼动息必知根渐必觉故君子之效力也微而收功也大若上下皆不觉至于经络荣卫而药力犹轻则无可为药力重而不能救则其病在不早辨耳今犹及可辨也诸贤何以追辨之乎愿门下肃遵时令精调寝餼以共扶天地之经无痕瑕可指而还其初不任惓惓之祷

与范东叔龙图

亮自顷一望台光蒙所以温接獎与之意厚甚连岁到行都自顾踪迹日以陆沉无颜数诣台屏但时与令侄少约问讯启处之详慰此尊仰初夏尝一到金陵与章丈侍郎甚款相羊泉石间每玩所留字必相与咏颂怅望良久章丈亦言右司甚迟其来失此良款尤用快悒亮自七八月之交一病垂死今幸苟存残喘百念皆已灰灭但尊敬大贤君子耿然犹在

又书

亮窃惟提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簪绅之表文章议论为时宗工道德风流在王左右禁林两地汉廷莫之或先飏然而去不可复驻虽高节凜然而徘徊恋主之义尚有可思者持节湖外彼民何其幸也族兄君举遂获同寮托契至厚今兹游处其间乐当不可涯使輶联翩得贤仁言仁闻交发并见无从一游其间睹此盛事怅仰而已时事反复无常天运所至亦看人事对副如何泛泛君子不足承当好运犹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阴之时人不自力而一委之天岂不殆哉亮一亲戚梁銳为郴阳判官道出麾下文当伏谒渠虽北人今与亮为邻且三四十年矣亮非敢以一书为之先容倘赐温颜垂接孤寒小官生死万幸渠蹉跎选调不善俯仰莅官十四五考而举者只一二人生硬自信可为一笑右司加意怜之固其所愿而不敢望也亮开岁又随众一到春官包羞至此只欲为遮拦门户计若更不遂且当浮沉里闾与田夫野老为伍无所复望于今世矣新天子龙飞寤寐英贤决非湖外所能久留纶涣一下锋车鼎来更冀崇护寝餼终为四海一出素蕴不胜千万之祷

与尤延之侍郎

比留临安二十日不敢数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以极暑必非乐客之时不敢不识去就耳匆匆告违是夜便宿退居次早即纯江怀仰道谊梦寐以之侍郎又复兼领剧曹上所委属眷意日隆东西二府非公莫宜也钝滞庸庸之人惟当拭目以观天下太平耳林黄锺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祠庙堂行遣甚惬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时贤不应终置也几仲正则闻欲求外周丈独当政柄何以使贤者至此乎君举邈然与蛮貊为邻鬓毛斑斑知旧满前而莫或念之此固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复与世人较是非苟可以窃旦暮之安何气之足论但不容其安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冬仲将复有京口之行道出修门自当请谒未间敢冀崇护寝餼以对冕旒异常之眷亮不任至禱

与吴益恭安抚

亮一别不谓便如许久中间伯恭递到婺州所留之文不得一见为恨前年萧山道中作一书附梁节推行记得灯下写时甚缕缕今亦莫知所说何事也正月间到临安又得梁节推书始知己出广久矣甚念一见深以不可得为虑临行纔得与天民促膝共语一日复得君举书亦知兄之来参差日子极不多人生会聚之难乃如此回思向来大醉井亭桥上无一时放手固是人间乐事也比闻有召对指挥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颜自不应复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而后入也私以为必有非常遇合日日以冀忽郑景元相访未及寒温首问此事乃知奏疏甚伟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为邕筦之行吾人所向类多如此上方侍光尧万寿岂忍使人八十之亲重入瘴疠之乡乎若明以为告宜无有不纳乃欲待阙到而后乞祠殆不可晓天民一见遂遇合继此当平步要津矣天下无不可为之时无不可乘之势顾吾侪之命忒煞不是当耳栾武子所谓不可当吾世而失诸侯此言甚可念也亮已为枯木朽株矣虽即填沟壑固其分但胷中所怀千万更无开口处良以为苦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举自余惟天民道甫正则耳此事今已一笔勾断云云闻见待邕州对当以情告上不可更待来年当机不发乃更求哀他人恐他时不无遗恨耳伯恭君举于兄极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临安亦尝数数款语否三四年来自伯恭规模宏阔非复往时之比敬夫元晦已朗在下风矣未可以寻常论也君举亦甚别皆应刮目相待叶正则俊明颖悟其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渠于亮甚厚其于亮所厚如兄与天民极惓惓殆未可以科举士人论此君更过六七年诚难为敌独未知于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与其它士人不同闻安下处甚相近想时时得款语也本朝以绳墨立国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即如西事之兴滕宗谅张亢小小放手便为文法所绳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孙元规滕达道李诚之皆一世伟人而是非相半世人于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势也然亮以为齷齪拘挛之极其势必须一番痛快而后定今日之浅狭亦极矣兄辈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小起伏顾且安之无聊頼岂有踰于老弟者乎亦

且磊块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缕缕也

与郑景元提干

比仆子回辱书为答甚悉子宜兄相约会永嘉邑中又得前所附教具感相念之意但别去之久终是无任耿耿讯后暑伏可畏谅惟需次有相台候动止万福黄岩人约渠以二十到宅上纳钱亮更自有一书今已是过月必须到彼久矣建康书可便见示也示谕出处之意甚详自北而南自南而北皆是总小功之察者苟其无与于世事虽到淮堧亦不妨若果有干涉人未饶汝虽入南中亦不免于云云也亮不能自免者起于向来之余波未为人所恕而朋友复助成之耳若数年前已如两年来则今兹定免也大率永嘉之论多是相时低昂终成昔时耳若一成作昔时事业却自无事契兄试思之尤延之又论罢宜若眼前更无好况然天下事正不恁他论直到黄河一泻千里之势方无捺住处耳这些光景岂碌碌者所能当人亦贵审于量已亮视此等事已如耳边风闲居无用心处却欲为一世故旧朋友作近拍词三十阙以创见于后来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谭巷歌转捩义理刳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顾于今未能有为我击节者耳并七月三十日已成十一阙并香一片押罗一端祈千百之寿能为我令善歌者一歌之以侑一觞自举之而还以酌我乎不欲专人相扰附德载端便决不浮沉也未承集间千万为久大之业厚自崇护

与陈君举

别久不任怀仰不得嗣音亦复久矣眼前区区遂成因循乃其心未尝不在也即日秋高气肃伏惟需次有相台候动止万福亮今年本无甚事但随分滚过时节亦殊不觉人生各有几许日子乃如此虚度甚令人自悼朋友过此皆言尊兄进德日异一日无不叹服但亮终以为尊兄向者所有已自足以慑伏一世课进亦非难事小小得丧殆浮翳耳直须到九万里则风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视羣山千万迭无不拱揖以为吾用虽其背去者亦固吾坐下物也番来覆去彼直自劳耳一旦风云会合虽左右前后亦捞摸不着便可以坐福一世苍生若极吾人今日之所有祇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无奈他何也足以致吾君一时之喜耳退则为人一扫净尽便无一事也虽然此非为一世才人智士论也非如吾兄有地步人当不信此耳亮与朱元晦所论本非为三代汉唐设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间如明星皎月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安得有所谓暗合者乎天理人欲岂是同出而异用只是情之流乃为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亮之论乃与天地日月雪冤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拥戈直上元晦之论只是与二程主张门户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有以逸待劳之气嗟乎冤哉吾兄为一世儒者巨擘其论已如此在亮便应闭口藏舌不复更下注脚终念有怀不尽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复云云更录元晦答书与亮前日再与渠书更为详复一看莫更伸理前说若其论终不契自此可以一笔勾断矣道甫直是一梦象先一见之喜殊异流辈渠作做不谄异恐自此可以稳稳平进子宜久不得差遣胡为而如此大防平时无恶于人亦复然信哉时之难也

雪梨甜榴各一籥聊以问信石榴真甜者但苦小耳胡君墓志甚善亦迥异往时岂其进类若此耶未有承晤之日千万为世道厚自崇护至禱

又书

江头之约参差一月何意一别遂如许久卧病宿留妻家又失伺候之期继得所留字及括苍书甚悵然也家君甚以不能少具礼为歉象先递来去年十月书宽夫附到正月书书辞款密周致愈重相念但其间每以得失相关警爱我则至矣可得谓之相知耶如我与兄及天民之相知自以为庶几莫逆矣凡所谓未能免俗之事宜皆可以略去独惓惓于桄楼之说亮于兄言固隐然在心因书又得猛省此乃正合所望耳妥斋之教良是今不复用矣甚欲得数语相警策许之而未何也大抵朋友书寒温外要当有善相示有过相告使相去千里常若面对讲习庶不为无谓监省魁中本不足多云世道如此足为吾党之庆幸甚至不寐盛名在人久矣自此遂出其为己者以为人人之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蹉足跌者亦不少盛名之兴古人所戒兄于此念之熟矣其善处之亮忧患之余百念灰冷环顾其中自为且不足天重抑之使之少思其自为之道兄出我处要归一是人生岂必其同耶犹记未试前从子充侍郎处共饮促膝对语几于达旦平生之怀亦略尽矣今日之事惟当闭门读书追往念旧以求其新但三丧未举朝暮在目使人肝胆摧裂如不欲生手未把卷心已夺去奈何奈何今岁不问有无断当随力襄奉云云状头无以易兄兄荣归当决取道下里无更以绍兴故人为辞甚欲得一见面叙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来所未有兄横鹜于江浙李深卿独步于七闽一榜而收二虎斯已奇矣而况象先元宾子宜益之德修诸君子交发而并至耶盛事盛事象先家事如何此去能免作馆否东阳郭君力欲屈致此君抗志极可喜往往其家甚有礼象先不作馆则已若犹未免宜无以易此渠亦不敢相迫虽五月间来无害百里使人来求书其意勤甚因与象先议之勉为此来幸甚亮方欲专遣人忽有此便廷对在即天下事大略可覩矣顺理而言主于爱君忧国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其胷中事缓而切巽而正可为廷对法此亦对君父之道

与石天民

舟中夜语良款亦足为别去两年之慰犹恨迫归太匆匆耳入夏来不审客间尊用复何似报过二月二十七日得旨引见竟以何日对乎所言能开启天听否当竟用三札对后有何指挥曲折幸一见报士人于被召得对遂可以伸膺吐气亦丈夫遇合之会也益恭闻亦得对当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以老矣六十以后虽健者不能以有为殊令人念之亦时相见否专书往问安讯不知在何处安下君举之得对只在此几时对后毕竟如何想当遂留也使乘以边垒亦甚好恐渠颇念母老耳辛幼安王仲衡诸人俱被召还新揆颇留意善类老兄及伯恭君举皆应有美除兄于侪辈中最为不立标准以故不为人所忌他时朋辈终当得兄之力消长回复虽阴阳未可预判要之不能久久平过兄其愈思所以自广自非元恶大憝岂无欲善之心乎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远此意极

可念正则居厚道甫皆前列但遗恨于肖望德遠应光耳肖望遂不免就铨计何以堪此相见宜极力开释之但得绿衫拜亲于庭自是人间第一乐事穷达富贵岂有定准哉自龙兴干道以来不以科甲用人从癸未数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过三四人吾人本不应计较利害使以利害计之肖望亦可无憾此一榜收拾之外虽世之以一善自名者大略不遗独老仆顽然不为一世所录尚能杯酒叫呼以度时节肖望视此真可以无恨亮为士为农为商皆踏地未稳天之困人宁有穷已乎

与石应之

亮自顷新路口作别匆匆又复一岁不任怀仰之情中间事变亦既多矣夏秋在建邺间契兄与仲权召试喜极至于欲舞真所谓頼有此耳然其责亦不小也古之君子以渺然一身而能与天地并立者岂周旋上下委曲弥缝之所能办哉发其诚心并力一向前面路头有曲有直有高有低其势自是难于直撞耳非有心于避就也故大略归于必济而不济亦可归之命矣今以有心避就之人而欲以一身自为命如是而能济者无天可也此直毫厘之差便成无穷之缪契兄亦不可不谨比见所答策佳甚子约以为闷人亮之说则不然由是而委曲不已则有心于避就矣由是而发其诚心并力一向则天人皆助顺矣象先有些光景发得不尽虽思量精审而事去徒作念耳大似桓灵竇之起居注也以亮揆之契兄光景必当次象先而发浙间非无他人然光景为慢惟兄勉之无失朋友之望前辙可鉴但平生所学所谓公私两字者要当于此着眼使之握匙乱着亦可笑也已

复吴叔异

亮少之时颇不自量盖尽与一世豪杰角其短长而穷其技矣卒之身与事左而后生蠡起十十五五如乱山之不可一方喟然长叹以为天下之事无有穷时分当踈伏里闾退听之而已两年来精神消缩筋骸不自支持见世有寸长自异者犹敛衽焉况若左右之有志于卓然自奋者乎相去三十里不敢有求交之心一旦辱骈俪之文见宠熟读一过足以见所存甚遠有以起其少时不自量之心使亮犹有一寸生气固将与左右辨论文字之始末与古人交接之道有不如左右所云者往复至穷而后已今老矣既无以应左右之求又岂敢复论到底虽然不敢虚也亮闻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我则虽仕何为虽有文当与利口者争长耳韩退之原道无愧于孟荀而终不免以文为本故程氏以为倒学况其止于驰骋语言者固君子所不道虽终日哓哓欲以陵轹一世有识者固俛首而笑之耳岂肯与之辩论是非哉君子不成人之恶岂愿其至此然而彼既不可晓虽与之辩论如水投石而又甚焉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尔人之难晓必且取辱是以君子不为也均是人也所蕴固有出人意表者此不可以人论也邵尧夫百代之英豪其事李挺之一切供仆厮之役犹或不当其意彼胡为自辱至此必深见挺之有出人意表者苟得入其堂奥将藉之以与百世争豪一日之屈百世之伸也子房不下取履则博浪沙中一侠士尔安能辉映今古使人疑其为

王者之佐哉虽然今之君子何暇及此寸善片长辄欲与圣贤参列豪杰争长何暇争百世事业乎亮老矣已与一世之君子一切告绝岂复与后生相牵缀耶诵所闻以答见宠之意不能视所施为报又甚稽缓乃多事之故而非敢慢也十二日肯与景阳见临尚得以奉一笑之适其它置不足论

复张好仁

自顷一见詹宇于行都固知其不凡亦尝为一二朋友言之矣所恨匆匆遂有建邺之役不能求欸以此怅然左右不倦于见过而有便辄与以书亮又不能一二寻便以答左右之意何其厚而仆何其疎也既感且愧亮自十八九岁时即获与曩者诸老游其后一世贤豪往往皆不甚鄙弃之虽天资不如人处甚多而所闻见较亦不甚少要皆无补于其身也一世贤豪殆尽而存者类牢落无所用况若仆固难乎其免矣左右亦视老马而念其少壮之时耶十数年来才俊辈出而笃厚之气无遗余矣有能不侮老不虐困如左右然后可期以逮到之器礼曰甘受和白受采轻俊浮薄而可以有所受乎左右以如此之质而从子约游其孰能当之逮者大者其无以让他人也久客倦甚姑寄此以谢来辱自余尚须续布

复胡德永

亮属者于象先诸人处获闻盛名窃知所志甚大所期甚远所向甚博所涉甚广所望于斯世者不一而足也心知健仰而不获一见甚以为恨不谓慨然惠札先之陈义甚高固增敬叹而期与过厚使人耸然而不知所答古语有之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人之不能容于天地间者皆自不容耳非无所容也必如吾夫子而后可以言无所容彼其道足以位天地育万物而遇非其时故无所容耳吾徒方求人育之不暇人不我育便谓之无所容可乎亮方一切置门外之是非而求其自容于天地间倘可以免凡今所召皆数年前余波之所滥觞也决不敢以是自沮足下自谓涉历四方无所不见而犹未觉容不容之理乎既以老仆为可置之交游之末必应乐闻同异不敢相随徇以答也时事屡变天意特未定周年半岁后此话方可平扑耳亮偶身上发热两日不知人近日方稍苏而弓兵立索书令儿子具纸笔因而信意直写亦不复量轻重是非惟贤者察其心而已跼伏里闾无从一望丰标尚冀为道业自厚行即非常识擢之宠至禱

复喻谦父

亮素居不得谦父辈相与指画有疑孰问祇以自愚耳亮少失师友晚又不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亮大惧也平时杯酒之戏亲旧聚首开口一笑固圣人所不禁率以为常则失其本心矣亮顛倒错乱未知所止所闻之师友者过耳辄忘去谦父其何以救之方图敬从下风以请乃蒙挹损赐之教章载其盛文以开不肖者发緘疾读语不留行快哉快哉近世之竞爽者未易及也忧患摧落之余犹为痛跃奋迅者久之留此玩绎有疑不敢不以请谦父以軼羣之才迈往之气载是而往一日千里无难区区之心所愿献于谦父者按辔徐行鸣以和鸾节以采齐使驥不称其力而称其德者微谦父吾谁

与归二喻肯来此后便邮不乏时惠好音慰此牢落惟无曰先生云云者幸甚

复黄伯起

自顷一见不能知足下卓然有异于人信矣其老矣及得所惠书方怅然自失念未有以为答也又以老妇欲葬其亲扰扰一两月今方息肩又念亮陆沉不为世所比数其何以重当世之俊秀非不欲谢而不知所谢也重烦书诲之辱责其不能以礼相往来是则无所逃罪矣然其心则甚可念也昔之君子生于斯世也有三其上则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其次则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又其次则淑其徒以及其乡闾故孟子以为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呜呼其上者非亮之所当论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论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焉虽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使此心耿耿而止耳以足下之文推足下之志必当合乡闾而求以自见于人士之林者也顾如亮者其何以自补于足下诗不云乎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藏来赐而已虽然有一于此亮方学为老农老圃者也足下肯访之于畦垄之间使亮放锄释瓮班荆而相与坐焉取古人之诗断章而咏歌之万分之一足下听之而或有感庶乎有以酬足下见望之始意不然亮犹可以窃爱贤乐善之名也是则足下有补于亮矣足下其图之来人立要答书草草作此不能次第以为谢

龙川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十二

（宋）陈亮 撰

○祝文

告先圣文

天下之理具于易治道之本末着之洪范而诗之喜怒哀乐盖学者所以用功于平时举而措之之大端而当时之学者载而为论语后世之羣儒终日讲论而不到其地则未免于争者也帝王继世之用书载之明矣而三王之损益夏商文献之不足而周道独详焉夫子之所深叹而春秋所以备四王之制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长高下之不齐而学力浅深中否之或异岂能出规矩准绳之外矣秦汉以来世有所谓英雄豪杰者自矜其智力于夫子之外亦可叹也已亮等于夫子之书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齐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书从事浅深中否非他人所能与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尽其志以负天子之显休命者夫子实鉴临之

告先师文

陋巷箪瓢有何可乐而吾先师实乐之近世诸儒求其乐而不可得而曾点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进于此焉四代之礼乐亦可端坐以待时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于此矣然而何以异于漆雕开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师而求其所以自进于此者

庶几可以无负惟吾先师实启之

告邹国公文

用力于四端之微举而措之喜怒哀乐之大较其极至于与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乱无不在其掌握者也此邹公所以自达于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则倍之者岂当时百家众说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随时科举之文而窃国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见于斯世非乞灵于邹公则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龙伸缩变化呼吸云雨一潭之间龙则安焉民有不告其答如响惟此境被龙之泽旧矣岁一不周亦龙之耻龙之泽不终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间嗷嗷如此岂龙之所安乎油然之云雨既有绪起而成之何啻反掌之易也

广惠王祈雨文

昔之为农月也用其力甚勤而干于神者有时也陂池湖泺宿有储水雨不时至民无预忧神于斯时享民之报为甚逸也今农之惰亦甚矣方春无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泺不治委天之泽若不足急四月之间田有青草浅耕而易种之耘耔不虔嘉种不达幸其与青草俱活也指为有秋之望十日无雨则皇皇奔走告于神神怜其愚而降之泽以为岁可常也不改其惰而恳请之数顽不自省神岂能终惠于如此之惰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慚恨入地欲预为之储则既已无及坐而视之将无所得食以死永永无事神之日强颜又哀告焉而云雨满天若将许其告者神更宽其诛卒赐一岁之泽而农之惰犹习其故可以弃之沟壑无疑矣矢心陈辞伏惟待赐

佑顺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独虔于神苟可以用其勤者虽髮肤有所不爱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辄应故民之言神者多异惟神之正大岂为异以惊动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势自尔而非人之心也亮于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缓急亦将有求于神顾何时而必神之答乃其心以为丛祠相望灵响百出其异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为异者惟神以昔圣贤所以惻然兴仁泽人利物而不靳乎报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秸将不能以及牛马神宁忍闻此而惜一举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于其间又有为浮屠之法以乞灵于神者彼其心以为舍此无所用其诚亮之力不足以达神之心一切听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与而来者察其心皆无所爱独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听于亮自为得其分顾民之置神于异者终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尝登此岩也而心独至焉今兹来登而又不答岂惟望于世者狭而望于神者亦狭矣敢有再渎神则殛之

告高曾祖文

维绍熙四年岁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孙承事郎新签书建康

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陈亮同妻何氏男沆瀾沃涣涵女繆缙谨以家肴常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贺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知元公曾祖妣吕氏安人之灵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间赴京城守御随大将刘延庆死于固子门外不复归骨于乡井故我高祖妣与曾祖妣妇姑相依为陈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陈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则指墓而语亮曰是必为福福其在汝是其为墓也十有二年而后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惶恐再拜而不敢与闻高安既歿十年之间亮两以罪系棘寺实为我祖先之羞绍熙癸丑之夏天子亲阅礼部进士于庭拔一卷子于众中许以渊源而真诸选首拆其号则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圣之耳目岂亦有天乎墓真能为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遗泽于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随祷而至伉俪同食飧于乃位异时亮荣视所招至孙祖绵眇先绪恐坠履冰之敬非以为伪水陆之品岂不欲备力所未能则再三四

告祖考文

维绍熙四年岁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孙承事郎新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陈亮同妻何氏男沆瀾沃涣涵女繆缙等谨以家馐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节皇祖妣黄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黄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学冀其必有立于斯世而谓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尝形诸梦寐状元为童汝能以为此吾孙也少则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惓惓恳恳之意虽取笑于乡人而不恤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贡于乡而皇祖下世已十阅月皇祖妣盖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见录于礼部及对策大廷天子拔诸众中而置之首选曾弗涉于有司上恩深厚兢惧无地自容我皇祖之梦至是始验而不知所谓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弃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归荣其先得罪于天其来既久惛然一身又将谁咎天地无穷顶踵蒙恩没身论报恐死无门归告诸墓指日为誓亲不能报报君勿替七十年间大责有归非毕大事心实耻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尚想此心愆或有在眷天子诏焚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渊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为此一饭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呜呼公乎穷之与达判焉西东于其中间又或不同一官自效随事着功贵为公卿有志不从庸讎知夫达之非穷呜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系其逢危疑之间一髮不容顺而止之以图厥终此心未白去国忽忽自古尚多无愧于中呜呼公乎学博而粹气毅以洪百未一试论何时公为公叹者是非穷通岁晚登门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泪搅心胷

祭周参政文

呜呼万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实成之堂堂故国乔木则非火炎昆冈玉不易为民生之久一治一乱道大德宏遭变则见死生不易况于贵贱百圣列前靖以自献

宣和太学金曰新经公独不然以自著称绍兴初论朝是伊洛夫岂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间人用情安非彼生乱势则容奸权无底止通国风靡公以死争屹然中峙所遭殊时岂无一同公独何为乐此困穷天定胜人后将考甫三十年为时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诸贤为之避路及晚登廊庙而一时后进安于前驱进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话上心之所独知至于事业崇勲人士犹有遗恨安归田里一无怵言炯炯此心实昭于天亮昔童稚纵观废兴大放于辞愿试以兵狂言撼公一见而惊借之齿牙爰及公卿爰均骨肉前辈典刑中庸大学朝暮以听随事而诲虽愚必灵行或不力敢忘其诚晚以三丧不举无颜对公故数年之约而一见之不果未几而先人之死与公先后故三年丧毕而一吊之未成第见人事之好乖不知墓草之几生苟祭酹之可遣岂蹉跎于此行辜天负地长恸失声尚为后图期以自明

祭吕治先郎中文

呜呼公以东北世家之贤来寓吾邦是生贤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蕴而奄焉以没使其贤子号天叫地如不欲生西乡稽顙以受一邦之吊其为可哀盖不论乎知公之与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于堂间获从公之子以游诱之掖之盖公之教则今日之俯伏道旁举觞一恸者诚未敢径自附于知生之义也孰信而来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几其飨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窃有志于当世其道德纯明可为师表者执贄进见获听微言于下风退而从磊砢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欢笑歌起舞往往自以为一世之雄至于山巔水涯与夫穷阎委巷之间抱负所有分与世絕足所可及则必一见纵力不能自致而声音姓字之与通晚将归休始获见公握手一笑话言从容心满意惬俯首来东三年之间竟安此穷人谁不死宁公是逢又杀吾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实死与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终

祭三五伯祖文

呜呼方陈氏盛时岁时聚会动辄数十百人公以寿考康宁当诸老就尽遂长其族其后数年死生困顿何所不有顾视畴昔怆然可悲公亦不复有意于斯世溘然遂终于异邑呜呼盛衰之理吾不复念送终之礼则有仲子继自今一族之间幼者谁抚不率者谁教病者谁怜死者谁与经纪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听之义于兹阙然亮于公之死盖不能无憾于天也哭不抚棺送不引绋惓惓此心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呜呼昔我曾祖及国家盛时为百年太平之民尽力于农亩曰士不易为也乐供州县之役曰官庇我者也乡邻有无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惧不可以见也熏陶乎祖宗之泽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发乎文辞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征矣然而事业不出乎乡闾则区区一官亦岂公之志也哉凡我后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犹頼公以不坠先绪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委弃于寻常无闻之

民乎此某等所以异声同号既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释者虽丧车犹不可攀也岂不冤哉岂不酷哉天高莫诉地厚莫闻如生如在来格来歆

祭郑景望龙图文

呜呼丙午之夕我将哭吾亡友于金华耳衔冤吁天谓天不明癸卯之朝谁尸死生黑头如麻独我良朋哀哀不寐踟躅而行为此邂逅恍若铭旌问其前驱来自建宁呜呼噫嘻得非吾郑先生之灵耶纵此月之多祸岂诸贤之并倾纵我命之不祥岂一月之继丁负版之人执手大恸子曰无父弟曰无兄呜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遗种而独不得自附于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问命不可以力争念躬行之无愧而事变之适兴八十寿母有不顺之叹穷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议不得自尽于其君而六经之妙旨又几何时而能以道自鸣耶已矣置之事固难平师儒辅导之官举天下皆以为莫宜于公而公亦庶几出其一二以上论三代之英及举手之小异已多言之足惩虽去国之不较宁有志之竟成将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兴废不可以人事为凭耶已矣无可言者去年之夏举酒以相属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酹公于冥冥也变故相悬道旁亦惊未有已时临风涕凝

祭张师石司户文

惟君逸羣拔出之才迈往不屑之韵识敏劭而善藏量宽平而自信衡屡称而不欺刃愈割而不顿虽事情之日接繁此道其坐进方权輿于一官必讲求于众论善不善其吾师人岂求于我徇虽逆境之齟齬亦廉心而取顺时自肆于诗章或适情于杯酝无几微于面颜不深刻于方寸嗟行世之若此宁与物之共尽方当路之作意欲困我于鞠讯肯明允其有无但甘心于轹躐奄内外其同风凜应和之弼峻君独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参两辞而并听会私意而起衅迹当时所如往并旁观而兼问苟毫厘之可疑则情实之必近无先处以成心辩斯事于息瞬俾浮焰之遂息期公道之独振俄半夜之负舟成死生之遗恨嗟乎冤哉继世嗣兴以克奋迅阔步长趋固亦其分亦既起之而又靳之天定何时谁实僨之高目下耳会应有忖我哭吾私无所归愤吉凶影响恶其钝闷拭涕大观以任天运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圣贤之学而不为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负海涵少年四举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试于时而竟赍志以歿识者无不为公惜之而公之既第尝以其兄之女归之同年矣其次固不应属之寒士也公得官于大江之西将行力谓其兄必以次女归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犹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书书必以亮为言吾惧失此士兄亦奋然曰宁使吾女不自振无宁异日不可以见吾弟故次女卒归亮当是时虽亮亦笑公与之非其人也及冒荐于乡公喜特甚翼折而归则以为事终在耳其后公兄弟相继下世亮亦坎壈穷困至为囚于棘寺而未已岁时或一归则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累举见录于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对天子躡取于众中许以渊源而寘之

选首众讙曰宜岂敢徒以冠裳与公之侄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遭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开公兄弟之一笑于九原之上耳酌酒酹公英灵不昧报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则逵我心未艾尚其懋哉众不可盖

祭俞德载知县文

士患无才铺张不易患无科名掀腾可冀得之既艰况也中弃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岂无友嗟嗟德载翼折方飞舟弃半济未有如此倏兴忽废投老多感恻且出涕德载之学初期自遂既见伟人欲极其至涉躐不休经史百氏开物成务以发厥志德载之文亹亹有制徐务收敛剗剔瑕翳谓古作者谁不可继如其不可方修愈锐至其为人有胆有气乐易无他倜傥任意开口见心视人如己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从政吏奸不蔽遇事洒落宁尚苛细诛强锄梗若近严毅约定保伍一于岂弟我生与君岁月不异我不自菲早识前辈君时有急弟昆之义彼此才冠冀为地道由此往来交情日契乡荐我先而公先第年壮气盛事方迢递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祸患抬头不起君于仕途有功无罪亦复摧折晚方小试只手援我累卵不坠改秩作邑岂必得计我亦遭逢唱首殿陞相看晚岁云胡独逝哭君无穷传以一祭

龙川集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十三

（宋）陈亮 撰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呜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于今四见朔矣号天叫地无所逮及又以迫于衣食不能时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极得罪幽冥死不足赎古者父母之丧哭无时圣人始为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又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伤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号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对人如平时于生复何所伤及期以告于灵曰卒哭不即愧死犹欲自齿于人岂不以父之爱子死生无间亦将曰有故甚则曰以我故呜呼欲以自解不惧无辞惧宇宙之不汝容耳呜呼羞哉呜呼痛哉呜呼已哉

先考移灵文

三年之丧圣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为己极也某也积恶而不可掩既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自力乃从人贷钱以葬坟墓未干顽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钱以偿其负因得窃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即安将以明日迁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饮食而已则安于诵圣人之书以授人顾不识礼所谓三日不怠三月不解与夫斩衰唯而不言者将阙之而不授乎不然则宇宙固不汝容矣辜天负地尚敢以告

祭王永康文

呜呼是非善恶宁有定论苟诚于中盖棺何恨昔公少年以才自奋晚试一邑更以谗困敛不先期见谓迟钝事无容心谓政闷闷御史束湿讥以自任委心僚佐不曰能逊触手成碍岂必有衅公于其间不折以愠我从公游直道而进公或不堪我辞愈峻卒明余心两匪相徇公行及爪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不顺天亦为虐死生一瞬囊无留金衣忘敝缁谤者耸然耳扯足顿我亦何颜视此归櫟沥酒一恸天不可问

祭郑景元提干文

呜呼奇才异能世资以为用则何患于无路高科显第人资以自达则何患于无时兄弟炳乎其相辉则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则何志不可施世惟恐无一焉于其间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寿踰六十非人命之难期年歷三纪非世道之难移如兄之止于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为自輶得非同病而后知庙论亦察其不可究属且先其至微后发先至为骏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为慨然何择于斯亦既至此安于已而我曰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职分岂容或亏天不我与甘之若饴有命不承宁问崇卑不登坡塋安涉崔嵬身在一日吾将何辞凡念孔圣犹曰吾衰不如适意与天同归我困囚系死生毫厘尚欲于中叩首伸觞一归之天何以我为往来应酬各有据依此论未终冀兄生疑旬月之间寂无一词棘寺逮我方堕危机手染报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几緘题之回望之则非夜半负舟疾走莫追弃我任我幽明异岐我亦漠然甘与世违呜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议论有纲有纪兄之行事有张有弛兄之与人有同有异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难兄既知之矣枯木死灰去死宁几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强恕而行不偏不陂名教之中自有乐地死生祸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人为贵圣以此圣礼安得伪仁以此仁义安得外是中只有离伦拔萃求异于人则匪人类振古如兹始乎为士异时冀兄并驱而至兄既长往我存曷以天长地久盈眶之淚

祭何茂恭文

呜呼公之行义文章自朝之贤士大夫以及于乡党朋友翕然推之莫敢为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賻之以入土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恶死生何啻旦暮世道消长容曰有时而人理逆顺莫求其故世有所谓推人支干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矣呜呼昔公于某面未覩而神已交语言未通而肺肝相与誉之诸公之间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为难世俗谓之过举属憊谗之相间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无遗憾于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虽此心之昭然顾有口而莫吐是用略彩缯纸钱于末俗具脯果酒殽于壘俎酹公之神而侑之以韵语曰天之生公意盖有主俄而夺之一息千古匪伤其私我心独苦尚想音容有泪如雨

祭杨子固县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无他肠涵濡乎道义之曾点并包乎善恶之琴张处家庭则自力于孝悌入场屋则自奋于文章既出尖于辈行爰结交于老苍无几微于得失肯轻易于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风雨而不骋诗章之俊刀笔铄利敏于鬼神而不矜吏事

之长豹一斑而方露金百炼而后刚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于小康间者阔焉未知其几日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别话之郑重岂壮怀之披猖相与脱我于垂死固愿报君于方将我虽衰穷而不肯妄自菲薄君既强仕而岂应废其颀颀俄凶问之卒卒惊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无几念抚棺之未遑忽岁行之渐周恍奇祸之备尝陈始末于数语荐精诚于一觞使死者其有知吾知君之不亡倘诸儿之可恃惧托死之未当或素心之泯泯徒老泪之浪浪

祭潘叔源文

惟君读书将以为善而不主于禄利应举将以行义而不志于必得鲜衣美食以偿男子有家之愿歌童舞女以终人生行乐之期礼义以悦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内外并进心迹无瑕此宜阅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从而去各适所安儿女攀慕无从亦将有立亮蹉跎暮景邂逅飘零白饭青刍旧游何在只鸡斗酒老泪如倾叹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临穴不及遯风而号

祭潘叔度文

呜呼舍选非古也而叔度以月书季考得官此男女室家之愿而惧不仕之无义也铨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资历年劳从仕此钻隙踰墙之贱而惧行己之无耻也叔度不欲以志节自高于人故虽安坐未尝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亏于己故虽病未尝一日废书覃思于不传之学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尚友于千古之远而人不我即不强也至于孝友之行信于其家慈爱之实着于其乡此叔度之日用饮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则卓然欲会百圣期集之所虽死不憾也亮不肖无状为天人之所共弃叔度独略其牝牡骊黄而友其人关其休戚悯其不自容于世而岁时一见必缱绻不忍相舍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虽叔度不得而尽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取世科则喜不自胜曰我虽不仕今有以见先人于地下矣遂乞致其畴昔所得之官未几而遂死焉叔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独动心于是区区者而心事之皎然可知矣亮以祸患奔走而丧车之出不能祖道而酹九原之归不能倚树而哭追致此奠以畅其情哀哀叔度尚如平生

祭朱寿之文

呜呼父实生子子实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以至于无穷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为人道有终之托少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后先更迭以终于无憾此固国家大顺之极而亦所以从一人自遂之私自昔圣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际者岂有奇功异术哉使天下无所谓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独有感于余心而兴不幸之叹至于恸哭流涕不能自己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囚系之余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呜呼子独胡为而遭此耶少有俊声而能自克长读父书而能默会义理以厌饫其心艺业以游泳其外学者之高下浅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从违天下之贤不肖一见而识之而不轻于向背其才岂不直一官乃以韦布而没地其志岂不慕古人乃以贤子弟而终自晦耶呜呼子之翁老矣抱负至难之才而人恶其违世刻意不传之学而人恶其厉已诸贤

零落殆尽天独许其后死意者将有所为耶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而哭子耶呜呼惨矣毒矣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犹未死于縲绁者是真所谓幸耳若子之不幸其叹当何时而已耶酹子金华谁与对恸遣祭三衢徒有隐痛不幸之悲今古所共翁亦慨然孙可事奉天人之机惧其错综文不能哀将币以送

祭林圣材文

惟灵读书将以为善而不志乎举选应举将以行义而不志乎得禄孝弟称于宗族乡党慈爱隆于父子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见于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无愧于心胡不百年终此大数失一善士空其一乡有儿子孙佑之几世虽天报之可必而老泪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久灵其不昧意则昭然

祭何子刚文

呜呼以德不以力以义不以势此古今之通论而无力无势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资数十万不可谓无力矣结婚于朝列不可谓无势矣而甘心自屈于乡之暴有力者犹不必其势悖言恶动不与其较则公之诚心为善尚不以德义自居而何问势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诚服不可谓无所自也方亮未冠时束书就学于公之馆舍公不以凡儿待之岁时之顾遇杯酒之殷懃未尝不倍于伦等也其后亮方奔走四方见公之日常少而闻公之德谊特多常欲进拜公以示乡闾知所则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没与葬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于公之门若于公之生死不相关涉者天当知之非人之过也惟公盛德着于平生懿名伟于晚节睹后生之自肆睠前辈之日沦酹斗酒于只鸡忘墓上之宿草苟此心其可达宜英灵之如存虽再拜之未偿尚临风而陨涕

祭陈肖夫文

呜呼时学入骨时文入髓兄曰吾弟父诏其子以此而生以此而死从者如云得者宁几其初不悟谓未工耳工矣云何不遭至此使尔遭乎其将何以以断国论以谋王体向之所学乃今为累天乎人乎家国所系念此痛心力薄无似欲就时学附以正理挽不可回为此迢递分守移换宁妨禄利彼顽者何面从背弃子教婴孩寻行数字仅能把笔初守终坠竟成孤立相望惟尔以尔之才挟尔之气横鹜长驱始充尔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诿一字一画于今必异母教兄督人非友议虽余亦曰少不为贵子独不然曾西所畏今几何时赍之入地善不留种坠此老泪天亦徇俗余宁不悖呜呼肖夫子真死矣有相闻问时已后矣奔走未宁疾病踵至子厝安在义当一酹酹而可遣则已久矣日复一日义安在矣乖其初心敬从遣致呜呼肖夫必不我罪俯仰随时不死何谓如子之死于彼何愧跼寿颜天第相宽譬会逢其适千古之涕

祭周贤董文

呜呼尊行亲戚今垂尽也惟吾舅与君屹然为一坐之鎮也方姨母在时一再岁必一覲也间者阔焉而君惠顾不靳也连岁有江上之役欲为公寿而不果奔也谓公之寿方兴未艾而此心终未泯也曾与吾担未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

见而行辈亦复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为世所摈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问也寿大较不满六十而余少君九岁亦凛凛也岂生有所阙于君而死乃为此恳恳也亦伤夫事变之亟而可以自见者无使有遗恨也英灵如在亦举吾觞而满引也

祭喻夏卿文

呜呼家丧长老乡失耆旧斯仓斯箱亦既曰富引养引恬亦非不寿与人无争以德则茂终身无疾以福则厚羣儿斑白侍立左右诸孙满前一经各授场屋较艺或居选首族子羣起能名辐辏君为一笑岁晚樽酒八十年间何所不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诘曲称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法当得后尽其天年既全所受云胡今者往往心疾天行有终人望弥久空其一乡一家之候气象凋落事当大谬官称日闻还彼俊秀隐然鎮重若何架漏泪涕横臆非以邂逅百感交集微我有咎亲故共哀谁识香臭以其寸诚见之觴豆苟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郭德扬文

呜呼昔君尚幼父兄在时协赞上下为家之肥比于弟侄诵书及诗君又于中唱使必随俯仰先后力用不遗阅世之久实观盛衰晚值君疾頼君羽仪家道愈昌匪荆新规君家甥馆乘龙是宜子亦自奋辉映旁支君方婆娑不与世违六十非夭而止于斯念昔于君年甫近之见辄情话宁此心期我困囚系莫哭總帷墓草若何酌此芜辞

祭宗式之文

呜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纵或不顺困子亦猛万事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运厚薄偏正参差不齐孰得其称其初则曰感必有应末亦有言以待天定呜呼式之与予有连所遭亦等子独于中降年不永身在有余谁为子请我独仅存末失纲领小小顛倒天有正令儿幼妇弱若适与竞张官置吏礼乐刑政宁使孤寡徒归之命呜呼式之弥子子路幽明异境力所不及分应退听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果众乎天岂易胜我脱囚系理亦炳炳为子小须以观究竟方未定时胡可比并念子无穷双泪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呜呼我先人盖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与为命而卒归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女兄复归吾弟而吾妹长英伯九岁吾母亦许以归英伯者欲使姻戚之义相联于无穷而亲爱之至也吾母弃诸孤七八年英伯渐长而吾妹竟归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伯少学于我而欲以武事自诡者量其资性之所宜也志既不遂而自力家事以克用裕使吾妹无旦暮之忧者尽其心力之所至也时节相存问缓急相周致虽竹头木屑亦有以应吾之须者笃吾妹之分义于我也木石随在而办椽瓦随用而足别为此室庐以焕然一新者分贤尊之忧责于身也尊既下世子亦随往寡妻弱子遽失所仗得罪当路我困罗网忍死自明照临在上狴犴孤只旁无族党子既去我谁任鞅掌吾妹忧思相从惆恍我存安用事亦可想终丧致哀有负灵爽当与令子行营高敞

死则同穴爰此寻丈沥酒昭诚魂其来飨

祭胡彦公墓文

少驱驰于宦牒晚推迁于事故徒梦寐于英游卒弭心于农圃盖逢坎而辄止岂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焉用期不坠于门户谓人生其何为倘不贵而则富通闾里之有无共僮仆之甘苦既弟昆于戚党爰骨肉其所部时一平于曲直亦何求于胜负亶在我而有余宜于人而无恶俄死生之异变均涕泣于行路念得此者几人虽百身而莫取尚慨想于平生爰沥酒于堆土惟此愿之未偿孤畴昔之青顾忘夜雪之漫山遡北风而谁语冀英爽之昭然鉴精诚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呜呼生必父母成必师友死必妻子葬必里闾此天地生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来者也以子之端慤静默知有书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过前知有朋友而不知父母之违离室家之不可已此其为志岂小而偃然卧病于百数十里之外死以属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地生生之理顛倒而不可知抑其所谓不可知者止此而子独遇适其逢耶何其所遇之惨也虽然比夫客死于不可知之地者其魂犹为有所依矣死于我乎敛吊于我乎哭朋友故旧觴酒豆肉子魂何在亦就乎木举柩即路有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硕大充伟俨然老成端庄恭俭以托后生善多于财实浮于声前辈远矣见此仪刑云胡溘然使我失惊众所睹者黄金满籯我独知之教子一经树固欲定而风不停二年囚系莫吊君灵墓有宿草我心未明一遇将之廓然此情

龙川集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十四

（宋）陈亮 撰

○祭文

祭吕东莱文

呜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遗其精则流而为度数形名圣人之妙用英豪窃闻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则变而为权譎纵横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才术辩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在人道无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万变之难明虽高明之独见犹小智之自营虽笃厚而守正犹孤垒之易倾盖尝欲整两汉而下庶几及见三代之英岂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剧论叹古来之未曾讲观象之妙理得应时之成能谓人物之间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独疑其未通我自变量而力争岂其于无事之时而已懷厌世之情俄遂罹于末疾喜未替于仪刑何以遭之太惨曾不假于余龄将博学多识使人无自立之地而本末具举虽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尝诵子皮之言曰虎帅以听孰敢违子人之云亡举者莫胜假设有圣人之宏才又将待几年而后成熟知夫一觴之

恸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复鼓而洞山之灯忍使其遂无所承耶眇方来之难恃尚既往之有灵

又祭吕东莱文

惟兄天资之高地望之最学力之深心事之伟无一不具其来未已羣贤凋谢屹然山峙兄又弃去我存曷以一代人物风流尽矣生也何为莫解此理彼岂无人惧非书耳昔兄之存众慕如蚁我独从横无所统纪如彼扁舟乱流而济观者耸然我行如砥事固多变中江乃尔三日新妇请从今始念此哽咽泪落如洗卮酒豆肉非以为礼

祭妻父何茂宏文

呜呼既以有生安得无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既非真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实相惟彼圣贤其道则殊不使生死总之为虚生不如生麋鹿与俱死则死矣木石之枯生事爱敬死事哀戚人道始终一用其极前贤未办我任其责责苟在我有死无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厌簋衣不慕华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费或嗇先志未遐欲知其人视其家道以其余力发为辞藻两登荐书门户华好迄用有成难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弟有遗责并此乎当同时孰在彼俊者郎笔砚其间而视茫茫既老未休心非外慕大耋之嗟莫求其故纵不尊荣终此大数无宁少留观我常度唯公平生较然不欺质直敢前恭俭自持无疾而逝胡宁有疑死生大矣不足与移某独何为感念昔者托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谋食于道未也晚蒙公知异礼是假言踈意拙忠故不舍二十年间付之土苴持此丹心对越泉下尚想音容酒倾泪洒

祭石天民知军文

呜呼高才辩智孰与强力为善博学多能孰与蕴藉风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负而取名自足而善谋未若无挟而好修澹然而不伐不求者也呜呼天下而有若人则薄劣不能污纈碎不能留小谅不能表其子子乡原不能致其绸缪当与一世混流而扬波枝叶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翛然而天游者也呜呼此吾天民所以单行于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风义槩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贪而镇浮书册未尝不亲而书味厌饫而优柔事体未尝不具而事情反复而咨諏圣贤不传之学豪杰经远之猷兼该众美而歉然以未善为忧推先一辈而退然与后学为俦此吾夫子所以叹任重而道远而韩子贵于责己重以周者也呜呼天民岂复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于遐陬乎枢庭一属与夫治中别驾乃足以尽其平生而酬之乎吾不得质诸幽也呜呼得兄凶问京口行舟审吾元卿北闕渡头归未弛僦负薪是尤贤子讬告我病不瘳日卧于床自夏徂秋亶其既安困于敌讎二年之间一半为囚自余奔走人扼其喉兄丧既终我头未抽墓有宿草老泪渐收我虽仅存豺虎是投来饮我酒尚如生不死遗憾付之牢愁迹虽易考事终可羞兄亦慨然归安此丘

众祭潘用和文

呜呼邻里亲戚朋友故旧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繇立也岁时无事杯酒相命

剧谈满引恢谐笑谑醉倒而不相责礼其尤亲者则有笔砚文字之好上穷千古下极目前碎事以致其切嗟琢磨之意此人情之至欢而人道之所繇成也俄而于朋辈之中夺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四望而目瞪舌强不知所以为策徒能涕泪四垂各道其平时惓欸欢爱之浅深以为幽明契阔之候此人情之至悲而人道之所繇极也平时朋类相从赅然无所是非于其间使争心消伏而不见惟吾用和是頼而何以首当此祸耶岂吉凶皆非善恶之谓而所遭特顾其临时耶千卷之书独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为用和千古之叹而寂寞身后之名要亦何足深计耶八人之中惟颺年相若惟恂齿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悲乐忧欢变故何时而遂已耶生无所取死无所愧哀哀用和致此一酌

祭章孟容文

呜呼盛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经而悲喜哀乐遂出乎其间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蹶以取科目而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从盖可谓一时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罪方释而死及之君徒小试州县而亦继以死行道之人之为之酸幸而感涕而况于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见君累然在疚抚胷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慚不能救今又几时来告君讣盛衰相寻如夕与昼适其甚者与君先后余闻君疾之未病也语其子以苟不可讳勿用老佛之教以污我及其临诀夜分款语今且死矣遂从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礼壤千载丧尤非古如君之志圣贤所与君言在耳而子忍负我欲哭君既行而沮昔君属子于予何取庶几幡然而过可补祭奠柩前英灵鉴否

祭孙冲季文

呜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变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业业天人之际理之难知乘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与之以识而偏于才备其能而啬于德文足以自见而劳于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于无命子忧其才之不足余独以德为可贵子方以名为可求余独以命为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赍恨而入地重慈亲之忧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归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伯之道圣贤士君子之学平时乐与子共之者万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叹来者之未涯伤畴昔之有愧苟子之姓名与我隐显于百世之下则或为九泉之慰

众祭孙冲季文

呜呼十人之聚则有短长命也不齐固理之常积而至百胡可较量念昔相从意气方张祸福之来孰避孰当而谓如子适是不祥不祥何尤当之可伤相与别子列以豆觞汝饮滴酒如在吾旁所为学者帝伯皇王追念此志有泪盈眶尔友咸在尔魂茫茫尔不能饮尔以浆各以意接言不能详失声而号痛裂肺肠何以慰子没身不忘道过尔墓怅望斯冈千载吾铭归安其藏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时诸公不以为不肖虽大父行父行往往辱与之游其后又与年辈相

若者相与上下其论晚乃与一时后生相从讲画虽才俊比肩可喜可愕至于动心怵目无所不有然其厚德伟度要不复前人比以故尤思与父行游不厌公于其间厚德伟度尤为杰然而既亲且旧其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亲子又方冠一第何为万事冰泮盛衰相寻百年之叹人物藐然寓哀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呜呼恩莫隆于姻戚义莫重于朋友民之秉彝士有常守类而聚之各从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圣贤所谓舍是则不我于子姻戚也而讲论辩说我为子剖子于我朋友也而患难仓卒子独我救援则游从急则奔走不期而应如左右手我寡兄弟頼子以没首世俗道薄頼子以遮丑天胡不仁为此舛缪夜半负舟疾驰恐后古亦有之颜夭跖寿独子遭乎亦我有咎呜呼此其祸变岂复吾之始虑耶以子之平生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母能以色養至于左右之无违事兄不以病替至于忧喜之无忤敬其弱妻而里言不用抚其幼妹而恩意孔煦尚贤睦族以任门户敬老慈稚爰及行路人为我役谨其喜怒人食吾利同其欲恶节彼我饰行以内恕年未三十动有常度仰止圣贤行矣而着胚胎既成轩豁呈露子之望我亦以此故我困祸患失其故步子抱不满交臂而去道之云遠人曷其遽非道弘人归咎无所百尔所思岂亦有数我辞非悲我泪如雨有知无知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贤既遠源流莫继卓彼诸儒寻废起坠后先相望曰同而异岁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于公实似言取其信动必以理孝友慈恕俭恭和粹仪刑后来子鍾其美枝叶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跻膺仕羣公相敬资以行志退食从容教忠无愧朱衣银鱼宠褒沓至何如苍天成此永喟道之云遠几人能遂无以考祥曷视其履公虽遄迈道则自迓尽道为难从公则易进退莫安死生孰计终天之痛惟子之瘁子曰已哉朋友则未相与尽哀继以寬譬嗟乎公哉非以私意庶几飡之一觴之酌

祭陈圣嘉父承务文

呜呼昔我先祖以气自豪公方録一县之事岁时相往来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与公之子生同岁少同学而不肖无状因得叙族属以自附闻公之丧匍匐哀恸若已有之比其塋也亦复效薄奠以载其区区之意非无从而至此也惟公早称善人晚锡爵命念平生细大之事莫或自欺虽一死契阔之余故应无憾有昭灵识乐举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于乡闾才足以资世而事业止关乎门户孝友慈爱人无间言规矩準绳身有常则富而好礼惠以使人子有一于是乎吾必谓之学矣居虽异县心则知君及夫事变之惊悼困于祸患之奔走意料不到仓卒何關闻君之丧嗟已后时哭君之柩沮于及境徒有遗憾夫复何言一酌之哀半岁而遣昔者君之子姓多不见鄙故论君之平生独为甚详魂乎来歆言也无愧

祭王木叔父文

呜呼父子之恩没身莫酬四民孰贵士兮好修昔公有子读书是谋亦既得仕惟友之求尧夫子复共仕吾州少望正则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厕比英游公居其间意好绸缪亦有甘旨共此拍浮宾主上下一笑夷犹谓彼茅容少见未周退与妇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贤实父之繇十五年间参差去留进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掇巍科或官遐陬我独穷甚豺狼是投贤子何为逆风撑舟公亦厌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异道穷達不侔孰为此者苍天悠悠未有已时宁有定忧积者厚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诸幽

祭彭子复父文

呜呼生称善人死表于墓曰处士之墓古人务实而不务设饰所以貽范于其乡也众之本教曰孝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为人子者由微而至着所以達其父于天下也如公之父子盖亦庶几于无遗憾矣七品之服以为封千里之寄以为养夫妇相对子女无缺而相羊于七十五岁之间天之报施亦岂徒然哉昔公之子初官金华我从之游道义靡他拜公堂上质实无瑕从容二林相与如家子登朝列公寿方遐我困囚系公天一涯死生祸福相去有差晚节末路共此叹嗟墓有宿草计程则賒虽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则至矣仪匪靖嘉临风一酹涕泪交加

祭金伯清父文

呜呼读书取于庇其身治生取于足其家身苟庇矣有开其华家苟足矣不导其奢设心措虑造端不差报施常理为应匪賒故诸子力学勤生统绪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托良佳何一旦之逝去致有识之咨嗟况于乐善之不倦重以内行之无瑕寿不应嗇理宜有加天之苍苍其正色耶若伯夷者善人非耶虽倚伏之终在而变化之周遮念归怨之何所矢陈辞之靡他追畴昔之樽酒为今兹之静嘉谓冥漠之如在想英灵之未遐苟余诚之可享岂多言之为夸既升堂之不见宜有涕以无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呜呼富寿好德康宁考终此所谓五福而权势荣华不与焉蓋五福上下之所通有为人者不可不自勉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俪虽不至于期颐之寿然富而好礼平时无甚疾病而以令终先后一年而相从于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于五福蓋亦庶几于备矣亮之于君居虽异郡而壤地相接声问相通虽不覩其丰标而审其平生敬其吉德曾未得握手接殷勤而君之耦以讎来亦尝为君之子惊悼失声矣祸患奔走欲一遣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讎闻嗟乎伤哉如君虽可以无憾而人子之心夺之中道邻壤之敬失之须臾其为伤嗟宁有穷已一奠并致寸诚孔昭灵其有知我亦出涕吊君之子惟后是图

祭王文卿父母文

呜呼昔我诸兄与其乡人诸友及从先公游磨砢乎道义而服膺其家范之懿至今在耳歷歷也及公之身积愈厚而收愈薄克有贤配以无忘先公之训惟我一二人获与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矣天之报施意与人合变化倚伏一辟一阖夫妇继亡

有来或遏何以占之送车杂沓

龙川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十五

（宋）陈亮 撰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呜呼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终若一岂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无妄用则男子无苟取之心夫人之俭不间于有无岂徒以贫富之不可常乎至于察人之所不察而阃内之情毕见爱人之所不爱而一家之势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贤间言不却而息长幼不约而亲而天下之为人妇为人母标行义以自见者比夫人盖犹未足以为贤也生不愿知于人死不见着于史惟余此心无成有美矧亮不肖乌知夫人亮实有妇夫人之孙十年登堂诲言在耳因迹以观其平如砥昔亮之穷弃不足论夫人抚之绋袍之温一饱有时解颜以喜感念之恩如实出已年余八十德浮于年哭不可留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黄氏文

呜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实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许以女归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继即世于其中间六男摧落无余故我姨母幼育于我先祖妣及笄乃归周氏然后黄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先妣每念及此辄不欲生岁时祭享遂托于陈氏亮自幼时固已识我先妣之戚忧常惧力之不足以任其后也未几我先妣以盛年弃我诸孤弟妹交托于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抚不独黄氏之责萃于姨母之一身天下凶我姨母复得未疾犹以药物自扶每力疾而语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赖汝以瞑目然黄氏于兹尽矣汝母宁无遗忧乎亮■〈才父〉泪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毋为是不祥之言然心亦忧之不图其遂至此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惧将遂坠陈氏其能保有黄氏之坟墓而飨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母之灵于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爱此身今其已矣责将谁分长恸大号告我后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呜呼念不肖之畴昔尝受知于夫君妻以其兄之子教以古人之文虽有孤于此意岂不怀于过恩俄永隔于生死无所效于贱贫帷胸中之耿耿盖可质于明神晚抽头于祸患幸日暮之晏温事夫君而不及有夫人之尚存愿诞弥之再拜终此礼于千春宁夫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伸环亲戚而聚吊独讣音之后闻虽本末之可察亦长短之易论望新灵而哽噎话往事以酸辛尚至心之可恃与薄奠而共陈岂多言之自解庶或格于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呜呼欲知其母视子之贤子贤而達母飧其安富贵尊荣百福具焉飞腾之初而母弃捐此在人情孰不爽然况于其子宁望生全孰为此者呜呼苍天栽培倾覆倚伏变迁一往一来如环无端有幸不幸理难槩然必其在人为之后先吉凶祸福则罔所愆虽愆不僭其终不偏天人相因绳牵丝连唯太夫人和柔静渊夫妇如宾烝尝吉蠲衣不慕侈恶其敝穿食取则足惟其洁鲜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宁考终子孙满前凡我乡井三数衣冠錙铢而较莫我扳援先德如此厥有繇緣子心罔极曰不其延于今未足视后必填安得彤管大此幽镌我辞之悲抑扬周旋有是寸诚荐之芻臠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呜呼天之运行为有常人之祈望为无己年踰八十身为命妇康强无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几人天之报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为时用挈其才具欲飞辄止高高在上事固难量人之所期岂有穷哉天非独吝人非无厌天不如是则不足以言天人不如是则不足以为人送车千辆祭者数百人交有浅深义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行路观者为之太息死生之际无一可憾人各有心非力可取地道无成固有终矣安归于土惟善惟最

祭叶正则母夫人文

呜呼昔余识夫人之子于穉年固已得其昂霄耸壑之气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尝不东向凄然有时继以泪下曰吾家甚贫而吾母病饮食医药宜如何办又以劳吾父之心吾将何以为人子余于是时虽未获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为之子者固自为可且余有父不能养余甚有愧焉数年以来夫人之子大放于古今之书凡圣贤之用心与夫后来英雄豪杰之行事观其会通而得其所以与时偕行者于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数而天下之人有以观夫人之为人母也既而夫人之子又以甲科归拜其亲于庭并世俗之所谓荣者而并得之人皆谓夫人之疾宜自是脱然而竟以不救岂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撓其心而繇疾至死一一自有条理耶疾与死非人力之所可为而所可为者夫人既加于人一等矣常情之遗憾又何以陈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妇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际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与其父宜何以为心而朋友之涕亦不自知其潸然也重冈一水寓哀于文匍匐之救有腠古人

祭赵尉母夫人文

呜呼三釜及亲捧檄而喜仕非为贫亦以养耳孰不生男其成有几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既有子人事好乖欲飞屡止千寻之木困尝在始及其干霄条达自遂君子知之顺变以俟亡者安焉身后无愧责及九泉彤管有炜登堂莫及闻风而起归旌翩翻道出下里溪之浹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追致交道之难难于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呜呼宜人少从其夫艰勤以起家晚从其子驱驰以遊宦三年簿领一月朝行而径膺千里专城之寄板輿之乐人生亦可无憾羣贤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苍天罔极之痛

丧车之行识者以为大哀人之隐忧子之巨创交发并至其胡可言呜呼人寿百岁独不可以八十九十乎贵极人臣独不可见其子为卿监法从乎天运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参差为此臬兀富贵之来半道而失终天之恨宁此杪忽某向与令子为琨逖之相期晚节末路盖管华之异向迹虽小戾心实如初追念昔游几成一梦值兹凶变共哭三衢趣报儿曹令陈薄奠指日东望临风涕零

祭钱伯同母硕人文

呜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时二浙惟钱被兵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争俄而华颠弃如敝屣圣明当天禄以报功位以象贤着忠令甲吴甯与肩代不乏人母仪是先睦惟后族和柔静渊女美夙着女训素闲有德有容衣此华鲜有礼有节飧夫芻豢齐实吾偶作配其緣生儿大佳胎教固然儿亦自力取友必端有闻于朝进服班聯持节分符于蕃于宣风采间见仁爱则专板輿有教奉以周旋庶几色养不为变迁天子曰归赴我详延彩戏之乐所居而然子心罔极福无十全登进方隆忍此弃捐嗟旧封部遗爱在焉岂我一夫为是惓惓吊死唁生困于拘挛祥除伊迩宁发慰言一奠之诚不懈愈虔天运参差惟偏非偏

祭楼德润母夫人文

维灵守寡之操有以参列妇于古先抚孤之仁有以见夫子于地下所积之厚所收不微板輿东西厦屋终始年踰八十为人子者宁有满时命至再三有国家者以锡类耳虽天报之未殒而人道之有终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见追平生之色养诘其克堪此贤嗣之所以创巨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举觞而荐岂曰无从望堂而登于兹永已

祭郑景元母夫人文

呜呼盛衰消长相寻于无穷是非毁誉交发而未定此世人之所共叹而君子以为有命方夫人之盛年悼其夫之已竟念二子之何学宁利名之足竞嗟长公之山立俨独矜于细行蔚羽仪于庙朝树后学之审订越仲子之鹰扬慨砥节于清劲不充诎于崔嵬无几微于蹭蹬宜世道之有闕诘门户之私庆以还报于地下谓妇德其特盛曾岁月之几何掩风波之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躐夫人而目瞑此蹭蹬而不已遂得名于不令矧穷达之小异岂平生之退聽噫夫人其何为与此变而俱病虽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能胜不然则盛衰消长是非毁誉乃足以汨人之正性也耶人欲若浮天理如莹物必有对鸾鳳梟獍其顺其背或掩或映参差不齐于终必称受命于天惟舜也正长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存谓何盍亦自靖逝者如斯万事堕甑委曲则巧直情则径匪人可欺宁我不佞尊魂如在虽幽不憚揭虔妥灵斯言有证

祭丘宗卿母硕人臧氏文

呜呼母子之爱不出于闺门而足以闢天地之造闺闈之懿不出于乡闾而足以起薄海之敬此其轻重系之人而真足谓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数虽隐德幽光亦将不期而

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庙之具而硕人生之岂不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荣贵之养上寿康宁之福而硕人享之岂不遂起薄海之敬乎硕人之妇道固天下之为人妇者所取以为法硕人之母仪而天下之为人母者虽欲想望其庶几而不可得使尽发其平昔之所有则硕人之不朽固不在于言语文字之间也终天之痛人子之心岂有穷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灵识俯鉴精诚尽以余悲泄之一奠

祭卢钦叔母夫人文

呜呼多男之祝圣人不弃则百斯男徽音孰嗣两姓之合似续为贵琴瑟既调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克意丝枲祭祀酒食既嘉且旨家道用裕人心不贰开厥后来相导以理一男克立问学自诡声问昭宣亦母之美或干其蛊或尚其事诸男森然分头并起百足之虫不僵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阍内之懿闻于井里日夫既行今亦往矣人寿有涯子心罔既死生大变孰可寬譬号呼苍天感念终始一哀出涕朋友之义我困于囚义亦凋悴追作此文尚千万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呜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寿考以成子之养以令子之纯孝而不及登华要以致养其母此朝士大夫之所共叹嗟朋友之所为流涕而天之所以为天其不可知者类如此也虽然太恭人之寿及中矣令子亦有列于朝矣夫君既没整齐家道母子相与为命以致菽水之欢者又数年于此矣诸子稍稍自见头角而为母为兄者亦庶几可以无负矣等高下而较之虽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尽者甚至而天之所以报人者亦不至于甚谬戾而不可合也五福之难全其来非一日而一事之称心亦有以自归于九泉况其可以自寬者不既已多乎归从夫君而两爱子左右之责当门户而四兄弟先后之死者无所憾生者未易毕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酌有如皦日

祭李从仲母夫人文

呜呼夫人事夫有礼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固难平虽助缉其家始末之可念然康强以老死生之可惊寒暑不能无代谢弦望不能无亏盈人生不能无欲有欲不能不争苟在我有自安之分则在人无不尽之情终天之痛圣人以三年为断显扬之孝人子以终身为凭恍吉祭之有日必揭虔而妥灵稽一奠之奇祸乖大义于平生尚时日之可攻傥素心之易明寓不足于薄少徒黯然而涕零怅音容之已远宁譬欬之或聆庾彤管之可恃岂龟蚨之足正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闾相望世有姻连成此吉昌夫人柔淑于何用彰出从于郭适合于当女功姑置妇职是襄外饷宾客内谨烝尝必敬必戒顷刻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睠惟夫君以志自强藏镪巨万诗书是将论德圣贤结交老苍无以相之岁月茫茫今其已矣有来感伤吾事未了付之诸郎儿亦自知若何终丧吊者在门有泪浪浪

祭凌存仲母文

闺门懿行足以为世母仪死生大节足以配古列妇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聽天之所为门户方兴世皆知其为阳报庭除日美人亦愿其以寿终胡不百年究此大数无宁一夕困于小疴树欲息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昊天罔极从古难言朋友之哀托文以诉

祭叶正则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呜呼惟恭人生长儒素嫔于勲门匪惟勲门国之戚姻德尚多有贵无与伦方其盛时震动簪绅中更多事散而之温大家世族能几人存粤其存者往往瓜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论恭人宜之岂适王孙亦惟其德相待如宾自飭以礼自督以勤再立门户其命维新贤士大夫以类而亲有酒既旨有殽既珍爰多受祉以友辅仁相夫至此有终则坤云胡不淑遽以讣闻使其夫子号叫云云恭人甥馆第一輩人亮忝交久义同弟昆一奠致哀诂曰无因恭人殮之以诚非文

祭妻姑刘夫人文

呜呼夫人有兄女为我妇诸孤是以诿我以铭墓妇德女美吾辞略具亲戚情义亦既悉吐云胡今者犹此惊嘯所不忍见輶车即路万事瓦解音容莫覩五十余年遂为堆土杯酒从容莫复其处时节问信敬致无所恻且出涕皆以此故兄女昔者固尝奔讣余乃不与会葬之数事有后先归寿其母遡风而号有泪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乐从之人道如许后先相送惧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门庭径涂魂犹有据是耶非耶母亦小驻异时夫人常命兄女遇有海错惠不妨屡虽小戏剧未酬前语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尚如平生能享此不千古话说何时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岁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复有子比我年二十有二而吾母以盛年弃诸孤而去未终丧而吾父以冒罪困于囚系我王父王母忧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丧在殡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长富室罹此奇祸其家竟取以归吾弟亦挟其妻而苟活于道旁之小舍独汝与一婢守此三丧复焉在疾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横臆见者疾首号呼苍天竟不我覆余时无策副前失后大恻欲絶出入贸贸念汝之穷冀以死守虽余亦复惭不能救异时得脱均此贫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变孰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菲陋汝既毕结余终面垢吾妻视汝过于女厚岁时存问肯有遗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见母地下一一可复三载之间祸患辐凑当路欲杀刑不易受捥手待命大明当昼亲故反眼孰匪我寇汝与吾妻涕泣消瘦归视我行病辄颠仆余亦失惊庶天之佑长号而别事亦大谬我遭罗织命落人手汝既丧夫而子又幼念此计穷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无所叩瞑目长往如犬入窦余望网罗如鹿在囿内外隔絶迷此恶候生死永诀岂曰邂逅汝责未了我祸亦骤当使汝子稍识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难就嫫媿勃窣自容宇宙余复何言无与石鬪汝其有知殮此觴豆

祭徐子宜内子宋氏恭人文

呜呼妇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既吉妇德可亲宜其家人夫夫妇妇人之大伦恭人之初两姓既祉外事诗书内事丝枲厥德交修相尚以理道德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颜顺志上恬下愉宾客朋友亲族戚疎一有不类则匪我徒祭祀孔丰酒食惟洁职所当为力兮必竭家道肃穆众心允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诀男抛未下女失所依矧姑钟爱涕泪交颐思与妇计楚相可为宁忍俱弃命乖所期畿内使节罹此悲哽有来贵富年不偕永一生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难平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尝获登堂拜母之余为寿于旁友好念笃克相无疆再拜遣酹触事悲伤遭此大变出泪痛肠魂灵缥渺如在洋洋

祭薛象先内子黄恭人（恭人常诵释迦摩尼余酹之故书纪）

惟恭人生于巨公之家嫔于名儒之室少不以富贵而自骄晚不以从容而自佚聴妾媵之宵征抚儿女如己出小星从参与昴取其有所依向而不止于贵贱鸣鸠居鹊之巢取其拙于更改而不止于均一体地道之无成致阨仪之靡失率是以行其永迪吉曾和鸣之几时而契阔于一日用其于归之相宜变其弗及之伫泣命也何言天乎难必为故人而一哀岂平生之永恤虽薄礼之匪嘉矧寸诚之敢忽望画翣之无从庶彤管之有述

祭王丞内子文

呜呼伉俪虽以义合而相配相求天实为之修短固有命存而且感且伤人实当之况其配也于天下为最佳及其伤也于天下为最惨此长号大恸所以不能自己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夺也呜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涣然冰释生者怡然理顺乃于处变为无憾而人常未易至此虽托契于夫君岂能保安人之释然耶情之所穷理之所在一酹之不敢废语言之不敢苟者不敢以死者为无知也安人岂以其言为堕于杳眇而不足聴耶情文苟称安人其鉴之

祭潘叔度内子朱氏文

呜呼夫妇至情盖天所叙死生契阔则亦有数慨我良朋又失贤妇和气满门莫求其故数则靡常非吾始虑妇德隐然其略可具生长膏粱乐嫔俭素儿非己出同此孺慕室无间言以及诸姒有姑嫜居足乐迟暮入门生敬德声载路云胡一旦使我惊嗟友朋之苦托词以诉

龙川集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十六

（宋）陈亮 撰

○行状

吏部侍郎章公行状

初公年十六属方腊唱乱睦之清溪环浙之东鞠为盗藪公父朝散惧无全理则分幼子及衣一箱付公曰以是付汝吾与汝母亦从此遁矣公奉命崎岖山谷间仅得不死贼平挟其弟归拜朝散而箱故无恙也自幼颖悟读书不苟善为词赋而穷经旨至废寝食中绍兴二年进士第释褐授处州青田县主簿尝摄邑两税旧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税太守风告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为民力不能办且法不可为也太守大怒公辞邑事不可则以次第督之使无越旧限而已秩满闕升左从政郎授处州丽水县丞改御前军器所干办公事辟兼川陕宣谕使司书写机宜文字以劳得左承直郎用荐者改左奉议郎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磨勘转左奉议郎公外舅枢密都承旨郑公刚中宣谕川陕故辟公以行郑公留宣抚四川而公归矣会权臣秦桧欲文致郑公死地赖太上皇帝不可犹以罪罢公亦为言者论去未几转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添差权通判宣州转朝散郎时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尝以事忤之魏公不堪公不为动良臣繇是知公秦桧死良臣入参知政事奏除公两浙提举市舶公事舶司寶货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可得公一不取对人亦不輒非前例转左朝请郎差知建州州军粮久不给军情汹汹至之日争走拜马前时公帑缗钱不能三万公徐谕之曰汝辈第各归营得一月当次第给矣立案税籍得豪民奸胥要领及期军用沛然于是省教条宽科率与吏民相与守法而已不事风采而去思盖不能忘也连丁朝散及夫人忧服除得知鄂州鄂当水陆之冲敌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军戍鄂一日至或须船千艘若马五千匹公度不可办者奏闻余悉给无留难当此之时朝廷置武事不问余三十年并边百姓至不识兵革敌人弃好流民不知所为更居迭去鄂往往不复故民公区处不遗余力民得不以兵事恐动州纳秋租才五千斛上供至万斛他须称是公视酒税籍得赢钱立办人不测其所以至此往往神之公戚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与遮监司自言公实爱我愿从朝廷别借公一岁监司欲以闻公笑谓曰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廷未易欺也某不自爱惧贻门下羞不果闻除两浙西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漕司尝贷常平缗钱二万万至是已数年漕司置不复言常平亦不问公叹曰此非法意也民不知赖矣立移督之而户部复请贷三万万公甚难之衔命小校耻不即得出不逊语公叱之曰此圣旨耶常平民命也犹当以法奏覆不然奴何敢尔退而叹曰官不可为矣户部寻知不可公亦不欲自异也今上登极覃恩转左朝奉大夫明年转左朝散大夫又明年召除尚书吏部员外郎兼王子庆王府直讲干道改元为郎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迁侍御史公上疏大畧言祖宗之大讎未报中原之故地未复尝胆之志可少忘乎欢好常败于变诈师旅或兴于无名歃血之好可久恃乎至于淮堧疮痍江浙饥馑邦财未裕军政久隳士风壞于奔竞朝纲挠于私曲此皆当今急务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愿以财赋边备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说参订其可行者置局措昼假之岁月以责其成如以为今之大臣不足任愿精择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简臣恐后日不可悔也又请博求武勇以备将帅之用三十年来将帅以事废罪不至误国者愿一切与之自新又尝因水潦有旨侍从台谏条具

阙失公上言苟人事皆得其实是乃应天之实也人材欲取实能政事欲取实效诸所进用必考其实使一时虚名求售者不得冒进然后申劾有司视朝廷利害如在其家与其身不得以文移虚具上下相冥人修实行事建实功上施实德下受实惠应天之实宜无大于此者时朝廷令两浙江东人户为田一万亩者余米三千硕抑配度牒关子之属公以为事类科敛无体民经国之意朝廷以经用不足议权拘郡县职田公以为所得不足以当大农一日之数自为纷纷损失大体户部侍郎朱夏卿以交子兑发诸道常平钱一百万缗公上疏以为自立常平以来其间用兵多故主计之臣固尝出意趣办独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睥睨夏卿何为者而敢轻坏成法又公凿交子不得支用欺罔不顾忌法不可赦知池州鲁訢以竹生穗实为瑞竹图之而囊其实来献且言饥民实赖以食公上疏以为反常则为妖竹非非穗实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实则林必枯是妖也以妖为瑞是罔上也况饥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实者有食土之似粉者岂以为是珍于五穀哉犹愈于死而已訢牧民顾使其民至此犹以为珍而献之乎佞邪成风渐不可长又言给事中王时升似朴实诈足以欺世乱俗右奉直大夫谢铎尝事伪楚不宜叨世赏无以示为臣者上皆从之初公尝上疏言陛下临御以来首禁监司太守数易今往往无故辄易矣添差官不许厘务今稍稍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许注知县今有经营得堂除者矣有差遣人不许再易今图换易者纷然矣至于荫补初出官者法当铨试今有堂除免试者京官合入监当今有径得职事官者私意胜而公法为虚文不严加禁戢则公道荡然矣既而闻放未铨试人魏好信等已四五人叅知政事虞允文意颇主之公不乐也即上言今春铨试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阙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废法以私害公事虽小而所系者大乞并行追寝不惟畧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朝廷尝拣发诸路厢禁土军若五分弓手就阅行在所籍为忠勇一军隶步军都指挥使戚方约防秋罢遣还所在郡隆兴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犹未遣也军人相与诣台自言公移牒枢密院不报军人不堪往往窜去公即上言足食足兵为政之先务圣人以为必不得已则去兵去食而信终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无乃不可乎上语公曰此军朕所自阅费不知限数而欲尽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体尔上曰然则当尽逃乎公奏曰今逃数虽可掩而人人心动一旦空营并散不捕则废法捕则相率旅拒损威失体重为天下笑上曰当与大臣议之数日公又上言以为逃数已不可掩急遣犹虑无及上曰前日议犹未定公奏曰议未定者是不可之辞也臣言不行无所逃罪重为朝廷惜此举动尔枢臣迎合圣意得无后悔乎上颌之曰更当徐议允文时兼同知枢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议之事复寝一军窜逸无留者又相与拒鬪不可捕将校以下皆贬官而方独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仍旧管军公慨然曰是不足问矣即上言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虞允文轻狂倾险敢为大言以文武自将今居其位而胸中无有挟私任情大畧可验公以为允文不去天下不复有法连章论奏不已允文竟罢去时参知政事钱端礼以肺腑与政丞相久虚府朝议以为旦夕当同拜允文去而端礼之议亦寝公亦

得罪去国初公在浙西梁彦俊得中旨措置酒库公不以职事左右之俊彦不满比去问公所欲公唯唯不对及俊彦干办皇城司转官独不行台谢故事公劾俊彦废法俊彦竟以赎论会公除吏部侍郎力请罢去上怒公辞免不逊有旨放罢汀州居住或为公言是行俊彦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体分应得罪俊彦何为者耶且圣明岂受人耳语在汀七年杜门观书世念泊如也独以不得展省先垄松楸为恨既有旨自便则归拜垄下退语妻子今死无憾矣明年得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又明年以疾卒于正寝实干道九年闰正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陈氏早卒赠宜人再娶郑氏四川宣抚副使公之女也子男四人涛右迪功郎平江府长洲县主簿渭左从政郎临安府富阳县丞先公八月卒涣以公致仕恩奏上充从进士举湜奉公命出后公仲弟着女四人长适宣义郎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郑枢孙次适进士陈桧次适迪功郎江州德化县主簿杨注次适承奉郎监临安府粮料院郑莊孙孙男十人机桷崧云卿渠柄采棣余未名女三人长适进士卢诚余幼涛将以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奉公塋于永康县武平乡碧湍里三石湖之侧前塋涛以行实为请且言先君实知子亮屡道罪逆不能固辞涛固以请亮自惟少年时不自爱重晚方悔悟乡闾故不齿也独公一见得之命其子弟相与共学一日来过则具杯酒从容侍公语间论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因叹世之量人者甚浅不足据然尝闻之公之子弟公尝诵古诗每向秋山拾红叶姓名那许世人知辄讽咏不能已可以观公之志矣然则纷纷固非其所屑也每自幸晚学得依而公遽下世为之恸且涕下义当执笔状公之行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语言荒乱失绪辞不获则姑次第之公讳服字德文其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乱徙杭之盐官国初来婺因家永康曾祖洞祖玠父侯累赠右朝散大夫母应氏陈氏赠宜人公及朝散在时为郡朝散得封右奉议郎乡人荣之公有论语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诗四卷藏于家淳熙元年夏六月晦陈亮谨状

郭德麟哀辞

往时东阳郭彦明徒手能致家资巨万服后至数千人又能使其姓名闻十数郡此其智必有过人者余不及识而识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风而淑其子弟则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历从一世士君子游异时言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论始定矣自德麟在时固尝惴惴焉以前事为未满足也余独以为不然国家以科举造士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自求达至若乡闾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闾所讎疾而每每有身挂宪网之忧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废置不用之处此亦为国之一阙而默察天地运动之机则德麟之所从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见国家崇儒重道之极功亦足以动识者为天下大势无穷之虑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既足以为一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谓通经笃行者又自为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虽德麟亦既仰望而畏服之矣余于斯时方将为之长言以解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讪

谤遣斥于一世之士者几希然使德麟持是以见其父于地下庶可以相视一笑而百年之后当有明余心者其辞曰云云

龙川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十七

（宋）陈亮 撰

○墓志铭

先祖府君墓志铭

东汉之衰太丘长陈公名寔是为有道君子纪羣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马氏南渡而逵从以迁其后家于吴兴霸先遂据全吴四世乃亡其塋于婺之永康号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虽在锢之以铜不可发莫能考其为谁故永康之陈最号繁多而谱牒未尝相通也往尝有于百年屋壁间得数纸书言谱系甚详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龙虎大将军者疑其为陈隋间也至本朝咸平以后始从世俗称号曰公则陈氏之散落为民久矣亮之八世祖讳通及其子讳隆始自畚田间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黄至孙讳援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则于亮为高祖高祖讳贺早夭一子曾祖也讳知元宣和间以隶籍武弁例赴京城守御从大将刘延庆死于固子门外是生我祖讳益字进之为冢子先祖少以志气自豪盖尝入舍选从事于科举皆垂得而失既又欲以武事自奋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沉里闾自放于杯酒间酒酣歌呼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然其孝友慈爱明敏有胆决盖天资固如是也故亮尝窃言之昔韩信谓酈生曰魏得毋用周叔为大将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湮坠无闻士之困穷偃蹇百未偿一卒坐牢落以死者非尽智失也先祖生于崇宁二年正月五日歿于干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妣黄氏敦武郎讳瑋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阅月而闰后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克合塋于龙窟卧龙山之下将塋家君实命亮曰我高祖坟墓具在而我曾祖为季子我不敢祖也我曾祖我先祖坟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将塋我先人于其中俾汝母祔于我先夫人之侧他日次第以昭穆塋汝居其隅以供洒扫使自是谱系一二可数子孙之贤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也又命亮实书其事于石以纳诸先祖圻亮拜手稽首而泣书曰生有遗才没有遗义地有遗形墓有遗位尔子尔孙其勿弃

蔡元德墓碣铭

崇宁大观以来祖宗之涵养天下盖百五六十一年矣三光五岳浑为一气士之及生其时者大抵魁梧质重无自喜多易之态故自渡汗后虽里闾人物往往不自促狭进不得志于科举退必有以自见于其乡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时并举之人又得东阳蔡君元德焉君尝学于古参知政事王公次翁去举漕台不中始相父经纪其家以镇其里闾敬老慈少使诡猾暴横者不得自肆平民安之而官事赖以省及其父春

秋日以高为园池以婆娑自乐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君卒于干道九年十二月之朔后二十有四日吾先人亦自委弃诸孤其后里闾所见人物非复往时之旧愈为之悲伤焉其孤将以淳熙二年二月二十有五日葬于所居相望南溪之源病世俗之侈于墓思欲效古以宁其父大惧力不胜俗谋之永康陈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献耳遂属以铭铭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无传而人物气类之变无考焉君讳弥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自来盖蔡氏之居于蔡塘旧矣矣曾祖讳亿祖讳材秉义郎父讳友文从义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戚氏故处州缙云县丞观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陈次皋黄焕李开其壻也孙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铭曰

生足自效于州长县正而古制之未复死则自随于敝车羸马而非以矫其俗尚有铭焉相墓之木

宗县尉墓志铭

靖康建炎之间故忠简宗公泽起家知磁州当金人长驱而南遊散横溃不可收拾之时独凭城死守为天下倡遂副太上皇帝开元帅府于济南及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师能以忠义鼓百战之羣盗以婴方銳无前之锋惛然如老罍之当道余民因得贾勇从公以奋而河北已没郡县番为国守功虽不竟江南卒赖以立国是为一代之人豪中兴之元勲也公世家婺之义乌皇考某累赠大中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职郎公守磁之岁稷生子曰武端整重厚絕不类常儿比长能为文章有声场屋间三上卒能取世科释褐授饶州德兴尉便若素闲吏道者平生与人交乐于倾尽不为齟齬疑伪意态有承平时士君子之气人以为公耕之炊之而其诸孙食之矣然代满甫及家以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三日死是果何理哉县尉字成老娶叶氏子男二人林楷女六人何大辩某某其壻也幼未行楷将以戊戌十月丁酉葬县尉于去家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辩者永康陈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圻石再三乞书之铭曰

我思忠简不数士稚惟其血诚闻者兴起中兴姓名与国同纪从孙世科家庭之美不卒壮圖以厚来祉后不复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志铭

君姓林氏讳崧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从天台来于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浚父思聪自田闾间积勤服业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学以无忘先世之绪而开其来者自是子弟始一于学矣然君犹以为艰难之易失也讫晚岁不自侈大余尝至其门崎岖桑柘门得小径并墙以入计君之力非不足也独至于为其子问学之费无所靳君容貌魁然事亲能自异于等人宜其于缓急轻重之际有足观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谨愉慥愉光君五年卒孙男女三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将以十月甲申日葬于去家一里西山之原一日慥泫然拜于庭下曰昔慥实从章氏兄弟以来今其葬者大抵有铭矣奈何以处慥父余无以答乃为其铭曰

不失其璞而示以文尔祖尔父尔子尔孙

孙贯墓志铭

有宋中兴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书一二以读之稍稍与其可者共学而同邑孙氏之子懋实来予爱其质性之颖悟也不爱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长阅四年当淳熙乙未余为易其名曰贯字冲季以观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冲季死余哭之恸冲季得年二十三岁娶陈氏一子后七日亦死于是冲季之父名序老矣又鰥居恃幼子以养既而以书来告贯得吉卜序复何心以葬贯也九月二十八日丙午余率其友卢任徐硕周扩吕约周作喻宏喻宽何凝胡括钱廓方坦临墓深其坎原土以覆之买石识其墓曰

天地之生生不穷则死宁有已惟其生死不信是以铭之在此

章晦文墓志铭

章氏世居建安国初有来婺者始为永康人自郇公申公相继为宰相故建安之章闻天下其后百有余年侍郎公始以进士起家永康晚入台为侍御史以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为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伟然把笔为诗文便能有不凡语父兄特爱之及长疎豁奋励不能依阿善恶间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实绍兴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曾祖洞祖玠父侯故赠右朝散大夫娶姚氏无子一女适进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叹曰吾无兄弟矣我死吾惧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爱子曰湜者奉其后初君死时用子弟礼以葬当淳熙三年湜盖年十有七矣顾瞻不宁始议改卜将以七月乙酉葬于蔡山之原礼无子以兄弟之子为之后先君之肢体一也使其一体不废足矣天理人情之至圣人所用以为天下之通制者也使为之后者更力学以显扬其绪则死生均可以无憾湜尝从余游盖亦知动心于此者是以求铭君之墓铭曰

体安于土魂从其祀谓君无子亦既有子

陈性之墓碑铭

往尝论乡之富人以陈性之为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乐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对策切直得从事浙东观察府竟以不能屈折上官罢去独敬惮性之盖相处数年如一日余尝款性之门阒然如无人声顷之一僮出问客姓氏已而肃客入主人相与为礼已而杯盘罗至终不见喧嘈之声性之面目严冷与人寡合虽大会集率不过三数客遇有所往虽百里夜半亦疾驰而归一日与乡士大夫过予自命行庖具饭食毕从容言曰某素不解饮一饱之外虽留何用予亦不强也衣食取足不为分外经营不交涉邑官吏谒入县庭则不问可以知其令之贤矣盖其自为过多为人过少若有取于杨朱之道者然予闻性之官劔浦乡人陈公质且老而羁置在焉性之曲意抚存之使之自忘其为罪戾也居亡何公质死性之还自旁郡道逢兵马都监者往验其死性之嘱以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趋郡白事得追还其都监者又为治其后事颇悉盖古之义侠所谓不以在亡为解者大率亦此类繇此言之士之索守里闾曾不得少自概见于世者岂必曰乡称善人而已乎性之以赀补迪功郎尝主南劔之劔浦簿以忧去官而不复调

矣性之陈氏讳良能性之其字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填子男三人琳正己颐女四人长适奉议郎詹宗尧次曹钺次何椿季则徐氏也孙男五人大年大任恂愉明孙女七人长适何源次许嫁曹湘余幼性之之配为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训乡横渡山之东源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与人多美器用不轻以假人居厚每笑于余无所不可墓上之铭宜颐之有请也颐尝从予游郡以其名上礼部而性之死矣盖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岁铭曰

永康之陈曰龙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门皆尝有列于朝曰白岩曰前黄则富尝甲于乡闾矣自君父祖崛起清渭俨然遂为七族而谱牒之相通则未有考也宗法不立难乎着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称有蓄不救事特未定莫为之先孰承斯庆铭之存也亦以令也

钱元卿墓碣铭

浦江于婺为山邑非宾客商贾之所犇湊民生其间者往往朴茂质实力农务本家以不欠赋租相尚人以不歷公庭为常耻于华言少实而以士自命故间岁之羣至于有司者亦自有数长吏至则相与安乐其俗而已其或贪暴自肆则熟视咨嗟而不敢出一愤怒语此虽书传所载古者礼义之俗不过如此往时浦江有钱氏之子廓从余学沉静和雅语如不能出口称其里中儿也及其学有端绪而归乡之大人长者相与审问延誉或折辈行与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见者也始其祖父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许犹无恙其父赞固已学为士而又甚笃于廓者俯首书册中口诵手抄穷日夜不辍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绍兴丙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见于场屋间死时有二男一女其妻为同里金氏金氏抚育其男女劳苦有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长者名抑疎豁足当门户少则廓也女已嫁兰溪方大同其葬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塚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儿之有知也环视墓门不甚固谋以淳熙戊戌十一月庚寅朔徙葬其地之高处一一令如法未徙前六七日廓以书来曰廓得事先生之日久廓先人宜得铭余宁有爱于廓顾铭以立就惧不足为铭通化之钱尝有显者余不能详其谱之离合而三数年来浦江之俗所闻日与向异风俗之移人亦甚为廓惧也非复余向者之所闻虽廓之通敏愈于昔而其朴亦异矣后十五日永康陈亮为之碣铭墓上以识其向之为士者盖赞之字曰元卿云铭曰

新塘之原有立其石是为昔墓过者必式

郎秀才墓志铭

淳熙三年秋郑婺州以召还约其弟迓母括苍而语其属邑之民永康陈亮曰我必取道龙窟以趋行在所访子有日矣归则刻期洒扫以待公然犹差半月而后至曰早尝饭于郎氏矣是其郎翥鹏举者我识之久矣明年鹏举始遣其子景明来从余游余尝过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绵亘数十里而为在官之山并山穷民实资以自给

衣食尝有夺而私之者郡太守吴公芾韩公彦古取以还之民书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于兹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为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为豪民所私矣虽在官者亦不以与无告之民岂期有在官之山又以与民而忍夺之乎二公亦何心于为德也又明年余过之而鹏举死矣盖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过之则既免丧矣其孤出郑公之书曰是从宁国以三万贖我夏五月郑公还永嘉余与徐元德居厚候之于馆头迁延久之则又饭于郎氏矣郑公于今为道德之望乃世所谓郑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独郎氏欤胡为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将塋鹏举于武平乡盘龙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圻石未有书庶几先生之兴哀也问其世则曰其先雪川人自十一世祖光禄大夫知制诰讳珣者永嘉刺史其后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为十一世之详也曾祖霖祖观光父思尧鹏举娶徐氏子男六人景殊景明余尚幼女二人长嫁同邑葛世修次未笄鹏举死时年四十七岁铭曰

物之生也人自别于物士自别于人人士之望则又自别于士非其自别以自成将以相成而相映病无达人无闻非病牵连得书未侈其应生者自力其藏其定

胡公济墓志铭

东阳胡公济年四十七而丧其配悉以其家事付子绩而筑庵以居不复作世间念然犹铢积寸累别为田数百亩曰吾为诸孙地也释氏以理为障以身为幻以孙子为赘其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大伦一切废弃而不论專求其所谓出世间法者夫既已有身矣则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则安得无子孙之情乎以公济之志足以知所取舍如此宜其享有福寿盖年八十有一康强无疾而终里闾有遗思焉余闻公济少颇自豪家故饶财入手则淨尽不问既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辄如初又复能藏锋以休公济于余为大父行及际其晚岁泊然之时睹其风貌敦厚气资凝重可以想象承平之里闾遗老而惜不及其壮也子绩字彦功与先人俱娶黄氏彦功端然坐家为里闾信服不啻官府能光显公济余业此其父子皆有过人者余伤其有能之不试而彦功又将老矣天地之正气发泄于人而里闾之所易见者已不满人意如此彼其遗恨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虑所及而参酌其中以应天地之运乎又将有大于此者则亦同此慨叹而已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彦功既禫又十二月癸酉塋公济于家旁之北山塋罢将刻铭墓上以其辞委余余固心知彦功者居相邻亲相属焉其奚辞胡氏得姓所从来甚远且与陈为同姓其谱系远不可记有讳远者始居东阳永康之间至公济之父遂大其家公济讳航娶戚氏子男一人绩也女二人嫁蔡牺陈扩孙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业进士孙女四人嫁从政郎梁竦承信郎陈兗将仕郎曹致中进士黄公辅曾孙男女合二十五人玄孙一人于是淳熙八改岁矣永康陈亮为铭其石曰

士以文进异能尽废我铭之悲独一公济

方元卿墓志铭

谱牒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谱其世家使始末可考见者盖仅有之而况崛起田

庐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坠是亦可尚己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讳耸者奋以有家至其子超孙允修资日以巨遂为邑之望族允修之子彦老守其先人之业能以尺度自律天资恕厚与人无怨恶不求甚羨以自侈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求名声期自出于先世之外盖其自处者求无甚愧于心而已是真易之所谓克家者其字曰元卿生于宣和癸卯之二月二十八日歿于淳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男三人友益温友贤温后君三年卒女三人归东阳贡士单肖钱伯明朱宗佑孙男四人坦槩余幼孙女六人其一归毛友多坦尝从余游一日其父来视坦每进见亦若诸生然其恭而笃于教子若此今将以淳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葬君于邑之政内乡大姑之原而以墓石累余余惧后世不知永康陈亮之为谁而况能及君乎盖自昔常如此而人终不悟也铭曰

不坠先业以勉其身其余以待后人

孙天诚墓铭

丙戌之春乡人徐木子才胡达可行仲聯登进士第方二君未第时行仲之贫特甚孙君天诚皆妻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讙言孙君之知人孙君又自喜教其子遇州县学时节较艺孙氏子常不在三两人后子时尚少罕与人接亦知孙君能自别于他富人也夫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而善致富者则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其抑扬阖辟盖加一等矣然犹较尺短寸长于其冲也孰能运其智力于不争之地使范蠡计然之策一切在下风乎盖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虽鹵瘠而非人之所必争孙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畲出以尽有其土大较二十年间富比他人而省事过之此其为富有概于余心者孙君讳亶天诚其字也曾祖继先祖无党父轸君生于崇宁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于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长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长归徐氏次嫁赵端夫次则胡氏季适梁季璇故户部尚书汝嘉仲谋之诸孙也归徐氏之女寻死而子才既得邑定海矣孙氏其先富春人方汉氏失道海内相与竞智角力以覬非望而曹孟德以盖世之雄执縛畧尽孙讨逆盖破虏之子翻然欲与之争而孟德盖甚难之不幸早世仲谋据江东之地因曹氏之篡自帝一隅使魏不得为正于天下而天命不知所归者殆数百年区区一时之自营其所关系乃如此及其四世之余子孙散落为民分适旁郡况又歷七八百年则其间何所不有故来隶永康者亦不能言其于今凡几世而克和将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于去家二里姚岭之原以墓石委余余悲夫盛衰兴废之相寻长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于是出焉要其事为有可言者其于孙君安得而已乎铭曰

生垦其地死营其旁何以识之孙君之乡

周叔辩夫妻附葬墓志铭

周氏不知其所从来或曰由建安徙处之縉云然自讳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于今可考者五世矣元生谓谓生琛琛生褒世有吉德不竞利于其乡而衣食裁取足故乡人

无憾于周氏然褒死于辛丑之乱所存惟妇人女子其祸亦惨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讷字叔辩者为之后叔辩之吉德视父祖有加焉此岂所谓天定者耶然叔辩又无子其母弟谦既已出后从父矣叔辩以其子晄为子晄左右就养无违叔辩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实淳熙己亥八月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黄氏以丁酉七月九日盖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寿考瞑目可以观晄之为子矣天人交际之理厥应不忒而变化倚伏要之于其终可也兄弟之子独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尔汝判然虽圣人亦未如之何矣始叔辩尝出求仕事不如意輒弃去其所后之父有女三人尽以其产自随斥其毫末以与叔辩已又以势夺之叔辩亦不较也叔辩与先大父俱娶黄氏视亮盖诸孙行而待之如尊客虽其它小儿亦未尝易侮之及若亲戚之贫者不独不替其礼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卵翼之今之读书为士者往往多未之及也吾故于叔辩敢不论天人之理以待后之君子乎叔辩所后之母施氏块然独葬于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辩尝登墓喟然顾子孙而叹他日必葬我夫妻于其侧以明所后之义晄不敢违以十有二月十三日附葬而问铭于同邑陈亮其辞曰母居其中子左妇右既絶复续以昌其后

龙川集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十八

（宋）陈亮 撰

○墓志铭

何茂宏墓志铭

公姓何氏讳恢字茂宏得姓所从来甚远而婺之诸何为尤盛居城之东而散出永康东阳义乌者其分合之详不可得而纪然义乌之族自公而上其可数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孙矣公之曾大父京始葬其父祖于官塘之东西两偏又营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余亩以尽有其四旁之壤两子其次讳先是生公之父讳渠以志气自豪尝欲奋于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状貌端厚意象轩耸而胷次疎豁是非长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读书为文亦不肯过为巧丽取于适用而已大畧似北人者岂其风土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举自奋公独以其余力助理家事积累至巨万公弟恪茂恭得以专于文学庶几近世晁张辈流尝与公同上礼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报吾父矣时公父已死数岁家事一毫以上不使茂恭关心焉茂恭奉其母汤药惟谨不问钱物为何事而公之临财虽鬼神不欺也兄弟相与为一体至其论文小不合辄争辩以致辞色俱厉僮仆往往相语以为笑茂恭未及为时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笔砚务合时好以与后生辈较寸晷于春官伛偻奉汤药如茂恭在时暇则从容园池以小诗自娱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懵若素不解者进退伸缩古之君子无以远过矣娶同邑叶氏子男三人大辩大雅大猷女六人唐仲义陈亮宗楷陈大同俞褒其壻也幼未行仲义与茂恭同年进士以邵武之光泽丞上铨曹关升矣孙男二

人兰孙玉孙女二人尚幼得年五十有九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无恙时尝欲营地于源深亭之上曰东望吾父西望吾弟其它可勿问也既而策杖于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顾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独以黄顺堂之山为最吉曰是回鸾舞凤之势也诸孤欲遵先志稍近野堂之东而日者又以净明之东山为吉寺僧欣然从之用功力至费百余万将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为口语使寺僧牵连改动以迁延其葬者诸孤竟以正月乙酉葬公于官塘之前山使亮书其石昔亮尝见朱晦庵论广汉张敬夫不惑于阴阳卜筮虽奉其亲以葬苟有地焉无适而不可也天下之决者何以过之知公之三子固自为可于是永康陈亮再拜而书曰

生不求全于人死不求全于地呜呼以此遗子孙足矣

陈府君墓志铭

永康之陈大抵派自吴兴盖其所从来远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黄者远事今皆不论论其耳目之所及者邇亮而数之凡八世而亮年适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间又有过二十而得子者陈氏于今往往近二百年虽不能驰骤取功名富贵以自见于斯世而衣食丰足推其余以及邻里使一乡无憾于陈氏盖自六世祖讳伯援而邑人始有称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终始不坠惟最长一支为然百四五十年之间衣被国家之饱暖大家世族或以沦替而无余而一乡之望凝然如一日此岂无所繇致哉亮之曾祖幼丧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于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长子讳文什实能抚孤存寡义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儿女之累释然终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及曾祖死于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摧丧之余暴当门户凜然惧不自保而曾伯祖讳良佐实存抚之所以终其父之志也其后先祖病废先人常有不胜家事之忧曾伯祖之子廷俊与其继室叶氏实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讳廷俊字时义尝以纳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吕氏盖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克恭克勤克诚女三人适汪注胡炳徐良史孙男九人恂亢亨慥光恪几允恺女三人长适徐士龙次卢屋次幼曾孙女二人公生于大观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于干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长者与公相继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己酉始克葬公于距家五里鸡鸣山先莹之旁论次本末以纳诸幽诸孤以为责当在亮谨再拜而铭之铭曰

生而敦龐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猶未數天道昭然歸安此土
謝教授墓碑銘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穎秀實之作邑永康強敏有干畧一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為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子游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實之疑其好異而茂實不顧也余游二君間每為曲暢其情邑尉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家邑人實賴焉及趙伯彬德全來莅邑事風采煥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忤趙以忧去丞欲掇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

雄不相下时景安居其间所以阴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赖必多而区区一尉效见止此及诸司交章论荐于吏文少参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去为贺州州学教授贺在极南人士无几何景安独不鄙夷其人请诸州将及诸司愈欲贍给其徒而致之学不幸而景安死矣呜呼国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进退之权奇磊瑰者固于今世无所合虽复小合旋亦弃去以景安之静厚笃实亦复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奋者虽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谢氏名达字景安福之长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继邵氏子男三人宜之进之谓老女三人长适士人陈表之余幼以淳熙甲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宜之将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于吾邑之合德乡茅山之原而以墓石为请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经纪其墓而敢爱其言乎顾未知千年之后定如何耳宜之能自力足以修父之业吾友徐木子才吴竿允成实相为终始之允成与景安同邑于是方尉永康云铭曰

生于闽死于广葬于越惟其平生所不欺者不与此而俱灭深藏厚覆以观余烈
陈元嘉墓志铭

缙云陈君元嘉以其读书之余凡山经地志医卜方技之书黄帝岐伯之所答问郭璞吕才之所论注无不熟复而究切之下至奕碁亦入能品动息自遂与物无忤从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讳服之女弟也于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闻其死无不惻然伤之其子桧尝从余游幼子猛有豪志尝欲问余以古人之大体方进而未已也奉其诸兄之命而问铭焉乃见其乡之长老言曰甲戌之旱所在摇动乡之郭君集义兵以卫其境元嘉亦散家货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之参错能否牵连远近而人固不知也会郭君之徒有谋叛者郭窘甚夜走乡先生胡经仲之庐则语元嘉命队首击锣鸣鼓整布队伍更出迭入压郭氏之门而过焉时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赈糴元嘉令伪为县牒起义兵自卫微使郭氏之徒闻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几邑令亦来其徒震动然犹自诡以献武艺元嘉命翼开左右使献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见己能如此而余独知其为乡之善士盖人才因事乃见而元嘉亦不愿以才自驰骋于世非真余之浅于知人也元嘉姓陈氏讳昌运元嘉其字也其先繇永嘉徙缙云为乡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梦父师尹迪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桧槐枢猛女六人适周翊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监处州石堰银场余未行孙男五人日新日益日宣日严日勤元嘉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死死时六十有五而其墓在其邑之仙都乡深渡之原实十四年十一月五日于是永康陈亮为之铭曰

才足用世而为乡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谷堙而来者不坠非其志也固其义也

庶弟昭甫墓志铭

呜呼昔我先人实生汝而弃汝于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于我家之旁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汝未成而弃我以去岂以我为不足赖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

不念吾先人之子则无以自别于禽兽矣我之心既不欺于鬼神而汝犹有疑乎无乃汝既知之而命之修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则我之衰困顛倒获罪于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冤哉畴昔之年当路欲置我于死地病余而继以囚系坐天狱如坐井虽生能几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几为小盗要而欲杀之于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独汝为有奔走之劳汝之于我既无负矣生死之变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复繇我而我之所以处汝者今虽百喙自言人谁信之觴酒酹汝而诸子列拜于前汝魂未定尚听我语衣衾棺槨我皆主办岁时祭享汝终归享于陈氏我当敕其子孙以无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几异时有以见汝于地下呜呼哀哉此龙川陈亮志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讳次尹庶弟名明字昭甫行八三而所养之父则张銳也生甫百余日归张氏其复归则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实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塋之先莹之支塋铭曰

汝父汝兄相从在此子孙敢曰非陈氏子灵其有知共食千祀此石昭然其来未已
陈春坊墓碑铭

始余出国北门弥望沮洳之也而带以一水岸行不足以容两马湖泊往往随在而有舟至松江风涛汹涌虽余亦惧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顾而叹曰是岂戎马驱驰之所乎昔陈公思恭提兵数千以小舟匿伏湖中欲要乌珠而擒之扣舷相应战士尽起而乌珠以轻舸遁去众遂惊溃韩世忠复扼之江上敌自是不复南顾矣酌酒吊古以酹陈公之神其孙均乃以喻偁何仲光之书来求铭春坊之墓阅其家世则陈公之子也而陈公又为晋公恕之玄孙晋公当太宗真宗时为国计臣寇忠愍诸公之所敬惮其子恭公执中实相仁宗以大阐陈氏恭公之弟执古生殿中丞世昌殿丞生赠武翼郎晏武翼以国学举人数上春官而无所遇是生少师名思恭卒繇行伍自奋为神武后军统制以困乌珠其事有槩于余心虽欲却均之请而心知其可以张大陈公之功亦一时之良会也而均之请阅一岁不止春坊名龟年字寿卿其先熙州狄道人高宗南渡少师扈从转战至杭因家焉故今为杭人春坊以少师致仕恩补保义郎为合门祗候提辖制造御前军器所干办军头引见司丁母崇国夫人柴氏忧服除差鎮江府都统司主管机宜文字未上改差皇太子宫主管左右春坊事为合门宣赞舍人寻除武卫将军御札曰陈龟年名将之子也转右领军卫将军特旨以久在东宫服勤不懈带文州刺史除成州团练使为皇孙平阳郡王伴读有劳授和州防御使少师一子以南北既定不复见诸武事而独为东宫信臣以身任怨至死而不悔尝以馆北客宴射玉津园选善射者与敌并射莫能中春坊挟二矢以兴平立睨的一发中之使当多事时吴江之遗恨犹有属也春坊须眉如画而面目严冷出入宫庭不以色假人整齐事务摧抑侥幸取前代储君事抄成小集暇日从容献之听知所择以为东宫德业之候和章作字必以寓区区之意焉吾友王光化自中尝为其客为余道其事如此今所载者其畧也未几而春坊坐裴良珣事谪居信州复官得提举台州崇道观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塋于余杭县蔡家之坞夫人赵氏祔赠太师密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节郎垓以致仕恩

上女八人长适忠翊郎婺州准备将刘畴次适从事郎隆兴府进贤县尉朱熙续次适宣教郎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魏宝慈次适秉义郎裴良珣次适吴衍余未行男孙一人小顽甲辰之春余以药人之诬就逮棘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脱狱卒犹能言春坊之事始末盖其受诬颇相类狱稍宽欲往访春坊问计而春坊病矣狱之相去纔一二年而诬人药人亦可以例推耶天下适安定才者能者无不坎■〈土稟〉于世宛转能少自致至于受诬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不为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者也二百年之间陈氏之变故起伏亦数矣均方与人士相角逐以自见而垓亦将求世其家者故再至垂虹卒如其请而书诸墓上曰

今天子之龙飞六十日草莽之臣陈亮实表故春坊陈龟年之墓叙载家世感念事功而卒归之命焉非人谁为非命谁使且以识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志铭

君讳大亨字符卿姓金氏世居婺之金华曾大父赐大父肇父从政皆不仕娶陈氏子男三人海瀟泽女二人于松年孙之本其壻也幼未行孙女一人以淳熙己酉二月丁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是歲十二月丙申诸孤奉君塋于其邑赤松乡塘里原君在时所营也而问铭于永康陈亮瀟尝从余游君之于余甚谨以故习知其家事而得君之为人亦甚详君读书为士有绳尺不求苟异于人内行洁整于声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为家也以俭勤自将铢积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笼之术一切置不用故无怨恶于人晚歲治其室稍华将以娱其亲之老也诸子皆使之学而必欲知辛勤之起家不易独使瀟从四方师友游劳费皆所不问而不责其近功也呜呼使天下之人皆知人有常分事有常程安平之效岁计有余撼动之力时移难恃则郡县可以无条令而治家道虽传之百世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铭曰

富人所欲善吾所独欲也公之独也同之遗之以此开之于彼铭之深长尚有以也
陈思正墓志铭

思正姓陈氏讳端中思正其字也世为婺之永康人曾祖博祖回父子茂皆不显于世余尝铭陈性之之墓叙永康之陈凡七族而思正盖出于龙山之陈也思正娶刘氏子男四人藻蔡葵蕃女六人葛汝舟刘景修刘祉周确胡汝济胡楷其壻也景修甲辰进士今为修职郎临安府富阳县主簿孙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塋于横塘之原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气自豪视钱物如粪土不为分毫后日计平生不欲其乡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满之意虽以此遭蹶而不悔也族人尝小忿争至反眼不相视思正病且亟矣呼而语之曰兄弟不当至此我死谁当为汝解之各为我饮一杯还兄弟骨肉之旧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释然及其将绝也语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后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会客宜如礼求一文以铭吾墓毕我一身任汝曹所欲为也其子衰经踵门与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缓急先后而行之以义宜何所不可而动辄齟齬可以言命矣死

又无传则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之余则非也铭曰

将死犹欲人之无争死后犹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与草木而共尽于其中间
圣贤为準我独何人铭以相殉

喻夏卿墓志铭

淳熙庚子义乌喻夏卿改葬其内王夫人于邑之智者乡雷公山之下问铭于永康陈亮盖尝叙夏卿夫妇之懿矣夏卿教其子孙皆兴于学所能自见而多屈于春官绍熙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一日从容置酒语其弟侄辈曰羣儿及今举自奋老夫犹可待也过是则已矣又曰我儿非陈子莫铭我也怅然凝竚者久之未几而八月十有九日夏卿死余犹系三衢狱中微若闻之则为之出涕明年二月出狱则往哭焉九月其子义方民献哭投余门以其先君行实曰我父实求属于子子知吾父者其肯死吾父乎亮曰诺昔孟子有取于为仁不富之论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义不主财其说遂以行而闾巷之奸夫猾子借是以成其家虽见鄙于清论见绳于公法而人乐其生得以自资终不为之变也夏卿孝友慈爱根于天性而着见于日用之间如饮食之不可废中年与其侄分田不过百三十畝卒亦几至于千亩然而友爱子侄而计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惜里闾而豪夺力取之事不行焉为仁不富之论盖至夏卿而废矣晚虽家事不如初而亲戚故旧之急难族人子弟之美事爱莫之助每致其惓惓之意而人人常信之呜呼为夏卿者亦可以无憾矣福寿康宁子孙彬彬然皆有可观者天于夏卿亦何所负哉喻氏着籍蜀之僊井散在浙江者惟义乌为盛亦尝有列于朝曾祖讳迂祖讳宗父讳登夏卿讳师字夏卿遇太上皇后庆寿覃恩封迪功郎及高宗再上万寿加封修职郎子男四人义方修职郎大方早夭知方汝方女二人适商克忠赵悌孙男九人偁宪演湮淡克充寬竞孙女八人嫁杨一之蒋若拙陈某赵某许公升傅某赵某而公升新与计偕幼未行曾孙男女合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献与偁入太学为诸生演尝举于乡而偁今再以姓名上礼部即前志所谓宏者义方将以十一月三日壬申合葬而亮实铭之曰

少年虑事出人意表至于危疑之际为人剖析无留难而积善之报未尝泯也晚岁百事不以关心至于园池之间婆娑游嬉无虚日而释老之书未尝问也乡之善士卒为老成言无枝叶行有准绳空其一乡丧此持平孰昭斯诗以淑我后生

钱叔因墓志铭

绍兴辛巳壬午之间余以极论兵事为一时明公臣臣之所许而反授以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又四五年广汉张拭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若余非不愿附而第其品级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讲而未敢怨壬辰癸巳而贫日甚欲托于讲授以为资身之策乡闾识其素而不之信众亦疑其学之非是也而浦江钱氏之子扩来曰扩于时文未之能虽能亦不

愿也区区之意欲学其所当学者余为之有慨于心曰我亦将从此而学也试与吾子共学之因以为人眇然一身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其阙一不可之本为安在又以为洪荒之初圣贤继作道统日以修明虽时有治乱而道无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战国秦汉以来千五百年之间此道安在而无一能识其用圣贤亦不复作天下乃赖人之智力以维持而道遂为不传之妙物儒者又何从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独立于天下六经诸史反复推究以见天运人事流行参错之处而识观象之妙时措之宜如长江大河浑浑浩浩尽收众流而万古不能尽也而后知人之职分圣贤之所用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苟有用心之地则凡天下之学皆可因之以资吾之陟降上下焉故易扩名曰廓而字叔因以坚其共学之志廓亦愿自奋也廓于程文亦姑以游戏云耳癸卯之秋与其侪辈试漕台亦复得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于龙窟山寺中其兄抑来抚而哭之曰吾不信汝死也汝死是无天也遂取以去余哭之过时而悲自伤其子子而莫我助也甲辰之春余亦颠倒是祸患凡十年而世亦无察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葬之其邑某乡某所之原念欲揭廓之志以刻诸墓上其友凌坚数以趣余曰是坚之责也廓少孤其祖良臣日以老兄抑实任家事督廓以学而一钱不以假之旁观亦不能安廓曰兄爱我者也有言兄私自为计则愤然责数之曰何为间我兄弟也兄必不尔终不能动吾心也钱物之到手有数到辄于朋友故旧无分毫吝惜计较心尝以事为人给钱三十万仅得银十余两置之行篋中暮夜入邸舍发篋而又失之人为廓叹息失声廓笑曰是固已失之物也其于世故淡泊孝友慈爱出于天资使得共学以至于今不但侪辈之不能及固吾尊行之所共畏也尝与吾友瑞安叶适正则论后来学者而有遗恨于廓余尝铭廓父赞之墓故畧其世系而系近世问学之离合求正则书之使来者有考余永康陈亮也铭曰

三十而死其志皎然有子曰顥以听于天

姚唐佐墓志铭

君姓姚氏讳汝贤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坎祖孜父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为后日计乐易好善不求闻于人教其子以学而不冀其必成优游卒岁盖适其真以生死者娶沈氏子男一人怡也怡为太学诸生无所遇而死君哀之越二年亦死盖绍熙壬子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孙瑀甫冠而两丧停之屋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伤其穷之至此也于是林方入台为侍御史不能必顾其私命其弟大任相徐举义以葬而楼君城徐君总陈君志同与夏贡士师尹和之尤力龙川陈亮尝入太学于怡为同舍吴东阳竿旧尉永康而善怡也某施文吴亦施字以成诸君之盛举使知风义不泯薄俗尚有激也圣明在上风化尚可考也其地为承训乡马义原其举为绍兴壬子十有二月丙午铭曰

失其子以及其身世固有途穷之人死于孙之手而归骨于其子之友法犹谓之有后吾将各举畚土于新阡之上以观造物之处此壤也

何少嘉墓志铭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为义乌着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既死祖渠以武事强力起家以光其业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奋场屋有声诸公间茂恭登庚辰进士第未及为时用而死茂宏不上第亦死少嘉时年二十许岁辅伯兄大辩以当家而家事悉禀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时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养疾门外之事不问剧易身悉自当之少嘉兄弟欲葬其父于傍家之净明寺墓有日矣而寺僧梗不得葬少嘉慨然曰我岂无一地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为杖之而止又杖一恶少之无故为梗者而后门户为之少宁少嘉处宗族以顺待朋友以信接乡党以礼协亲戚以恩意教诏童仆而随力使之视租户如家人而恤其轻重有无及其死也无一人不为堕泪而快其死者两僧及一恶少耳内事则姑姊妹之既适人者疾病而多方救疗之缓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济其乏而私又不靳其所有惟其无事则平处之或怨其不均则曰兄弟姊妹岂有两心乎未适人者坐起必曰嫁尔而不及父在时是为死其父矣尔伯兄必不然暇时读书有常课暮夜欲慰暖其母则卧榻之侧几案之旁道及闺阁碎事姊妹笑语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其为寡居也倾心一世之贤者见辄尊事之虽未见知而不怠愈虔曰吾未知前辈所谓不传之学安在而敢自弃乎尝从予学而其姊以为吾弟何所求于子而汲汲若此盍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谓其姊越鸡不能化鹄卵惜吾之非鲁鸡也其姊曰我不解子书语吾弟满意而去则吾之愿也未几而当路欲以事见杀少嘉自比于子弟而营掇不爱其力浙江风涛之险一日往复两涉之几至覆舟不悔绍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狱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无疾而死予为之惊呼曰我其不免于诏狱乎少嘉死是恶证也二年兴狱而仅能以不死其兄将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园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时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岁无子爱其兄之少子已孙者死以嗣其后亦少嘉之志也于是龙川陈亮铭其墓晋安吴笱为书之铭曰

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后孰知其为彼为此也宅兆之卜惟其安也以吾身而为后日之计则阴阳祸福之多端也身无可择之行而道有未尽之精微赍志地下深藏而厚覆之而鬼神莫之窥也化为堆土溢为精英变动无时其或尔克承

刘和卿墓志铭

金华刘范十年前名渊尝与二三子从予学居亡何其母死葬邑之庆云乡杉塘原求予铭其墓其后予久不见范范能入太学为诸生与一时英俊相先后一日其父和卿名大声访予宝婺观为予道范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予得第东归趋本郡谢则闻君死矣入吊君丧甚悲未几范衰经跣行以其同舍生袁州州学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行来告曰我父将以十月己酉合葬往尝辱铭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予自念投老蒙上误恩擢先众俊精神筋力往往尽矣愧无以报称也将遗落世事痛自啬养以庶几万一焉而敢费心思于文字间以重其羞然闻范言则拒之有所不忍盖世有常言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金华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时舟昨发今日至行都无试则已尔有则金华之士必

多君尝学为其文而众中未尝有君之迹孝友自将祈无愧于乡党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筑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远纵横不过二三丈许外未免于利人交关而过数步则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与人无甚交涉怨恶亦以是取足而无他营晚始作大室天宁寺旁亦取其不涉闹市耳君气貌伟然宜于世无所不可而利名之场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迹而不往争名出入于市而不就争利则其可书者众矣君卒于绍熙四年六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赐大父肇父从政先娶陈氏继季氏赠朝议大夫迤之女子男三人长箕次范也少简女三人适杨颀李召甫夏焕孙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铭曰

人生何为为其有欲欲也必争惟日不足粗足而休惟君也独抱此入土吉不必卜
龙川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十九

（宋）陈亮 撰

○墓志铭

先妣黄氏夫人墓志铭

干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陈亮与其弟充始克合葬其母夫人于龙窟卧龙山之下盖家君之志也于是亮泣血磨石而书曰

还山而葬祔于其姑是为十有四岁而生子生之二十三年而没没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则黄氏武经郎讳大圭之女乎不能徙死乃徙以居旦暮率妻孥以洒扫丝竹终身不至其庐天地无穷不孝安赎死则葬我墓之隅后千百年犹不废其为陈氏之墓则必遇君子长者之人夫

孙夫人周氏墓志铭

始孙贯从余游余不知其母没若干年而其葬之与未也于是时余盖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夜腐心疾首不忍闻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问人乎后二年始克备事因顾谓其友即填沟壑无憾矣独贯惨然于众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盖其母丧犹在殡也贯家故贫遇岁大旱贯滋以恨恨明年淳熙乙未谋掇其衣食之资及秋而葬且将乞铭于余以告哀于百世之君子立秋之一日贯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于恸绝少定则祝曰吾不以汝死而不终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母于距家一里马双塘之侧前事遣其仲子恪泣且拜曰子其重哀我叀儿余固哀之者乃为其铭曰

来徙永康周其姓资则有女序来聘宜家宜子又宾敬四十有二寿则竟七年乃葬贫斯病子知其罪制于命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铭岂称

商夫人陈氏墓志铭

义乌商盘奉其父命将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丁酉葬其母夫人于去家五里横塘之原先事踵门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于盘之身而夺其母泪彻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于免丧又不克即死惟是得葬日月迁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诏

其墓于永久以寬其万分之罪余为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孙之请昔之君子所不爱其力者也然余尝叹士之把笔为文章以自名于时者何尝不为不朽之虑人亦往往乐得其言以自托至或身未及没而已无传其尤长者繇是而数十百年而零落尽矣始望之不酹所谓文者未足愿乎况余志念衰索圖所以及身之计惧不自保虽欲应子之求其何以应子之求今子之邑已多贤士大夫且吾亦诚惧夫不韪之罪盘无以答而强强不已又使吾之亲友故旧交逼而致其辞余不得自通其意独念其嗜好之不类或者文之不足托而后世当有悲其志者夫人姓陈氏曾祖裕祖鏜父宗嵩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锜子男颂次则盘浩先卒岩质女六人其壻楼知点陈谦亨喻宪余未行孙男一女一皆幼以干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歿于是永康陈亮铭其墓曰

夫不以穷自憊而为是邦之彦子不以爱自骄而为处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为夫人之寿

章妇胡氏墓志铭

故太常寺主簿缙云胡权经仲能以共学行犇走数州之士士往往以不得从其游为耻然亦争好传道其所为初章德文侍郎有从子年十许岁失父精神已能自凌逼人固奇之而亦以此不保其它日也经仲独托以女稍长名浩而字曰养直及胡氏女既归其姑殊爱之养直亦更折节自爱妇又事事可人意以经仲故相传闾里养直晚于家事乃有不自得于中者时时以杯酒自放妇盖忧之亦不敢伤其意也然独奉事其姑弥谨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悦意时盖已属疾矣为之数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妇姑团栾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壊耶我不足为妇明矣且死常若不释然者死时年三十六余与养直早相善入吊其二儿长短相去案上下间耳恸哭对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婴儿以立意惨惨泣下余为堕泪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书者众也养直于其死若干日塋之某所之原实淳熙三年九月某日间泣为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纾也吾妇今亾矣余使归其石而次所闻焉铭曰

生而事姑死犹不满此心昭然其存弥远

胡夫人吕氏墓碣铭

往余闻吕氏母劳苦有功于家晚以其女孙妻吾从叔次愈盖犹及识之于是时年七八十岁言语质实无饰抚问其旁儿女子谆谆有恩意因叹承平遗民虽妇人犹能如此其女孙之嫁胡氏者有子从游余问其始嫁时盖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妇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妇已自能劳苦以取其舅姑欢心诸叔之幼小者抚视加恩恻焉其后各各有妇常先后弥缝之故上下无大阙失要之虽女训久废不用彼其在父母家习见其尊上人所为宜不误人家事也吕氏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孟祖该父章年十九嫁同邑胡汝弼从余游之子名括余爱其可以共学者也下有二子尚幼一女适东阳陈师古嫁之二十九年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有二月甲申塋于去家二里先塋之侧先事括拜且泣曰括无以自致于其母者且伤吾母之德由是而渐尽矣虽其丘塋他日

未可知也余无力以重之为书其石曰

吾叙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遗风吾因其大母以着太平之遗民铭乎远矣庶及其坟

章夫人田氏墓志铭

始余于送往事居之礼缺然未知所图托于讲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实左右之明年其弟与允相继至自是岁时往来如旧故每见其父巨川终日对客足未尝越户限而饮食以时品具精洁户内如无人声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习知其家事则又有异焉巨川少时颇自豪视钱如粪土已更折节以事生产夫人不使户内有一毫渗漏以发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甘旨使无阙而已不欲其兄弟为资人以生也巨川课诸子以学曰及吾尚健家事不以累汝至矜房闱细碎夫人亦必为之区处曰无以分其心也闻其有称焉夫妇相对欢笑否则失声懊恨有子何业至女之已有归者问其能事人与否而不及其它也呜呼三纲五常圣人致意于其间者详矣学之不讲自男子处之不能以得其道况女训之废于今千载如夫人之资性适有合者余甚异焉夫人姓田氏世居处之缙云曾祖玉祖褒父大亨年二十归永康章济巨川后三十有三年当淳熙乙未以十一月一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四日乃克塋子男三人从予游者也女三人长适沈骥次许嫁胡梓次未笄孙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者奉其父命与吾友徐元德居厚之书以来曰愿有述乃系之以铭

黄顷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静深夫人之室

徐妇赵氏墓志铭

余往贫不能自食乡人徐介卿欲以子硕属余而使食焉余谢不敢其后计穷竟出此而介卿之死久矣自其故所往来皆莫余助其势独难于介卿在时以是尤念介卿已而闻硕联姻皇之近族冀得官以立门户余窃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硕方务学不辍晚又见其文日以进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妇既归殊不类贵家儿女上下相顾欣然其姑大恨得妇之晚余时为客亦以为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于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妇病及余客临安得硕书告以妇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硕哭之过悲将以九月之十日塋妇未及有子异时孰知其妇之为可哀也曾祖某嘉国公祖某集庆军节度使父某今为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观于是陈亮同甫与之铭而叶适正则为之书其石铭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季园旁有小冢是为濮王六世之孙而硕之室为女二十有七岁为妇一百有三十日生死宜之是为永毕

喻夫人王氏改塋墓志铭

往时义乌何茂恭以文称乡人之欲铭其墓者必属笔于茂恭余犹记干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见茂恭铭其从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诵一二过余能随记其文复为客道之茂恭抚掌欢笑世有强记如此者今十四五年矣当淳熙庚子夫人之夫喻君

夏卿将以十月二十日改葬夫人于智者乡雷公山之下以茂恭旧所为铭文示余求改葬志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貴重余读其所为铭文为坠泪久之余安能志人之墓况又能于茂恭文外更着笔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孙从余学无辞以却夏卿之请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孤遐老又夭妇陈氏守义不去以桧老为嗣夏卿与夫人又以长子义方之子槐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帟碎事夫人不使陈氏有所憾义方早丧妇一女又孤夫人亦命陈氏母之惟留子桧老一人故义方安于再娶知方有瘖疾夫人怜之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时有子桧老今又有林老者夫人最爱幼子汝方勉使为学而已卒不以一事损其均平之德独以不及见其有子为恨今有子四人曰桧老榆老槩老槿老而汝方亦能以学问自见于乡闾桧老今名宏有俊称桧老名宪能经纪家事而不废学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礼部而夫人皆不能待两女嫁商克忠赵悌丰约一取命于夏卿夫人止计其女功所当为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无间言虽夏卿处之有道而夫人之为虑亦甚密其大畧之可言者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详也茂恭之所已载者今皆不着茂恭名恪夏卿名上从师下则余先祖私讳而余永康陈亮也铭曰一夫一妇本无可言有子及孙如十指然生既无一毫之憾死以着夫人之贤

龙川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三十

（宋）陈亮 撰

○墓志铭

汪夫人曹氏墓志铭

绍兴癸亥岁从事郎金华汪公浹自江州德化县主簿罢归久之以是岁卒其后葬邑之庆云乡所谓东弥坞者又三十有五年当淳熙丁酉三月辛亥其配曹氏卒子泌等将以己亥二月丙申举而合葬焉先事泌以母夫人行实一通哭授其子俊臣彝走以告永康陈亮曰泌愿有谒于子也泌之母葬有日矣惟是不得离其柩跣行以谒也昔者先伯氏有子实婚于陈氏于必之母为诸妇阃内之事不能以欺子矣吾子幸而赐之铭以宣昭先懿使后此千百载不知其为汪氏之时犹赖以存其墓岂惟以掩蔽其孤之不肖而异时姓字又获比数故愿吾子之哀泌也亮顿首对客以不能辞又念君之力足以取一时有名位者之辞以自厌满假如足以及君所言犹且不敢况又非所及乎俊臣奉其父命缕缕不止亮复以为意方热时忽忽不自觉尔久后固将大悔第归熟计之亮退而读其状见其所载主簿公与其兄将仕义居三十年闺门肃睦如其为父子之居者将仕凡三娶先后之姓不能以皆同而夫人处之如一妯也主簿歿时夫人年方四十四男二女皆幼夫人缉理门户咸有节法过者不知其寡居也蚤夜自躬其劳以进其男子于学女子非女功不辄习故泌与其弟天锡澄溥皆令入粟补官以试其艺业于计台女之长者以归奉议郎通判宁国军府事王统次嫁时诮诮固大家子不幸天锡澄溥皆相继先

夫人而亾夫人又为之存抚其孤儿使各各有立视其父之存者今其孙九人曰正臣表臣俊臣廷臣尧臣良臣鼎臣周臣舜臣者皆能不废书册以自见女孙十六人其三人已嫁杨潞王杞曹蒙其壻也杞为承务郎使主簿而在所以处其子若孙者宜不过如此然夫人不自以为功每曰是其先君之遗泽也晚岁一切委事于二三妇又如不谙其有家者其它闺闼细碎可纪尚多与亮所闻皆合然后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铭也既而泌以书来曰泌宁独不悔而已苟不得止也乃叙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华为良大家曾大父随大父介父韶夫人享年若干岁铭曰

在昔夫存视其弟昆其居既寡视子若孙既老而休则视诸妇死则已矣视此韵语周夫人黄氏墓志铭

亮外大父合门宣赞舍人黄公大圭自其父训武公琰当妖贼炽甚时以死捍乡里而舍人公亦能擒敌别将以自见故黄氏在永康为闻家舍人六男皆早世长女嫁同邑陈氏是为我先夫人次女年十有四则嫁同邑周晄三男曰扩曰扬曰抗两女一以归亮之弟充一归缙云潜万中又三十有三年以淳熙己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去家十里长兰山之原其地盖属缙云其女兄之子实铭其圻铭曰

痛父家之将遂沦坠念夫家之永有显者覆厚土于其藏尔后人其勿舍

刘夫人陈氏墓志铭

夫人陈姓世居婺之金华曾大父良直大父忠父文德年十九嫁同邑刘君大礼生男三人淮渊演女三人长适杨颀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当淳熙壬寅七月二十五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葬邑之庆云乡杉塘原先塋渊以刘君之命问铭于永康陈亮数年以来亮以与世不合甘自放弃于田夫樵子之间誓将老死而不悔一日金华二三子相寻萧寺中问其旧学为何事使人惘然如有所失坠思欲温旧起废而忘其志念之既落其一人则渊也今年春渊之母夫人疾既病矣然犹往来不辍朝记夕省若学之不可以顷刻已者问其故则曰吾母之志也未几而遂死矣余悲之推此道也则所以事其舅姑以及其夫者宜其皆可观而其详不得而具也铭曰

不自悯病而淑其子曰母之爱则有余美是其藏也可以诏千万年者未耶言之不文理则近是在尔后之人尚其克嗣

何夫人杜氏墓志铭

始余闻东阳何君坚才善为家积资至巨万乡之长者皆自以为才智莫能及然坚才方端居深念平生为学之志于是不酬矣遣其子逮从一世士君子游又招致邵康似之使造适遇述从之学似之有声学校中及为甲辰礼部榜首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称其四子谓足以如坚才志而坚才死逮实主家事帅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谨而门户纲纪一切听之逮如坚才在时人往往言逮才有父风或曰是四弟为学之验也余独心知杜夫人之有异于人夫母主于爱爱之过则长幼必失其序而家事莫适所主矣今父死而五子以次听命余虽不及知夫人处家之详而其大畧固足为寡居者之法也夫

人姓杜氏世为东阳儒家曾大父义大父伯忻父杉夫人年十九归何君松坚才也以淳熙丙午闰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女四人长适同邑郭江江兄弟为东方学者次适从政郎淮西江东总领军马钱粮所准备差遣巩嵘寻卒余未行孙男三人存攄恬诸孤将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于松山乡寶山原坚才之墓先事遽跣行以见永康陈亮而哭曰葬日迫矣闺门之懿将随葬而泯灭也吾母早奉其姑勤甚晚岁复迎外王母以归养示诸子以孝也吾父死而我兄弟居丧不使一日废学示诸子以无忘先志也衣食足矣而机杼之事虽老不置示诸子以不忘本也使令具矣而鞭扑虽有不用示诸子以尚宽也至于平生妯娌之无间言乡闾亲戚之有恩意人人类能言之吾子盍为逮图其所以永久者亮语之曰子之言皆是也而我又何以知君之母惜乎吾文之不逮也于是与之铭曰

家政归一如父在时非子之能惟母之思死则同穴厚以培之后千百年铭其庶几
刘夫人何氏墓志铭

绍兴之年余客临安凡三岁父母愿有其室而命之归也义乌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于是义乌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声问尤伟余贫甚惧不得当也诸凡茂恭姻党皆以为不然独武义刘君叔向力赞其说且语吾父趣纳币又明年干道改元余往就姻焉姻党咸在而叔向之妻茂恭之女弟也于是茂恭之母年七十余两子一女相与为命门户方张和气充满入其门者油然生敬爱诸孙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为类已以故刘氏姑视之特好而叔向于余亦加厚茂恭罢官吉之永新诸公争知其才旁观者亦以横飞直上为不难也而壬辰之春一日无疾而死又三四年母亦下世叔向与其妻会葬而叔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几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之晦其死如茂恭独刘氏姑与吾外姑尚亾恙丙午之春俱集于外氏刘氏姑语余曰我生于七月二十八日岁烦遣礼而不一顾我如不遣也余笑曰是固其初心今当偿之耳及期而往出门迎笑大会亲族劝酬达旦而意殊无已也是夜将继之以乐杯未行而举手扶头曰病余往视之则死矣嗟夫盛衰相寻本不足计而生死之际其谁为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恸也二十余年之间为月凡几为日凡几何氏刘氏其变如此之亟而余穷盖如初变通之道独至于余而遂息耶是又可叹已矣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渠年十七归刘氏死时五十三矣子男三人三复监衢州北较务三友三进女三人嫁黄华黄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尝以国子上礼部幼未行孙男三人女三人尚幼夫人志意疎豁语言明朗遇亲族上下不问贫富贵贱皆有恩纪大畧似其父而不类妇人女子然乐人之饮而不自饮终日言笑而无可择之言闺门懿行虽处子不能过岂其得阴之正德而无其幽吝之气耶此亦妇人之杰也始叔向之葬在家旁五里金塘之东原诸孤将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葬而谓亮何以使吾母虽死而不亾乎亮固力不足者将藉友朋以自助铭曰

志念豁然賚之以死葬从其夫畀尔孙子

姚汉英母夫人墓志铭

余世居永康之村落间雅不喜游城市遇友朋在焉则过之一日过同舍生姚怡顺道于阊阊中其门桑柘环合一径幽长如幽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则风貌淳古语言质实使人失其所以欲富欲贵者竹床瓦器品具精洁闺门济济又若不待礼法而自合者余虽不及请拜其母而心知其阃内之懿矣久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后乃知其为故吏部尚书陈良佑之外兄弟盖其夫妻安贫不以亲戚之贵达而有赖焉虽其友之子不得而知夫人从子徐君之茂登科从仕日月有闻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亦骥骥有列于朝独怡蹭蹬太学夫人亦不以是而愧其子徒欲其学业之久且不怠也夫人姓沈氏曾祖某祖某父某嫠之金华人年若干归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孙男若干女若干适某夫人以怡入太学遇高宗皇帝庆寿覃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于某月某日越一年当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于邑之承训乡马义弄之原而以铭属其友陈亮辞不获则叙其畧如此铭曰

不使其夫有赖于人 不使其子有羡于人 此其德之深且厚者 故所以宜其后人 铭以昭德 独可非其人乎

凌夫人何氏墓志墓

浦江凌坚从余学往十年时余尝吊其大父之丧其伯父杞实任家事而坚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则肃然端重如五六十许人令人生敬者徐而问之乃知坚失父时母方二十而娠及生坚则毅然誓不再适父母欲夺其志而不可亦未知坚之必成立也家政出于舅姑而辅其内事惟谨房户细碎无不整办舅姑日以老则一切听之其夫之兄纘毫以上未之或与也惟课坚以学昼夜不使少怠曰汝无死乃父足矣及坚能与荐书则曰是可少塞门户之责也坚不懈愈虔卒能以姓名自见于诸君子之间始为之开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见汝父于地下也汝其愈自力使问学更有闻焉则我死矣自余惟伯父之命是恭也及余奔走于祸患而莫之解则闻坚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几而坚母亦死实绍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求余铭其墓坚于余休戚每若相关者余心许之而困于囚系小定则坚来曰坚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坚母于县西三里德政乡华表原先莹之侧墓内之志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坚母何氏名道融字处和绍兴诸暨人也曾祖辨祖满父新年十九归凌君楠子男一人坚也孙男二人鼎泰孙女娇坚数为余言坚母好读书知义理于先祖妣治生之际能迎其意而奉承之于先父既死之后能废琴不抚以抚其孤敬上恤下内外亲属皆有恩意而寡居不自谓能也余为志其大者则表里本末皆随以见于是永康陈亮为揭铭墓上而晋安吴竿允成实书之铭曰

夫曷为而死乎子曷为而成乎成其子不死其夫曷为而不得铭乎铭非其人乎铭当其义乎因吾言以得其所不言亦有以尽孝子之志乎

吕夫人夏氏墓志铭

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曾大父恭大父开父琛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吕君师愈吕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歿盖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归吕氏家道未为甚裕吕君不遗余力经理其家至有田近数千亩遂甲于永康夫人节啬于内课女工甚悉以辅成吕君之志又赞吕君教其前母之子约必使自见于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旁使能自昌其家盖继为人母者之所难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赈济得官夫人不为动及用是而获贡于漕台乃始为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为今日尔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乃吾心也约为怨家所告几陷不测语连吕君浩诣阙告哀请以所得官赎父兄之罪朝廷义而许之里闾族党咸以浩年少不知事体为人所戏弄自丧失一官浩亦惭见其母母语之曰汝今日不怠自力于学已能明父之心矣尚将何求其后既许约居外以事生产亦许浩自读书于外独与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读书未广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劳所得亦既多矣妇人女子之不溺于爱区处其子切于事情而无违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几而享年止于六十有四以绍兴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葬于赵侯祠南山之原孙男五人季鲁季殊季时季懷季恂女三人尚幼前事约浩源扣予门而哭盍亦哀吾母而赐之铭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误恩褒嘉之语非所宜蒙训诫之辞不遑宁处思所以休息暮年而报称天地之造者惧未之逮而敢言文乎独欲使一世知予无所怨恶而乡闾幽闺之微往往具知之故勉从约浩之请而系之铭铭曰

妇贵于拙拙不害成母主于爱爱惟其平彤管所书幽闺曷称因所自见庶几平生
在尔后之克绍岂予言而后明一石易朽遗志可凭深藏厚覆莫之变更

黄夫人楼氏墓志铭

义乌黄耕子野以壬辰岁入太学与其同舍一时豪俊角铢积寸累之功以登舍选于余为同年进士其入太学之四年始娶同邑楼君若虚之女为妇年纔二十有二而子野孀亲在堂不以违离自戚亟欲为其亲一日之荣时節不敢离学故楼夫人见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觊得一官以终配俦之乐有男一人名初孙而楼夫人以己酉十二月十五日死矣绍熙四年夏子野与余同试殿廷下登甲第每为余诵言其不满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酉葬楼夫人于邑之龙祈乡菱塘先莹之侧余书圻石以志其哀余龙川陈亮也铭曰

三纲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夺之本心自明是皦皦者宁间死生子野具石余为其铭
龙川集卷三十